

# 斯大林全集

## 第十卷

# 斯大林全集

## 第十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平裝本定價一萬五千元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235,000 字

印數 1—275,000 冊

書號 1664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 目 錄

第十卷說明	一一二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三一八
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八月一日的演說)	三一五
一 反對派對共產國際各支部的攻擊	三二五
二 關於中國	三二二
三 關於英蘇統一委員會	三三四
四 關於戰爭威脅和保衛蘇聯	三三九
八月五日的演說	三六一
關於反對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聲明」(八月九日的演說)	三六四
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三六一
一 代表團的問題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三六五

二 斯大林同志的問題和代表們的回答.....	一八
致瑪·依·烏里揚諾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遜同志.....	二九—三二
俄國反對派的政治面貌（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節錄）.....	三—三三
『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綱要.....	四—四四
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的演說）.....	四—一七
一 幾個小問題.....	四
二 關於反對派的『政綱』.....	五
三 列寧對爭論和對一般反對派的想法.....	五
四 反對派和『第三種勢力』.....	六
五 反對派在怎樣『準備』代表大會.....	六
六 從列寧主義轉向托洛茨基主義.....	六
七 關於近幾年來黨的政策的幾個最重要的總結.....	六
八 退到阿克雪里羅得那裏去了.....	七
和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七—一〇

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爲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二〇五—二二二
致聯共（布）莫斯科軍區代表會議	二二三
黨和反對派（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 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二四一—二三八
一 爭論的簡短總結	二四四
二 工人階級和農民	二二七
三 黨和無產階級專政	二三一
四 我國革命的前途	二三四
五 今後怎樣？	二二七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二九九—三〇〇
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十二月三日）	三三一—三〇四
一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增長和蘇聯的外部狀況	三三一
二 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爭奪國外市場鬥爭的尖銳化	三三一
三 資本主義的國際政治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	三三六
四 世界革命運動的狀況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徵兆	三四〇
五 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	三四三

五、結論	二四七
二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內部狀況	二四八
一、整個國民經濟	二四九
二、我國社會主義大工業的發展速度	二五六
三、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	二五九
四、階級、國家機關、我國文化的發展	二六八
三 黨和反對派	二七九
一、黨內狀況	二七九
二、爭論的總結	二八六
三、黨和反對派之間的基本分歧	二八九
四、今後怎樣？	二九八
四 總結	三〇三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十二月七日）	三〇三—三〇六
一 關於拉柯夫斯基的發言	三〇五
二 關於加米涅夫的發言	三〇七
三 總結	三二八

就偽造「斯大林論文」事向外國報刊代表發表的聲明	三三一—三三三
註釋	三三五—三三五
年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三三七—三四〇



## 第十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包括著者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的著作。

到一九二七年末，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政策已經獲得決定性的成就。擺在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務就是過渡到農業集體化的道路上去。

約·維·斯大林在向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做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分析了蘇聯所處的國際形勢、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和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狀況，指出了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規定了在國民經濟中擴大並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命脈和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的任務。約·維·斯大林論證了代表大會所贊同和通過的農業集體化方針。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和關於該報告的結論中，在『俄國反對派的政治面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黨和反對派』等演說以及其他著作中，從思想上徹底擊潰了托洛茨基主義並向黨提出了從組織上完全擊潰和消滅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維埃聯盟的任務，着重指出了爲布爾什維克黨的隊伍的統一和鐵的紀律而不斷鬥爭的必要性。

約·維·斯大林的『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和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國際形勢和保衛蘇

聯』等著作，闡明了標誌着人類歷史中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根本轉變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約·維·斯大林着重指出了作為世界革命運動基地的蘇聯的意義和保衛蘇聯使之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必要性。

約·維·斯大林在『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中，指明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闡明了列寧適應新時代即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學說而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中去的新東西。

第十卷中第一次發表了『致瑪·依·烏里揚諾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遜同志』的信和『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綱要』。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按斯大林「論反對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論文彙集）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刊印



## 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

(八月一日的演說)

### 一 反對派對共產國際各支部的攻擊

同志們！我想首先談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各支部即對共產國際波蘭支部、奧地利支部、英國支部和中國支部的攻擊的問題。我想談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們反對派分子，在這裏在關於各兄弟黨的問題上混淆視聽，欺騙人們；可是我們在這裏所需要的是是非分明，而不是反對派的胡言亂語。

關於波蘭黨的問題。季諾維也夫在這裏大胆宣稱，既然在波蘭黨內有以瓦爾斯基為代表的右傾，那就得歸咎於共產國際，歸咎於共產國際現時的領導。他說，既然瓦爾斯基有一個時期曾經有過（他確實有過）支持皮爾蘇茨基軍隊的觀點，那就得歸咎於共產國際。

這是完全不對的。我想舉出一些事實，舉出去年七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速記記

錄中你們都知道的那些地方，我想引用捷爾任斯基同志這樣一個人的話來做證明，他當時說，如果波蘭黨內有過右傾，那末培植這右傾的不是別人，正是季諾維也夫。

這是在所謂皮爾蘇茨基暴動<sup>(2)</sup>時的事情，當時我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波蘭委員會的委員和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其中有捷爾任斯基、溫什里赫、我、季諾維也夫等人，曾經爲波蘭共產黨擬定決議。當時季諾維也夫是共產國際主席，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草案，其中說到日前在波蘭，當擁護皮爾蘇茨基的勢力和擁護波蘭維托斯政府的勢力之間的鬥爭日益加劇時，共產黨採取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許的，並且目前也不必對皮爾蘇茨基進行猛烈的攻擊。

我們幾個人，捷爾任斯基也在內，當時表示反對，說這個指示是不正確的，它只會把波蘭共產黨弄糊塗。必須說明不但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許的，而且支持皮爾蘇茨基的政策也是不能容許的。在提出了若干反對意見之後，這個按照我們的意見修正過的指示被通過了。

我想藉此說明反對瓦爾斯基算不了什麼勇敢，因爲瓦爾斯基犯了錯誤已經受到應得的譴責；但是嫁禍於人，把自己在波蘭黨內培植右傾的罪過，即季諾維也夫的罪過，推到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現在的領導者身上，那就是犯了反對共產國際的罪過。

你們會說這是小事情，我來談論它是徒勞無益的。不，同志們，這並不是小事情。反對波蘭黨內右傾的鬥爭現在繼續着，而且還要繼續下去。季諾維也夫竟有勇氣（如果說得客氣些）斷言共產國際現在的領導是支持右傾的。但事實證明恰恰相反。事實證明季諾維也夫嫁禍於人，誣蔑共產國際。這

是他季諾維也夫的慣技，這根本不是他的什麼新東西。但是，我們的責任就在於每次都要揭穿他這種誣衊人的伎倆。

關於奧地利。季諾維也夫在這裏硬說奧地利共產黨弱，它在不久以前維也納的發動<sup>〔三〕</sup>中沒有能够担負起領導的責任。這種說法也對也不對。說奧地利共產黨弱，這是對的。但是否認它的行動正確，那就是誣衊它了。是的，它還弱，但它所以弱，其中有一點是因為還沒有那種能使羣衆革命化、使社會民主黨瓦解並使共產主義成功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的深刻的資本主義的革命危機；它所以弱，是因為它年輕，是因為善於在左的詞句掩護下進行右的機會主義活動的社會民主黨「左派」<sup>〔四〕</sup>在奧地利早已確立了統治，是因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社會民主黨打垮。但季諾維也夫究竟要把問題說成什麼樣子呢？他只是暗示，却不敢明說：如果奧地利共產黨弱，那就得歸咎於共產國際。顯然他是想這樣說的。但這是一種手段拙劣的陷害。這是誣衊。恰恰相反，正是在季諾維也夫不當共產國際主席以後，奧地利共產黨才擺脫了攪擾，它的內部生活才不再遭受胡亂的干涉，因而才獲得前進和發展的可能。奧地利共產黨已經最積極地參加了維也納事變，並博得了工人羣衆的同情，這個事實難道不是說明奧地利共產黨正在日益成長，正在變成一個羣衆性的政黨嗎？怎麼能否認這些明顯的事實呢？

對英國共產黨的攻擊。季諾維也夫要人們相信英國共產黨沒有從總罷工和煤礦工人罷工<sup>〔五〕</sup>中得什麼好處，而且它經過這次戰鬥以後似乎反而削弱了。這是不對的。其所以不對，是因為英國共產黨的比重正在日益增大。這一點只有瞎子才會否認。這一點只從下面的事實就可以看出：從前英國

資產階級沒有認真地注意英國共產黨，現在却相反，英國資產階級瘋狂地迫害它，而且不但英國的資產階級，就是總委員會<sup>②</sup>和英國工黨也在組織瘋狂的進攻來反對他們『自己的』共產黨人了。爲什麼以前他們或多或少容忍了英國共產黨人呢？因爲過去英國共產黨人還弱，在羣衆中的影響還小。爲什麼現在他們不再容忍，爲什麼他們開始向英國共產黨人瘋狂進攻呢？因爲他們害怕共產黨，認爲它是一種力量，因爲英國工黨和總委員會的首領們害怕它，認爲它是他們的掘墓人。季諾維也夫忘記了這一點。

我並不否認共產國際西方各支部一般說來還是比較弱的。這一點不能否認。但是原因在哪裏呢？主要的原因在於：

第一、沒有那種能使羣衆革命化、使羣衆行動起來並急遽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深刻的革命危機；

第二、存在着這樣一種情況：比共產黨資格老的社會民主黨目前在西歐各國的工人中間還是一種佔優勢的力量，共產黨才出現不久，不能要求它們一下子就把社會民主黨打垮。

儘管這樣，西方共產黨還是在成長，它們在工人羣衆中的威信還是在提高，其中有些已經成爲，而另一些也正在成爲真正羣衆性的無產階級政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但是阻礙着西方共產黨的迅速成長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反對派的分裂活動，就是現在坐在這裏、坐在這個會場裏的那個反對派的分裂活動。要使共產黨迅速成長需要什麼呢？需要共產國際



鋼鐵般的團結，在它的各支部內不發生分裂。可是，反對派在幹些什麼呢？他們在德國建立了第二黨，即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的黨。他們正竭力在歐洲其他國家內建立同樣的分裂集團。他們，我們的反對派，在德國建立了有中央委員會、中央機關報和國會黨團的第二黨；他們明明知道目前的分裂不能不阻礙共產黨的成長，但他們還是在共產國際內製造分裂，並且現在反而喊叫西方共產黨成長緩慢，把責任推到共產國際身上！真是無恥到了極點……

關於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分子喊叫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它的領導）犯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孟什維主義的錯誤。這是對的。但他們拿這一點指摘共產國際的領導，那就完全不對了。相反地，共產國際經常糾正中國共產黨領導上的錯誤。這一點只有瞎子才會否認。你們從報刊上，從『真理報』和『共產國際』雜誌上可以知道這一點，你們從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可以知道這一點。反對派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舉出而且也舉不出共產國際有哪個指示，哪個決議會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產生孟什維主義的傾向，因為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指示。如果以為什麼地方共產黨內或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產生了孟什維主義的傾向就一定要歸咎於共產國際，那就太荒謬了。

加米涅夫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會犯孟什維主義的錯誤，並回答說，就是因為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正確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可是我要問：德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革命時期為什麼犯孟什維主義的錯誤呢？為什麼出現布蘭德勒派呢？是誰支持布蘭德勒派呢？反對派現在的首領托洛茨基曾經支持德國黨中央委員會的孟什維主義的錯誤，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為什麼當時加米涅夫不說布蘭德勒派

的出現是由於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正確呢？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忘記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教訓。他們忘記了：在革命高漲的時候共產黨內一定會出現右傾和左傾，其中前者不願拋棄過去，後者不願考慮現在。他們忘記了沒有一個革命是不發生這些傾向的。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我們的情形是怎樣的呢？難道當時我們黨內沒有右傾和左傾嗎？難道加米涅夫和李諾維也夫忘記了這一點嗎？同志們，你們記得加米涅夫和李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時犯了孟什維主義的錯誤的歷史嗎？當時爲什麼出現這些錯誤呢？這應當歸咎於誰呢？這難道可以歸咎於列寧或列寧黨的中央委員會嗎？反對派怎麼能「忘記」諸如此類的事實呢？他們怎麼能「忘記」在革命高漲時黨內總會出現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右傾和左傾呢？而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列寧主義者的任務是什麼呢？那就是既要打擊左傾分子，又要打擊右傾分子。

托洛茨基的高傲使我感到驚奇，你們看，他竟對西方或東方的共產黨的極小的錯誤也不能容忍。在中國，黨還很年輕，它成立還不過兩年，在那裏出現了孟什維主義的錯誤，你們看，這竟使托洛茨基吃驚了。可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孟什維克中間徘徊了多少年呢？這一點他忘記了嗎？要知道，他在孟什維克中間徘徊了整整十四年——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爲什麼他給自己十四年的時間來徘徊於各種反列寧的「派別」之間，然後才靠近布爾什維克，而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連四年的時間也不願意給呢？爲什麼他對別人這樣高傲，而對自己的徘徊却忘記了呢？爲什麼呢？所謂「公正」究竟在哪裏呢？

## 二 關於中國

現在談談中國問題。

我不想多談反對派在中國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上的錯誤了。我不想多談，因為關於這一點已經說得很多，而且很使人信服，這裏用不着再重複了。所謂中國革命在現階段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托洛茨基），這一點我不想多談了。所謂中國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有的話，也沒有多大意義，因此，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這一點也不必多談了。關於反對派在中國問題上諸如此類的錯誤，你們想必已經從我們黨的報刊上知道了。

現在談談列寧主義解決殖民地及附屬國革命問題的基本出發點的問題。

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處理殖民地以及附屬國革命運動問題的出發點是什麼呢？

就是把帝國主義國家（即壓迫其他民族的國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及附屬國（即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的革命加以嚴格的區別。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是一回事，在那裏，資產階級是其他民族的壓迫者；在那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各階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那裏，作爲解放鬥爭因素的民族因素是沒有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革命是另一回事，在那裏，別國帝國主義的壓迫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裏，這種壓迫不能不也觸犯到民族資產階級；在那裏，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階段上和一定時期內能

够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在那裏，作爲解放鬥爭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的因素。

不這樣加以區別，不了解這種差別，把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混爲一談，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離開列寧主義的道路，走上第二國際擁護者的道路。

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中對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我們的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麼呢？就是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

與第二國際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我們強調這種區別。』<sup>①</sup>（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五頁）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了解也不承認一種類型的革命和另一種類型的革命之間的這種差別。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把俄國這個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國這個被壓迫的、不得不反對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混爲一談。

在我們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它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自由資產階級的。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國家的自由資產階級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爲如此，布爾什維克當時就沒有提出也不能提出同自由資產階級成立暫時的聯盟和協議。根據這一點，反對派斷言在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中國革命運動的各階段上也應當如此，在中國，同民族資產階級成立暫時的協議和聯盟，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反對派忘記了只有那些不了解並且不承認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和壓迫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差別的人才能這樣說，只有背棄列寧主義而滾到第二國際擁護者方面去的人才能這樣說。

請看列寧關於可以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成立暫時的協議和聯盟是怎樣說的：

『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成立暫時的聯盟<sup>①</sup>，但不要同他們融為一體，無產階級運動即使處在萌芽狀態，也要絕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七頁）……『我們共產黨人，只有當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時候，只有當這種運動的代表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的時候，才應當支持並且一定支持這種資產階級解放<sup>②</sup>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七頁）

曾經非常激烈地反對在俄國同資產階級成立協議的列寧却認為在中國可以容許這種協議和聯盟，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也許列寧錯了吧？也許他從革命的策略轉到了機會主義的策略吧？當然不是！這種事情所以『發生』，是因為列寧了解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和壓迫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差

① ②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別。這種事情所以『發生』，是因為列寧了解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能够支持本國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運動。反對派不願意了解這一點，而他們所以不願意了解這一點，是因為他們背棄了列寧的革命策略，背棄了列寧主義的革命策略。

你們是否注意到反對派的首領們在自己的演說中如何竭力避開列寧的這些指示，害怕涉及這些指示呢？他們究竟為什麼要避開列寧對於殖民地和附屬國所做的大家都知道的政策指示呢？他們為什麼害怕這些指示呢？因為他們害怕真理，因為列寧的策略指示推翻了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整個思想政治立場。

關於中國革命的階段。反對派糊塗到這樣的地步，現在竟否認中國革命發展有任何階段。可是，難道會有一種沒有自己的一定發展階段的革命嗎？難道我國革命沒有過自己的發展階段嗎？拿列寧的『四月提綱』<sup>(2)</sup>來看就可以知道，列寧認為我國革命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土地運動為其主要中心；第二階段是十月革命；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為其主要中心。

中國革命有幾個階段呢？

依我看，應當有三個：

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即廣州時期，當時革命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支持革命運動的；

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進抵長江以後，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而

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爲數千萬農民的強大革命（現在中國革命正處在自己發展的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是蘇維埃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沒有到來，但它是會到來的。

誰不懂得革命不會沒有自己的一定發展階段，誰不懂得中國革命在自己的發展中有三個階段，誰就一點也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懂得中國問題。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特點是什麼呢？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特點是：第一，它是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第二，它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如香港罷工等）。當時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和根據地呢？當然是的。這一點現在恐怕只有瞎子才會否認。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正應當具有這樣的性質，這對不對呢？我想是對的。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論述中國和印度革命的『補充提綱』中直接指出，在這些國家裏，『外國的強暴勢力始終阻礙着社會生活的自由發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sup>⊙</sup>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報告速記記錄第六〇五頁）。

中國革命已經走過這個『第一步』即自己發展的第一階段，走過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時期，而進入自己發展的第二階段即土地革命時期。這個事實就是中國革命的特點。

⊙ 蕭董驥是我加的。——斯大林

相反地，例如土耳其（基馬爾主義者）的革命却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自己發展的第一階段即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階段，甚至不打算轉入自己發展的第二階段即土地革命階段。這個事實就是土耳其革命的特點。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即在廣州時期，國民黨及其政府是什麼呢？當時它們是工人、農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當時廣州是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和革命的根據地呢？當時把廣州國民黨當做對帝國主義進行解放鬥爭的政府而加以支持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當中國的廣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時候，我們援助廣州和安哥拉是不是正確的呢？是的，我們是正確的。我們是正確的，我們當時是跟着列寧走的，因為廣州的和安哥拉的鬥爭分散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削弱並挫折了帝國主義，從而便利了世界革命策源地的發展事業即蘇聯的發展事業。我們的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當時和我們一起支持廣州和安哥拉，給了它們一定的援助，這是不是對的呢？是對的。誰來試試駁倒這一點吧。

但是，應當怎樣理解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的統一戰綫呢？這是不是說共產黨人不應當加強工農反對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應當犧牲（即使是最小限度地，即使是片刻地）自己的獨立性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統一戰綫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有革命的意義，即它不妨礙共產黨進行自己獨立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獨立的政治力量，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公開組織工農革命，從而為無產階級獲得領導權準備條件。我以



爲報告人已經根據大家都知道的文件充分證明共產國際正是教導中國共產黨這樣理解統一戰綫的。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這裏引證了一九二六年十月發往上海的一封唯一的電報。電報中說，在佔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加強土地運動。我絕不承認這封電報是正確的。我從來沒有認爲並且現在也不認爲共產國際是毫無過錯的。個別的錯誤是會有的，而這封電報無疑是錯誤的。但是，第一、這封電報過了幾個星期以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並沒有反對派方面的任何聲明或表示，就由共產國際自行取消了。第二、爲什麼反對派直到現在對這件事絕口不談，爲什麼他們過了九個月以後才想起這封電報，爲什麼他們把這封電報在九個月以前就已經由共產國際取消了的事實瞞住了黨呢？因此，如果認爲這封電報規定了我們領導的路綫，那就是惡意誹謗。事實上這是一封個別的偶然的電報，絕對不能代表共產國際的路綫和我們領導的路綫。這一點（我重說一遍）只要從下面的事實就可以看出：這封電報在幾個星期以後就被一些規定了路綫並且無疑地能代表我們領導的文件所取消了。

讓我來引證這些文件吧。

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即上述電報發出後一個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中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目前形勢獨有的特點就在於它的過渡性，現時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廣泛階層結成的聯盟的前途以及進一步鞏固自己同農民結成的聯盟的前途之間應當有所選擇。如果無產階級不提出激進的土地綱領，它就不能吸引農民參加革命鬥爭，並將失去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

權。<sup>(1)</sup>

其次：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同等看待<sup>(2)</sup>，廣州國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權，就不能完全戰勝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派。」（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決議）

諸看，這就是真正規定共產國際領導路綫的文件。

非常奇怪，反對派首領們竟避開共產國際的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文件。

如果我引證我自己的也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的演說，或許不算是謙虛吧。這個委員會會起草（當然，我也參加了）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這篇演說後來印成了單行本，題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下面就是這篇演說中的幾段：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認為不能在農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農民捲入革命以後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同志們，這是極端荒謬的。把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綫就愈有力愈強大。」

其次：

「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同志認為工人為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而舉行罷工是不應該的，勸告工人不要罷工。（喊聲：『廣州和上海都有過這樣的事情。』）同志們，這是很大的錯誤。這是極嚴重地低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綱中應當指出這一極端不好的現象。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勢，幫助工人（即使通過罷工的方法）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如果這樣，中國還要革命做什麼呢？』（見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7））

再看第三個文件，這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發出的，當時中國各城市紛紛提意見圍攻共產國際，斷言展開工人鬥爭會引起危機、失業和工廠倒閉。文件上說：

『在城市中退却並收縮工人爭取改善其地位的鬥爭的總的政策是不正確的。必須在農村中展開鬥爭，但同時必須利用有利的時機來改善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鬥爭具有組織性，以免發生過火行爲和冒進現象。特別是必須竭力把城市中的鬥爭引向反對大資產階級，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者，使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盡可能地留在反對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綫範圍內。我們認爲調解室、仲裁法庭這種制度是適當的，只要在這些機關中可以保證執行正確的工人政策。同時我們認爲必須提出警告：發佈反對罷工自由、反對工人集會自由等法令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第四個文件是在蔣介石政變前一個半月發出的。文件上說：

『必須在軍隊中加強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部工作，在沒有這種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

方，必須把它們成立起來；在不可能成立共產黨支部的地方，必須靠隱蔽的共產黨員加緊進行工作。

必須堅持武裝工農、把各地農民委員會變成擁有自衛武裝的實際權力機關等方針。

共產黨在任何地方都必須以自己本來的面貌出現，不容許隨意採取半合法的政策，共產黨不能成爲羣衆運動的障礙，共產黨不應當掩飾國民黨右派的叛變的和反動的政策，必須動員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周圍的羣衆去揭穿國民黨右派。

必須使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中國革命正經歷着危急的時期；只有在展開羣衆運動的堅決方針下，革命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勝利。否則革命就會遇到極大的危險。因此，現在實施指示比任何時期都更必要。』

更早些，還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在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政變前一年，共產國際就警告過中國共產黨，向它指出『應當使國民黨右派退出國民黨或把他們開除出去』。

對於殖民地革命第一階段反帝統一戰綫的策略，共產國際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理解的。

反對派不是知道這些指導性的文件呢？當然是知道的。爲什麼他們對這些指導性的文件絕口不談呢？因爲他們所力求的是糾紛，不是真理。

要知道有一個時期，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懂得一點兒列寧主義，對於中國革命運動，基本上堅持了共產國際所奉行的、列寧同志在他的提綱二三中給我們規定的

那一政策。我指的是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共產國際舉行第六次全會的時候，當時季諾維也夫是共產國際的主席，當時他還是一個列寧主義者，還沒有來得及投到托洛茨基陣營去。所以我談到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是因爲這次全會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曾經一致通過一個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sup>(1)</sup>，其中對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對廣州國民黨和廣州政府所做的估計，大致跟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所做的一樣，可是反對派現在却千方百計地迴避這個估計了。所以我談到這個決議，是因爲季諾維也夫當時贊成這個決議，並且中央委員中沒有一個人反對它，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以及現在反對派的其他首領也不例外。

讓我從這個決議中舉出幾段。

請看在這個決議中關於國民黨是怎樣說的：

『上海和香港中國工人的政治罷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九月)在中國人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解放鬥爭中造成了一個轉折點……無產階級的政治發動有力地促進了國內一切革命民主組織首先是國民革命的政黨國民黨和廣州革命政府的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其中堅分子和中國共產黨人結成了同盟的國民黨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聯盟<sup>(2)</sup>，這個聯盟的基礎就是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全部軍事封建生活制度、爭取國家獨立並建立統一的革命民主

① 青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

政權的鬥爭中這些階層的階級利益的共同性。』（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決議）

總之，廣州國民黨是四個「階級」的聯盟。你們可以看出，這幾乎就是當時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而不是別人）所祝福過的「馬爾丁諾夫主義」<sup>(1)</sup>。

關於廣州國民黨政府：

「國民黨在廣州建立的革命政府<sup>(2)</sup>已經和最廣大的工人、農民以及城市民主派羣衆聯系起來，依靠他們擊潰了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幫（並進行着使廣東省全部政治生活徹底民主化的工作）。這樣看來，作爲中國人民爭取獨立的先鋒隊的廣州政府是國內未來革命民主建設的典範。」<sup>(3)</sup>（同上）

可見代表着四個「階級」聯盟的廣州國民黨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不但是革命的，而且是中國未來革命民主政府的典範。

關於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

「在新的危險面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應當展開最廣泛的政治工作，組織羣衆性的發動去支持國民革命軍的鬥爭，利用帝國主義陣營中的內部矛盾，並以革命民主組織領導下的最廣大居民階層（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去對抗帝國主義者。」<sup>(4)</sup>（同上）

① ② ③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由此可見，在殖民地國家內，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階段同資產階級成立暫時的聯盟和協議，不但可以容許的，而且簡直是必要的。

這倒很像列寧在他的關於共產黨人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裏的策略的著名指示中告訴我們的話。不過很可惜，季諾維也夫已經把這一點忘記了。

關於退出國民黨的問題：

『暫時聚集在國民黨周圍的中國大資產階級的個別階層，最近一年來離開了國民黨，這就使得國民黨的右翼中形成了一個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公開反對國民黨同勞動羣衆的緊密聯盟。』  
『張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內開除出去，並反對廣州政府的革命政策。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一月）斥責了這個右翼，確認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成立戰鬥聯盟是必要的，這樣就確定了國民黨和廣州政府活動的革命方向，保證了國民黨能得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支持。』  
（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決議）

可見共產黨人如果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退出國民黨就會是嚴重的錯誤。不過很可惜，曾經贊成這個決議的季諾維也夫過了個把月就把這一點忘記了。因為還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間（過了一個月）季諾維也夫就要求共產黨人立即退出國民黨了。

◎ 斯大林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

關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各種傾向和關於不容許跳過革命的國民黨階段；

「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自決將在反對兩種同樣有害的傾向的鬥爭中發展起來，一方面反對右的取消主義，因為這種右的取消主義忽視中國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任務，而主張和一般民族運動毫無原則地融為一體；另一方面反對極左的情緒，因為這種極左的情緒力求跳過運動的革命民主階段而直接跳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去，忘記了農民這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的決定因素。」（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決議）

你們可以看見，現在用來揭穿反對派那種跳過中國發展的國民黨階段，低估農民運動和跳到蘇維埃方面去的行爲的一切證據這裏都有了。真是命中要害。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這個決議呢？

應當認為是知道的。無論如何季諾維也夫總不會不知道這個決議，因為這個決議是在他擔任主席的時候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上通過的，而且他本人是贊成這個決議的。爲什麼現在反對派的首領們却避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機關的這個決議呢？爲什麼他們對這個決議絕口不談呢？因爲這個決議在中國革命的各項問題上都反對他們。因爲這個決議推翻了反對派現在的全部托洛茨基立場，因爲反對派的首領們已經離開了共產國際，離開了列寧主義，現在他們害怕自己的過去，害怕自



己的影子，不得不畏縮地避開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的決議。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談談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特點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指向外國帝國主義，那末第二階段的特點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指向國內的敵人，首先是指向封建主，指向封建制度。

第一階段解決了打倒外國帝國主義的任務沒有呢？沒有，沒有解決。它把這一任務交給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執行去了。它只是初步推動了革命羣衆去反對帝國主義以結束自己的行程並把這個事業交給末來。

應當認爲革命的第二階段也不能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者的任務。它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廣大工農羣衆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這樣做是爲了把這個事業交給中國革命的下一階段即蘇維埃階段去完成。

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難道大家不知道在我國革命史上也有過類似的事實（雖然環境不同，情況不同）？難道大家不知道我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沒有完全解決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務，而把這個任務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即交給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完全地徹底地解決了根除封建殘餘的任務？因此，如果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不能完全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的第二階段在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眾衆並發動他們起來反對封建殘餘之後把這個事業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即蘇維埃階段去完成，那是一

點也不奇怪的。這只會有利於中國將來的蘇維埃革命。

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當革命運動的中心顯然已由廣州移到武漢，並且除了武漢的革命中心以外，在南京又形成了一個反革命中心的時候，共產黨人的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盡量利用機會來公開地組織黨、無產階級（工會）和農民（農民協會），一般說來，公開地組織革命。

就是推動武漢國民黨人向左轉，轉向土地革命方面。

就是把武漢國民黨變成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心，變成將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

這個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

事實表明它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它能够用進一步發展革命的精神教育廣大工農羣衆。

當時反對派要求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但這是冒險主義，這是冒進，因為立即成立蘇維埃在當時就是跳過中國發展的左派國民黨階段。

爲什麼呢？

因為武漢國民黨還維持着同共產黨人的聯盟，還沒有在廣大工農羣衆面前喪失威信和暴露自己的面目，還沒有把自己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組織的作用全部發揮淨盡。

因爲在羣衆還沒有根據本身的經驗確信武漢政府不中用，有必要把它推翻的時候，提出成立蘇

維埃和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就是冒進，就是脫離羣衆，使自己失去羣衆的支持，因而也就是斷送已經開始的事業。

反對派以爲只要他們自己了解武漢國民黨的不可靠，不穩固和沒有充分的革命性（任何一個政治上<sub>有經驗的工作者</sub>都不難了解這一點），就足以使羣衆也了解這一切，就足以用蘇維埃來代替國民黨，就足以帶領羣衆。然而這是反對派常犯的『極左的』錯誤；他們總把自己的認識和了解當做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認識和了解。

反對派說得對，黨應該向前邁進。這是一個普通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不遵守這個原理就不成其爲也不能成爲真正的共產黨。但這只是一部分真理。全部真理是：黨不僅要向前邁進，而且要帶領千百萬羣衆。向前邁進而不帶領千百萬羣衆，事實上就是脫離運動。向前邁進而脫離後衛，不善於帶領後衛，就是冒進，就會使羣衆運動在一定時期內不能前進。列寧式的領導其實就在於使先鋒隊善於帶領後衛，使先鋒隊向前邁進而不脫離羣衆。然而爲了使先鋒隊不脫離羣衆，爲了使先鋒隊真正能帶領千百萬羣衆，需要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就是使羣衆自己根據本身的經驗確信先鋒隊的指示、指令和口號的正確。

反對派倒霉的地方，正在於他們不承認這個領導千百萬羣衆的普通的列寧原則，他們不懂得沒有千百萬羣衆的支持，單是一個黨，單是一個先進的集團，是無法進行革命的，革命歸根到底是要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幹』的。

爲什麼我們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雖然深信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必須推翻臨時政府並建立蘇維埃政權，却沒有提出推翻臨時政府並在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踐口號呢？

因爲無論後方或前方的廣大勞動羣衆以至蘇維埃本身，都還接受不了這樣的口號，都還相信臨時政府有革命性。

因爲臨時政府還沒有因支持後方和前方的反革命而聲名狼藉和威信掃地。

爲什麼列寧痛斥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提出立即推翻臨時政府並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的巴格達齊也夫集團呢？

因爲巴格達齊也夫的企圖是一種危險的冒進，使布爾什維克黨有脫離千百萬工農羣衆的危險。

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巴格達齊也夫主義，——這就是我們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現在的致命傷。

季諾維也夫說我談論巴格達齊也夫主義是把現在的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混爲一談。這當然是廢話。第一、我在『時事問題簡評』一文中自己就已經附帶說『這裏的比擬是有條件的』、『我做這個比擬是附有一切保留條件的，如果注意到當前中國的形勢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的差別，那就會看出這一切保留條件都是必要的』(註)。第二、如果斷言在說明某一國家的革命中的某些派別和某些錯誤時完全不能和其他國家的革命相比擬，那就太荒謬了。難道一個國家的革命不能向其他國家的革命(即使這些革命不是同一類型的)學習嗎？這樣，還要革命科學幹什麼呢？

實際上，季諾維也夫否認革命科學有存在的可能。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一個時期曾經斥責齊赫澤、策烈鐵里、斯切克洛夫等人，說他們是實行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中的『路易·勃朗主義』，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只要看一看列寧的『路易·勃朗主義』<sup>(2)</sup>這篇文章就會明白，列寧雖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和我們的十月革命不是同一類型的革命，但他在說明十月革命前某些活動家的錯誤時還是廣泛地引用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來做比擬。既然可以談論十月革命前的一個時期齊赫澤和策烈鐵里的『路易·勃朗主義』，爲什麼不能談論中國土地革命時期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巴格達齊也夫主義』呢？

反對派斷言武漢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但是，季諾維也夫當時爲什麼斷言『必須用一切辦法幫助』武漢國民黨，使它成爲反對中國卡維涅克之流的中心呢？爲什麼是武漢地區而不是別的什麼地區成了土地運動最發展的中心呢？正是武漢地區（湖南、湖北）在今年年初是土地運動最發展的中心，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爲什麼那個沒有羣衆性的土地運動的廣州可以稱爲『革命根據地』（托洛茨基），而已經開始並發展了土地革命的武漢地區倒不能算做革命運動的中心和『根據地』呢？既然如此，爲什麼反對派還要求共產黨留在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內呢？難道反對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是主張同『反革命的』武漢國民黨成立聯盟嗎？反對派怎麼會這樣『健忘』和糊塗呢？

反對派看到同武漢國民黨的聯盟時間不長就幸災樂禍，斷言共產國際沒有把武漢國民黨可能垮台這一點警告中國共產黨人。幾乎無須證明，反對派的幸災樂禍只是證明他們政治上的破產。反對

派大概以為在殖民地國家中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應當是永久的。然而只有把列寧主義丟得乾乾淨淨的人才會這樣想。如果在中國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現階段比革命更有力量，如果這些敵對力量的壓使武漢國民黨向右轉並使中國革命遭到暫時的失敗，那也只有感染了失敗主義情緒的人才會因此而幸災樂禍。至於反對派斷言共產國際沒有把武漢國民黨可能垮台這一點警告中國共產黨，那是反對派武庫裏現在大量儲存的一種慣用的誹謗。

讓我引證幾個文件來駁斥反對派的誹謗。

第一個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現在國民黨對內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農村中的全部政權歸農民協會和農民委員會』為口號，在各省尤其是在廣東有系統地擴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國民黨成功的基礎就在於此。在中國建立一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而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大軍的基礎就在於此。實際上，沒收土地的口號對於被猛烈的土地運動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廣東等省，是十分及時的。否則就不可能開展土地革命……」

必須立即開始建立由革命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八個師或十個師。這將是武漢用來在前方或後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隊的武裝的近衛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必須在蔣介石的後方及其部隊中加強瓦解工作，援助廣東省起義的農民，那裏的地主統治是特別難以忍受的。」

第二個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民協會。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對譚平山的巡視產生顧慮是有某些根據的。不應該脫離工農運動，而應該用一切辦法去協助它。否則就會把事業斷送。』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正在動搖和妥協。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去。這些新的工農領袖的大胆的呼聲會使老頭們堅定起來，或者使他們變成廢物。國民黨的現存機構必須予以改變。國民黨的上層必須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來的新領袖來補充它，必須靠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千百萬會員來擴大地方組織。否則，國民黨就有脫離實際生活並喪失全部信心的危險。

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這個工作是困難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

組織以有聲望的、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人爲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系

或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不能只是勸告。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必須懲辦那些壞蛋。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革命的雅各賓黨人，那末他們是會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sup>①</sup>

你們可以看出，共產國際是預見到事變的；它及時地發出了關於危險的信號，並警告中國共產黨人說：如果國民黨人不能成爲革命的雅各賓黨人，那末，武漢國民黨是會滅亡的。

加米涅夫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應當歸咎於共產國際的政策，說我們『在中國培植了卡維涅克之流』。同志們，只有存心叛黨的人才會這樣說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即俄國卡維涅克之流登台的時候，孟什維克就是這樣說布爾什維克的。列寧在其『論口號』<sup>②</sup>一文中寫道，七月的失敗就是『卡維涅克之流的勝利』。孟什維克當時心懷惡意，硬說俄國卡維涅克之流的出現應當歸咎於列寧的政策。加米涅夫是不是也以爲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俄國卡維涅克之流的出現，應當歸咎於列寧的政策、歸咎於我們黨的政策，而不應當歸咎於別的呢？加米涅夫在這方面模仿孟什維克先生們是否體面呢？（笑聲）我沒有想到反對派的同志們竟會墮落到這樣卑鄙的地步……

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失敗，而且這次失敗比現在中國革命的失敗更爲嚴重。孟什維克當時說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應當歸咎於布爾什維克的極端革命的策略。加米涅夫在這裏是不是也想仿效孟什維克對我國革命歷史的解釋而向布爾什維克橫加攻擊呢？



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失敗的原因在哪裏呢？也許在於列寧的政策，而不在於階級力量的對比吧？

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失敗的原因在哪裏呢？也許在於共產國際的政策，而不在於階級力量的對比吧？

怎麼能斷言某個政黨的策略能夠取消或轉換階級力量的對比呢？一九〇五年我們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爲什麼當時我們遭到失敗呢？難道事實不是說明，如果採取反對派的政策，中國革命的失敗就會比實際上所遭到的更快嗎？對於那些忘記了革命期間階級力量的對比而企圖只用某個政黨的策略來說明一切的人應該怎麼說呢？對於這些人只有一句話可說：他們背棄了馬克思主義。

結論 反對派最主要的錯誤是：

(一) 反對派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  
(二) 反對派看不見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間、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差別。

(三) 反對派在殖民地國家革命第一階段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問題上背棄了列寧的策略。  
(四) 反對派不了解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的問題。

(五) 反對派在先鋒隊(黨)和後衛(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相互關係問題上違反了列寧的策略原則。  
(六) 反對派背棄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和第七次全會的決議。

反對派大肆吹噓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政策，斷言如果採取這個政策，現在中國的情形就會好些。幾乎無須證明，假如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反對派的反列寧主義的、冒險主義的政策，它就會由於反對派所犯的極嚴重的錯誤而使自己完全陷於絕境。

中國共產黨在短時期內從一個五六千人的小集團發展為擁有六萬黨員的羣衆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將近三百萬無產者組織到工會裏來；中國共產黨把千百萬農民從沉眠中喚醒並把幾千萬農民吸收到革命的農民協會裏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整團整師的國民革命軍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由願望變成了事實，——中國共產黨在短時期內獲得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是遵循列寧所規定的道路、遵循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道路前進的。

不用說，如果在殖民地革命問題上採取反對派的政策，採取他們的錯誤意見，採取他們的反列寧的方針，中國革命的這些成就不是根本沒有，就是微乎其微。

恐怕只有『極左的』叛徒和冒險主義者才能懷疑這一點。

### 三 關於英蘇統一委員會(七)

關於英蘇委員會的問題。反對派斷言我們似乎是把希望寄託在英蘇委員會上。同志們，這是不

對的。這是破產了的反對派常用的一種誹謗。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反對派也應當知道，我們不是把希望寄託在英蘇委員會上，而是把希望寄託在世界革命運動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上。反對派欺騙黨，說我們過去或現在都把希望寄託在英蘇委員會上。

那末，英蘇委員會究竟是什麼呢？英蘇委員會是我們的工會和英國的工會即改良主義的工會，和反動的工會聯系的一種形式。目前我們使歐洲工人階級革命化的工作是從三方面進行的：

(甲) 從共產國際方面，通過各國的共產黨支部來進行，這些支部的當前任務就是排除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的政治領導；

(乙) 從工會國際方面，通過工會中少數革命分子來進行，這些革命分子的當前任務就是戰勝工會中反動的工人貴族；

(丙) 通過英蘇統一委員會來進行，這個委員會是能使工會國際及其各支部易於進行孤立工會中工人貴族的鬥爭的一種工具。

只要階級和階級社會存在，前兩方面就是基本的和經常的，對於共產黨人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方面只是暫時的、輔助的和非經常的，因而也就是不穩固的，不總是可靠的，有時竟是完全不可靠的。把第三方面和前兩方面等量齊觀，就是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違背共產主義。既然如此，怎麼可以亂說我們把希望寄託在英蘇委員會上呢？

我們同意成立英蘇委員會，目的是要和英國工會組織內的工人羣衆建立公開的聯系。

這是爲了什麼呢？

第一、爲了便於建立工人的反對資本的統一戰綫，至少是爲了使工會運動的反動首領難於反對建立這種統一戰綫。

第二、爲了便於建立工人的反對一般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特別是反對武裝干涉危險的統一戰綫，至少是爲了使工會的反動首領難於反對建立這種統一戰綫。

一般說來，共產黨人是否可以在反動工會中進行工作呢？

不僅可以，有時簡直是必要的，因爲在反動工會中有千百萬工人，而共產黨人沒有權利拒絕參加這些工會，拒絕找到接近羣衆的途徑並把羣衆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

請看一看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sup>(2)</sup>一書，你們就會知道，列寧的策略要求共產黨人不要拒絕在反動工會中進行工作。

一般說來，是否可以在工會工作方面或者在政治方面同反動工會成立暫時的協議呢？

不僅可以，有時簡直是必要的。至於西方工會多半是反動的，這誰都知道。但問題完全不在這裏。問題在於這些工會是羣衆性的工會。問題在於通過這些工會可以獲得接近羣衆的機會。問題在於使這種協議不妨礙和不限制共產黨人的革命宣傳鼓動的自由，使這種協議促進改良主義者的分化，促進暫時還跟着反動首領走的工人羣衆的革命化。在這種條件下，同羣衆性的反動工會成立暫時的協議，不僅可以，有時簡直是必要的。

請看列寧關於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如果『純粹的』無產階級沒有被那許許多多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和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形形色色的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自己內部沒有分爲發展程度不同的階層，沒有鄉土、職業以至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爲資本主義了。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覺悟部分，共產黨，就必須而且絕對必須對各種無產者集團，對各種工人政黨和各種小業主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全部問題就在於要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制勝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五頁至第五十六頁）

其次：

「至於說韓德遜之流、克萊因斯之流、麥克唐納之流、斯諾頓之流是不可救藥的反動派，這是正確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抓到自己手裏（其實他們寧願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權），說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一套方式來「實行管理」，說他們一旦抓到政權，他們的行爲必定和謝德曼之流、諾斯克之流一模一樣，這也是正確的。這些都說得對。但由此得出的結論決不是說支持他們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

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的革命家爲了革命的利益應該在國會方面給這些先生以相當的支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二頁）

反對派倒臺的地方，正在於他們不了解也不承認列寧的這些指示，他們寧願說一些「極左的」關於工會反動性的空話，而不要列寧的政策。

英蘇委員會是不是妨礙了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呢？它能不能妨礙這種工作呢？不，不能。我們一向都在批評而且今後還要批評英國工人運動首領的反動性，向英國工人階級羣衆揭露這些首領的變節和背叛行爲。我們一向對總委員會的反動活動進行公開的無情的批評，讓反對派試來推翻這一事實吧。

有人對我們說，這種批評會使英國人和我們決裂而把英蘇委員會搞垮。好吧，讓他們決裂吧。但問題完全不在於決裂不決裂。問題在於決裂發生在什麼問題上，決裂表現什麼思想。現在的問題是關於一般戰爭的威脅，特別是關於武裝干涉的威脅。如果英國人要決裂，工人階級就會知道，英國工人運動的反動首領是因爲不願意反對他們的帝國主義政府策劃戰爭而決裂的。幾乎用不着懷疑，在這種條件下，英國人所造成的決裂會使共產黨人易於揭露總委員會，因爲現在戰爭問題是當前的基本問題。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可能他們不敢決裂。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在批評自由上、在繼續批評英國工人運動的反動首領的自由上已經有了保證，可以在廣大羣衆中揭露他們的背叛行爲和社會帝國主義本質。這對工人運動好不好呢？我想這並不壞。

同志們，我們對英蘇委員會問題的態度就是如此。

#### 四 關於戰爭威脅和保衛蘇聯

關於戰爭問題。我首先必須駁斥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那個完全不正確的、與實際情形不符的聲明，他們說我在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似乎是屬於所謂「軍事反對派」的。同志們，這完全是對的。這是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窮極無聊捏造出來的謠言。我手頭有一本速記記錄，從這本記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我當時是和列寧一道反對所謂「軍事反對派」的。而且這裏還有參加過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人，他們可以證明我當時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是反對「軍事反對派」的。也許我沒有像托洛茨基所喜歡的那樣仇視地反對「軍事反對派」，因為我認爲：在軍事反對派中間有一些是前線不可缺少的卓越的工作者，但我無疑是反對軍事反對派並和他們進行了鬥爭的，這是事實，恐怕只有像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這樣不可救藥的人才能反駁這個事實。

當時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爭論的是什麼呢？就是關於必須結束志願兵制度和游擊主義，必須建

立一支真正的、正規的、有鐵的紀律的工農軍隊，必須吸收軍事專家來參加這一工作等問題。

當時主張建立正規軍和鐵的紀律的人曾提出一個決議草案。爲這個草案辯護的有列寧、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等人。當時主張在軍隊中保存游擊主義成分的人曾提出另外一個草案，即維·斯米爾諾夫的草案。爲這個草案辯護的有維·斯米爾諾夫、薩發羅夫、伏羅希洛夫和皮達可夫等人。

下面就是我的演說中的幾段話：

「這裏所談到的一切問題可以歸結爲一個問題：俄國有沒有一支有嚴格紀律的正規軍。

半年前，我們有了一支新的軍隊，這是在沙皇的舊軍隊瓦解之後建立的一支志願軍，它組織得不好，實行集體管理，並不總是服從命令。那正是協約國開始進攻的時期。軍隊的成員即使不完全是工人，至少主要是工人。由於這支志願軍中缺乏紀律，由於並不總是執行命令，由於軍隊管理上亂七八糟，我們一再遭到失敗，把喀山交給了敵人，而克拉斯諾夫則從南方順利地展開了進攻……事實說明，志願軍是經不起考驗的，如果我們不另外建立一支軍隊，一支充滿紀律精神、有組織得很好的政治部，並且一接到命令就善於並能夠奮起殺敵的正規軍，那我們就不能保衛我們的共和國。

我必須說，那些在我們軍隊中佔多數的非工人分子——農民——是不會自願爲社會主義而戰的。許多事實都說明了這一點。後方和前綫的許多次騷動，前綫的許多次搗亂，都說明在我們軍隊中佔多數的非無產階級分子並不想自願爲共產主義而戰。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以鐵的紀



律的精神去改造這些分子，不僅在後方，而且在前綫都引導他們跟隨無產階級前進，使他們爲我們共同的社會主義事業而戰鬥，並在戰爭的進程中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唯一能够保衛國家的正規軍。

問題是這樣擺着的。

……或者我們建立起一支有嚴格紀律的真正的工農正規軍而保衛住共和國，或者我們不這樣做而使我們的事業遭到毀滅。

……斯米爾諾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採納的，因爲這個草案只能破壞軍隊的紀律和取消建立正規軍的可能性。」<sup>二七</sup>

同志們，事實就是如此。

你們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又是在誹謗。

其次，加米涅夫在這裏斷言我們在最近一個時期，在這兩年中，把我們從前在國際上所擁有的精神資本都揮霍完了。這種說法對不對呢？當然不對！完全不對！

加米涅夫是指的哪些居民階層，我們是在東方和西方的哪些居民階層中喪失或博得威信，這一點加米涅夫並沒有說明。然而對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有決定意義的正是這個問題。例如拿中國來說，能不能斷言我們在中國工農中間喪失了自己的精神資本呢？顯然是不能的。不久以前，中國千百萬工農羣衆對我們還知道得很少。不久以前，蘇聯的威信還局限於中國社會上層的狹小圈子裏，局限

於國民黨內的自由知識分子、像馮玉祥那樣的活動家和廣州的將軍們等等的狹小圈子裏。現在這種情形已經根本改變了。現在蘇聯在中國千百萬工農羣衆心目中的威信是世界上任何勢力、任何政黨都會羨慕的。但是，蘇聯的威信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和所有將軍等等的心目中却大大地降低了，而他們中間的好多人甚至開始反對蘇聯了。但這有什麼奇怪，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可以要求蘇聯，要求蘇維埃政權和我們黨做到使我國在中國社會的一切階層中都有精神威信嗎？除了無聊的自由派以外，誰能對我們黨和蘇維埃政權提出這樣的要求呢？對我們來說，是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和所有反動將軍中間有威信好呢，還是在中國千百萬工農羣衆中間有威信好？從我們的國際地位的觀點來看，從全世界革命發展的觀點來看，下面兩種情形哪一種具有決定意義：是蘇聯在中國社會的自由派反動集團中的威信顯著降低，而在千百萬勞動羣衆中的威信日益增高呢，還是蘇聯在廣大居民羣衆中的精神影響降低，而在那些反動的自由派集團中有威信呢？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明白加米涅夫是大錯特錯了……

而在西方呢？能不能說我們已經把我們在西方無產階級階層中的精神資本都揮霍完了呢？顯然是不能的。例如最近維也納無產階級的發動，英國的總罷工和煤礦工人罷工，德國和法國工人爲了保衛蘇聯而舉行的成千上萬人的遊行示威，這些都說明什麼呢？這些事實是不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精神影響在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的心目中日益降低呢？當然不是！相反地，這些事實說明蘇聯的精神影響在西方工人中間日益增長和加強，西方工人已經開始「按照俄國方式」對本國的資產階級進行

搏鬥了。

毫無疑問，在和平主義的反動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中，對蘇聯的敵視正在增強；特別是由於槍斃了二十個『顯貴的』恐怖分子和縱火分子<sup>(2)</sup>而更增強了。但是，難道加米涅夫對反動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和和平主義集團的意見比對西方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意見更爲重視嗎？槍斃了二十個『顯貴的』分子以後，無論在我們蘇聯或在西方千百萬工人羣衆中間都引起了最深切的同情，這個事實誰敢否認呢？『對他們這幫壞蛋就該這樣！』——這就是工人區對於槍斃二十個『顯貴的』分子所發出的喊聲。

我知道我們這裏有一種人，他們斷言我們愈溫和我們就愈好。他們這些人對我們說：『當英國和蘇聯斷絕關係時，蘇聯的情況很好；當有人殺害了沃依柯夫時，蘇聯的情況就更好了；但是，當我們顯出厲害，以槍斃二十個『顯貴的』反革命分子去回答沃依柯夫的被害時，蘇聯的情況可就壞了；在槍斃二十個人以前，歐洲有人可憐我們；同情我們；相反地，在槍斃了二十個人以後，人們不同情了，並且開始指摘我們，說我們不是歐洲輿論所希望的那種乖孩子了。』

對於這種反動的自由派哲學，我們能說些什麼呢？對於這種哲學只能說：創造這種哲學的人希望蘇聯軟弱無力，赤手空拳，向敵人屈膝，向敵人投降。過去有過一個『血淋淋的』比利時，這幅圖畫有一個時期被當做商標，在香烟盒上常常可以看到。爲什麼不可以來一個『血淋淋的』蘇聯呢，——這樣大家就都會同情它，大家就都會可憐它了。不行，同志們！這一點我們不同意。還是讓所有這些自

由派和平主義的哲學家連同他們對蘇聯的『同情』一起滾開吧。只要我們有千百萬勞動羣衆的同情，什麼都好辦了。如果眞的需要使誰變成『血淋淋的』，那末，我們一定要竭力使某個資產階級國家而不是使蘇聯被打得頭破血流並變成『血淋淋的』。

關於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問題。季諾維也夫在這裏大嚷大叫，斷言在布哈林的提綱中所談的是戰爭的『或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而不是戰爭的絕對不可避免性。他斷言這種說法會把黨弄糊塗。我把季諾維也夫的文章『未來戰爭的輪廓』拿來看了一遍。結果怎樣呢？原來在季諾維也夫的文章中沒有一個字，簡直沒有一個字提到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在季諾維也夫的文章中所談的是新戰爭的可能性。文章中有整整一章證明戰爭是可能發生的。這一章結尾的一句話是：『正因爲如此，對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說來，現在考慮一下新戰爭的可能性，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大笑）同志們，請注意，——『考慮一下』新戰爭的可能性。在季諾維也夫的文章中有一個地方談到戰爭『正在成爲』不可避免的，但沒有一個字，簡直沒有一個字提到戰爭已經成爲不可避免的。這個人竟有勇氣（如果說得客氣些）指摘布哈林的那個談到戰爭已經成爲可能和不可避免的提綱。

現在談戰爭的『可能性』是什麼意思呢？這等於把我們至少拖回到大約七年以前去，因爲還在大約七年以前，列寧就說過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戰爭是可能發生的。季諾維也夫何必重彈老調，拿自己的倒退冒充新的言論呢？

現在談戰爭正在成爲不可避免是什麼意思呢？這等於把我們至少拖回到大約四年以前去，因爲

還在克遜最後通牒<sup>(三)</sup>的時期，我們就說過戰爭正在成爲不可避免的。

季諾維也夫昨天剛寫了一篇亂七八糟的荒謬絕倫的關於戰爭的文章，其中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戰爭已經成爲不可避免的，可是這個人現在竟敢對布哈林關於戰爭的不可避免的明確的提綱進行攻擊，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因爲季諾維也夫忘記了他昨天寫的東西。原來季諾維也夫屬於今天寫作是爲了明天就把它忘掉的那種幸福人物。（笑聲）

季諾維也夫在這裏斷言『推動』布哈林用戰爭的或然性和不可避免的的精神來寫他的提綱的是契切林同志。我要問：是誰『推動』季諾維也夫現在當戰爭已經成爲不可避免時寫了一篇談論戰爭的可能性的文章呢？（笑聲）

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問題。季諾維也夫在這裏攻擊布哈林的提綱，斷言這個提綱在資本主義穩定問題上離開了共產國際的立場。這當然是胡說。這只是表明季諾維也夫自己在資本主義穩定問題上，在世界資本主義問題上愚昧無知。季諾維也夫以爲既然是穩定，那就是說，革命事業垮台了。他了解資本主義的危機和資本主義滅亡的醞釀正從穩定中成熟起來。最近資本主義改進了它的技術並使之合理化，製造出大量無法銷售的商品，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愈來愈法西斯化，它們進攻工人階級並暫時鞏固着自己的陣地，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從這些事實是否應該得出結論說穩定已成了持久的呢？當然是不應該的！恰恰相反，正是這些事實促使那種比上次帝國主義戰爭前的危機遠爲深刻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日趨尖銳化。

正是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日益法西斯化這個事實促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情況尖銳化並引起工人的革命發動（維也納、英國）。

正是資本主義使技術合理化並生產出市場所無法消納的大量商品這個事實促使帝國主義陣營中爭奪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的鬥爭尖銳化，促使新戰爭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條件產生出來。

在世界市場有一定限制和「勢力範圍」已經固定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極大增長使爭奪市場的鬥爭加劇，使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這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

假如資本主義能把工人的工資提高幾倍，假如它能大大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狀況，假如它因此而能大大提高千百萬勞動者的購買力並擴大國內市場的容量，那末，它就能解決這個危機。但如果是這樣的話，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正因為資本主義不能這樣做，正因為資本主義不是把它的「收入」用來增進大多數勞動者的福利，而是用來加緊剝削他們並向比較不發達的國家輸出資本，以便獲得更多的「收入」，——正因為如此，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爭奪資本輸出市場的鬥爭就引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和劃分勢力範圍的殊死鬥爭，這種鬥爭使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爲什麼某些帝國主義集團仇視蘇聯，組織統一戰綫來反對它呢？因爲蘇聯是一個最富裕的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爲什麼也是這些帝國主義集團要干涉中國呢？因爲中國是一個最富裕的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如此等等。

新戰爭不可避免的基礎和根源就在於此，——不管這種戰爭是在各個帝國主義集團間爆發的還

是進攻蘇聯的，反正都一樣。

反對派倒臺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了解這些簡單的起碼的東西。

關於保衛我國問題。現在讓我來談談最後一個問題，談談我們的反對派打算怎樣保衛蘇聯的問題。

同志們！檢驗某個集團、某個派別、某個政黨的革命性，不是根據它們發表什麼樣的聲明或宣言。檢驗某個集團、某個派別、某個政黨的革命性，是根據它們的行動、實踐和實際計劃。如果人們的聲明和宣言不以行動來證實，如果它們不付諸實施，那末無論它們多麼有聲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們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捍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

誰決心不開秘密軍事會議而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國家。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要知道，誰想撇開蘇聯、反對蘇聯而捍衛世界革命運動，誰就是反對革命，誰就必然要滾到革命敵人的陣營裏去。

現在，在戰爭威脅面前形成了兩個陣營，因此也就出現了兩種立場：一種立場是無條件地捍衛蘇

聯；另一種立場是反對蘇聯。在這中間必須加以選擇，因為第三種立場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中立，猶豫動搖，提出附帶條件，尋求第二種立場，就是企圖逃避責任，逃避無條件地捍衛蘇聯的鬥爭，在保衛蘇聯的緊要關頭開小差。而逃避責任是什麼意思呢？這等於不知不覺地滾到蘇聯敵人的陣營裏去。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

從保衛蘇聯、捍衛蘇聯的觀點來看，反對派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既然談到這個問題，就讓我來引證托洛茨基寫給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那封大家都知道的信，讓他們看看托洛茨基所保藏的、準備在反蘇戰爭爆發時拿出來用的那種保衛「理論」和保衛口號吧。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發言中已經引用了這封信裏的一段話，但是他沒有引用全段話。讓我把它全部引用出來。

請看托洛茨基對失敗主義和護國主義是怎樣了解的：

「失敗主義是什麼呢？這是一種旨在促使敵對階級所掌握的「自己的」國家遭到失敗的政策。對失敗主義的任何其他了解和解釋都是偽造。例如，誰要是說正是爲了工人國家的勝利應該把那些無知的和無恥的抄襲家的政治路線像垃圾一樣地掃除掉，誰決不會因此就成爲「失敗主義者」。恰恰相反，在這一具體條件下，他却是革命的護國主義的真正代言人，因爲思想垃圾是不會產生勝利的！



在其他階級的歷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極有教益的事例。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領導法國資產階級的是個既沒有舵又沒有帆的政府。克列孟梭集團當時是這個政府的反對派。不顧戰爭和戰時的書報檢查，甚至不顧德國人已經離巴黎只有八十公里（克列孟梭說：『正是這個緣故』），他激烈地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優柔寡斷，擁護帝國主義者的暴戾殘忍。克列孟梭並沒有背叛自己的階級——資產階級，相反地，他比維維安尼、龐勒維及其伙伴更忠實、更堅定、更堅決、更聰明地為資產階級服務。後來事變的進程證明了這一點。克列孟梭集團登台執政後，就用更徹底、更帶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政策保證了法國資產階級的勝利。當時法國報界沒有人稱克列孟梭集團為失敗主義者呢？大概是有的，因為在一切階級的隊伍裏總會有一些糊塗蟲和誹謗者拖在後邊的。但他們並不總是能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摘自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給奧爾忠尼啓澤同志的信）

你們看，這就是托洛茨基提出的所謂保衛蘇聯的「理論」。

『小資產階級的優柔寡斷』——這原來是指我們黨的多數、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和我們政府的多數。克列孟梭——這是指托洛茨基和他的集團。（笑聲）如果敵人到了離克列姆里宮牆約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那末，這位新出現的克列孟梭，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原來就是因為敵人離克列姆里只有八十公里，所以力圖首先推翻目前的多數，然後才去進行保衛。如果我們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末，這原來就是真正地無條件地保衛蘇聯了。

而爲了做到這一步，他，托洛茨基，即克列孟梭，『爲了工人國家的勝利』就要力圖首先『掃除』這種『垃圾』。而這種『垃圾』是指什麼呢？原來是指黨的多數、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和政府的多數。

看吧，原來當敵人到了離克列姆里八十公里的地方時，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所要做的並不是保衛蘇聯，而是推翻目前黨的多數。這就是他的所謂保衛！

如果這個在四個月內才勉強湊了千把張票的小小的唐·吉訶德式的集團竟向擁有百萬人的黨威脅說『我要掃除你』，那當然是有些可笑的。既然托洛茨基集團累得滿頭大汗地工作了四個月才勉強湊了千把人的簽名，那就可想而知這個集團已經悲慘到了何等地步了。我想，隨便一個反對派集團，只要會做工作，都能湊上幾千人的簽名。我再說一遍：這個小小的集團，它的首領比軍隊還多，（笑聲）工作了整整四個月才勉強湊了千把人的簽名，如果它竟向擁有百萬人的黨威脅說『我要掃除你』，（笑聲）那是可笑的。

一個小小的派別集團怎麼能『掃除』擁有百萬人的黨呢？反對派中間的同志們是否以爲目前黨的多數和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是偶然的，它在黨內沒有根基，它在工人階級中沒有根基，它會心甘情願地讓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把它『掃除』呢？不，這個多數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年一年地在我們黨的發展進程中聚集起來的，它是在鬥爭的烈火中，在十月革命時期、在十月革命以後、在國內戰爭時期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受過考驗的。

要『掃除』這樣的多數，就必須在黨內發動內戰。請看托洛茨基就是打算在敵人離克列姆里八十

公里的時候在黨內掀起內戰的，真是壞到無以復加了……

可是，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呢？難道他們沒有受過考驗嗎？有一個時期他們曾在我們黨內担任極重要的職位，後來却成爲變節者，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決不能認爲這種情況是偶然的，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而托洛茨基竟想藉助那個在反對派政綱上簽名的小小集團在敵人離克列姆里八十公里的時候補扭轉我們黨的歷史車輪，而且據說，一部分同志在反對派政綱上簽名是因爲他們以爲簽了名就不會被拉去打仗了。（笑聲）

不，最親愛的托洛茨基，你頂好不要談『掃除垃圾』吧。頂好不要談吧，因爲這種話是有傳染性的。如果多數被你掃除垃圾的方法『傳染』了，那我不知道這對反對派是否有好處。要知道，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不是不會被這種方法『傳染』而把某個人『掃除』掉的。

掃除的言論並不總是稱心如意和沒有危險的，這種言論是會『傳染』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並迫使他們把某個人『掃除』的。既然托洛茨基想用一把掃帚來對付黨和黨的多數，那末，黨要是掉轉這把掃帚來對付反對派，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現在我們知道反對派想怎樣保衛蘇聯了。托洛茨基那種爲整個反對派所擁護的關於克列孟梭的、實質上是失敗主義的理論，十分清楚地給我們說明了這一點。

總之，原來爲了保證保衛蘇聯首先必須做一次克列孟梭式的實驗。

這就是反對派所謂『無條件地』保衛蘇聯的第一步。

保衛蘇聯的第二步原來就是要宣佈我們黨是中派的黨。我們黨既對背離共產主義的左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進行鬥爭，又對背離共產主義的右傾（斯米爾諾夫——薩普龍諾夫）進行鬥爭，這一事實却被我們無知的反對派說成中派行爲。

這些怪人原來忘記了我們對兩種傾向進行鬥爭不過是實行列寧的遺訓而已，因為列寧所絕對堅持的就是要對『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鬥爭。

反對派的首領們背棄了列寧主義，把列寧的遺訓置諸腦後。反對派的首領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的聯盟即反對派聯盟是背離共產主義的左傾分子和右傾分子的聯盟。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現在的聯盟是那個盡人皆知的遭到了悲慘命運的托洛茨基八月聯盟在新基礎上的復活。他們不願意了解正是這個聯盟包藏着蛻化的危險。他們不願意承認把騙子和反革命分子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之類的『極左傾分子』以及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傾向分子聯合在一個陣營裏就是取消派八月聯盟最壞的翻版。

總之，爲了組織保衛蘇聯，原來必須宣佈我們黨是中派的黨，必須設法剝奪我們黨在工人心目中的那種感召力。

這就是反對派所謂『無條件地』保衛蘇聯的第二步。

保衛蘇聯的第三步原來就是要宣佈我們黨是不存在的，把它說成是『斯大林的派別組織』。反對派分子想用這一點說明什麼呢？他們想用這一點說明沒有黨而只有『斯大林的派別組織』。他們想用這一點說明他們不必受黨的決議的約束，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破壞這些決議。他們想

用這一點使自己便於對我們黨進行鬥爭。固然，他們這個武器是從孟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通報』(二)和資產階級的『舵報』(三)的武庫中拿來的。固然，從孟什維克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那裏拿武器，對共產黨人來說是不體面的。但是他們哪裏還管得到這一點呢？在反對派看來：只要能進行反黨的鬥爭，一切手段都是好的。

總之，爲了準備保衛蘇聯，原來必須宣佈黨即那個任何保衛非它不可的黨是不存在的。  
這就是反對派所謂『無條件地』保衛蘇聯的第二步。

保衛蘇聯的第四步原來就是要分裂共產國際，在德國組織一個以騙子和反革命分子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爲首的新黨，以便阻撓西歐無產階級對蘇聯的援助。

總之，爲了準備保衛蘇聯，原來必須分裂共產國際。  
這就是反對派所謂『無條件地』保衛蘇聯的第四步。

保衛蘇聯的第五步原來就是要給我們黨加上特米多爾傾向的罪名，要分裂我們黨並着手建立一個新黨。因爲既然我們沒有黨，既然只有『斯大林的派別組織』，而黨員不必受它的決議的約束，既然這個派別組織是特米多爾化的（雖然，說我們黨特米多爾化，那是愚蠢無知的），那末，剩下的還有什麼呢？

總之，爲了組織保衛蘇聯，原來必須分裂我們黨並着手組織一個新黨。

這就是反對派所謂『無條件地』保衛蘇聯的第五步。

你們看，這就是反對派爲了保衛蘇聯而提出的五項最重要的措施。

反對派的這一切措施和保衛我們國家、保衛世界革命策源地是毫不相干的，這還需要證明嗎？

而這些人却要我們把他們的失敗主義的、半孟什維主義的文章刊登在我們黨的報刊上！他們究竟把我們常做什麼人呢？難道我們這裏會有『從無政府主義者起到君主主義者止』的出版『自由』嗎？這種『自由』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爲什麼我們不刊登孟什維主義的文章呢？因爲『從無政府主義者起到君主主義者止』的各種反列寧主義的、反蘇維埃的派別在我們這裏是沒有出版『自由』的。

反對派分子堅持要刊登自己那些半孟什維主義的、失敗主義的文章，究竟是想幹什麼呢？他們是想爲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打開一個小窗戶，而他們沒有看到他們這樣做就會使反蘇維埃分子活躍起來，就會加強反蘇維埃分子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攻擊，並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開闢一條道路。他們敲這個門，却開了另一個門。

請看唐恩先生關於反對派是怎樣說的：

『儘管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和反對派的值得贊同的綱領毫無共同之點，但他們還是會熱烈歡迎反對派的這種合法化的。他們會歡迎政治鬥爭的合法性，會歡迎公開地自動取消專政而採取新的政治形式來爲廣泛的工人運動開闢活動場所。』（一九二七年七月『社會主義通報』第十

三期）

『公開地自動取消專政』，——反對派的同志們，這就是蘇聯的敵人所期待於你們的，這就是你們的政策所要產生的後果。

同志們！現在我們面臨着兩種危險：一種是戰爭危險，它已經變成了戰爭威脅；另一種是我們黨內某些環節蛻化的危險。爲了準備保衛，我們必須在我們黨內建立鐵的紀律。沒有這種紀律，保衛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鞏固黨的紀律，我們必須制裁一切正在瓦解我們黨分子。我們必須制裁一切正在分裂我們西方和東方兄弟黨分子。（鼓掌）我們必須制裁一切受騙子蘇瓦林、路特·費舍、馬斯洛夫以及糊塗蟲特倫支持的正在分裂我們西方兄弟黨分子。

只有這樣，也只有用這種辦法，我們才能有充分準備地迎接戰爭，同時我們要竭力忍受某些物質上的犧牲，以推遲戰爭，贏得時間，向資本主義贖買。

我們必須做到這一點，我們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第二種危險就是蛻化的危險。

這種危險是從哪裏來的呢？就是從那裏來的（指着反對派）。必須消滅這種危險。（鼓掌多時）

## 八月五日的演說

同志們！季諾維也夫對這次全會非常不老實，他在自己的發言中又回到已經解決了的國際形勢問題上去了。

現在我們討論的是第四項議程——「關於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違反黨紀的問題」。然而，季諾維也夫避開所討論的議程，又回到國際形勢問題上去，企圖重新討論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同時，他在發言中強調反對斯大林的問題，却忘記了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關於斯大林的問題，而是關於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違反黨紀的問題。

因此，我不得不在自己的發言中回到已經解決了的問題的幾個方面去，以便證明季諾維也夫的發言是沒有根據的。

同志們，我很抱歉，但是，我不得不就季諾維也夫對斯大林的攻擊也講幾句話。（喊聲：『請講吧！』）

第一點。季諾維也夫在他的發言中不知道爲什麼提起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間的動搖，並且說了一大堆謊話。我從來不否認我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間曾經有過一點動搖，這種動搖總共繼續了一



兩個星期，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回國之後，這種動搖就消除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代表會議上，我是和列寧同志站在一道反對加米涅夫和他的反對派集團的。關於這一切，我已經在我們黨的報刊上談過好幾次了（見『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等等）。

我從來沒有認爲而且現在也不認爲自己是沒有過錯的。我不但從來沒有掩飾過自己的錯誤，而且也沒有掩飾過自己瞬間的動搖。但是也不能否認我從來沒有堅持過自己的錯誤，從來沒有因爲自己瞬間的動搖而去制定一個政綱、建立一個特殊集團等等。

可是，這個問題同所討論的關於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違反黨紀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季諾維也夫避開所討論的問題而重提一九一七年三月的舊事呢？難道他忘記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間自己的錯誤，自己的反列寧的鬥爭以及自己所提的反列寧黨的特別政綱了嗎？也許季諾維也夫是想用重提舊事的辦法把現在所討論的關於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違反黨紀的問題推到一邊吧？不，季諾維也夫的這套把戲是變不成功的。

第二點。其次，季諾維也夫從我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即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前幾個月寫給他的信裏引證了一段話。我不記得寫這封信的經過了。我沒有這封信的存底，因此不能肯定地說季諾維也夫的引證是正確的。我這封信好像是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寫的。但是我應當說，這封信從頭到尾都是絕對正確的。季諾維也夫引證這封信，大概是想說明我對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革命一般是抱着懷疑態度的。這當然是胡說。

這裏首先提到的是關於共產黨人立即奪取政權的問題。一九二三年七月間或八月初，發動千百萬羣衆，揭露社會民主黨的妥協性，徹底瓦解資產階級並提出共產黨人立即奪取政權問題的那種深刻的革命危機在德國還沒有發生。按七八月間的形勢來說，在德國自然還談不到共產黨人立即奪取政權的問題，況且當時共產黨人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還只有少數的擁護者。

這樣的立場是否正確呢？我認爲是正確的。當時政治局也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的。

這裏提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當武裝的法西斯分子力圖挑逗共產黨人去作過早發動時共產黨的工人舉行遊行示威的問題。我當時主張共產黨人不要受他們的挑逗。而且不懂是我，就是整個政治局也都同意這個立場。

但是，兩個月以後德國的形勢起了急遽的變化，革命危機尖銳化了。彭加勒向德國發動了軍事進攻；德國的財政危機極端嚴重，德國政府內部開始瓦解，內閣經常更迭；革命浪潮開始高漲，摧毀着社會民主黨；工人開始大批地從社會民主黨轉向共產黨；共產黨人奪取政權的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在這種形勢下，我和共產國際委員會的其他委員一樣，堅決地明確地主張共產黨人立即奪取政權。

大家知道，當時由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一些德國同志組成的共產國際德國委員會曾經通過好幾項關於直接幫助德國同志奪取政權的具體決議。

在這個時期內，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之間是否在一切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呢？不，不是的。當時關於

在德國組織蘇維埃的問題是有過意見分歧的。我和布哈林肯定說工廠委員會不能代替蘇維埃，並建議在德國立即組織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以及一些德國同志反對組織蘇維埃，認為有了工廠委員會就足以奪取政權。季諾維也夫則動搖於這二者之間。

同志們，請注意當時所說的並不是總共只有幾百萬無產者的中國，而是有將近一千五百萬無產者的工業高度發展的德國。

當時這些意見分歧的結局是怎樣的呢？結局是季諾維也夫投到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方面去，關於組織蘇維埃的問題被否決了。

固然，季諾維也夫後來曾經對他的這些過錯表示懺悔。但是這不能抹殺如下的事實，即當時在德國革命的一個基本問題上，季諾維也夫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一邊，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站在革命的共產主義的一邊。

請看季諾維也夫後來關於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在關於蘇維埃（德國的。——斯大林註）的問題上，我們所犯的錯誤是對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讓了步。每次在這些問題上一讓步，就一定會犯錯誤。工人蘇維埃在當時是不能建立的，但是這却是一塊試金石，可以用它來判明一種方針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還是共產主義的。我們當時在這個問題上不應當讓步。讓步是我們的錯誤。同志們，問題就是如此。』（見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有德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第五次會議的速記記錄第七十頁）

季諾維也夫在這段話裏說：「我們犯了錯誤」。這個「我們」是誰呢？當時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麼「我們」。其實，犯錯誤的只是投到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方面並站到他們的錯誤立場上去的季諾維也夫。

事實就是如此。

季諾維也夫最好還是不要提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革命吧，不要使自己在全會上丟臉吧，況且他所提出的關於德國革命的問題顯然是和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全會第四項議程毫無關係的。

關於中國問題。在季諾維也夫看來，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似乎把中國和美國混爲一談了。這當然是胡說。在我的報告中並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什麼把中國和美國混爲一談的事。事實上，在我的報告中只是談到中國人民有求得民族統一和從外國羈絆下獲得民族解放的權利。我在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報刊的問題時曾經說：既然你們，帝國主義者先生們，認爲（至少是在口頭上）爭取統一和從外國羈絆下獲得解放的意大利的民族戰爭、美國的民族戰爭和德國的民族戰爭都是合理的，那末，中國爲什麼不如這些國家，爲什麼中國人民沒有求得自己民族統一和民族解放的權利呢？

這就是我在報告中所說的話，我根本沒有談到從共產主義觀點來看中國革命的前途和任務的問題。

在和資產階級報刊作鬥爭時這樣提問題是否恰當呢？顯然是恰當的。季諾維也夫不懂得這樣簡

單的事理，但是這只能怪他自己愚蠢，不能怪別的。

原來季諾維也夫認為把當時是革命的武漢國民黨變成未來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核心的政策是不正確的。試問這有什麼不正確呢？武漢國民黨在今年年初是革命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如果當時武漢國民黨不是革命的，為什麼季諾維也夫大喊「用一切辦法支持」武漢國民黨呢？如果當時武漢國民黨不是革命的，為什麼反對派發誓說他們是主張共產黨留在武漢國民黨內的呢？如果共產黨人加入了武漢國民黨並且在國民黨裏有了威信，而他們却不試圖拉國民黨同路人跟着自己走，也不試試把武漢國民黨變成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那末，這樣的共產黨人還有什麼價值呢？依我說，這樣的共產黨人是一錢不值的。

固然，這個試圖並沒有成功，這是因為在現階段，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封建主比革命的力量強大，中國革命因此遭到了暫時的失敗。但是，難道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共產黨的政策不正確嗎？

一九〇五年俄國共產黨人也曾經試圖把當時存在的蘇維埃變成未來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然而當時由於階級力量的對比不利；由於沙皇制度和封建主比革命的力量強大，這個試圖也沒有成功。由此是否應該得出結論說當時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不正確呢？顯然是不應該的。

其次，季諾維也夫斷言列寧曾經主張在中國立即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季諾維也夫並且引證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列寧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但季諾維也夫在這裏簡直是在把黨引入迷途。

在報刊上已經講過好幾次，但是這裏還得再說一遍；在列寧的提綱裏沒有一個字提到中國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問題。

在報刊上已經講過好幾次，但是這裏還得再說一遍；列寧在他的提綱裏指的不是工人代表蘇維埃，而是「農民蘇維埃」、「人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而且他特別附帶說明，他指的是那些「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

可以不可以把中國算做「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可以不可以在中國建立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人民蘇維埃而不先建立工人階級的階級蘇維埃呢？顯然是不可以的。那末，反對派爲什麼要引證列寧的提綱來欺騙黨呢？

關於喘息時機問題。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國內戰爭結束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擺脫了戰爭的喘息時機，必須利用這個喘息時機來建設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現在對斯大林的話吹毛求疵，硬說斯大林把這個喘息時機變成了喘息時期，說這似乎是同蘇聯和帝國主義者之間存在着戰爭威脅這一論點相抵觸的。

不用說，這裏季諾維也夫的吹毛求疵是愚蠢可笑的。在帝國主義者和蘇聯之間已經有七年沒有發生軍事衝突了，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可以不可以把這七年的時期叫做喘息時期呢？顯然是可以的，而且是應當的。列寧曾經不止一次地談到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可是誰都知道，這個時期才不過一年。爲什麼一年的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可以叫做時期，而七年的喘息時期倒不能叫做喘息時期呢？怎麼可

以用這樣愚蠢可笑的吹毛求疵來麻煩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呢？

關於黨專政。在我們黨的報刊上已經好幾次講過季諾維也夫歪曲了列寧關於黨「專政」的概念，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專政看做一個東西。在我們黨的報刊上已經好幾次講過列寧把黨「專政」了解為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也就是說，不是黨對工人階級使用暴力，而是黨通過說服、通過政治教育來實現的領導，即不能也不願與其他政黨分享的一黨的領導。

季諾維也夫不懂得這一點，他歪曲了列寧的這個概念。季諾維也夫本人也許不懂得，他歪曲列寧關於黨「專政」的概念，就等於為在黨內培植「阿拉克切也夫制度」開闢道路，為給考茨基誹謗列寧似乎在實行「黨對工人階級的專政」做辯護開闢道路。這好不好呢？顯然是不好的。如果季諾維也夫不懂得這種簡單的事理，那要怪誰呢？

關於民族文化。季諾維也夫在這裏發表的一大通關於民族文化的謬論，應當傳之後世，好使黨知道季諾維也夫是反對在蘇維埃基礎上發展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知道他實際上是殖民主義的擁護者。

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在多民族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統治時代的民族文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為什麼呢？因為在這種國家裏，資產階級統治時期的民族文化的口號就是要一切民族的勞動羣衆在精神上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服從資產階級的統治，服從資產階級的專政。

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我們宣佈了在蘇維埃基礎上發展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口號。這

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要使蘇聯各民族中民族文化的發展符合於社會主義的利益和要求，符合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和要求；符合於蘇聯一切民族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這是不是說我們現在反對任何民族文化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只是說，我們現在主張在蘇維埃基礎上發展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發展民族的語言、學校、出版物等等。『在蘇維埃基礎上』這個附帶條件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蘇維埃政權所發展的蘇聯各民族的文化，按其內容來說，應當是一切勞動者共同的文化，即社會主義的文化；而按其形式來說，它現在和將來對於蘇聯一切民族都是不同的文化，即民族的文化，即因蘇聯各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特徵不同而各有差別的文化。關於這一點，大約三年前我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演說中已經說過了。我們黨一直本着這種精神進行工作，鼓勵發展民族的蘇維埃學校、民族的蘇維埃出版物和其他文化機關，鼓勵黨的機關『民族化』、蘇維埃機關『民族化』以及其他等等。

正因為如此，列寧在他寫給在各民族區域和民族共和國工作的同志們的信中，號召在蘇維埃基礎上發展這些區域和共和國的民族文化。

正因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一直遵循着這條道路前進，所以我們能建立起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稱爲蘇維埃社會共和國聯盟的國際主義大廈。

季諾維也夫現在竟想推翻、抹殺、葬送這一切而向民族文化宣戰。他把這種民族問題上的殖民主義謬論也叫做列寧主義！同志們，這豈不可笑嗎！



關於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和整個反對派（托洛茨基、加米涅夫）雖然在這個問題上遭到一連串的慘敗，但他們還是一再抓住這個問題，浪費全會的時間。他們企圖把問題說成社會主義可能在蘇聯獲得勝利的論點似乎不是列寧的理論，而是斯大林的「理論」。

幾乎無須證明，反對派這樣論斷是企圖欺騙黨。正是列寧而不是別的什麼人早在一九一五年就聲明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sup>(25)</sup>，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正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當時立即出來反駁列寧，把列寧的聲明稱爲「民族狹隘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和斯大林的「理論」究竟有什麼相干呢？

正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在一九二五年做了托洛茨基的尾巴，宣稱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學說是「民族狹隘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一個和托洛茨基的半孟什維主義理論相反的、關於在蘇聯可能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特別決議<sup>(26)</sup>，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爲什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避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這個決議呢？

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批准了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並以此駁斥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sup>(27)</sup>，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一個有充分根據的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蘇聯獲得勝利的決議<sup>(28)</sup>，並以此駁斥了反對派聯盟及其首領托洛茨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批准了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這一決議，揭露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sup>〔五〕</sup>，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試問這和斯大林的『理論』究竟有什麼相干呢？

斯大林除了要求反對派承認我們黨和共產國際的最高機關的這些決議是正確的以外，難道在什麼時候還向反對派要求過別的什麼嗎？

如果反對派的首領們心地純潔，他們為什麼要避開這一切事實呢？他們的用意是什麼呢？是欺騙黨嗎？但是，任何人都欺騙不了我們的布爾什維克黨，這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

同志們，老實說，這些問題和所討論的關於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違反黨紀的議程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季諾維也夫爲了混淆視聽和抹殺所討論的問題，還是把它們扯了出來。

我再一次表示歉意，佔了你們的時間來分析這些問題。可是我不能不這樣做，因爲沒有別的法可以打消我們的反對派分子欺騙黨的念頭。

同志們，現在就讓我從『防禦』轉入進攻吧。

反對派最倒霉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直到現在還不能了解他們爲什麼『落到這種地步』。

那末，爲什麼反對派的首領們昨天還在黨的領袖之列而『忽然』就成了變節者呢？這該怎樣解釋呢？反對派自己喜歡用個人原因來解釋這個事實，說斯大林『未加幫助』，布哈林『搞壞事情』，李可夫『未予支持』，托洛茨基『錯過機會』，季諾維也夫『忽略問題』等等。但是這種廉價的『解釋』甚

至連解釋的影子都沒有。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在黨內陷於孤立並不是一件沒有多大意義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更不能說是偶然的。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背棄黨的事實是有它的深刻的原因的。顯然，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某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在某個問題上有很大罪過，否則，黨是決不會把他們當做變節者擯棄的。這裏有一個問題：現在的反對派首領們在什麼問題上犯了錯誤，他們由於什麼該當『落到這種地步』呢？

他們犯了錯誤的第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關於列寧主義的問題，關於我們黨的列寧主義思想體系的問題。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過去企圖現在還是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補充列寧主義，實質上就是以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同志們，這是反對派首領們最大的罪過，黨過去不能現在也不能寬恕他們的這個罪過。他們企圖從列寧主義轉向托洛茨基主義，黨顯然是不能跟着他們走的，因此，反對派的首領們在黨內陷於孤立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對派當中過去的列寧主義者現在結成的聯盟究竟是什麼東西呢？他們現在的聯盟就是一種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補充列寧主義的物質表現。「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名詞並不是我杜撰的。這個名詞是列寧同志把它當做一種和列寧主義相反的東西而首先使用的。

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罪過在哪裏呢？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罪過在於它不相信蘇聯無產階級在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中，特別是在爭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鬥爭中有力量，有能力領導農民、領導基本農民羣衆。

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罪過在於它不了解，其實也就是不承認列寧關於在爭取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中，在個別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業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對農民的領導權）的思想。

過去的列寧主義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不是知道托洛茨基主義的這些根本的缺點呢？是的，是知道的。他們昨天還到處喊叫列寧主義是一回事，托洛茨基主義是另一回事。他們昨天還大喊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不能相容。但是，當他們一和黨發生衝突而處於少數地位時，他們就忘記這一切而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以便共同進行反對列寧黨、反對列寧黨的思想體系、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了。

你們大概還記得我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爭論。我們當時和所謂「新反對派」爭論的是什麼呢？是關於中農的作用和意義、關於基本農民羣衆的作用和意義、關於儘管我國技術落後無產階級還是能够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領導基本農民羣衆等問題。

換句話說，我們和他們爭論的也就是我們黨很久以來和托洛茨基派爭論的問題。你們知道，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爭論的結果對「新反對派」是很悲慘的。你們知道，由於這次爭論，「新反對派」在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這一基本問題上轉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陣營中去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對派當中過去的列寧主義者的所謂反對派聯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

「新反對派」是不是知道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肯定了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呢？當然是知道的。不但知道，他們自己還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有關的決議。「新反

對派』是不是知道列寧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不能相容呢。當然是知道的。不但知道，他們還當着全黨的面到處喊叫過這一點。

現在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吧：他們今天燒毀他們昨天崇拜的東西，他們今天否定他們昨天大聲號召黨去做的事情，他們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補充列寧主義，雖然他們昨天還說這種企圖是背叛列寧主義的，像這樣的首領，黨能不擯棄他們嗎？顯然，黨必須擯棄這樣的首領。

反對派極盡顛倒是非的能事，甚至否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的時期是孟什維克的事實。同志們，不要奇怪：反對派公然說托洛茨基從一九〇四年起就一直不是孟什維克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來請教列寧吧。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四年，在十月革命前三年半關於托洛茨基是怎樣說的：

『參加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老前輩都很熟悉托洛茨基這個人物，對他們是用不着談這個人物的。但是年輕的一代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談一談，因為他對於那些事實上也動搖於取消派和黨之間的五個僑外小集團來說是一個典型人物。』

在舊「火星報」時期（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給這些動搖不定的、時而從「經濟派」方面跑到「火星派」方面、時而又跑回去的人起了一個綽號：「土申諾的倒戈分子」（人們曾這樣稱呼俄國混亂時期那些從一個陣營跑到另一個陣營的軍人）……

「土申諾的倒戈分子」自命超乎一切派別組織之上，其唯一根據就是他們今天「借用」這一

派別組織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別組織的思想。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間，托洛茨基是個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贊諾夫把他在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稱爲「列寧的棍子」。一九〇三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個激烈的孟什維克<sup>①</sup>，就是說，他從火星派方面跑到「經濟派」方面去了；他宣稱：「在舊『火星報』和新『火星報』之間橫着一道鴻溝。」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間，他離開孟什維克而採取了動搖的立場，時而和馬爾丁諾夫（「經濟派」）合作，時而標榜荒唐的左的「不斷革命」。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間，他接近布爾什維克，而到一九〇七年春天又自稱和羅莎·盧森堡見解相同。

在瓦解時代，托洛茨基經過長久的「非派別性的」動搖之後，又向右轉了，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和取消派結成了聯盟。現在，他又離開了取消派，但實際上他還是在重複着取消派的所謂思想<sup>②</sup>。

這種類型的人物是過去歷史階段和歷史形態的渣滓，當時俄國羣衆性的工人運動還處於沉眠狀態，任何一個小集團都可以「自由地」自命爲派別、集團、派別組織，一句話，自命爲可以談論同他人聯合的「強國」。

必須使年輕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在同什麼樣的人打交道；這種人抱着一種難以置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信的野心，既根本不願理睬黨從一九〇八年起就確定和規定了的對取消主義的態度，又根本不願考慮事實上已經使大多數在完全承認上述決議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的俄國現代工人運動的經驗。」（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二二頁至第三二二頁）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以後總是處在布爾什維克陣營之外，時而投奔孟什維克的陣營，時而離開他們，但是從來沒有歸附於布爾什維克，從一九一二年起，又爲反對列寧和列寧的黨而同孟什維克取消派結成聯盟，同孟什維克處在一個陣營裏。

這樣的『人物』沒有取得我們布爾什維克黨的信任，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樣一個『人物』爲首的反對派聯盟陷於孤立並爲黨所拋棄，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反對派的首領們犯了錯誤的第二個基本問題就是在帝國主義時期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問題。反對派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企圖悄悄地取消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學說。

列寧早在一九一五年，即十月革命前兩年，就根據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二二頁）的論點，這個事實現在對誰都不是秘密了。

正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就在一九一五年那年在報刊上反對列寧的這個論點，宣稱如果承認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就意味着變爲構成社會愛國主義實質的民族狹隘性』

的犧牲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頁至第九十頁)，這個事實現在對誰都不是秘密了。

後來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這個論爭實際上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列寧最後的一本小冊子「論合作社」(三)出版時都沒有停止過。列寧在這本小冊子裏一再宣佈在我國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盡人皆知的事實也不成其爲秘密了。

列寧逝世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關於這個問題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呢？一九二五年在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經過多次動搖之後承認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學說，並且同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和托洛茨基主義劃清了界限。可是過了幾個月以後，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前，當他們在反黨鬥爭中處於少數地位而不得不同托洛茨基結成聯盟時，他們「忽然」又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背棄了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違背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學說。結果，托洛茨基的那種把列寧的理論說成是民族狹隘性的半孟什維主義謬論就成了反對派手中的帷幕，他們竭力用它來遮蓋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取消列寧主義的勾當。

試問，以列寧主義精神培養和鍛鍊出來的黨認爲根據上述一切必須擯棄這些取消派分子，而



反對派首領陷於和黨隔離的狀態，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反對派的首領們犯了錯誤的第三個基本問題，就是關於我們黨的問題，關於黨的團結一致的問題，關於黨的鋼鐵般的統一的問題。

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是統一的和團結一致的黨，必須是沒有派別組織和派別組織中央而只有一個統一的黨中央和統一的意志的黨。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利益要求自覺地討論黨的政策問題，要求黨員羣衆自覺地對待黨的領導，批評黨的缺點，批評黨的錯誤。但列寧主義同時又要求全體黨員在黨的決議既已通過並經黨的領導機關批准之後，就必須無條件地執行。

托洛茨基主義對這個問題有另一種看法。在托洛茨基主義看來，黨是一種各有派別組織中央的一些派別集團的聯盟。在托洛茨基主義看來，黨的無產階級紀律是不堪忍受的。托洛茨基主義不能忍受黨內的無產階級制度。托洛茨基主義不了解，沒有黨的鐵的紀律，就不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反對派當中過去的列寧主義者是不是知道托洛茨基主義的這些根本缺點呢？當然是知道的，不僅知道，他們還曾經到處喊叫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方針」和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不能相容。反對派在他們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中放棄了他們把黨理解爲一些集團的聯盟的看法，這個事實又一次證明反對派在這方面過去和現在都是破綻百出的。但這種放棄是口頭上的，不是真誠的。事實上，托洛茨基分子從來沒有放棄過強迫我們黨接受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路線的企圖，而季諾維也夫

和加米涅夫却幫助他們幹這種可恥的勾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他們反黨的鬥爭中只要處於少數地位，他們就轉到托洛茨基主義的、半孟什維主義的組織大綱方面去，就跟托洛茨基分子一起把對黨內無產階級制度作鬥爭宣佈爲當前的口號。

我們黨認爲不能葬送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並且摺棄了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同志們，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就是在這三個基本問題上犯了錯誤，背棄了列寧主義。

既然如此，列寧黨摺棄了這些首領，那有什麼奇怪呢？

但可惜反對派並不是僅僅墮落到這裏爲止。反對派繼續墮落下去，簡直墮落到不能再墮落的地步，再下去就有到黨外去的危險了。

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吧。

在這以前，還很難料到反對派（不管他們如何墮落）會在無條件保衛我們國家的問題上猶豫動搖。可是現在不但可以料到，而且可以斷言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的立場是失敗主義的立場。否則，如何了解托洛茨基關於在新的反蘇戰爭發生時要做克列孟梭式的實驗的那個愚蠢而荒謬的論點呢？這是反對派繼續墮落的標誌，對這一點難道還能懷疑嗎？

在這以前，還很難料到反對派有一天會愚蠢而荒謬地責備我們黨是特米多爾化的黨。在一九二五年，當查魯茨基第一次談到我們黨有特米多爾傾向時，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曾經堅決和他劃清界

限。可是現在反對派却墮落到比查魯茨基更進一步；居然責備起黨特米多爾化來了。我真不懂這些斷言黨已經特米多爾化的人怎麼還能留在我們黨內。

在這以前，反對派所力圖的『僅是』在共產國際的各支部內組織個別的派別集團。可是現在他們竟公開在德國組織了一個新黨即反革命的騙子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的黨，來和現在的德國共產黨對抗。這是直接分裂共產國際的立場。從在共產國際各支部內成立派別集團進到分裂共產國際，這就是反對派首領們墮落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季諾維也夫在他的發言中並沒有否認德國存在着分裂的事實。可是它，這個反共產主義的黨，却是我們的反對派所組織的，這一點只從下面的事實就可以看出：我們的反對派首領們的反黨文章和演說是由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印成單行本散發出去的。（喊聲：『真可恥！』）

反對派聯盟讓魏奧維奇在我們報刊上發表文章替德國的這個馬斯洛夫——路特·費舍第二黨做政治辯護，這個事實說明什麼呢？這說明我們的反對派公開支持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支持他們反對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的各國無產階級支部。同志們，這已經不是什麼簡單的派別活動了。這是公開分裂共產國際的政策。（喊聲：『對！』）

從前，反對派力求取得在我們黨內進行派別活動的自由。現在，他們感到這已經不夠了。現在他們走上了直接分裂的道路，正在蘇聯建立一個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和地方組織的新黨。他們從派別活動的政策進到直接分裂的政策，進到建立新黨的政策，進到『奧索夫斯基主義』<sup>(2)</sup>的政策；請看我

們的反對派首領們已經墮落到什麼地步了。

這就是反對派沿着背離黨和背離共產國際的道路，沿着在共產國際內和聯共（布）黨內實行分裂政策的道路繼續墮落下去的主要標記。

能不能再容忍這種狀況呢？顯然是不能的。不論在共產國際內還是在聯共（布）黨內都不能容許實行分裂政策。如果我們重視黨和共產國際的利益，重視黨的統一和共產國際的統一的利益，就應當立即根絕這個禍害。

就是這些情況使中央委員會不得不提出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中央委員的資格的問題。你們會問：出路在哪裏呢？

反對派已經把自己驅入絕境。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做最後一次嘗試，幫助反對派脫出這種絕境。奧爾忠尼啓澤同志在這裏代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就是黨為促進黨內和平而可能採取的一種方法，一種最大的讓步。

第一、反對派必須毅然決然放棄關於「特米多爾化」的無稽之談和關於克列孟梭式的實驗的荒謬口號。反對派必須了解，如果有這種觀點和這種傾向，那就不能在戰爭威脅臨頭時保衛我們的國家。反對派必須了解，如果有這種觀點和這種傾向，那就不能繼續留在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裏。（喊聲：『對！』）

第二、反對派必須公開地、直截了當地斥責德國馬斯洛夫——路特·費舍的分裂主義的、反列寧主

義的集團，和這個集團斷絕一切聯系。決不能再容忍支持分裂共產國際的政策了。（喊聲：『對！』）支持共產國際內的分裂，瓦解共產國際各支部，就不能保衛蘇聯。

第三、反對派必須毅然決然放棄一切派別活動，放棄一切用在聯共（布）黨內建立新黨的手段。不論在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召開前兩個月或兩小時，都不能容許在我們黨內實行分裂政策。（喊聲：『對！』）

同志們，三個基本條件就是如此，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不接受這些條件，我們就不能容許他們繼續留在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裏。

有人會說這是高壓手段。是的，這是高壓手段。高壓手段在我們黨的武庫裏從來沒有被認為是不可用的。我們這樣做是根據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著名決議即根據列寧同志起草的並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決議<sup>(2)</sup>。下面就是這個決議的第六條和第七條：

第六條：『代表大會責令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集團，並責成所有組織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凡是不執行代表大會這項決議的，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

第七條：『爲在黨內和整個蘇維埃工作中執行嚴格的紀律，並取締一切派別活動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統一，代表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如遇違反紀律、恢復或容許派別活動的情事發生，可以採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開除出黨；而對中央委員就把他降爲候補中央委員，甚至採取非常

措施，把他開除出黨。凡是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採取這種非常措施時，應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請全體候補中央委員和全體中央監察委員參加。在這種黨內最高領導者全體會議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數認為必須把某個中央委員降為候補中央委員或開除出黨時，那末這項措施就應當立即實行。」

喊聲：應當立刻實行這種非常措施。

斯大林說：請等一等，同志們，不要着急。列寧起草了這個決議，並把它留給了我們，因為他知道黨的鐵的紀律是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因為他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要通過黨來實現的，沒有一個統一的團結一致的黨，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條件就是如此，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不接受這些條件，他們就不能繼續留在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裏。反對派如果接受這些條件，那很好。如果不接受，那對他們就更糟了。（鼓掌）

## 關於反對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聲明』

(八月九日的演說)

同志們！不要把反對派向我們提出的建議看做黨內和平。不要爲錯覺所迷惑。反對派向我們提出的建議只是暫時的休戰。(喊聲：『連暫時的也不是！』)這是暫時的休戰，它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是前進了一步，但也可能不是。這一點必須永遠記住。反對派繼續讓步也罷，不繼續讓步也罷，這一點都必須記住。

對黨來說，前進了一步的是，反對派在我們提出的三個問題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退却。是一定程度的。但是，他們的退却是有附帶條件的，這些附帶條件能夠爲將來更尖銳的鬥爭打下基礎。(喊聲：『對！』對，這話說得對！)

由於業已形成的戰爭威脅，保衛蘇聯的問題對我們是一個基本問題。反對派在他們的聲明中肯定地說他們是主張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的，但是他們拒絕斥責托洛茨基那個關於克列孟梭的盡人皆知的公式，盡人皆知的口號。托洛茨基應當拿出勇氣來，有什麼就承認什麼。

我想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全體都會一致確認：一個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心裏、

在事實上主張無條件地保衛我們國家的人，是不會寫出像托洛茨基在一封致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由奧爾忠尼啓澤同志收的信裏所寫的那種話的。

我想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全體都會確信：托洛茨基提出的這個關於克列孟梭的口號，關於克列孟梭的公式，只能使人懷疑托洛茨基對於保衛蘇聯的誠意。不僅如此，它還給人一種印象，即托洛茨基對無條件地保衛我們國家的問題是採取否定態度的。（喊聲：『對，完全對！』）

我想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全體都會深信：托洛茨基提出這個關於克列孟梭的口號，關於克列孟梭的公式，就是要以他那盡人皆知的關於更換我們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領導這一點作為保衛蘇聯的先決條件的。只有瞎子才不懂得這一點。如果托洛茨基缺乏勇氣，缺乏起碼的勇氣來承認自己的錯誤，那末這只好怪他自己了。

既然反對派在他們的文件裏不指摘托洛茨基的這個錯誤，那就是說他們還想在自己手裏保留一種後備武器，以便將來攻擊黨在保衛國家這個問題上所採取的路綫。那就是說他們在自己手裏保留一定的後備武器，以便將來使用。

正因為如此，反對派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不是要和平，而是要有附帶條件的暫時休戰，這種附帶條件將來會使鬥爭更加尖銳化。（喊聲：『我們不需要休戰，我們需要和平。』）

不，同志們，我們是需要休戰的，這一點你們錯了。如果要舉例子的話，最好就舉果戈里的奧西普為例，奧西普說：『小繩子嗎？拿來吧，就是小繩子也會有用的。』我們最好也像果戈里的奧西普那



樣做法。我們的物資還不够充裕，我們的力量也還不够強大，所以不能輕視一條小繩子。即使是一條小繩子我們也不應當輕視。你們好好想一想就會明白，在我們的武庫裏小繩子也是應當有的。

在第二個問題上，在關於特米多爾的問題上，反對派無疑是開始退却了，和以前的情形相比，他們在這方面是有了某種退却的，在這樣的退却以後，某些反對派分子、特別是反對派中的某些半孟什維克分子就不能再進行（當然，要是顧到邏輯的話）他們過去所進行的那種關於黨「特米多爾式的蛻化」的荒謬宣傳了。

但是反對派在做這種讓步的同時却提出一個附帶條件，這個附帶條件將來會把任何休戰和任何和平的可能性都化為烏有。他們說國內某些分子有復辟傾向，有特米多爾傾向。但是這一點從來沒有什麼人否認過。既然還有敵對階級，既然階級還沒有消滅，恢復舊制度的企圖當然總是會有的。但是我們爭論的並不是這一點。爭論的是關於反對派在他們的文件裏以特米多爾化來攻擊中央委員會因而也就是攻擊黨那件事情。決不能把中央委員會和黨分割開來。決不能。這是荒謬的。只有那些不懂得列寧關於組織結構的起碼的基本前提的反黨分子，只有這樣的人，才會認為可以把中央委員會（而且是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和黨分割開來。

但是反對派在讓步的同時却提出我上面說過的附帶條件，這種附帶條件使反對派掌握某種後備武器，以便在適當的時機利用它來向黨進行新的攻擊。

說中央特米多爾化當然是可笑的。說得重一些，是荒謬的。我想反對派自己也不相信這種謬論。

但是他們需要這種謬論，像需要稻草人一樣。因為如果反對派相信這件事，當然，他們就一定會直接向我們黨和我們中央委員會宣戰了，可是反對派同時硬說他們是要黨內和平的。

你們看，在第二個問題上，反對派也掌握着後備武器，以便今後用來向中央進行新的攻擊。同志們，無論如何這一點也是必須記住的。不管我們是不是把反對派的首領們驅逐出中央委員會，反正都一樣，這個後備武器（關於特米多爾這個基本問題）總還是保留在他們的手裏，所以黨應當立即採取一切辦法，一旦反對派重新拿起這個反黨武器，就把他們消滅。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德國共產黨內的分裂問題，關於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的反列寧主義的分裂集團的問題。

昨天我們委員會裏有過一次奇怪的談話。許多人發言以後，反對派分子十分勉強地、真是十分勉強地鼓起勇氣說：他們服從共產國際的決議（不是真心誠意地服從，而是爲了服從而服從），他們同意承認和這個反黨集團保持組織上的聯系是不容許的。我提出：「組織上的聯系和對這個集團的支持」都是不容許的。托洛茨基說：「這一點不要，我們不能接受這一點；共產國際當時決定開除他們是不正確的；我要力爭把他們、把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重新接收入黨。」

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吧。在這些人的腦子裏連起碼的黨性觀念都給風吹跑了！

假定今天聯共（布）把米雅斯尼柯夫這個你們都知道他的反黨活動的人開除出黨，明天托洛茨基會出來說：「我不能放棄對米雅斯尼柯夫的支持，因爲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是不正確的，可是我願意遵

照你們的命令和他斷絕組織上的聯系。」

明天把『工人真理派』<sup>(2)</sup>這個你們也都知道他們的反黨活動的集團開除出黨，托洛茨基會出來聲明：『我不能放棄對這個反黨集團的支持，因為你們開除他們出黨是不正確的。』

後天中央把奧索夫斯基開除出黨，因為他是黨的敵人，——這一點你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托洛茨基會向我們聲明，開除奧索夫斯基是不正確的，所以他不能放棄對奧索夫斯基的支持。

但是，如果黨、如果共產國際詳細討論了包括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在內的一些人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的這些高級機關決定必須開除這些人，而托洛茨基竟不顧這一點，今後還是不放棄對這些被開除的人的支持，那末結果會怎樣呢？我們的黨和共產國際呢？我們這裏還有沒有黨和共產國際呢？可見在托洛茨基看來，無論黨或共產國際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托洛茨基個人的意見。

如果不只是托洛茨基，而且其他的黨員也要像托洛茨基那樣幹，那會怎樣呢？顯然，這種游擊主義、這種山頭主義只會使黨性消滅。不會再有黨了。只會有一些個別頭目的個人意見。這是托洛茨基所不願意了解的。

為什麼反對派不同意放棄對馬斯洛夫——路特·費舍的反共產主義集團的支持呢？為什麼反對派的首領們不同意接受我們在這一點上所做的修正呢？因為他們要在自己手裏保留第二個後備武器，以便攻擊共產國際。這一點也必須記住。

不管我們是不是同他們達成協議，不管他們是不是將被驅逐出中央委員會，反正都一樣，這個後

備武器總還是保留在他們的手裏，以便將來用來攻擊共產國際。

第四個問題是關於解散派別組織的問題。我們提出要反對派老老實實地公開說，『無條件地解散派別組織』。反對派的首領們不肯這樣說。他們却說，『應消滅派別活動的因素』，但是又補充一句，『派別活動的因素是在黨內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

你們看，這就是第四個小小的附帶條件。這也是反對派用來反對我們黨和黨的統一的一個後備武器。

反對派分子既然不同意接受我們提出的方案——立即解散他們現有的派別組織即解散那個打算最近幾天在這裏，在莫斯科召開其非法代表會議的派別組織，那末他們想說什麼呢？這就是說，他們想仍爲自己保留今後在車站上舉行遊行示威的權利；他們說：應當怪制度，我們是迫不得已才又舉行一次遊行示威的。這就是說，他們想仍爲自己保留今後攻擊黨的權利；他們說：是制度迫使我們攻擊黨的。你們看，這就是反對派爲自己留下的又一個後備武器。

這一切，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都必須知道並且記住。

# 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 一 代表團的問題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個問題：列寧和共產黨實際上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了哪些新原則？說列寧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則比較傾向於等待經濟力最高度的發展，這樣說是否正確？

答：我以爲列寧沒有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任何『新原則』，同樣列寧也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一個『舊』原則。列寧始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實最徹底的學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爲依據的。

但是列寧不僅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實行者，同時還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繼承者。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他適應發展的新條件，適應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適應帝國主義時代，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這就是說，列寧在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的學說，他給馬克思主義

總寶庫加進了某種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寶庫的這種新貢獻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則為基礎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在下面幾個問題上列寧做了某種新貢獻：向前發展了馬克思的學說。

第一、關於壟斷資本主義問題；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基礎。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統治時期；即資本主義平穩進化並向全球『和平』擴展的時期。

這個舊階段是到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完結的，那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逝世了。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即由於資本主義新階段代替了舊階段、由於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即壟斷階段而產生的新條件，只能做一種推測。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平穩進化已經為資本主義的躍進式的、劇變式的發展所代替，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經表現得特別厲害，在發展極不平衡的條件下，爭奪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的鬥爭已經使週期性的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週期性的帝國主義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

列寧的功績即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他依據『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對帝國主義做了一個有根據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指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揭露了它的潰瘍以及它的必遭滅亡

的條件。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產生了列寧的著名原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 第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是用暴力推翻資本政權的方法，——這個基本思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 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在於：

(甲) 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的經驗，發現了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國家形式；

(乙) 他從無產階級同盟者問題着眼，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式，規定了無產階級專政是領導者無產階級和被領導者非無產階級被剝削羣衆（農民等等）的種種形式的階級聯盟；

(丙) 他特別着重指出這個事實：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中民主的最高類型，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者）利益的無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的國家裏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和方法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看做相當長久並充滿革命搏鬥和國內戰爭的時期，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在這個時期內採取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組織上的種種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會主

義的新社會、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國家的社會，來代替資本主義的舊社會。列寧是完全全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基本原理為根據的。

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在於：

(甲)他論證了在一個被帝國主義國家包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要這個國家不被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所扼殺；

(乙)他擬定了經濟政策的具體辦法（『新經濟政策』），使握有經濟命脈（工業、土地、運輸業、銀行等等）的無產階級能運用這些具體辦法把社會主義的工業同農業結合起來（『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從而把全部國民經濟引向社會主義；

(丙)他擬定了通過合作社把基本農民羣衆逐漸引上並納入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具體辦法，認為合作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用來改造小農經濟並以社會主義精神改造基本農民羣衆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第四、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任何人革命中，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基本要點。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他向前發展了這些基本要點，把它們擴展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嚴整體系，擴展為無產階級不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中，並且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都對城鄉勞動羣衆實行領導的嚴整體系。



大家知道，由於有列寧和列寧的黨，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才在俄國得到了巧妙的運用。這也就是俄國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政權的一個原因。

從前的情況通常是這樣：在革命時期，工人在街廳裏進行搏鬥，他們流了血，推翻了舊制度，而政權却落到資產者的手裏，然後資產者又來壓迫和剝削工人。英國和法國的情形就是這樣。德國的情形也是這樣。我們俄國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們這裏，工人不僅僅是革命的突擊力量。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是革命的突擊力量，同時還力求成爲領導者，成爲城鄉所有被剝削羣衆的政治領袖，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使他們離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孤立起來。俄國無產階級既然是被剝削羣衆的領導者，它進行鬥爭就是爲了奪取政權並利用這個政權來謀取自身的利益，來反對資產階級，來反對資本主義的。正因爲如此，俄國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發動，無論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或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都把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負有鎮壓資產階級使命的新政權機構的萌芽搬上舞台，來對抗資產階級國會這個負有鎮壓無產階級使命的舊政權機構。

在我們這裏，資產階級曾經兩次企圖恢復資產階級國會，消滅蘇維埃：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以前的預備國會開會期間；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即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的立憲會議開會期間，——而每一次都遭到失敗了。爲什麼呢？因爲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陷於孤立，千百萬勞動羣衆已經認定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唯一領袖，而蘇維埃已經經受過羣衆的審查和考驗，已經被羣衆看做是自己的工人政權了；對無產階級來說，拿這個政權去換資產階級國

會就等於自殺。所以無怪乎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在我們這裏是行不通的。正因為如此，革命在俄國就產生了無產階級政權。

這就是實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的結果。

#### 第五、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分析愛爾蘭、印度、中國、中歐各國、波蘭、匈牙利等國的事件時，已提供了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基本的思想。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以這些思想為基礎的。

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在於：

(甲) 他把這些思想集合成爲一個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學說的嚴整體系；

(乙) 他把民族殖民地問題和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聯系起來；

(丙) 他宣佈民族殖民地問題是總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

最後，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關於黨的基本要點，認爲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沒有黨就不能獲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說，既不能奪得政權，也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

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他適應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鬥爭的新條件，向前發展了這些要點。他指出：

(甲)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高於無產階級的其他各種組織形式（工會、合作社、國

家組織），它的使命是綜合和指導這些組織的工作；

(乙)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通過作爲無產階級專政的指導力量的黨才能實現；

(丙)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由一個黨，由共產黨來領導，才能成爲完全的專政，共產黨不和而且不應當和其他政黨分享領導；

(丁)如果黨內沒有鐵的紀律，無產階級專政所擔負的鎮壓剝削者以及把階級社會改造爲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就不能實現。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裏所做的新貢獻大體上就是如此；他適應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鬥爭的新條件，把馬克思的學說具體化了並向前發展了。

所以我們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由此可見，決不能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分割開來，更不能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

在代表團提出的問題中還說到：

「說列寧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則比較傾向於等待經濟力最高度的發展，這樣說是否正確？」

我認爲這樣說是完全不正確的。我認爲任何一種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創造性的革命，因爲它打破舊的制度而創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某些落後的國家裏有時也發生一些部落反對其他部落的兒戲似的『起義』，這樣的所謂『革命』當然是不會有絲毫創造性的。可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這種兒戲似的『起義』看做革命。這裏指的顯然不是這種『起義』，而是發動被壓迫階級去反對壓迫階級的羣衆性的人民革命。這樣的革命不能不是創造性的革命。馬克思和列寧正是主張這樣的革命，並且只是主張這樣的革命。同時很明顯，這樣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能發生的，它只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具備了一定的有利條件時才能爆發。

**第二個問題：能不能說共產黨監督着政府？**

答：這完全要看對監督是怎麼了解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監督的了解是有些特別的。我知道，許多資本主義的政府，儘管有『民主的』國會存在，却受大銀行的監督。國會總想使人相信是它們在監督政府。而事實上政府的成員却是由大財團內定的，政府的行動也是受大財團監督的。誰不知道無論在哪一個資本主義『強國』內，違反大財團的意旨，內閣是組不成的，只要這些財團一施財政壓力，部長們就抱頭鼠竄地下台。和國會的假監督相反，銀行對政府的監督才是真監督。

假如你們指的是這種監督，那我必須說，富豪對政府的監督在我們這裏是不可思議的，並且是根本不會有的。這至少因爲在我們這裏銀行早已收歸國有，而富豪已經被驅逐出蘇聯了。

也許代表團想問的不是監督而是黨對政府的領導吧？如果代表團想問的是這個，那我要回答說：是的，在我們這裏是黨領導政府的。而這種領導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爲在我們這裏黨得到多數的工人

和一般勞動者的信任，它有權代表這個多數來領導政府機關。

蘇聯的工人政黨——蘇聯的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表現在共產黨力求通過蘇維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把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並願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自己的候選人，自己的優秀工作人員，輸送到我國重要的國家工作崗位上去。而黨在絕大多數場合下都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工人和農民對黨都採取信任的態度。我國政權機關的領導者是共產黨員，他們，這些領導者，在我國有很高的威信，這決不是偶然的。

第二表現在黨檢查各管理機關的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糾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錯誤和缺點，幫助這些機關執行政府的決議，竭力保證它們得到羣衆的支持，而且它們通過任何一項重要的決議都非有黨的有關指示不可。

第三表現在任何政權機關在制定工業和農業方面或商業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工作計劃時，黨都要給它們總的方針性的指示，確定它們在計劃執行期間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方向。

資產階級的報刊對於黨這樣「干涉」國家事務通常總是表示「驚奇」。但是這種「驚奇」完全是假裝的。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政黨正是這樣「干涉」國家事務和領導政府的，而且在那裏是由極少數人操縱領導的，這些人 and 大銀行有着各種聯系，因此，他們竭力不讓人民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誰不知道在英國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每一個資產階級政黨都有一個由極少數操縱領導的人

所組成的秘密內閣呢？只要回憶一下勞合·喬治關於自由黨的「幕後」內閣的著名演說就夠了。蘇維埃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差別就在於：

(甲)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政黨領導國家是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反對無產階級的；在蘇聯，共產黨領導國家却是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

(乙) 資產階級政黨可疑的秘密內閣不讓人民知道自己扮演領導角色；在蘇聯，共產黨却不需要任何秘密內閣，它斥責秘密內閣的政策和行動，公開向全國宣佈它担负着領導國家的責任。

有一個代表問：黨是不是根據同樣的原則領導工會？

斯大林答：基本上是。黨不能正式給工會發任何指示。但是黨可以給在工會裏工作的黨員發指示。大家知道，在工會裏，也像在蘇維埃、合作社等組織裏一樣，是有共產黨的黨組的。這些共產黨組的責任就是力求在工會、蘇維埃、合作社等組織裏用說服的方法通過各種符合黨的指示的決議。它們在絕大多數的場合下都能做到這一點，因爲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很大，在羣衆中得到莫大的信任。用這種方法可以使無產階級各種組織的行動統一起來。要不然，在工人階級這些組織的工作中就會產生渙散和各自爲政的現象。

第三個問題：既然在俄國只有一個黨是合法的，那·你·從·哪·裏·知·道·人·民·羣·衆·是·同·情·共·產·主·義·的？

答：是的，在蘇聯沒有合法的資產階級政黨，這裏只有一個黨即工人的政黨共產黨是合法的。可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確信多數工人、多數勞動羣衆是同情共產黨人的呢？當然，這裏指的是工人

和農民羣衆，而不是新資產階級，不是已經被無產階級打垮的舊的剝削階級殘餘。是的，我們有可能，我們有辦法知道工人和農民羣衆是不是同情共產黨人。

就拿我國生活中幾個最緊要的關頭來說，看看我們有沒有根據斷定人民羣衆是真正同情共產黨人的。

首先拿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期這樣一個緊要的關頭來說，當時共產黨正是以黨的名義公開號召工人和農民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當時正是這個黨得到了絕大多數工人、士兵和農民的支持。

當時的情況怎樣呢？當時執掌政權的是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中央和地方的政權機關以及一千二百萬軍隊的指揮機關都操縱在這些政黨的手裏，操縱在政府的手裏。共產黨當時處於半公開狀態。世界各國的資產者都預言布爾什維克黨必定垮台。協約國完全全站在克倫斯基政府方面。但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停止號召無產階級推翻這個政府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結果怎樣呢？前方和後方的絕大多數勞動羣衆都非常堅決地支持布爾什維克黨，於是克倫斯基政府被推翻了，無產階級的政權建立起來了。

儘管世界各國的資產者都敵意地預言布爾什維克黨必定滅亡，但是布爾什維克黨當時却成了戰勝者，這是怎麼回事呢？這種情況是不是證明廣大勞動羣衆同情布爾什維克黨呢？我認爲是的。

這就是共產黨在廣大人民羣衆中的威信和影響的第一次檢驗。

再拿下一個時期，武裝干涉時期即內戰時期來說，當時英國資本家佔領了俄國北部——阿爾漢

格爾斯克和宇爾曼斯克地區；美、英、日、法各國資本家抬出了高爾察克，佔領了西伯利亞；法國和英國資本家捧出了鄧尼金和弗蘭格里，採取了佔領「南俄」的步驟。

這就是協約國和俄國反革命將軍們反對莫斯科共產黨政府、反對我國十月革命成果的戰爭。這就是共產黨在廣大工農羣衆中的力量和穩固性的一次最大檢驗的時期。

結果怎樣呢？誰不知道國內戰爭的結果是侵略者被趕出俄國，反革命將軍們被紅軍一一殲滅。

這就證明了，決定戰爭命運的歸根到底並不是蘇聯的敵人們大量供給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技術裝備，而是正確的政策和千百萬人民羣衆的同情與支持。

布爾什維克黨當時成了戰勝者，這是不是偶然的呢？當然不是偶然的。這種情況是不是說明共產黨在我國得到廣大勞動羣衆的同情呢？我以為是的。

這就是蘇聯共產黨的力量和穩固性的第二次檢驗。

現在談談目前時期，談談戰後時期，這時和平建設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經濟破壞時期已經被工業恢復時期所代替，最後又被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我國全部國民經濟的時期所代替。現在我們有沒有辦法來檢驗共產黨的力量和穩固性，來確定廣大勞動羣衆對共產黨的同情程度呢？我以為是有的。

首先拿擁有將近一千萬無產者的蘇聯工會來說，看看我國工會領導機關的成員。共產黨員成爲這些機關的領導者是不是偶然的呢？當然不是偶然的。要是以爲蘇聯工人對工會領導機關的成員漠



不關心，那就太愚蠢了。蘇聯工人是在二次革命的風暴中成長和培養起來的。他們學得比任何人都更善於檢驗自己的領導者，如果這些領導者不能滿足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就會把這些領導者趕走。有一個時期，普列漢諾夫是我們黨內最有威望的人。然而，當工人確信普列漢諾夫已經離開無產階級的路綫時，他們就毅然決然把他孤立起來。既然這樣的工人對共產黨員表示完全信任，把共產黨員推舉到工會的負責崗位上去，這就不能不直接表明共產黨在蘇聯工人中的力量和穩固性是很大的。

這就是廣大工人羣衆完全同情共產黨的一次檢驗。

拿最近的蘇維埃選舉來說。在我們這裏，除了那些剝削別人勞動並被剝奪了選舉權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外，凡是蘇聯的成年人，從十八歲起，不分性別和民族，都有參加蘇維埃選舉的權利。選民總共將近六千萬人。其中絕大多數當然是農民。這六千萬人中行使了選舉權的約有百分之五十一，就是說，有三千多萬人。現在請看看我們中央和地方蘇維埃領導機關的成員吧。當選的領導者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能夠說這個事實是偶然的嗎？很明顯，決不能說是偶然的。這一事實是不是說明共產黨受到千百萬農民羣衆的信任呢？我以爲是的。

這就是共產黨的力量和穩固性的又一次檢驗。

拿擁有將近二百萬工農青年的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來說。青年團內當選的領導者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能夠說這個事實是偶然的嗎？我以爲決不能說是偶然的。

這就是共產黨的力量和誠信的又一次檢驗。

最後，拿加入蘇維埃聯盟的各民族的千百萬男女勞動者、男女工人、男女農民的無數代表會議、會議和代表大會等來說，西方人對於這種會議和代表會議有時加以譏笑，硬說俄國人總喜歡多說話。然而對我們來說，這種會議和代表會議無論在考察羣衆的情緒上或在揭發我們的錯誤並擬定消除這些錯誤的方法上都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我們的錯誤不少，而我們並不隱瞞這些錯誤。我們認爲揭發錯誤和老老實實地改正錯誤是改善對國家的領導的最好方法。你們只要看看在這種代表會議和會議上發言人的演說，看看這些工農出身的「普通人」的切實和誠懇的意見，看看他們的決議，你們就會知道共產黨的影響有多麼大，威信有多麼高，你們就會知道這種影響和威信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都會羨慕的。

這就是共產黨的穩固性的又一次檢驗。

這就是可以用來檢驗共產黨在人民羣衆中的力量和影響的一些辦法。

我就是從這裏知道蘇聯廣大工農羣衆是同情共產黨的。

**第四個問題：**如果有一批非黨人士組織了一個集團，他們在選舉時提出他們自己的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候選人，但是同時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那末，他們能不能有自己的經費並進行積極的競選呢？

**答：**我以爲這個問題本身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不能想像有一批人既擁護蘇維埃政府，同時又要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爲什麼呢？因爲對外貿易壟斷制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綱不可動搖的基礎之一。

因爲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一批人是不可能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因爲這樣的一批人只能是對整個蘇維埃制度深惡痛絕的人。

在蘇聯，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分子當然是有的。這就是耐普曼、富農、已經被打垮的剝削階級殘餘等等。可是這些分子在居民中只佔極少數。我想，代表團在自己所提的問題中指的不是這些分子。如果代表團指的是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那我就必須說，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只能引起他們的哄笑和仇視。

對工人來說，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放棄國家工業化，放棄建立新工廠和擴大舊工廠。對他們來說，這就是讓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充斥蘇聯市場，使我國比較薄弱的工業萎縮下去，使失業人數增加，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惡化，使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削弱。歸根到底，這就是加強耐普曼和整個新資產階級的勢力。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走這條自殺的道路呢？顯然是不能的。

對勞動農民羣衆來說，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使我國由獨立的國家變成半殖民地的國家，使農民羣衆貧困化。這就是恢復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時期盛行的那種『自由貿易』制度，那時反革命將軍和『同盟者』的聯合勢力曾經爲所欲爲地搶劫和掠奪千百萬農民。歸根到底，這就是加強富農和農村中其他剝削分子的勢力。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農民，伏爾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亞的農民都已經嘗够了這種制度的滋味。有什麼根據可以設想農民願意重新陷入這個圈套裏去呢？勞

動農民羣衆是不能主張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有一個代表說：代表團提出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制、關於取消這個制度的問題是這樣看的：如果在蘇聯不是一黨壟斷，不是對合法權壟斷，那末就會有一整批居民因這個問題而組織起來。

斯大林說：這樣，代表團又回到蘇聯唯一合法政黨——共產黨的壟斷問題上去了。對於這個問題，我在講到用什麼辦法檢驗千百萬工農羣衆是否同情共產黨時已經簡略地答覆過了。

至於居民中的其他階層：如富農、耐普曼、已經被打垮的舊的剝削階級殘餘，那末他們在我國已經被剝奪了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權利，正像他們被剝奪了選舉權一樣。無產階級不但剝奪了資產階級的工廠、銀行、鐵路、土地和礦山，還剝奪了他們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權利，因為無產階級不願意資產階級恢復政權。代表團對於蘇聯無產階級剝奪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工廠、土地、鐵路、銀行和礦山大概不會表示反對吧。（笑聲）

可是我覺得代表團有點想不通爲什麼無產階級不到此爲止，還要更進一步，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我以爲這是不完全合乎邏輯的，或者確切些說，是完全不合乎邏輯的。有什麼理由要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寬大呢？難道西方執政的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表示過一點點寬大嗎？難道他們不是正在把真正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驅入地下嗎？有什麼理由要求蘇聯無產階級對自己的階級敵人寬大呢？我以爲邏輯上一定是這樣。凡認爲可以把政治權利歸還給資產階級的人，要是他想合乎邏輯的話，就必然要更進一步提出把工廠、鐵路、銀行也歸還給資產階級的問題。

有一個代表說：代表團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工人階級和農民跟共產黨不同的意見怎樣才能合法地表達出來。如果把問題了解爲代表團關心的是把政治權利交給資產階級的問題，是資產階級怎樣才能合法地表達自己意見的問題，那就不對了。我們指的正是工人階級和農民跟共產黨不同的意見怎樣才能合法地表達出來的問題。

另一個代表說：這些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工人階級的各種羣衆組織中，在工會及其他組織中表達出來。

斯大林說：很好。那末這裏談的不是恢復資產階級政治權利的問題，而是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部不同意見的爭論的問題。

目前蘇聯的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中間有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呢？無疑是有的。要千百萬工人、農民在一切實際問題上和各種細節上的想法都一致是不可能的。在實際生活中沒有這樣的事情。第一、工人和農民之間，無論按他們的經濟地位或按他們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來說，都有很大的差別。第二、就是工人階級本身，在看法上也有某些差別，在教育、年齡、性格上也都有差別，血統工人和農村來的工人之間也有差別，如此等等。所有這些都會在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中間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論，這種爭論會在會議上、工會中、合作社中、蘇維埃選舉時以及其他場合得到合法的表现。

但是，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和過去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意見的爭論是有根本差別的。在過去，工人和勞動農民中間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推翻地主、沙皇制度、

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集中在摧毀資產階級制度的問題上。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不同意見的爭論却不是圍繞着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問題，不是圍繞着摧毀蘇維埃制度的問題，而是圍繞着改進蘇維埃政權機關的問題，改進它們的工作的問題。這裏是有根本差別的。

過去，圍繞着以革命手段摧毀現存制度問題的不同意見的爭論成了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內部出現幾個互相競爭的政黨的根據，這是毫不奇怪的。這些政黨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另一方面，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不同意見的爭論的目的已經不在於摧毀現存的蘇維埃制度，而在於改進和鞏固這種制度，所以這種爭論不會在工人和農村勞動羣衆中間造成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

正因爲如此，僅僅一個黨——共產黨的合法存在，這個黨的壟斷，不但不會引起工人和勞動農民的反對，相反地，却被他們看做是一種必要的、合乎心願的東西。

我們黨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共產黨的壟斷），它的這種地位並不是一種人爲的和故意假造出來的。這種地位決不可能是人爲地用行政手腕等等製造出來的。我們黨的壟斷是在實際生活中成長起來的，是在歷史進程中形成起來的，是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徹底破產而退出舞台的結果。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在過去是什麼呢？是資產階級影響在無產階級中的傳播者。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這些政黨的存在是靠什麼培植和支持的呢？是靠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權。隨着資產

階級的被推翻，這些政黨也就必然失去存在的基礎，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這些政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又成了什麼呢？它們成了恢復資本主義和推翻無產階級政權的政黨。這些政黨必然在工人和勞動農民階層中喪失任何基礎和任何影響，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共產黨和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之間爲爭取對工人階級的影響而進行的鬥爭並不是昨天才開始的。早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當俄國羣衆性的革命運動的最初徵兆出現的時候，這個鬥爭就已經開始了。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期是我國工人階級中發生劇烈的不同意見的爭論的時期。也就是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爲爭取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而進行鬥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蘇聯工人階級經歷了三次革命。工人階級在這幾次革命的烈火中考驗並審查了這些政黨，它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用處以及它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性。於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當歷史總結了過去的全部革命鬥爭，當歷史在自己的天平上衡量了工人階級內部互相鬥爭的各個政黨的比重時，蘇聯工人階級終於做了最後的選擇，選中了共產黨，認爲它是唯一的無產階級的政黨。

工人階級選中了共產黨，這是什麼原因呢？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只佔極少數，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當時在蘇維埃中佔了絕大多數，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到了十月革命前夜，整個政權機構和所有的壓迫工具都操縱在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手裏，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原因就是當時共產黨主張結束戰爭，主張立即實現民主的和平，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却

堅持『把戰爭進行到勝利為止』，堅持繼續帝國主義戰爭。

原因就是當時共產黨主張推翻克倫斯基政府，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主張把工廠、銀行、鐵路收歸國有；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却為克倫斯基政府而鬥爭，維護資產階級對工廠、銀行和鐵路的所有權。

原因就是當時共產黨主張立即沒收地主土地交給農民使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却要把這個問題拖到立憲會議去解決，而立憲會議又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才召開。

工人和貧農終於選中了共產黨，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這樣迅速地垮了台，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就是共產黨的壟斷的來源，這就是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原因。

下一個時期，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的國內戰爭時期，是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徹底滅亡的時期，是布爾什維克黨徹底勝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自己促進了共產黨的勝利。在十月革命時期被粉碎被打垮的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殘餘，開始同富農的反革命暴動連接起來，同高爾察克分子和鄧尼金分子聯合一起，為協約國效勞，因而在工農心目中徹底葬送了自己。結果就形成了這樣的情況：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從資產階級革命分子變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幫助協約國來扼殺新的蘇俄，而布爾什維克黨却把一切生氣勃勃的、革命的力量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發動一批又一批的工農隊伍去進行捍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鬥爭，反對協約國的鬥爭。



共產黨人在這一時期的勝利必然會使而且實際上已經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遭到完全失敗，那是十分自然的。從此以後共產黨成了工人階級和貧農的唯一政黨，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在我國，共產黨這個全國唯一合法政黨的壟斷就是這樣形成的。

你們提到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工農中間的不同意見的爭論。我已經說過，不同意見的爭論現在有而且將來還會有，否則就不可能前進。但是在目前條件下，工人中間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並不是圍繞着推翻蘇維埃制度這一原則問題，而是圍繞着改進蘇維埃、糾正蘇維埃機關的錯誤等實踐問題，也就是圍繞着鞏固蘇維埃政權這一實踐問題。十分明顯，這樣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只能鞏固和改進共產黨。十分明顯，這樣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只能鞏固共產黨的壟斷。十分明顯，這樣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不會在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內部造成其他政黨形成的基礎。

**第五個問題：**你能不能把你和托洛茨基之間主要的意見分歧簡略地告訴我們？

答：首先我必須說明，和托洛茨基的意見分歧並不是個人的意見分歧。假如這是個人性質的意見分歧，那黨連一個鐘頭也不會花費在這上面了，因為黨是不喜歡使個別人物突出的。

這裏指的大概是黨內的意見分歧。我是這樣了解這個問題的。是的，黨內是存在着這些意見分歧的。關於這些意見分歧的性質，不久以前李可夫在莫斯科、布哈林在列寧格勒所做的報告中都已经十分詳細地說明了。這些報告已經發表。對於報告中所談的意見分歧問題，我沒有什麼要補充的。要是你們沒有這些文件，我可以給你們找來。（代表們說他們有這些文件）

有一個代表說：這些意見分歧，我們回國以後一定會有人問我們，但是，並不是全部文件我們都有。例如『八十三人的政綱』我們就沒有。

斯大林說：我沒有在這個『政綱』上簽名，因此，我沒有權利處理別人的文件。（笑聲）

第六個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發展生產的基本動機是希望取得利潤。當然，相對地說，這種動機在蘇聯是不存在的。什麼東西代替了它呢？照你的意見，這種代替的效果如何，它不能成爲經常的？

答：說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推動力是取得利潤，那是對的。說取得利潤既不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目的，也不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推動力，那也是對的。既然如此，究竟什麼是我國工業的推動力呢？

首先是這個情況：我們這裏一切工廠都是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屬於資本家的，管理工廠的不是資本家的僕從而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覺悟到他們現在不是爲資本家工作，而是爲自己的國家，爲自己的階級工作。這種覺悟就是發展和改進我國工業的巨大的推動力量。

應當指出，我們這裏絕大多數的廠長是工人；他們是由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取得工會同意而任命的。並且任何一個廠長如果違反工人或有關的工會的意志就不能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其次，應當指出，每一個工廠都有自己的工廠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是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並監督着企業行政方面的活動。

最後，應當指出，每一個工業企業都有本企業全體工人參加的工人生產會議，工人在會議上檢查廠長的全部工作，討論工廠行政的工作計劃，指出錯誤和缺點，並且有可能通過工會、黨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來糾正這些缺點。

不難了解，所有這些情況根本地改變了工人的地位和企業中的各種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把工廠看做和自己完全無關的，別人的財產，甚至把它看做牢獄；但是在蘇維埃制度下，工人已經不把工廠看做牢獄，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關的事業，他們深切地關心這個事業的發展和改進。

幾乎無須證明，工人對工廠、對企業的這種新的態度，工人對企業的這種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國全部工業最大的推動力。

正是因為這個情況，從工人當中湧現出來的生產技術方面的發明家和工業組織者的人數每天都在增加。

第二是這個情況：我們這裏工業的收入，不是用來使個人發財致富，而是用來進一步擴大工業，用來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文化生活狀況，用來減低工農所必需的工業品價格也就是用來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狀況的。

資本家是不會把自己的收入用來增進工人階級的福利的。他是爲利潤而生活的。否則他就不成其爲資本家了。資本家榨取利潤是爲了積累追加資本，並把它輸出到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去，以便榨取新的、更多的利潤。資本就這樣不斷地從美國流入中國、印度尼西亞、南美和歐洲，從法國流入法國

殖民地，從英國流入英國殖民地。

我們這裏却完全不同，因為我們不實行而且也不贊成殖民政策。我們的工業收入留在國內，用來進一步擴大工業，用來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以及通過減低工業品價格的辦法來擴大國內市場的容量，其中包括農民市場的容量。在我國，工業利潤大約百分之十是用來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的。在我國，由國家支付的工人階級保險事業費佔工人貨幣工資的百分之十二。收入的相當一部分（我現在說不出究竟是多大部分）用於文化需要、工廠技術教育和工人休假方面。收入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我現在也說不出究竟是多大部分）用來提高工人的貨幣工資。工業收入的其餘部分用來進一步擴大工業，修繕舊工廠，建設新工廠以及減低工業品的價格。

這些情況對於我國全部工業的巨大意義就在於：

（甲）它們促使農業和工業接近起來，使城鄉之間的對立日趨緩和；

（乙）它們促使國內市場即城鄉市場的容量日益擴大，從而為工業的進一步擴展造成不斷擴大的基礎。

第三是這個情況：工業國有化這個事實使整個工業經濟易於有計劃地經營。

這些刺激和推動我國工業的力量是不是經常的因素呢？它們能不能成為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呢？是的，它們無疑是經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動力。而且我國的工業愈發達，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長。

第七個問題：蘇聯和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工業可以在怎樣的程度上合作？

這種合作不是有一定的限度？或者這只是一種嘗試，只是爲了弄清楚在哪一方面可以進行哪一種合作，而在哪一方面不可以進行。

答：你們指的大概是和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方面、在商業方面、也許還在外交關係方面簽訂暫時協定的問題。

我認爲兩種對立的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的存在，並不排斥簽訂這種協定的可能性。我認爲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下簽訂這種協定是可能的而且是適宜的。

輸出和輸入就是簽訂這種協定最適當的基礎。我們需要機器裝備、原料（如棉花）、半製品（金屬的和其他的），而資本家需要銷售這些商品。這就是簽訂協定的基礎。資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糧食，而我們需要銷售這些商品。這就是簽訂協定的基礎。我們需要貸款，而資本家需要這種貸款的優厚利息。這又是信貸方面簽訂協定的基礎；而且大家知道，蘇維埃機關是最有信用的付款人。

在外交方面也是一樣。我們奉行和平政策，我們願意和資產階級國家簽訂互不侵犯公約。我們奉行和平政策，我們願意簽訂關於裁減軍備以至完全取消常備軍的協定，這一點我們早在熱那亞會議<sup>(25)</sup>上就向全世界宣佈過了。這就是外交方面簽訂協定的基礎。

這些協定的限度如何呢？這些協定的限度是由兩個互相競賽和鬥爭的體系的對立性來規定的。在這兩個體系所容許的範圍內，而且只有在這種範圍內，簽訂協定才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和德國、意

大利、日本等國簽訂協定的經驗說明了這一點。

這些協定是否只是一種試驗，或者是具有比較長期的性質呢？這不僅取決於我們，並且也取決於我們的對方。這取決於總的情況。戰爭可能把所有一切協定全都推翻。最後，這還取決於協定的條件。奴役性的條件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和哈里曼簽訂了開採格魯吉亞錳礦的協定。協定訂爲二十年。可見期限是很不短的。我們還和連納金礦公司簽訂了開採西伯利亞金礦的協定。協定訂爲三十年，——期限是更長的。最後，我們還和日本簽訂了開採庫頁島石油和煤礦的協定。

我們希望這些協定具有比較持久的性質。但這當然不僅取決於我們，並且也取決於我們的對方。

第八個問題：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上，俄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差別是什麼？

答：你們指的大概是蘇聯境內那些從前受沙皇制度和俄羅斯剝削階級壓迫，沒有自己國家組織的民族。

基本的差別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存在着民族壓迫和民族奴役，而在我們蘇聯，這兩種東西都已經根本消滅了。

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除了頭等民族即享有特權的民族、「有國家的」民族以外，還有次等民族即「沒有國家的」民族，主權不完整的、被剝奪了某些權利首先是被剝奪了成立國家的權利的民族。而在我們蘇聯，情形完全不同，所有這些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迫的現象都消滅了。在我國，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有主權的，因爲從前佔統治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的民族特權和國家特權都取消了。

當然，問題不在於發表民族平等的宣言。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黨都發表了不少民族平等的宣言。這些宣言要是不付諸實現，那又有什麼價值呢？問題在於消滅那些作爲民族壓迫的代表者、製造者和實行者的階級。以前我國的地主和資本家就是這樣的階級。我們推翻了這些階級，因而也就消滅了民族壓迫的可能性。正因爲我們推翻了這些階級，我們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

我們這裏就把這叫做實現民族自決以至民族分離的思想。正因爲我們實現了民族自決，我們才消除了蘇聯各民族勞動羣衆之間互不信任的心理，並在自願原則上把各民族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現在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是我們實現民族政策的結果，就是蘇聯各民族自願結合爲一個聯盟國家的表現。

幾乎無須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在民族問題上要採取這樣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爲那裏還是資本家在執掌政權，而資本家是民族壓迫政策的製造者和實行者。

不能不指出例如這樣一個事實：領導蘇聯最高政權機關即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並不一定是俄羅斯人的主席，而是按照加入蘇聯的六個加盟共和國的數目而定的六個主席，其中一個是俄羅斯人（加里寧），另一個是烏克蘭人（彼得羅夫斯基），第三個是白俄羅斯人（切爾維雅柯夫），第四個是阿捷爾拜疆人（穆薩別柯夫），第五個是土爾克明人（艾塔柯夫），第六個是烏茲別克人（斐祖拉·霍札也夫）。這個事實就是我們民族政策的一個鮮明表現。不用說，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不管

它多麼民主，也不會採取這種措施。可是這種措施在我們看來却是由我們全部民族平等政策產生出來的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

**第九個問題：**美國工人領袖用兩種理由來爲他們所進行的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做辯護：

(一) 共產黨人在工會內部進行派別鬥爭，攻擊工會中非激進的負責人，以此破壞工人運動；  
(二) 美國共產黨人接受莫斯科的命令，他們既然對外國組織比對本國工會更忠誠，他們也就不能成爲好的工會活動家。

怎樣才能消除這些障礙，使美國共產黨人能夠和美國工人運動的其他組織共同進行工作？

**答：**我以爲美國工人領袖爲他們所進行的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做辯護的企圖是經不起任何批評的。任何人都還沒有證明過而且也不能證明共產黨人是破壞工人運動的。但是，共產黨人是全世界工人運動（包括美國工人運動）的最忠實最勇敢的戰士，這一點却應當認爲完全得到證明了。

在工人罷工和遊行示威的時候，共產黨人總是走在工人階級的最前列，最先承受資本家的打擊，而改良主義的工人領袖這時却躲在資本家的後院裏，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共產黨人對改良主義的工人領袖的這種懦怯和反動行爲，怎能不加以批評呢？這種批評只會活躍和加強工人運動，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固然，這種批評會破壞反動的工人領袖的威信。但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反動的工人領袖儘可以提出反批評，而不應把共產黨人趕出工會。



我認爲美國工人運動如果要繼續存在和向前發展，工會內部就不能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和派別鬥爭。我認爲無論改良主義的工人首領怎樣抗拒，工會內部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和派別鬥爭以及對反動首領的批評等等都是會日益擴大的。美國工人階級十分需要這種不同意見的爭論和這種批評，以便能在各種不同的派別中間進行選擇，並最後使自己成爲美國社會內部一種獨立的有組織的力量。

美國改良主義的首領抱怨共產黨人，這只是證明他們並不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並不感到自己的地位是穩固的。正因爲如此，他們才像害怕瘟疫一樣地害怕批評。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工人首領原來是些比他們美國許多資產者更堅決地反對起碼民主的人。

斷言美國共產黨人『遵照莫斯科命令』辦事，那是完全不對的。在世界上你們找不到這樣的共產黨人，他們會願意違反自己的信念，違反自己的意志，不願環境的要求，而『遵照』外來『命令』行動。如果什麼地方真有這樣的共產黨人，那末他們是一錢不值的。

共產黨人是最勇敢無畏的人，他們和無數的敵人進行鬥爭。共產黨人可貴的一個地方，就在於他們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因此，說美國共產黨人是一些沒有自己的信念而只會『遵照』外來『命令』行動的人，那是很荒謬的。

這些工人首領的斷言只有一點是對的，就是美國共產黨人加入了共產黨人的國際組織，有時還和這個組織的中心機關商討某些問題。可是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難道美國工人首領反對工人的國際中心組織嗎？固然，美國工人首領沒有加入阿姆斯特丹國際（美）。但是，他們沒有加入並不是因爲他

們反對工人的國際中心機關，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阿姆斯特丹國際是一個過左的組織。（笑聲）

爲什麼資本家可以在國際範圍內組織起來，而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不應當有自己的國際組織呢？

格林和他的美國勞工聯合會<sup>(37)</sup>裏的伙伴是在誣譏美國共產黨人，是在奴顏婢膝地重述資本家關於『莫斯科命令』的奇談。這還不明顯嗎？

有些人以爲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委員們就是專門坐在那裏給世界各國寫指示的。既然有六十多個國家加入了共產國際，那末就可以想像到共產國際委員們的狀況了，他們不睡覺也不吃飯，整天整夜專門坐在那裏給這些國家寫指示。（笑聲）美國工人首領就是想用這種可笑的奇談掩蓋他們對共產黨人的恐懼，抹殺共產黨人是美國工人階級最勇敢最忠實的工作者這一事實！

代表團問到擺脫這種狀況的出路。我認爲這裏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容許美國工會內部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和派別鬥爭，拋棄那種把共產黨人排擠出工會的反動政策，使美國工人階級有可能在這些派別中間自由選擇，因爲美國還沒有發生自己的十月革命，所以那裏的工人還沒有可能在工會的各派別之間做最後的選擇。

**第十個問題：**現在是否匯款到美國去支持美國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人日報』？

如果沒有，那末美國共產黨人每年要繳多少黨費給第三國際？

**答：**要是你們指的是美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相互關係，那末我必須說明，美國共產黨既然是共

產國際的一部分，那它想必是向共產國際繳納黨費的；同樣，共產國際既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就應該認為它在必要時是會給美國共產黨以盡可能的幫助的。我認為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要是你們指的是美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的相互關係，那末我必須聲明，我從來不知道有過美國共產黨代表向蘇聯共產黨請求幫助的事情。你們可能認為這很奇怪，但這是一個事實，它說明美國共產黨人是非常拘謹的。

但是，如果美國共產黨向蘇聯共產黨請求幫助，那會怎麼樣呢？我想蘇聯共產黨一定會給以盡可能的幫助。要是一個共產黨，而且是掌握政權的共產黨，拒絕給一個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國家的共產黨以盡可能的幫助，那末它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我要說，這樣的共產黨是一錢不值的。

假如說，美國工人階級推翻了本國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假如說，另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請求這個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偉大鬥爭中取得了勝利的美國工人階級給以盡可能的物質上的幫助，美國工人階級能不能拒絕給以這種幫助呢？我認為要是美國工人階級在這方面有所猶豫，那它是非常可恥的。

第十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有些好的共產黨員對於共產黨要求所有新黨員都是無神論者這一點並不完全同意，因為現在反動的僧侶都被鎮壓了。今後要是宗教擁護全部科學並且不反對共產主義，那末共產黨能不能對宗教採取中立態度？

今後要是宗教信仰和對黨的忠誠不相抵觸，那末你們能不能允許黨員信奉宗教？

答：這個問題有一些地方是不正確的。

第一、我不知道有過像代表團在這裏所說的那種『好的共產黨員』。恐怕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員。

第二、我必須聲明，我們的入黨條件中，並沒有正式規定要求每個候補黨員都一定是無神論者。我們的入黨條件是：承認黨綱和黨章，無條件地服從黨和黨機關的決議，繳納黨費，參加黨的一個組織。

有一個代表說：我常常讀到這樣的新聞，說黨員因為信奉上帝而被開除出黨。  
斯大林說：我只能重複上面已經講過的入黨條件。其他的條件我們是沒有的。

這是不是說，黨對宗教採取中立態度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現在進行宣傳而且將來還要進行宣傳來反對宗教偏見。我國的法律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權利。這是各人的信仰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實行了教會與國家分離。但是我們在實行教會與國家分離、宣佈信教自由的同时，也保留每個公民都有用說服、宣傳、鼓動的方法去反對某種宗教、反對任何宗教的權利。黨對宗教不能採取中立態度，並且進行反宗教的宣傳來反對所有一切宗教偏見，因為黨是擁護科學的，而宗教偏見是反對科學的，要知道，任何宗教都是和科學對立的東西。在美國，不久以前把達爾文主義者判了罪，這種情形在我們這裏就不可能發生，因為黨實行全力捍衛科學的政策。

黨對宗教偏見不能採取中立態度，並且要進行反對這些偏見的宣傳，因為這是清除那些支持剝削階級、勸人順從剝削階級的反動僧侶的影響的一種可靠手段。

黨對宗教偏見的傳播者、對毒害勞動羣衆意識的反動僧侶不能採取中立態度。

我們是不是已經把反動僧侶鎮壓下去了呢？是的，鎮壓下去了。可惜只是還沒有把他們完全肅清。反宗教的宣傳就是一種必能把反動僧侶徹底肅清的手段。有這樣的情況：某個黨員有時阻礙全力展開反宗教的宣傳。如果把這樣的黨員開除出去，那是很好的，因為在我們黨的隊伍裏不容許有這樣的『共產黨員』。

**第十二個問題：**你·能·不·能·給·我·們·簡·略·地·說·明·共·產·主·義·所·力·求·建·立·的·那·個·未·來·的·社·會？

**答：**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中，對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做了一般的說明。

要是對於共產主義社會做一個簡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甲）在那裏不會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只有公有制、集體所有制；（乙）在那裏不會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只有工業和農業的勞動者，他們將成為勞動者自由聯合體，在經濟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裏按計劃組織的國民經濟，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都是以高度技術為基礎的；（丁）在那裏不會有城鄉的對立，不會有工業和農業的對立；（戊）在那裏產品將按舊時法國共產主義者的原則實行分配，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己）在那裏科學和藝術將獲得十分有利的發展條件，可以達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裏每個人將成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為餬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當代有權有勢

的人”。

如此等等。

顯然，我們距離這樣的社會還很遠。

至於說到共產主義社會取得完全勝利所必需的國際條件，那末這是會隨着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危機的增長和工人階級革命發動的增長而形成和成熟起來的。

決不能設想當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裏的工人階級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時，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會對這種情況毫不在乎，袖手旁觀。更不能設想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會同意做普通的觀眾，觀看某個國家裏社會主義的勝利發展。實際上，資本家將竭盡全力來扼殺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某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時採取的每一個重大步驟，都必然會引起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力求在自己國家裏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的洶湧熱潮。

由此可見，在國際革命和國際反動勢力繼續發展的進程中將形成兩個世界規模的中心：一個是把那些趨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集結在自己周圍的社會主義中心，一個是把那些趨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集結在自己周圍的資本主義中心。這兩個陣營的鬥爭將決定全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命運。

## 二 斯大林同志的問題和代表們的回答

斯大林說：要是代表團不太疲勞，請允許我也向代表團提幾個問題。（代表團表示同意）

第一個問題：在美國，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的百分比很小，這是什麼原因？

你們那裏產業工人好像有一千七百萬左右。（代表們說：產業工人有一千八百萬到一千九百萬）組織起來的工人好像有三百萬左右。（代表們說：在美國勞工聯合會裏約有三百萬有組織的工人，此外，在其他工會裏還有五十萬有組織的工人，這樣，總共有三百五十萬有組織的工人。）我個人認為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的百分比是很小的。在我們蘇聯，全國無產者有百分之九十都組織在工會裏。我想問一下代表團，你們是不是認為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數目比較少這個事實是正常的現象？代表團不認為這個事實說明美國無產階級是弱的，它在經濟方面和資本家作鬥爭的工具是弱的嗎？

勃羅菲說：工會會員數目少並不是因為工會組織的策略不好，而是因為國內的一般經濟條件不能促使全體工人羣衆組織起來，良好的經濟條件降低了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作鬥爭的必要性。當然，這些條件是會改變的，隨着這些條件的改變，工會也就會成長起來，而整個工會運動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了。

道格拉斯說：我同意上面一位發言人的解釋。同時我要補充幾點：第一、必須注意一個因素，就是最近美國資本家自動把工資提得很高。這種提高工資的情形在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以及後來都有過。如果把現在的實際工資和一九一一年年的工資比較一下，那末現在的實際工資是高得多了。

工會運動在它發展的過程中，最初和現在都是按行業、按職業的類別組織起來的，並且工會主要

是爲熟練工人建立的。這些工會有一定的領袖領導，他們代表關門的組織，專爲自己的會員謀取良好的條件。他們沒有擴大工會範圍和把非熟練工人組織到工會裏去的動因。

此外，美國工會運動不得不注意到組織得很好的資本主義，它有各種辦法來阻礙全體工人組織到工會裏去。比如說，一個托拉斯化的生產部門，如果在自己的某一個企業內遇到工會的極其有力的反抗，那末它甚至就採取關閉這個企業、把生產轉移到自己的另一個企業中去的措施。這樣，工會的反抗就被打垮了。

美國資本主義自動提高工人的工資，但是同時不給工人以任何經濟上的權力，不給工人爲改善自己經濟生活而鬥爭的機會。

在美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資本家在各種不同民族的工人中挑撥離開。非熟練工人多半是從歐洲來的或者（在最近）是黑人。資本家竭力在各種不同民族的工人中挑撥離開。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也是根據民族來區分的。資本家經常挑撥各種不同民族的工人互相敵視，不管他們的勞動熟練程度如何。

美國資本主義最近十年來實行了較文明的政策，這就是建立自己的所謂公司工會。它引誘工人到它的企業裏去工作，使工人關心本企業的利潤等等。美國資本主義企圖用縱的劃分來代替橫的劃分，也就是用引誘工人階級關心資本主義利益的方法來分裂工人階級。

柯依爾說：我不從理論上而從實踐上來談這個問題。固然，情況好時最容易組織工人，但是問題



在於美國勞工聯合會會員增減的統計數字指明：美國勞工聯合會裏非熟練工人正在逐漸減少，而熟練工人的數量却在增加。這樣看來，美國勞工聯合會想成爲而且正在逐漸成爲以熟練工人爲主要成分的組織。

在美國，非熟練工人幾乎沒有被捲入工會運動。工會組織在大的工業部門裏並不普遍，在這些大的工業部門裏，只有煤礦工人和鐵路工人比較有組織，可是就在煤炭工業裏，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也還佔百分之六十五。像鍊鋼、橡膠、汽車等工業部門的工人幾乎完全沒有按職業組織起來。可以說，工會不包括非熟練工人。

美國勞工聯合會以外的一些工會組織正在努力把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組織起來。至於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的態度，那末，例如其中一個領袖即五金工會主席就會經非常露骨地聲稱，他不願意吸收非熟練工人進他的工會。工會領袖方面的情況是這樣的：由幾十個人組成了一個領袖小集團，他們每年收入一萬或更多美元的巨額薪金，這個小集團別人是絕難插入的。

敦·恩說：斯大林同志的問題提得不公平，在他的國家裏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人組織在工會裏，這因爲在這裏政權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是被壓迫的階級，資產階級採取一切辦法使工人不可能組織到工會裏去。

此外，那裏還有反動的領袖所領導的反動工會。在美國現有的情況下，很難使組織工會的思想在工人頭腦裏生根。這就是美國工會如此不發展的原因。

斯大林問：最後這位發言的代表是不是同意上面發言的那位代表的意見，認為美國工人運動的某些首領自己就在竭力縮小工會運動呢？

敦恩說：同意。

斯大林說：我並不想委屈任何人。我只是想弄清楚美國和蘇聯的情況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委屈了任何人，那就請他原諒。（代表們都笑起來）

敦恩說：我一點也沒有感到委屈。

斯大林問：美國有沒有國家舉辦的工人保險制度？

有一個代表說：美國沒有國家舉辦的工人保險制度。

柯依爾說：在大多數州裏，凡是工人在生產中發生傷亡事故，都發給撫卹金，可是最多只按勞動能力喪失量的百分之三十來發給。大多數州裏有這樣的辦法。勞動能力在哪個企業中喪失，撫卹金就由哪個企業隸屬的私人公司支付，而這是法律所要求的。

斯大林問：美國有沒有國家舉辦的失業保險？

有一個代表說：沒有。所有各州的失業保險基金只能救濟八萬到十萬失業工人。

柯依爾說：工業上傷亡事故也就是生產中傷亡事故的保險（不是國家舉辦的）是有的。但是因疾病或年老而喪失勞動能力的，他們絕對享受不到保險待遇。保險基金是由工人繳費積成的。實質上全部保險基金都是由工人自己交付的，假如工人不設置這筆基金，那末他們得到的補貼就會多一些；

可是，設置保險基金既然是工人和企業主雙方同意的，所以工人得到的補貼就少一些。全部基金差不多就是這樣積成的。企業主實際上只拿出極少一部分，大約只佔基金的百分之十。

斯·大林說：我想，如果我告訴同志們說在我們蘇聯每年由國家支付八億多盧布用作工人保險費，那末你們一定很感興趣。

還不妨告訴你們，我國所有工業部門的工人，除了一般的貨幣工資以外，還能在勞動保險、生活改善、文化需要等方面得到相當於工資三分之一左右的額外收入。

**第二個問題：**在北美合衆國沒有一個專門的羣衆性的工人政黨，這是什麼原因？

美國資產階級一共有兩個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而美國工人却没有自己的羣衆性的政黨。同志們是不是認爲沒有自己的羣衆性的工人政黨（即使是像英國工黨那樣的政黨）會削弱工人階級對資本家作政治鬥爭的力量？

其次，還有一個問題：爲什麼美國工人運動的首領格林等人，都堅決反對在美國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

勃·羅·菲·說：是的，首領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決定，認爲沒有必要建立這種政黨。但是，少數首領認爲有必要建立這種政黨。美國現在的客觀條件是這樣，上面已經說過，就是美國工會運動很薄弱，而工會運動所以薄弱，是由於工人階級暫時還沒有組織起來同資本家作鬥爭的需要，因爲資本家自動提高工人的工資並保證他們過着滿意的物質生活。

斯大林說：要知道，如果一般可以說工人有保障的話，那末主要是熟練工人有保障。這裏有一個矛盾：一方面說，沒有組織起來的必要，因為工人有保障；一方面又說，組織到工會裏的正是最有保障的工人；也就是熟練工人；再一方面又說，沒有組織到工會裏的恰好是沒有保障的工人，也就是那些非熟練的、最需要組織起來的工人。這一點我怎麼也弄不懂。

勃羅菲說：是的，這裏是有矛盾的，但是，美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實際情況也是矛盾的。

勃列勃納說：雖然非熟練工人沒有組織在工會裏，但是他們有選舉的政治權利。這樣，非熟練工人如果有什麼不滿，就利用自己選舉的政治權利來表達這種不滿。另一方面，加入工會的工人遇到特殊困難的時候，他們利用的也不是工會，而是選舉的政治權利。因此，選舉的政治權利就彌補了沒有工會組織的缺陷。

伊斯萊爾斯說：一個基本的障礙就是制度本身，就是美國的選舉制度。在那裏，在選舉總統的時候，當選的不是獲得全國大多數選票的人，甚至也不是獲得某個階級大多數選票的人。在那裏，每州都有參加總統選舉的選舉團和一定數量的選票。要當選總統，必須獲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要是有三四個政黨，那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誰也不能當選，選舉就必須移到國會裏去進行。這就是反對建立第三黨的論據。反對建立第三黨的人所持的論據是：不要提出第三個候選人來，因為那樣就會分散自由派政黨的選票，使自由派政黨的候選人不能當選。

斯大林說：然而參議員拉福列特曾經組織過第三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可見第三黨如果是資產階

級的政黨，就不會分散選票，但是，它如果是工人的政黨，就會分散選票了。

戴維斯說：我並不認爲上面一位發言人所說的事實是基本的事實。依我看，下面的情況才是基本的事實。我可以拿我居住的城市爲例。在競選的時候，有某一個政黨的代表來拜訪工會組織的首領，許給他一個什麼重要職位，因爲要進行競選，這個代表又交給工會組織的首領一筆款子供他使用，後來他由於担任了重要的職位而獲得了一定的威信。結果就造成這樣的情形：工會運動的首領自己就成了這個或那個資產階級政黨的擁護者。因此，當有人談到建立第三黨、建立工人政黨的時候，這些工會運動的首領自然不願意採取任何措施去建立這種政黨。同時他們還藉口說，要是建立第三黨，那就會使工會分裂。

道格拉斯說：組織在工會裏的只是熟練工人，這主要是因爲要加入工會的人必須有一定的錢財和一定的保障，因爲會費很高，非熟練工人繳不起很高的入會費。

除此以外，非熟練工人還經常受到威脅，要是他們試圖組織起來，企業主就會把他們解僱。非熟練工人只有在熟練工人積極支持下才能組織起來。但他們多半是得不到這樣的支持的。這種情況就是使非熟練工人不能組織到工會裏去的主要障礙之一。

工人羣衆主要是從政治方面保衛自己的權利。我認爲這就是非熟練工人沒有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

我必須指出美國選舉制度的一個特點，那就是直接選舉，在這種選舉制度之下，任何人都可以到

選舉會上，宣佈自己是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並參加選舉。我深信，要是龔帕斯沒有這個關於直接選舉的論據，那末他靠非政治的綱領是控制不住工人的。他總是向工人說，如果工人想從事政治活動，那末他們可以參加現有的兩個政黨，在那裏弄到某種職位，在那裏取得威信。龔帕斯就是靠這個論據控制了工人，使他們不能產生組織工人階級和建立工人政黨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領們在承認蘇聯的問題上比許多資產者還反動，這是什麼原因？**

像波拉先生等等資產者都主張承認蘇聯；而美國工人運動的首領們，從龔帕斯到格林，過去曾經進行而且現在還在繼續進行極反動的宣傳，反對承認第一個工人共和國，反對承認蘇聯，這是什麼原因？

甚至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這樣反動的人物也認為可以向蘇俄「致賀」，而格林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其他首領們却願意比資本家更反動，這是什麼原因？

請看，這是伍德羅·威爾遜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當德皇軍隊向蘇維埃彼得格勒進攻的時候給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賀電」：

「值此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尤其在目前德國軍隊深入俄國，力圖阻撓其爭取自由的鬥爭，摧毀這種鬥爭的一切成果，實現德國的野心並奴役俄國人民之際，我謹代表合衆國人民向俄國人民表示真誠的同情。十分遺憾，合衆國政府目前不能如它所希望的那樣給俄國以直接援

助，雖然如此，我仍願通過此次代表大會向俄國人民保證，合衆國政府將利用一切可能來保障俄國重獲完整的主權和在內政上的完全獨立，並完全恢復其在歐洲及現代人類生活中的偉大作用。合衆國人民衷心地同情俄國人民力求永遠擺脫專制制度並成爲自己命運主宰的那種願望。

(見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五十號)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領們却願意比反動的威爾遜更反動，可以認爲這是止常的嗎？

勃羅菲說：我不能確切地說明這些原因，但是，我認爲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領們主張不承認蘇俄的原因，和美國勞工聯合會不參加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原因是一樣的。不同的地方在於美國工人有自己的特殊的哲學以及美國工人和歐洲工人之間存在着經濟狀況的差別。

斯大林說：但是據我所知，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領們並不反對承認法西斯分子所統治的意大利或波蘭。

勃羅菲說：你舉存在着法西斯政府的波蘭和意大利爲例，也就說明了美國不承認蘇聯的原因。這種對蘇聯的敵視態度是由於美國工會運動的首領們和本國的共產黨人關係不好而產生的。

敦恩說：上面一位發言人所說的那個原因——他們既然和本國共產黨人不和，他們怎麼會承認蘇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爲早在美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他們就在進行不承認蘇聯的宣傳了。

基本的原因在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領們是反對任何類似社會主義的東西的。在這方面資本家也懲罰他們，這些資本家有一個組織叫做『全國公民聯合會』，它竭力採取各種辦法煽動美國整個社

會來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這個組織反對過艾維·李的立場，因為他主張發展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貿易關係。這個組織的領袖們說：自由派都開始發出這種論調，我們怎麼還能維持我國工人階級的秩序呢？『全國公民聯合會』是一夥資本家的組織，這些資本家把大量資金投入這個組織，並且領導着這個組織。必須指出，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副主席馬修·沃爾就是這個反動的聯合會的副會長。

勃·羅·菲說：以上說的關於工會領袖反動性的一些原因還不是基本的原因。對這個問題應該看得深刻些。美國代表團到蘇聯來就是一部分美國工人同情蘇聯的最好的答覆和證明。我認為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對蘇聯的意見並不是和美國工人階級中大多數人的意見不同的。美國工人階級中大多數人所以對蘇聯採取這樣的態度，是因為蘇聯和美國相隔太遠。美國工人階級對於任何國際事務都是不關心的，而在對蘇聯的態度問題上美國工人階級又受到資產階級很深的影響。

載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真理報』第二一〇號



致瑪·依·烏里楊諾娃同志

## 答勒·米赫里遜同志

幾天前收到你寄來的米赫里遜同志關於民族問題一信的抄本。現在簡單答覆如下：

(一) 布略特的同志們曾經問我：『通過在我們各個自治共和國領域內發展起來的民族文化向統一的全人類文化過渡，這應當怎樣理解？』（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五九頁<sup>(259)</sup>）我回答他們說，這種過渡應當這樣理解：不是通過『在社會主義時期隨着一切語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統一的全人類的語言』<sup>(260)</sup>，而是通過各民族之以符合這些民族的語言和生活的形式去參加按內容來說，是無產階級的全人類文化（見『列寧主義問題』）。爲了說明這一點，我引證了我國革命發展方面的許多事實，因爲這個革命喚醒並加強了早先遭受排擠的民族及其文化。爭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米赫里遜同志沒有了解爭論的實質。

(二) 米赫里遜同志對我所說的『在社會主義時期』（見上文）這幾個字，對我所提的一些民族同化的過程並不等於一般民族的消滅這一論斷吹毛求疵，斷言斯大林的某些說法會給人以口實，把它

們說成是在民族問題上『對列寧主義的修正』。而且他還引證了列寧的一段話：『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就是要消滅人類分爲許多小國家的現象和各民族間的任何隔離狀態，不就是要使各民族互相親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爲一體。』(四)

首先，我想米赫里遜同志是撇開了布略特的同志們信中的那種問題提法，而這種提法斯大林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演說中無論如何是不能撇開的。布略特人指的正是通過民族文化向全人類文化過渡，而且布略特的同志們大概以爲起初將是民族文化，然後才是全人類文化。斯大林在答覆時反駁了這個看法，指出這種過渡不會是採取布略特人所設想的那種方式，而會是採取民族文化(就形式來說)和全人類文化(就內容來說)在蘇聯各民族中同時發展的方式，只有採取這種過渡方式，才能使各民族參加全人類文化(見『列寧主義問題』)。

其次，我想米赫里遜同志沒有了解我的答覆的意思。我所說的我國的『社會主義時期』，是指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而不是指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這種勝利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只有當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或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才能到來。從我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演說中對整個問題的提法看來，這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可以斷言，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時期』)內，即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勝利以前，我國各民族一定會消失而融合成一個有共同語言的統一民族呢？我想是不可以的。不但如此，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勝利以後，甚至在這以後，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會存在很久。

列寧說得非常對：「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頁）

那末，對米赫里遜同志引證的列寧所說過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歸根到底就是各民族融為一體這段話應怎樣了解呢？我想不應像米赫里遜同志那樣去了解這段話。因為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列寧在這段話中把各民族融為一體看做社會主義的最終任務，這個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過了「很久很久的」時期，由於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內獲得勝利才能實現。

可見米赫里遜同志沒有了解列寧的話。

（三）我覺得斯大林的「說法」不需要「再明確化」。我迫切地等待着，看反對派敢不敢在黨的代大會期間的公開論戰中提一提民族問題的原則方面。就怕他們不敢，因為自從季諾維也夫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上的發言失敗以後，反對派在其最近提出的「政綱」中對民族文化問題是寧可完全保持緘默的。萬一反對派分子硬敢來試一下，那對黨是更好的，因為黨只會從這裏得到好處。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

第一次刊印

# 俄國反對派的政治面貌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  
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節錄)

同志們！在這裏講話的人都講得很好，很透徹，所以我要說的也就很少了。

因為先前我不在場，魏奧維奇的演說沒有全部聽到，只聽到末尾一段。從這一段話我聽出他責備聯共（布）是機會主義，而把自己看成布爾什維克，並且還要給聯共（布）講授列寧主義。

對於這一點可以說些什麼呢？很遺憾，我們黨內有一些人自命為布爾什維克，其實他們和列寧主義是毫不相干的。我以為魏奧維奇就是屬於這種人。這種人來給聯共（布）講授列寧主義，其結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我以為魏奧維奇的批評不值得回答。

我想起了一個關於德國詩人海涅的小故事。讓我給你們講講這個故事吧。曾經有各種各樣的批評家在報刊上攻擊海涅，其中有個姓奧芬堡的，是一個毫無成就而又十分低能的文藝批評家。這位作家的主要特點是在報刊上不斷地『批評』海涅，用批評來跟海涅無理取鬧。而海涅呢，大概認為對這種『批評』不必理睬，也就拿定主意默不作聲。這使海涅的朋友們感到驚奇，他們寫信給他，說作家

奧芬堡寫了很多批評文章攻擊他，他却認爲不必回答，這是怎麼一回事。海涅只好回答了。他究竟怎樣回答他的朋友們呢？他在報刊上簡短地回答說：「奧芬堡這位作家，我不知道；猜想他是達林庫爾一類的人，不過達林庫爾我也不知道。」

俄國布爾什維克只要把海涅的話改動一下就可以用來回答魏奧維奇的批評把戲：「魏奧維奇這位布爾什維克，我們不知道，猜想他是阿里巴巴一類的人，不過阿里巴巴我們也不知道。」

現在談談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反對派最倒毒的地方在於他們不了解自己在這裏胡扯的是什麼。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說中談到中國的政策，但是他不肯承認反對派關於中國問題沒有過任何路綫，任何政策。反對派有過搖擺不定，有過猶豫不決，有過反覆無常，但沒有過任何路綫。在關於中國的那個問題即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問題、蘇維埃問題和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我們發生過爭論。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反對派都失敗了，因爲他們沒有過任何路綫。

關於參加國民黨問題。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贊成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的決議後一個月，反對派要求共產黨人立即退出國民黨。爲什麼呢？因爲被蔣介石的第一次襲擊（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嚇倒的反對派實際上是要附附和蔣介石，想使共產黨人從中國各革命力量所進行的鬥爭中退出來。

但是反對派表面上說，他們要求退出國民黨是因爲共產黨人不能夠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組織，而國民黨不能不算這樣的組織。可是一年以後，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對派又要求共產黨人參加武漢

國民黨。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難道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的組織了嗎？這裏有什麼路綫，哪怕是路綫的影子呢？

關於蘇維埃問題。在這方面，反對派也沒有過確定的路綫。一九二七年四月，一部分反對派要求立即在中國組織蘇維埃以推翻武漢國民黨（托洛茨基）。與此同時，另一部分反對派也要求立即組織蘇維埃，然而這是爲了支持武漢國民黨，不是爲了推翻它（季諾維也夫）。這就叫做他們的路綫！並且兩部分反對派，托洛茨基也罷，季諾維也夫也罷，都要求組織蘇維埃，同時又要求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參加執政黨。真是天曉得！要建立蘇維埃，同時又要求共產黨人參加執政黨即參加國民黨，——這種蠢事是再蠢的人也想不出來的。這也叫做路綫！

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共產國際過去認爲現在還認爲：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礎是農民土地革命。而反對派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怎樣呢？他們對這個問題從來就沒有過確定的意見。有時他們斷言中國不能有土地革命，因爲那裏根本沒有封建制度；有時他們宣稱中國可能有而且必須有土地革命，但是他們又不承認中國的封建殘餘有重大意義，這就教人不明白，既然這樣，又從哪裏來的土地革命呢；有時他們斷言中國革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真是天曉得！

反對派在中國革命的幾個爭論問題上的所謂「路綫」就是如此。

這不是路綫，而是猶豫不決，一場糊塗，完全沒有路綫。

這些人居然也來批評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立場！同志們，這豈不可笑嗎？

托洛茨基在這裏講到了廣東的革命運動，講到了賀龍和葉挺的軍隊，責備我們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國民黨來領導這個運動。我不來駁斥托洛茨基這種無中生有的誹謗。我只想說南方革命運動的一切事件，如葉挺和賀龍的軍隊從武漢出發，向廣東挺進，同農民革命運動結合等等，——這一切事件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發動的。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這一點呢？如果他多少有些知識的話，他是應當知道這一點的。

如果這個運動獲得進展，如果中國革命新的高漲成爲事實，那末，誰來領導這個運動呢？當然是蘇維埃。從前，在國民黨鼎盛時期，沒有立即成立蘇維埃的有利條件，可是現在，當國民黨人因爲勾結反革命而聲名狼藉，威信掃地的時候，在運動獲得進展的情況下，蘇維埃就能成爲而且事實上就要成爲把中國工人和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基本力量。誰來領導蘇維埃呢？當然是共產黨人。但是，共產黨人不會再參加國民黨了，即使革命的國民黨再次出現於舞台。只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設想既可成立蘇維埃，同時共產黨人又可參加國民黨。把這兩個不能相容的東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蘇維埃的本性和使命。

關於英俄委員會的問題也必須這樣說。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派同樣是游移不定，沒有路綫的。起先反對派迷戀於英俄委員會。他們甚至武斷地說：英俄委員會是「防止歐洲改良主義爲害」（季諾維也夫）的手段，他們大概忘記了英俄委員會的英國那一半正是由改良主義者組成的。

後來，當反對派終於看清柏塞爾及其伙伴是改良主義者的時候，他們就由迷戀變爲失望，以至於

絕望，並要求立即同它決裂作爲推翻總委員會的手段，他們不懂得從莫斯科推翻總委員會是不可能。從一樁蠢事轉到另一樁蠢事，——這就是反對派在英俄委員會問題上表現的所謂「路綫」。

托洛茨基不能了解：當事情已經成熟到決裂的時候，主要問題就不是決裂本身，而是引起決裂的那個問題，決裂所表現的那種思想。已經發生的決裂表現了什麼思想呢？表現了戰爭威脅的思想，表現了必須反對戰爭危險的思想。誰能否認這種思想正是現在全歐洲當前的基本問題呢？由此必須得出結論：正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必須使工人羣衆認清總委員會的背叛行爲。我們也正是這樣做的。在有新戰爭威脅的時候，總委員會就不得不首先實行決裂從而引起公憤，——這一事實再好不過地在工人羣衆面前揭露了總委員會在戰爭這一基本問題上所表現的社會帝國主義背叛的「本性」。而反對派要人相信最好是我們首先實行決裂從而引起公憤！

這也叫做他們的路綫！這些糊塗蟲居然也來批評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立場！同志們，這豈不可笑嗎？

在關於我們黨即關於聯共（布）的問題上，反對派更加糟糕。托洛茨基不了解我們黨。他對我們黨沒有正確的概念。他看待我們黨就像貴族看待賤民或官僚看待下屬一樣。不然他就不會斷言在一個擁有百萬黨員的黨內，在聯共（布）黨內，可以由個別的人、個別的領導者「攫取」權柄，「篡奪」權柄。在一個進行過三次革命、現在震撼着世界帝國主義基礎的、擁有百萬黨員的黨內「攫取」權柄，——請看托洛茨基荒謬到什麼地步了！



一般說來，是否可以在一個擁有百萬黨員，富有革命傳統的黨內「攫取」權柄呢？如果可以，那末，爲什麼托洛茨基沒有能夠「攫取」黨內的權柄，竊取黨內的領導呢？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托洛茨基沒有取得領導的意願嗎？托洛茨基爲爭奪黨內領導已經跟布爾什維克鬥爭二十多年了，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爲什麼他沒有能夠「攫取」黨內的權柄呢？比起我們黨內現在的一些領袖來，難道他是較爲遜色的演說家嗎？作爲一個演說家，托洛茨基比我們黨內現在的很多領袖都要高出一頭，這樣說不是更對嗎？托洛茨基儘管有演說的技巧，儘管有取得領導的意願，儘管有才幹，結果還是被排斥於聯共（布）這個偉大的黨的領導之外，這是什麼原因呢？托洛茨基有意把原因歸於：我們黨（在他看來）是一羣盲目跟着黨中央跑的只會表決的烏合之衆。但是，只有那些鄙視我們黨並把我們黨看做賤民的人才會這樣說我們黨。把黨看做一羣只會表決的烏合之衆，這是黨內的沒落貴族對黨的看法。這表明托洛茨基已經喪失了黨性的感覺，喪失了辨別的能力，看不出黨不信任反對派的真正原因。

究竟爲什麼聯共（布）完全不信任反對派呢？因爲反對派妄想用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用托洛茨基主義補充列寧主義，用托洛茨基主義「改進」列寧主義。可是不管黨內的沒落貴族玩弄什麼陰謀詭計，黨是要始終忠於列寧主義的。這就是進行過三次革命的黨認爲必須擯棄托洛茨基以及整個反對派的根本原因。

對一切妄想用托洛茨基主義或用任何其他機會主義來修飾列寧主義的「首領」和「領導者」，黨也是採取這種態度的。

托洛茨基既然把我們黨說成是一羣只會表決的烏合之衆，也就是蔑視聯共（布）的黨員羣衆。如果黨也用蔑視和表示完全不信任托洛茨基的態度來作回答，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在我們黨內制度問題上，反對派也同樣糟糕。托洛茨基把事情說成這樣：同列寧生前建立的黨內制度相比較，使整個反對派厭惡的現在的黨內制度根本是另外一種東西。他想把事情說成這樣：他並不反對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後建立的制度，他反對的其實是現在的黨內制度，在他看來，現在的黨內制度和列寧所建立的制度毫無共同之處。

我肯定說，托洛茨基在這裏說的全是謊話。

我肯定說，現在的黨內制度就是在我們黨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即在列寧生前建立的那個黨內制度的正確表現。

我肯定說，托洛茨基正在反對在列寧生前建立的而且是在列寧領導下建立的列寧的黨內制度。

我肯定說，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列寧的黨內制度的鬥爭還在列寧生前就已經開始了，托洛茨基分子現在的鬥爭就是他們在列寧生前已經進行的那一反對黨內制度的鬥爭的繼續。

這種制度的基礎是什麼呢？就是實行黨內民主，容許對黨內的缺點和錯誤進行認真的批評，同時不容許任何派別活動並取締任何派別活動，違者開除出黨。

這種黨內制度是什麼時候建立的呢？是在我們黨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也就是在列寧生前建立的。

我肯定說，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反對的正是這種黨內制度。

我們手頭有皮達可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謝烈布利雅柯夫、阿里斯基等托洛茨基分子簽名的「四十六人的聲明」這樣的文件。這個聲明公開說：第十次代表大會後所建立的黨內制度已過時了，已爲黨所不能忍受了。

這些人要求什麼呢？他們要求容許黨內有派別集團，並取消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這是一九二三年的事情。我要聲明，托洛茨基當時完全贊同「四十六人」的立場，反對第十次代表大會後建立的黨內制度。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列寧的黨內制度的由來。（托洛茨基喊道：「我沒有說到第十次代表大會，你在捏造。」）托洛茨基不會不知道我能拿出證據來證明這一點。這些證據全都保存下來了，我將要把它們分發給同志們；那個時候就會明白我們當中是誰在說謊。

我肯定說，在「四十六人的聲明」上簽名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列寧生前就進行了反對列寧的黨內制度的鬥爭。

我肯定說，托洛茨基慫恿和推動反對派，一直支持這個反對列寧的制度的鬥爭。

我肯定說，托洛茨基現在反對我們黨內制度的鬥爭就是我一剛說過的那一反對列寧的鬥爭的繼續。關於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黨非法印刷所問題。托洛茨基在他的發言裏竟沒有明白地談到非法印刷所，大概他認爲不必談到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黨非法印刷所這樣的「小事」。這不是一個被告的發言，而是反對派控告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宣言。可是很明顯，關於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黨非法印刷所問

題完完全全揭露了托洛茨基以及反對派中擁護他的人是黨性的敵人，是無產階級事業的分裂分子和瓦解分子。

實際上，托洛茨基認為反對派是對的，因此，他們有設立自己的非法印刷所的權利。

但是在聯共（布）黨內，除了托洛茨基集團以外，還有其他反對派集團如「工人反對派」、薩普龍諾夫分子等等。這些小集團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如果跟着托洛茨基走，那就應當承認這些集團每一個都有設立自己的非法印刷所的權利了。假定他們真的都設立起自己的非法印刷所來，而黨不和這些

◎「共產國際」編輯部註：十月三日，斯大林同志把他在演說中引用過的一些書面證據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記錄的附件。這些證據是：

（一）摘自及達可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謝烈布利雅柯夫、阿卑斯基等人簽名的「四十六人的聲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中的一段：

「黨內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殺黨的獨立自主精神，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來代替黨，這個官僚機關平時可以運轉自如，但危機一旦到來就必然發生故障，並且會有日益迫近的嚴重事變面前根本不能應付的危險。這種情況的造成，是因為第十次代表大會後各黨上形成的黨內派別專政制度已過時了。」

（二）摘自托洛茨基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聲明（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中的一段：

「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基本上就已形成而在代表大會以後完全形成和固定下來的那個制度，比起戰時共產主義最嚴酷時期的制度來，距離工人民主制要遠得多。」

為了說明這兩段摘錄，必須指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我們還開過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春天）和第十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春天）。這兩次代表大會的工作都是列寧主持的，而四十六人的聲明（托洛茨基分子）和上述托洛茨基的聲明所反對的那種黨內制度就是在這兩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固定下來的。

罪惡行爲作鬥爭，那末，黨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容許黨內一切集團的非法印刷所存在，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容許黨內存在幾個擁有自己的『綱領』、自己的『政綱』、自己的『路線』的中央。這樣一來，列寧認爲是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我們黨的鐵的紀律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沒有一個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央領導機關，能有這樣的紀律嗎？托洛茨基是否了解他維護反對派集團建立反黨非法印刷所的权利就是跌進什麼樣的泥潭裏去呢？

關於拿破崙主義問題。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十足無知。托洛茨基責備我們黨的極大多數企圖實行拿破崙主義，這就顯出他十足無知並且對拿破崙主義的根源毫不了解。

拿破崙主義是什麼呢？拿破崙主義就是一種想用暴力強迫多數人服從少數人的意志的企圖。拿破崙主義就是少數人用暴力攫取黨或國家的權柄以反對多數人。但是，既然擁護聯共（布）中央路線的人無論在黨內或蘇維埃內都佔極大多數，怎麼能說出好像多數人力圖用暴力強迫自己服從自己的意志這樣的蠢話呢？歷史上哪裏有過多數人用暴力強迫自己服從自己的意志的事情呢？除了瘋子，誰會相信可能有這種不可設想的事情呢？

擁護聯共（布）中央路線的人無論在黨內或國內都佔極大多數，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反對派只是小小撮人，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我們黨內多數人強迫少數人即強迫反對派服從多數人的意志，這是可以設想的。從黨的觀點來說，這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怎麼可以設想多數人強迫自己服從自己的意志，何況還是用暴力呢？這裏談得上什麼拿破崙主義呢？要是說在少數人當中，即在反對派當中，

會產生強迫多數人服從他們的意志的趨向，豈不更正確嗎？如果產生了這種趨向，那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少數人（托洛茨基反對派）現在要取得領導，除了對多數人施加暴力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所以，如果要談拿破崙主義，那就讓托洛茨基在他的集團裏去找拿破崙的繼承人吧！

現在簡略談談蛻化和特米多爾化的問題。我不打算在這裏分析反對派分子有時用來反對黨的那些關於蛻化和特米多爾化的愚昧無知的責備。我不打算分析，因為它們不值得分析。我只想從純粹實際觀點來提出問題。

暫且假定托洛茨基反對派所代表的是真正革命的政策，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傾向，——那末，爲什麼一切蛻化的以及被驅逐出黨和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分子都聚集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周圍，在那裏找到藏身和庇護之所呢？

爲什麼被驅逐出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的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蕭列姆和烏爾邦斯這些蛻化變節分子偏偏在托洛茨基反對派那裏受到庇護和慫恿招待呢？

爲什麼法國的蘇瓦林和羅斯梅、蘇聯的奧索夫斯基和達什柯夫斯基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和真正蛻化分子偏偏在托洛茨基反對派那裏找到藏身之所呢？

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把這些蛻化的、有真正特米多爾情緒的分子從自己的隊伍裏開除出去，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却張臂歡迎他們，給他們以藏身和庇護之所，這種事實能說是偶然的嗎？

這些事實不都說明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革命」詞句只是詞句而實際上反對派是蛻化分子的集合

點嗎？

這一切不都說明托洛茨基反對派是蛻化和特米多爾化的巢穴和溫牀嗎？

總之，在我們聯共（布）黨內有一個唯一的集團，它把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蘇瓦林和奧索夫斯基這一類奸徒統統聚集在自己的周圍。這個集團就是托洛茨基集團。

同志們，反對派的政治面貌大體上就是如此。

你們會問，結論怎樣呢？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已經糊塗透頂，居然把自己驅入沒有出路的絕境，以致不得不進行選擇：或者倒向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黨這一邊，或者倒向馬斯洛夫、路特·費舍和反黨非法印刷所叛徒那一邊。

永遠在這兩個陣營之間徘徊是不行的。現在是選擇的時候了。或者跟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在一起，那就要反對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反對所有一切叛徒；或者是反對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那就滾到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集團那兒去，滾到一切叛徒和蛻化分子那兒去，滾到各種舍爾巴柯夫分子和其他敗類那兒去。（鼓掌）

載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

「共產國際」雜誌第四十一期

# 『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綱要

十月革命不僅是『一國範圍內的』革命，而首先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為它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中從舊到新的根本轉變。

過去的革命，結局通常都是由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執掌政權。剝削者更換了，剝削仍然存在。奴隸革命、農奴革命、工商業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情形都是如此。十月革命根本不同於那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不是由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而是消滅人對人的任何剝削，推翻所有一切剝削集團。

建立所有被剝削階級中最革命的和最有組織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

正因為如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和生活習慣、風俗和傳統、文化和整個精神面貌的根本轉變。

世界各國被壓迫階級所以對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做自己獲得解放的保障，根源就在這裏。

四個基本的特徵：



(一)帝國主義的中心(「宗主國」)。十月革命是在先進國家內從資本主義統治到共產主義的轉變。我們常說十月革命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給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和無產階級專政奠定了基礎。

從前，人們以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為榜樣，繼承它的傳統，傳播它的制度。

現在，人們以十月革命為榜樣。

從前是法國。

現在是蘇聯。

從前，整個資產階級所最怕的是「雅各賓黨人」。

現在，資產階級所最怕的是布爾什維克。

無產階級只是突擊力量而剝削者坐享革命果實的那個「普通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二)帝國主義的外圍。十月革命開闢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革命的時代。

無產階級不解放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宗主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附屬國的殖民地革命的統一戰綫。

安然剝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的解放革命的時代，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覺醒的時代，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三) 中心和外圍合在一起。這樣，十月革命就給世界帝國主義一個永遠治不好的致命打擊。帝國主義永遠不能恢復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過的那種『均勢』和『穩固』了。

資本主義『穩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四) 十月革命是共產主義對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改良主義的思想上的勝利。

從前，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取得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人和改良主義者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炫耀，能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獻媚等等，因為這對於資產階級是沒有危險的，而且人們還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會導致什麼結果。

現在，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取得勝利以後，大家都已了解到馬克思主義會導致什麼結果，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會意味着什麼，社會民主黨人和改良主義者感到再拿馬克思主義來炫耀並向馬克思主義獻媚對資產階級是有危險的，而寧願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了。

從此以後，共產主義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的基地和堡壘。

從此以後，馬克思主義精神就離開了社會民主黨，正像社會民主黨還在更早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一樣。

從十月革命勝利時起，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地堅決支持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支持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要站在直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但是，既然社會民主黨人不願和本國資產階級作戰而寧願附和它，那末，他們自然就是站在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上，站在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立場上。這也就是社會民主黨的沒落。

十月革命開闢了世界共產主義勝利的時代，這個時代是社會民主黨沒落並公開轉到資產階級陣營的時代。

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的勝利。

一九二七年十月

第一次刊印

# 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口)會議上的演說)

## 一 幾個小問題

同志們！我的時間不多，所以我只想談幾個個別問題。

首先談個人的問題。你們在這裏都聽到反對派分子多麼不惜氣力地使勁謾罵斯大林。同志們，這並不使我感到奇怪。他們的主要攻擊所以針對斯大林，是因為斯大林也許比我們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對派的一切詐騙勾當，要欺蒙他恐怕並不那麼容易，於是他們就首先打擊斯大林了。那又有什麼呢，任憑他們去罵吧！

斯大林算得什麼，斯大林是個小人物。拿列寧來說，誰不知道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在八月聯盟期間曾經對列寧進行更無賴的攻訐。例如，請聽聽托洛茨基的話：

『無聊爭吵的能手列寧，這個慣於利用俄國工人運動中一切落後性的老行家，經常掀起的無

聊爭吵，是一種毫無意思的煽動勾當。」（一九一三年四月「托洛茨基給齊赫澤的信」）

同志們，請注意字眼，是什麼樣的字眼！這是托洛茨基寫的，而且是寫的列寧。

連列寧的一隻靴子都不如的托洛茨基，對於偉大的列寧尙且如此放肆地藐視；現在對於列寧的許多學生之一的斯大林同志破口大罵，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不僅如此，反對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還認為對我是件光榮的事情。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以為如果蓄意破壞黨的反對派竟恭維起保衛列寧黨性原則的斯大林來，那才奇怪，那簡直是一種侮辱。

現在談談列寧的「遺囑」。你們都聽見反對派分子在這裏大喊大叫，說黨中央委員會「隱瞞了」列寧的「遺囑」。這個問題，我們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討論過好多次，這是你們知道的。（喊聲：「幾十次了。」）事實已經證明並且再三證明了：誰也沒有隱瞞過什麼，列寧的「遺囑」是給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這個「遺囑」已在代表大會上宣讀過，（喊聲：「對！」）代表大會一致決定不把它公佈，其原因之一是列寧本人不願意而且沒有要求把它公佈。所有這些，反對派並不比我們大家知道得少，然而反對派竟敢宣稱中央「隱瞞了」「遺囑」。

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們在一九二四年就發生過關於列寧「遺囑」的問題。有那麼一個叫做伊斯特曼的，從前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後來被驅逐出黨。這位先生曾經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中間鬼混過，收集了一些有關列寧「遺囑」的傳聞和謠言，後來跑到國外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列寧死後」。他在這

本書裏不惜筆墨，大肆誹謗黨、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政權。這本書的主要根據就是所謂我們黨中央「隱瞞了」列寧的「遺囑」。因為這位伊斯特曼有一個時期跟托洛茨基有過來往，現在抓住托洛茨基並且引用反對派的話，使托洛茨基在「遺囑」問題上負起誣衊我們黨的責任，所以我們政治局委員建議托洛茨基跟伊斯特曼劃清界限。因問題十分明顯，托洛茨基確實跟伊斯特曼劃清了界限，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有關的聲明。這個聲明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六期上。

讓我讀一下托洛茨基這篇文章中說到黨和黨中央是否隱瞞列寧的「遺囑」的一段話。現在就來引證托洛茨基的這篇文章：

「伊斯特曼的書裏有幾個地方談到中央對黨「隱瞞了」列寧在逝世前不久寫的許多極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問題的書信、所謂「遺囑」等等），這無非是對我們黨中央的誣衊。從伊斯特曼的話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曾經指定在報刊上發表這些帶有組織內部建議性質的書信。事實上；這是完全不對的。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從患病時起就再三向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代表大會提建議，寫信等等。所有這些書信和建議，當然總是按照指定送達，通知了黨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當然對黨的決定也總是發生了應有的影響；這些書信所以沒有全部發表，那是因為寫信的人沒有指定在報刊上發表。弗拉基米爾·依里奇

沒有留下任何「遺囑」，無論就他對黨的關係來說，還是就黨本身的性質來說，都不可能有一種「遺囑」。在流亡國外的俄國資產階級、外國資產階級和孟什維克的報刊上通常提到的「遺囑」就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一封信內容是組織內部建議的信（已經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像對待所有其他書信一樣，也非常重視這封信，並根據這封信做出了適合當時條件和情況的結論。關於隱瞞或違背「遺囑」的一切論調，都是惡意的捏造，完全違反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本意<sup>①</sup>和他所建立的黨的利益。」（托洛茨基的文章『關於伊斯特曼「列寧死後」一書』，載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六期第六十八頁）

看來是很清楚了吧？寫這篇文章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現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據什麼來嚼舌根，硬說黨和黨中央「隱瞞了」列寧的「遺囑」呢？嚼舌根是「可以」的，但是也該知道個分寸。

有人說，由於斯大林「粗暴」，列寧同志在這個「遺囑」裏建議代表大會考慮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的問題。一點不錯。是的，同志們，我對待那些粗暴而陰險地破壞並分裂黨的人是粗暴的。這一點，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掩飾過。也許對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種溫和態度。但是這個我做不來。我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央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就請求中央全會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代

① 曹黃鵬是我加的。——斯大林

表大會本身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每一個代表團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所有代表團，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在內，都一致責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有什麼辦法呢？從崗位上溜掉嗎？這不合我的性格；我從來沒有從任何崗位上溜掉過，也沒有權利溜掉，因為這樣做就是逃兵行爲。我這個人，以前已經說過，是個不由自主的人，只要黨責令我，我必定服從。

一年以後，我又向全會提出辭職，但是全會又責令我留在崗位上。

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至於公佈「遺囑」的問題，那是代表大會決定不公佈它，因為它是給代表大會的，並沒有指定在報刊上發表。

一九二六年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曾經做出決定，請求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准許發表這個文件。同一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決定發表列寧的其他書信<sup>①</sup>，在那些書信中，列寧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起義前夜所犯的錯誤，並要求把他們開除出黨。

很明顯，說黨隱瞞這些文件，那是無恥的誣衊。在這些文件裏也包括列寧主張必須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除出黨這樣的書信。布爾什維克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從來沒有害怕過真理。布爾什維克黨的力量正在於它不害怕真理，正視真理。

反對派竭力拿列寧的「遺囑」當王牌。但是只要讀一讀這個「遺囑」就會明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給他們當王牌。相反地，列寧的『遺囑』致命地打擊了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

列寧在『遺囑』中斥責托洛茨基爲『非布爾什維主義』，而關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則說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這的確是事實。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政治上，決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因爲他有『非布爾什維主義』的毛病，也決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因爲他們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他們會重犯而且必定會重犯這些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遺囑』中沒有一個字，沒有一句話暗示斯大林有錯誤。那裏面只說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並不是也不可能斯大林的政治路綫或立場上的缺點。

請看『遺囑』中有關的一段話吧：

『對其他中央委員的個人品質我不想再評定了。我只提醒大家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當然不是偶然的，但這很難說是他們個人的過錯，就像很難說非布爾什維主義是托洛茨基的過錯一樣。』

看來是很清楚的了。

## 二 關於反對派的『政綱』

現在談下一個問題。中央爲什麼沒有把衆所周知的反對派的『政綱』發表呢？季諾維也夫和托洛

茨基說這是因爲中央和黨『害怕』真理。這對不對呢？當然不對。不僅不對，而且說黨或中央害怕真理，那是愚蠢的。我們有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歷次聯席全會的速記記錄。這些速記記錄已印了數千份發給黨員。那裏有反對派分子的演說；也有黨路線的代表者的演說。幾萬幾十萬的黨員閱讀了這些記錄。（喊聲：『對！』）如果我們害怕真理，我們就不會分發這些文件了。其實，這些文件的好處就在於使黨員能够把中央的立場和反對派的觀點比較一下，做出自己的決定。這哪裏是害怕真理呢？

一九二六年十月，反對派的首領們氣勢洶洶，正像現在一樣，硬說中央害怕真理，壓下了他們的『政綱』，對黨隱瞞了這個『政綱』，如此等等。所以，當時他們就鑽到莫斯科（請回憶一下『航空儀器』工廠）、列寧格勒（請回憶一下『普梯洛夫』工廠）等地的支部裏進行活動。結果怎樣呢？結果工人共產黨員把我們的反對派分子鬥了一頓，並且鬥得那麼厲害，以致反對派的首領們不得不從鬥爭場上溜走了。爲什麼他們那時不敢繼續跑到所有的支部去，查驗一下我們當中是誰！——是反對派分子還是中央！——害怕真理？這是因爲他們胆小，害怕真正的（不是臆造的）真理。

而現在怎樣呢？說良心話，難道現在我們支部裏沒有爭論嗎？請你們指出哪一個支部（哪怕它裏面只有一個反對派分子）最近三、四個月來開過一次沒有反對派講話、沒有發生爭論的支部會議。最近三、四個月來，反對派到處（只要他們能够進去的地方）在支部裏提出自己的反提案，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喊聲：『完全對！』）那末，爲什麼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不試一試到各支部去並說出他們的

觀點呢？

舉一個典型的事實。今年八月，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送來一份申請書，說如果中央不反對的話，他們想在莫斯科積極分子大會上講話。中央答覆（這個答覆已經分發給地方組織）說，中央不反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去講話，但是他們既然是中央委員，就不能講反對中央決議的話。結果怎樣呢？結果他們又不去講話了。（大笑）

是的，同志們，我們當中有人確實害怕真理，但並不是中央，更不是黨，而是我們反對派的首領們。

既然如此，爲什麼中央不發表反對派的『政綱』呢？

首先，因爲中央不願意也沒有權利使托洛茨基的派別組織合法化，使一般派別集團合法化。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中說：『政綱』的存在就是派別活動的主要標誌之一。儘管如此，反對派還是制定了『政綱』並要求把它發表；從而破壞了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如果中央發表了反對派的『政綱』，那會怎樣呢？那就意味着中央同意參與反對派破壞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的派別活動。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能這樣做嗎？顯然，任何一個自重的中央委員會都不能採取這種派別步驟。（喊聲：『對！』）

其次，就在列寧親手起草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那個決議中還說：『代表大會責令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集團』；『凡是不執行代表大會這項決議的，應立

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指示是明確而肯定的。如果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發表了反對派的「政綱」，那會怎樣呢？能不能把這叫做是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集團呢？顯然是不能的。相反地，這就意味着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本身不但不去解散，反而根據反對派的「政綱」去幫助組織集團和派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能不能採取這種分裂步驟呢？顯然是不能的。

最後，反對派的「政綱」中包含對黨的誣蔑，這種誣蔑如果發表出來，給黨和我們國家的損害是無限的。

的確，在反對派的「政綱」中說，我們黨似乎準備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並償還一切外債，因而也準備償還軍事債款。誰都知道，這是對我們黨，對我們工人階級，對我們國家的一種無恥的誣蔑。假定說，我們把這種誣蔑黨和國家的「政綱」發表了，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只會引起國際資產階級對我們施以更大的壓力，要求我們做我們決不能做出的讓步（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償還軍事債款等等），並以戰爭威脅我們。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這樣的中央委員把偽造的我們黨內的情況報告給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使他們相信我們準備做最大限度的讓步以至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種做法只能有一種意思：資產者先生們，繼續對布爾什維克黨施以壓力吧，用戰爭來威脅他們吧，只要你們施以壓力，他們布爾什維克是一定會做出種種讓步的。

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把偽造的我們黨內的情況報告給帝國主義者先生們，加重我們對外政策方面的困難，——這就是反對派的『政綱』的內容。

這對誰有害呢？很明顯，這對蘇聯無產階級、對蘇聯共產黨、對我們整個國家有害。

這對誰有利呢？這對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有利。

現在我問你們：中央能不能同意在我們的報刊上發表如此卑鄙醜惡的東西呢？顯然是不能的。這就是中央不得不拒絕發表反對派的『政綱』的理由。

### 三 列寧對爭論和對一般反對派的想法

現在談下一個問題。季諾維也夫在這裏大喊大叫，企圖證明列寧似乎是一向主張、時刻都主張爭論的，他還援引了第十次代表大會會前和會上關於政綱的爭論的事實。但是他『忘記』提起列寧認為第十次代表大會會前的爭論是一個錯誤。他『忘記』說，在列寧親手起草的並成爲我們黨發展的指示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中並沒有責令進行關於『政綱』的爭論，而責令解散一切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集團。他『忘記』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是主張今後黨內『不容許』有任何反對派的。他『忘記』說列寧認爲把我們黨變成『爭論的俱樂部』是絕對不容許的。

請看，例如列寧對第十次代表大會會前的爭論是怎樣評價的：

『今天我已經說過這一點，當然我只能慎重地說，你們中間很多人恐怕都認為這場爭論是一種過分的奢侈品。至於我個人，却不能不補充一句，在我看來，這種奢侈品確實是完全不能容許的；我們容許這場爭論，無疑是犯了錯誤。』（見第十次代表大會記錄第十六頁〔四〕）

再看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第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各種各樣的反對派是怎樣說的：

『團結全黨，不容許黨內有反對派；——這是從目前形勢中得出的政治結論……』『同志們，現在不應當有反對派存在！我以為黨的代表大會必須做出這個結論，必須做出如下的結論：現在反對派該完蛋了，反對派的末日到了，現在我們再不能容忍反對派了！』（同上，第六十一頁和第六十三頁〔四〕）

列寧對爭論和對一般反對派的看法就是如此。

#### 四 『反對派和『第三種勢力』』

現在談下一個問題。爲什麼需要明仁斯基同志做一個關於托洛茨基分子反黨非法印刷的部分『工作人員』所聯系的那些白衛分子的報告呢？

第一，爲了揭穿反對派在他們的反黨傳單上對這個問題所散佈的謊話和誹謗。反對派硬要所有的人相信，關於跟反對派的同盟者如舍爾巴柯夫、特維爾斯柯依等人有某種聯系的白衛分子的案件

是捏造的，是捏造出來侮辱反對派的。明仁斯基同志的報告引用了被捕者的口供，使人不再有任何懷疑，托洛茨基分子反黨非法印刷所的部分「工作人員」跟白衛反革命分子有聯系，確實有聯系。讓反對派試來駁倒這些事實和文件吧。

第二、爲了揭穿柏林馬斯洛夫的機關報（《Die Fahne des Kommunismus》即「共產主義旗幟報」）現在散佈的謠言。我們剛剛收到叛徒馬斯洛夫所辦的專事誣蔑蘇聯和出賣蘇聯國家機密給資產階級的這個下流小報的最近一號。該報把被捕的白衛分子和他們在反黨非法印刷所裏的同盟者的口供公佈出來（當然是歪曲了的）。（喊聲：「真可惡！」）馬斯洛夫能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材料呢？這些材料是秘密的，因爲參與組織皮爾蘇茨基式陰謀的那一夥白衛分子還沒有全部偵悉逮捕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斯米爾加和其他反對派分子在中央監察委員會看過這些口供。當時會暫時禁止他們抄錄這些口供，但是顯然他們還是抄錄了，並且設法送給了馬斯洛夫。把這些材料交給馬斯洛夫去發表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警告那些還沒有偵悉逮捕到的白衛分子，說布爾什維克就要逮捕他們了。

對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好不好呢，能不能容許呢？顯然是不能容許的。

馬斯洛夫機關報上的這篇文章加了一個聾人聽聞的標題：「斯大林分裂聯共（布）。白衛陰謀。蘇聯來信。」（喊聲：「壞蛋！」）既然如此，既然馬斯洛夫在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幫助之下把加以歪曲了的被捕者的口供公佈出來，我們怎能不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報告，用真正的事實和真正的口供來駁斥捏造的謠言呢？

正因為如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認為有必要讓明仁斯基同志做一個關於事實真相的報告。

從這些口供中，從明仁斯基同志的報告中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難道我們過去什麼時候責備過或現在責備反對派策劃軍事陰謀嗎？當然沒有。難道我們過去什麼時候責備過或現在責備反對派參加這個陰謀嗎？當然沒有。（穆拉洛夫：「在上次全會上責備過。」）不對，穆拉洛夫，我們這裏有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反黨非法印刷所和關於跟這個印刷所有聯系的非黨知識分子的兩個通報。在這兩個文件裏，你找不出一個字一句話來證明我們責備過反對派參與軍事陰謀。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在這兩個文件裏只是斷定：反對派建立非法印刷所，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生聯系，而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又跟策劃軍事陰謀的白衛分子有聯系。我倒要請穆拉洛夫從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印發的有關這個問題的文件中把你所說的那個地方指出來。穆拉洛夫是指不出來的，因為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地方。

既然如此，那末，我們過去責備而且現在還在責備反對派的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反對派實行分裂政策，建立了反黨非法印刷所。

第二、爲了建立這個印刷所，反對派勾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是跟反革命陰謀分子有直接聯系的。

第三、反對派既然拉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跟他們串通一氣進行反黨的秘密活動，也就不由自主



地不隨己願地被所謂「第三種勢力」包圍了。

反對派對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信任遠超過對自己的黨的信任。不然的話，他們就不會要求釋放跟非法印刷所有關的「全部被捕者」，甚至釋放跟反革命分子有聯系的舍爾巴柯夫、特維爾斯柯依、波里沙柯夫等人。

反對派想要有一個反黨非法印刷所，爲此他們求助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是跟露骨的反革命分子有聯系的，——同志們，請看結成了什麼樣的一條連環。反對派不自主地不隨己願地被那些竭力利用反對派的分裂活動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反蘇維埃分子層層包圍了。

這樣，列寧早在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預言（見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被證實了。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說，「第三種勢力」即資產階級必定力圖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插一脚，以便利用反對派的活動來達到他們的階級目的。

有人說，有時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反對派的任何關係也鑽進了蘇維埃機關，例如前綫就有這種情形。這話是對的。可是，那時蘇維埃機關就會逮捕他們並槍斃他們。而反對派採取什麼態度呢？他們要求釋放在破獲非法印刷所時被捕的那些跟反革命分子有聯系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志們，糟糕的就在這裏。請看反對派的分裂活動造成了什麼結果。我們的反對派分子不想一想這一切危險，不想他們把自己拖進去的那個深坑，反而大肆誣毀黨，竭力瓦解並分裂我們的黨。

有人提到正在幫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破獲反革命組織的前弗蘭格里的一個軍官。反對派歡喜得

手舞足蹈，嚷嚷不休，說前弗蘭格里的一个軍官（反對派的同盟者即所有這些舍爾巴柯夫分子和特維爾斯柯依分子都跟他拉過關係）原來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偵探。但是，假如這個前弗蘭格里的軍官幫助蘇維埃政權揭穿反革命陰謀，那又有什麼不好呢？誰能否認蘇維埃政權有權把舊軍官爭取過來，以便利用他們破獲反革命組織呢？

舍爾巴柯夫和特維爾斯柯依跟這個前弗蘭格里的軍官拉關係，並不因為他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偵探，而因為他是前弗蘭格里的軍官，以便利用他來反對黨，反對蘇維埃政權。這就是問題所在，這就是我們的反對派糟糕的地方。而當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跟踪追跡，完全意外地發現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黨非法印刷所的時候，這才知道舍爾巴柯夫之流、特維爾斯柯依之流和波里沙柯夫之流這些先生生在跟反對派結成聯盟時，原來已經跟反革命分子，跟柯斯特羅夫和諾維柯夫之類的前高爾察克的軍官建立了聯盟，——關於這一點，今天明仁斯基同志報告過了。

同志們，這就是問題所在，這就是我們的反對派糟糕的地方。

反對派的分裂活動使他們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串通一氣，而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串通一氣就使反對派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的包圍，——可悲的真理就是如此。

## 五 反對派在怎樣『準備』代表大會

現在談下一個問題：關於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在這裏大喊大叫，硬說我們用高壓手段準備代表大會。真奇怪，他們除了「高壓手段」竟什麼也看不到。而代表大會召開前一個多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關於爭論所做的決定在你們看來究竟是什麼呢？這是不是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呢？在各支部和其他黨組織中已經繼續了三四個月的不斷的爭論是什麼呢？對最近半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四個月來聯席全會在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一切問題上的速記記錄和決定所進行的討論又是什麼呢？這一切不是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不是吸引他們來討論我們政策中最重要問題，不是準備黨員羣衆去迎接代表大會又是什麼呢？

如果各級黨組織不支持反對派，這究竟該怪誰呢？顯然這該怪反對派，因為他們的路綫是完全破產的路綫，他們的政策是勾結所有反黨分子甚至叛徒馬斯洛夫和蘇瓦林來反對黨和共產國際的政策。

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大概認為應當用建立反黨非法印刷所的方法，用組織反黨的秘密會議的方法，用偽造我們黨內的情況報告給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的方法，用瓦解並分裂我們黨的方法來準備代表大會。對黨的代表大會準備工作的這種看法是十分奇怪的，大家都有同感吧。而當黨採取堅決的直至開除的辦法來對付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的時候，反對派又喚起什麼高壓手段來了。

是的，黨現在採取而且以後還要採取高壓手段來對付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因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在代表大會召開以前或在代表大會開會期間，都不容許分裂黨。如果黨因為驅離代表大會

開會只剩一個月而聽任猖狂的分裂分子、形形色色的舍爾巴柯夫分子的同盟者破壞黨，那就是黨實行自殺。

列寧同志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你們知道，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提議把施略普尼柯夫從中央和黨內開除出去，並不是因為施略普尼柯夫建立反黨印刷所，也不是因為他勾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只是因為施略普尼柯夫竟敢在黨支部裏批評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的決定。現在把列寧的這一做法跟黨現在對反對派的做法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明白我們對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已經縱容到什麼地步了。

你們不會不知道，在一九一七年，在十月起義之前，列寧曾幾次提議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只是因為他們在半社會主義半資產階級的報紙——『新生活報』<sup>(26)</sup>上批評了沒有公佈的黨的決定。而現在我們的反對派在柏林馬斯洛夫的報紙上，在這個資產階級的、反蘇維埃的、反革命的報紙上發表了多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秘密決定呵！我們還容忍着，無止境地容忍着這一切，因而就使反對派分裂分子得到破壞我們黨的機會。你們看，反對派把我們弄到多麼可恥的地步！但是，同志們，我們不能無止境地容忍下去。（喊聲：『對！』鼓掌。）

有人談到逮捕那些被開除出黨的、進行反蘇維埃活動的瓦解分子的問題。是的，我們現在逮捕他們，要是他們不停止破壞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活動，以後還要逮捕他們。（喊聲：『對！對！』）

有人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前例。這樣說是不對的。米雅斯尼柯夫集團<sup>(27)</sup>是什麼呢？『工人真理派』又是什麼？誰不知道當時是在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直接支持下逮捕這

兩個集團的黨徒的？爲什麼三四年前可以逮捕被開除出黨的瓦解分子，而現在，當某些參加過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人直接勾結反革命分子的時候，就不可以這樣做呢？

你們聽過了明仁斯基同志的報告。這個報告中說：有那麼一個斯切潘諾夫（軍人），是黨員，是反對派的擁護者，他跟反革命分子即諾維柯夫、柯斯特羅夫等人有直接聯繫，這一點就是斯切潘諾夫本人在他的供詞中也不否認。你們說對這種至今還是反對派分子的傢伙該怎麼辦呢？親親他還是逮捕他呢？如果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逮捕這些傢伙，那有什麼奇怪呢？（聽衆喊道：「對，完全對！」鼓掌。）

列寧說過，對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姑息，結果會使黨遭到完全破壞。這是十分正確的。正因爲如此，我認爲現在是我們不再姑息反對派首領的時候了，是做出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我們黨的中央委員資格的結論的時候了。（喊聲：「對！」）這是起碼的結論，這是爲了保護黨不受瓦解分子分裂活動的危害而必須採取的起碼的辦法。

在今年八月召開的上一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有些委員責罵我，說我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態度太溫和，說我勸阻了全會立即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中央委員資格。（聽衆喊道：「對，我們現在還要罵！」）我那時建議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採取比較溫和的方針，也許是過於仁慈而犯了錯誤。（喊聲：「對！」）彼得羅夫斯基同志喊道：「對，爲了那件腐爛「小繩子」的事我們一直要罵！」但是現在，同志們，這三個月來我們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在反對派違背了他們在八月八日的特別「聲明」中所提出的取消自己的派別組織的諾言而再一次欺騙了黨之後，決不

能再容許採取溫和態度了。現在我們要站在那些要求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中央委員資格的老同志們的前列。（熱烈鼓掌。喊聲：『對！對！』有人喊道：『應當把托洛茨基開除出黨。』）同志們，這一點讓代表大會去決定吧。

我們要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中央委員資格，就必須把我們所收集的有關反對派進行分裂活動的全部材料提交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去審理，使代表大會有可能根據這些材料通過相應的決定。

## 六 從列寧主義轉向托洛茨基主義

現在談下一個問題。季諾維也夫在他的演說中提到最近兩年來黨的路綫的『錯誤』和反對派的路綫的『正確』這個有趣的問題。我本想用最近兩年來反對派的路綫的破產和我們黨的政策之正確這個問題的說明來作簡單的回答。但是，同志們，我太浪費你們的精力了。（喊聲：『請講吧，請講下去！』主席：『沒有反對的嗎？』喊聲：『請講吧，請講吧！』）

「使反對派的政策破產的反對派的主要罪過在哪裏呢？反對派的主要罪過在於他們過去和現在企圖，將來還會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修飾和代替列寧主義。有一個時期，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曾經維護列寧主義，使它免於托洛茨基的侵害。那時托洛茨基還沒有這樣大胆。這是一種立場。可是，後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因為被新的困難所嚇倒而投到了托洛茨基方面去，和托洛茨基共同建立了

一種比八月聯盟更壞的組織，於是就做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俘虜。這裏又證實了列寧的預言：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錯誤不是『偶然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爲列寧主義而鬥爭轉到爲托洛茨基主義而鬥爭的路綫上去了。這已經完全是另一種立場了。其實也正是這個緣故托洛茨基現在才更加大胆起來。

現在托洛茨基領導的這個統一聯盟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就是一步一步地漸漸使黨從列寧主義的軌道上轉到托洛茨基主義的軌道上。反對派的主要罪過就在這裏。可是，黨要始終做列寧的黨。當然，黨摺棄了反對派，愈來愈高地舉起列寧主義的旗幟。這就是爲什麼黨內昨天的領袖今天却成了變節者。

反對派想用個人因素，如斯大林的粗暴，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固執等等來『解釋』自己失敗的原因。多麼廉價的解釋呵！這是巫師說鬼話，不是解釋。托洛茨基從一九〇四年起就進行反列寧主義的鬥爭。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這個時期，托洛茨基一直圍着孟什維克轉，拚命反對列寧的黨。這個時期列寧的黨使托洛茨基遭到一連串的失敗。爲什麼呢？這也許錯在斯大林的粗暴吧？但是斯大林那時還不是中央委員會書記，那時他在國內，離國外很遠，在地下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而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的鬥爭是在國外展開的，——這和斯大林的粗暴有什麼相干呢？

已經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托洛茨基，從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二年這一時期，竟對列寧和列寧的黨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攻擊：一九一八年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一九二二年在工會問題上。這兩

次攻擊的結果都是托洛茨基遭到失敗。爲什麼呢？這也許錯在斯大林的粗暴吧？但是斯大林那時還不是中央委員會書記。那時担任書記職務的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分子，——這和斯大林的粗暴又有什麼相干呢？

以後，黨又遭到托洛茨基一連串新的攻擊（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但是每一次攻擊的結果都是托洛茨基遭到新的失敗。

從上述一切看來，托洛茨基反對列寧黨的鬥爭有極深遠的歷史根源，這不是很清楚嗎？從上述一切看來，黨現在進行的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就是以列寧爲首的黨從一九〇四年以來所進行的那個鬥爭的繼續，這不是很清楚嗎？

從上述一切看來，托洛茨基分子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就是反對派整個路線的失敗和破產的主要原因，這不是很清楚嗎？

我們黨是在革命搏鬥的風暴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它不是那種在和平發展時期成長起來的黨。正因爲如此，它富有革命傳統，決不盲目崇拜自己的領袖。普列漢諾夫有一個時期是黨內最有威望的人，而且他還是黨的創始人，托洛茨基或季諾維也夫的威望根本不能和他的威望相比。儘管如此，當普列漢諾夫一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轉向機會主義的時候，黨還是把他擯棄了。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這些並不怎麼「偉大」的人物由於離開列寧主義而掉在黨的後面，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反對派蛻化爲機會主義者的最鮮明的標誌，反對派的破產和墮落的最鮮明的特徵，就是他們反



對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宣言。反對派反對改行七小時工作制！反對派反對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宣言！蘇聯整個工人階級，世界各國全體先進的無產者都歡欣鼓舞地歡迎這個宣言，都一致鼓掌擁護改行七小時工作制的主張，可是反對派却附和資產階級以及孟什維克的『批評家』的叫囂，附和『前進報』<sup>(俄文)</sup>的誹謗家的吶喊，反對這個宣言。

我沒想到反對派竟會落到如此可恥的地步。

## 七 關於近幾年來黨的政策的一個最重要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談談最近兩年來我們黨的路綫問題，來檢查一下這條路綫，來評價一下這條路綫。

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說，我們黨的路綫是沒有根據的。我們來看事實吧，來看我們政策的四個基本問題並從這些問題上來檢查一下最近兩年來我們黨的路綫。我指的是這樣幾個重大問題：農民問題，工業及其重新裝備問題，和平問題以及全世界共產主義因素的增長問題。

關於農民問題。兩三年前我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呢？你們知道，那時我們農村的情況是困難的。人們不是經常承認我們鄉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和一般農村工作人員，並且常常對他們採取恐怖手段，常常用槍來對付農村通訊員。有些地方，特別是邊遠地區有土匪騷擾。而在格魯吉亞這樣的地方甚至還有暴動<sup>(亞)</sup>。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富農得勢，中農團結在富農周圍，貧農則分離渙散。農村生產力提

高得非常緩慢，部分耕地完全荒蕪，播種面積約為戰前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這種事實特別嚴重地影響了國內形勢。這是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以前的情況。

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對中農做某些讓步，以期較迅速地推進農民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業中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推進孤立富農的工作。在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反對派企圖破壞黨的這個政策，提議用一種實際上是剝奪富農的政策，恢復貧農委員會的政策來代替這個政策。實際上這是重新在農村中燃起內戰的政策。黨擊退了反對派的這次進攻，批准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各項決定，贊同活躍農村蘇維埃的政策，並提出工業化的口號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口號。黨堅定不移地採取了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和孤立富農的路綫。

黨這樣做獲得了什麼成就呢？

黨獲得的成就就是：安定了農村，改善了同基本農民羣衆的關係，創造了條件使貧農組織成爲獨立政治力量，使富農進一步孤立，使千百萬個體農戶逐漸被國營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所掌握。

安定農村是什麼呢？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條件之一。在土匪騷擾和農民暴動的情況之下是無法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在我們的播種面積擴大到戰前的規模（百分之九十五）了，農村安定了，同中農的聯盟建立了，貧農或多或少組織起來了，農村蘇維埃鞏固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農村中的威信提高了。

這樣，我們就創造了能夠向農村資本主義成分繼續進攻並保證今後在我國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

這就是兩年來我們黨的農村政策的成就。

由此可見，我們黨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個基本問題上的政策是正確的。

關於工業問題。歷史告訴我們，世界上任何一個新興的國家，如果沒有外援，不借外債或不掠奪其他國家和殖民地等等，就不能發展自己的工業，尤其是發展重工業。這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一般道路。英國過去發展工業的方法，就是幾百年來榨取各國、各殖民地的脂膏，把掠奪來的財富投入本國的工業。德國最近興盛起來，是因爲它從美國借到了幾十億盧布的債款。

但是這些道路中的任何一條我們都不能走。掠奪殖民地是我們整個政策所不容許的。借債呢，誰也不借給我們。我們唯一可走的就是列寧指示的一條道路：靠內部積累來發展自己的工業，重新裝備自己的工業。反對派一直在說洩氣話，說內部的積累不足以重新裝備我國的工業。還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央全會上，反對派就武斷地說，我國內部的積累是不足以把重新裝備工業的工作向前推進的。那時反對派預言我們會遭到接二連三的失敗。但實際上，我們在這兩年內把重新裝備我國工業的工作向前推進了。兩年來，我們投入本國工業的資金達二十多億盧布，——這是事實。這些投資足以推進重新裝備我國工業的工作和國家的工業化，——這是事實。我們已經做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做到的事情：我們發展了我國的工業，我們開始重新裝備我國的工業，我們是靠自己的積

累推進了這個工作的。

這就是我們在重新裝備我國工業問題上的政策的成就。只有瞎子才會否認我們黨在這方面的政策是正確的。

關於對外政策問題。就我們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關係方面來說，維護和平是我們對外政策的目的。我們在這方面獲得了什麼成就呢？我們獲得的成就就是把和平保衛住了，不管好歹，總算保衛住了。我們獲得的成就是儘管有資本主義的包圍，儘管有資本主義政府的敵對活動，儘管有北京（蘇）、倫敦（英）、巴黎（法）的挑釁，——儘管有這一切，我們還是沒有上挑釁的當並把和平事業保衛住了。

儘管季諾維也夫等人屢次預言要有戰爭，我們還是沒有戰爭，——這就是我們的反對派的歇斯底里叫囂所無力推翻的基本事實。而這一點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因為只有在和平的條件下才能以我們所希望的速度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知道，關於戰爭的預言，在我們這裏有過多少次呵！季諾維也夫曾預言今年春天我們將有戰爭。後來他又預言今年秋天很可能爆發戰爭。可是現在已經快到冬天了，戰爭還是沒有發生。

這就是我們的和平政策的成就。

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這些成就。

最後，第四個問題——關於全世界共產主義力量的狀況問題。只有瞎子才會否認共產黨在全世界（從中國到美國，從英國到德國）日益發展。只有瞎子才會否認資本主義危機的因素是在增長而不

是在滅弱。只有瞎子才會否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和我們國內政策的成就就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瞎子才會否認共產國際在世界各國的影響和威信正在不斷增長。

最近兩年來我們黨在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四個基本問題上所採取的路綫的成就就是如此。我們黨的政策正確性表明了什麼呢？除其他一切而外，它所能表明的正是我們的反對派的政策完全破產。

## 八 退到阿克雪里羅得那裏去了

有人會對我們說，這一切都很好。反對派的路綫是不正確的，反黨的。他們的行爲只能叫做分裂行爲。所以，開除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是當時情況下很自然的一條出路。這一切都是對的。

但是要知道，有過一個時候，我們大家都說應當讓反對派的首領們留在中央委員會內，不必把他們驅逐出去。怎麼現在又改變了呢？這種改變是因爲什麼呢？一般說來，這方面有沒有改變呢？

是的，是有改變的。這是因爲什麼呢？這是因爲反對派首領們的原則路綫和組織『方針』根本改變了。反對派的首領們（首先是托洛茨基）改變了，變得更壞了。當然，黨對待這些反對派分子的政策也應當改變了。

例如就拿關於我們黨蛻化這個重要的原則問題來說吧。說我們黨蛻化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否

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比如說，大約三年前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是採取什麼立場呢。你們知道：自由派和孟什維克，路標轉換派分子<sup>(註)</sup>和各種叛徒當時都硬說我們黨蜕化是不可避免的。你們知道，那時他們舉法國革命做例子，武斷地說布爾什維克必然遭到法國雅各賓黨人當時所遭到的那樣的覆滅。你們知道，拿法國革命（雅各賓黨人的覆滅）來做歷史上的比擬，是各色各樣孟什維克和路標轉換派分子當時和現在用做反對我國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否認我國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論據。

大約二年前托洛茨基是怎樣看這個問題的呢？那時他對這種比擬是抱絕對否定態度的。請看當時他在他的小冊子『新方針』（一九二四年）裏是怎樣寫的：

『自由主義和孟什維主義拿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人的覆滅！）做歷史上的比擬來滋養和安慰自己，這種比擬是膚淺的、毫無根據的。』（『新方針』第三十三頁）

真是明白而肯定！看來難以說得更確定更肯定了。對於各種路標轉換派分子和孟什維克的竭力拿法國革命做歷史上的比擬，托洛茨基所下的斷語是否正確呢？毫無疑問是正確的。

而現在呢？托洛茨基是否繼續堅持這種立場呢？可惜沒有。甚至相反。這三年來，托洛茨基已經演變到『孟什維主義』和『自由主義』那方面去了。現在他自己斷言，拿法國革命來做歷史上的比擬

① 請重讀是我加的。——斯大林

不是孟什維主義的標誌，而是「真正的」、「真實的」、「列寧主義」的標誌。你們是否讀過今年七月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會議的速記記錄呢？如果讀過，那就不難了解，托洛茨基現在在反黨的鬥爭中依據的是孟什維克的理論：我們黨的蛻化和法國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人的覆滅情形一樣。在托洛茨基看來，現在空談「特米多爾」就是一種高雅的標誌。

在蛻化這個基本問題上，從托洛茨基主義轉向「孟什維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最近三年來所走的道路。

托洛茨基分子改變了。黨對待托洛茨基分子的政策也應當改變了。

現在來談談同樣重要的一個問題——組織問題，即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黨的鐵的紀律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黨的鐵的紀律是我國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之一。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國的孟什維克首先竭力破壞我們黨的鐵的紀律。有一個時期，托洛茨基對我們黨須有鐵的紀律是了解的，是重視的。我們黨和托洛茨基之間的意見分歧，老實說，從來沒有停止過。不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過去還能服從我們黨的決定。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曾屢次聲明，不管我們黨怎樣，只要黨責令他，他願意「俯首聽命」。也應當指出，托洛茨基分子那時表面上往往能對黨和黨的領導機關保持忠誠老實的態度。

可是現在呢？能不能說托洛茨基分子，現在的反對派願意服從黨的決議，俯首聽命等等呢？不，現在已經不能這樣說了。他們兩次違背了自己提出的服從黨的決議的諾言，兩次欺騙了黨，和資產階

級知識分子一起建立了非法印刷所，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曾在這個講台上一再宣稱他們正在破壞而且以後還要破壞我們黨的紀律，——既然如此，我們黨內恐怕再找不出一個人敢於相信反對派的首領是願意在黨的面前俯首聽命的了。現在，反對派已經轉上新的軌道即轉上分裂黨的軌道，轉上成立新黨的軌道。現在，反對派分子中最流行的小冊子，不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sup>〔善〕</sup>，而是托洛茨基舊時的孟什維克的小冊子『我們的政治任務』（一九〇四年出版），這本小冊子是專為反對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反對列寧的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而寫的。

你們知道，托洛茨基這本舊時的小冊子的實質就是否定列寧對黨和黨的紀律的看法。在這本小冊子裏，托洛茨基竟把列寧叫做『馬克西米梁·列寧』，暗指列寧是蓄意建立個人獨裁的馬克西米梁·羅伯斯庇爾第二。托洛茨基在他的這本小冊子裏公然說，只有在黨的決定不與那些有義務服從黨的人的願望和觀點相抵觸時，才應當服從黨的紀律。這純粹是孟什維克的組織原則。這本小冊子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托洛茨基是把這本小冊子獻給孟什維克巴·阿克雪里羅得的。那上面這樣寫着：『獻給親愛的老師巴維爾·波利索維奇·阿克雪里羅得。』（笑聲。喊聲：『顯然的孟什維克！』）

從對黨抱忠誠老實的態度轉到實行分裂黨的政策，從列寧的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轉到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我們的政治任務』，從列寧方面轉到阿克雪里羅得方面，——這就是我們的反對派的組織道路。

托洛茨基分子改變了。黨對待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組織政策也應當改變了。



那好吧，既然這樣，就滾到『親愛的老師巴維爾·波利索維奇·阿克雪里維得』那裏去吧！滾去吧！不過要快一點，可敬的托洛茨基，因為『巴維爾·波利索維奇』已經衰老，可能很快就會死去，那時你就來不及見到『老師』了。（鼓掌多時）

設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真理報』第二五一號

# 和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出席的有德國、法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美、中國、比利時、芬蘭、丹麥和愛沙尼亞的代表共八十人。談話繼續了六小時。

斯大林：同志們，昨天我收到一張用德文寫的沒有署名的問題表。今天早晨又收到兩張問題表：一張是法國代表團提出的，另一張是丹麥代表團提出的。我們先從第一張問題表談起，雖然還不知道這是哪一個代表團提出的。然後可以談談其餘的兩張。如果你們不反對，我們就開始。（代表們表示同意）

**第一個問題：爲什麼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

答：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的原因，我們報刊上已經談過好多次了。我可以指出其中幾個原因。

蘇聯不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它不參加國際聯盟，首先是因爲它不願意對國際聯盟的帝國主義政策負責，不願意對國際聯盟所授與的以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國家爲目的的『委任統治權』負責。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是因爲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

其次，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是因為它不願意對國際聯盟所掩飾的和崇奉的、不能不引起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那種擴軍備戰和新的軍事聯盟等等負責。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是因為它根本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最後，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是因為它不願意成爲帝國主義陰謀的帷幕的組成部分，而國際聯盟就是這種帷幕，並且用它的會員國的花言巧語來掩蓋帝國主義的陰謀。

在目前情況下，國際聯盟是那些進行幕後勾當的帝國主義頭子的「會面地方」。在國際聯盟中公開講的那一套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廢話。而帝國主義頭子們在國際聯盟幕後非公開幹的那一套才是國際聯盟空談的演說家們所虛偽掩飾的真正帝國主義勾當。

蘇聯不願意充當這齣反人民的喜劇中的角色和參加者，那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

第二個問題：爲什麼在蘇聯不容許社會民主黨存在？

答：在蘇聯不容許社會民主黨（即孟什維克）存在，其理由正和不容許反革命分子存在一樣。這也許會使你們感到奇怪，但是這並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我國的發展條件，我國的發展歷史是這樣：在沙皇制度時代或多或少算是一個革命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成了執政黨，成了資產階級的政黨，成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政黨；而在十月革命以後，則變成了公開的反革命的政黨，變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政黨。

你們不會不知道我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國內戰爭中曾站在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方面反對蘇維埃政

權。現在，這個黨已經成爲資本主義復辟的政黨，企圖消滅蘇維埃制度的政黨。

我認爲社會民主黨的這種演變不僅是蘇聯的而且也是其他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的特徵。沙皇制度存在時，我國的社會民主黨或多或少算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其實這也正說明了我們布爾什維克當時爲什麼和孟什維克即社會民主黨人一起組成一個政黨。當所謂民主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時，社會民主黨就成爲在野的或執政的資產階級的政黨。當革命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時，社會民主黨就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反革命的政黨。

有一個代表問：這是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只在這裏，在蘇聯才是反革命力量，還是在其他國家也可以看做反革命力量呢？

斯·大·林·答：我已經說過，在這一點上是有某些區別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社會民主黨是反革命力量，因爲它爲了資產階級「民主制」而力圖恢復資本主義和消滅無產階級專政。

在無產階級還沒有掌握政權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社會民主黨不是資本政權的在野黨，就是和自由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既反對資本主義中最反動的勢力又反對工人革命運動的半執政黨，或者是直接而公開地保護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完全的執政黨。

只是在無產階級政權成爲現實以後，社會民主黨才成爲徹底反革命的政黨，它的反革命鋒芒才指向無產階級政權。

第三個問題：爲什麼在蘇聯沒有出版自由？

答：你們說的是什麼樣的出版自由？哪一個階級的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如果指的是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那末這種自由在我國是沒有的，而且只要無產階級專政存在，它是不會有的。如果指的是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那末我必須指出，你們在世界上找不到另外一個國家像蘇聯這樣有全面而廣泛的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

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並不是一句空話。如果沒有最好的印刷廠和最好的出版大廈，如果沒有包括千百萬工人羣衆的、大大小小的、公開的工人階級組織，如果沒有最廣泛的集會自由，那末也就沒有出版自由。

你們只要仔細看一看蘇聯的生活狀況，考察一下工人區，就會知道，最好的印刷廠，最好的出版大廈，一幢幢的造紙廠，一幢幢出版上所必需的油墨製造廠，許多高大的會議廳，——所有這些以及其他很多爲工人階級出版自由所必需的東西都完完全全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的手裏。這在我們這裏就叫作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我們這裏是沒有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的。

我們這裏沒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出版自由，因爲他們在我國所代表的是被打垮了和被推翻了了的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這又有什麼奇怪呢？我們從來沒有承擔過給一切階級出版自由，爲一切階級謀福利的義務。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政權時就公開說過：這個政權是一個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個政權將要鎮壓資產階級，維護佔蘇聯人口絕大多數的城鄉勞動羣

衆的利益。

既然如此，怎麼可以向無產階級專政要求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呢？

第四個問題：爲什麼不釋放被監禁的孟什維克？

答：這裏指的大概是那些積極的孟什維克。是的，是這樣，我國那些積極的孟什維克在監禁期限未滿時是不會被釋放的。但是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政時，爲什麼不釋放被監禁的布爾什維克呢？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政時，爲什麼列寧不得不躲入地下呢？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間，雖然當時領導政府的是有名的孟什維克，是第二國際的積極活動家，但是全世界無產者的旗幟——偉大的列寧還是不得不躲在距離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切爾諾夫和唐恩的『民主共和國』很遠的芬蘭，而列寧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報館還是被資產階級當局搗毀，這是什麼原因呢？

顯然，這都因爲資產階級反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鬥爭必然使得雙方採取某些高壓手段。我已經說過，社會民主黨在我們這裏是一個反革命政黨。由此應該得出結論：無產階級革命也不能不逮捕這個反革命政黨的活動家。

不僅如此，由此還應該得出結論：在我們這裏逮捕孟什維克是十月革命政策的繼續。十月革命

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呢？首先，十月革命是把資產階級政權推翻了。現在世界各國多少有點覺悟的工人都承認，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是做得對的。我不懷疑你們也會有同樣的看法。可是這裏有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究竟打倒了誰？歷史表明，事實表明，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打倒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因為當時執掌政權的正是克倫斯基和切爾諾夫，郭茨和李伯爾，唐恩和策烈鐵里，阿布拉莫維奇和阿夫克森齊也夫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而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又是什麼政黨呢？它們是第二國際的政黨。

由此可見，蘇聯無產階級完成了十月革命，也就是打倒了第二國際的政黨。這可能使得某些社會民主黨人感到不愉快，但是，同志們，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實，要想否認這個事實就太可笑了。

由此可見，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可以而且必須推翻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政權，以便使無產階級政權能夠取得勝利。

既然可以打倒他們，那末當他們公開而堅決地轉向資產階級反革命陣營時，為什麼不可以逮捕他們呢？你們是不是以為打倒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比起逮捕他們來是一種較輕的手段呢？

不能一方面認為十月革命的政策是正確的，同時又否認它的必然結果是正確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十月革命是錯誤的，——那末，逮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也是錯誤的；

或者十月革命不是錯誤的，——那末，逮捕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也就不不能認為是錯誤的。

邏輯上一定是這樣。

**第五個問題：**蘇聯爲什麼不准社會民主黨新聞處的記者入境？

答：因爲國外的社會民主黨報刊，特別是『前進報』，對蘇聯及其代表的誹謗比許多資產階級報紙更爲惡毒。

因爲許多資產階級報紙如『佛斯報』、『德』，對蘇聯行政攻擊都比『前進報』、『客觀』得多；『有禮貌』得多。這也許『很奇怪』，但是，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實。假使『前進報』的行爲不比某些資產階級報紙更惡劣，那末它的代表可能和其他資產階級報紙的代表一樣，早已在蘇聯得到自己的位子了。

前幾天，『前進報』的一個代表向我國駐柏林外交代表機關的一個工作人員提出關於『前進報』記者取得蘇聯入境權所必需的條件的問題。對他這個問題的答覆是：『當『前進報』用事實證明自己對蘇聯及其代表的態度並不比『有禮貌的』自由主義報紙如『佛斯報』更惡劣的時候，蘇聯政府將不反對『前進報』記者進入蘇聯。』

我以爲這個答覆是十分明白的。

**第六個問題：**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合併是否可能？

答：我以爲是不可能的。

其所以不可能，是因爲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立場完全不同，主張完全相反。第三國際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相反地，第二國際主張保存資本主義，破壞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



的一切。

兩個國際之間的鬥爭是資本主義擁護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之間的鬥爭在思想上的反映。在這個鬥爭中，不是第二國際勝利，就是第三國際勝利。毫無疑問，在工人運動中獲得勝利的必定是第三國際。

我以為二者的合併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第七個問題：對西歐的形勢怎樣估計？是否可以指望最近幾年內發生革命事變？

答：我以為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危機的因素正在歐洲增長着，以後還要不斷增長。資本主義可以局部穩定下來，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可以暫時壓制工人階級，——所有這一切，資本主義現時還能做得到，但是它已經永遠不能恢復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前曾經有過的那種「穩固」和「均勢」了。它永遠也不能恢復那種「穩固」和「均勢」了。

只要舉出歐洲各國以及歐洲資本主義所賴以生存的各殖民地時常爆發革命的火燄這一事實，就可以看出上面的說法是正確的。革命的火燄今天在奧地利爆發，明天在英國，後天在法國或德國某個地方，以後在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地爆發。

歐洲和殖民地是什麼呢？這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和外圍。歐洲資本主義的中心「不安寧」，它的外圍更加「不安寧」。新的革命事變的條件正在成熟。我以為因薩柯和萬澤第被殺害而引起的一些事變，是資本主義危機日益發展的最鮮明的標誌，是工人階級不滿情緒和憤怒心情日益增長的最鮮

明的例證。

對資本主義的絞肉機說來，殺害兩個工人算得什麼呢？在這以前，難道不是每周每日都殺害數十數百個工人嗎？但是，殺害了兩個工人（薩柯和萬澤第）就足以使全世界工人階級行動起來，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資本主義脚下的地皮愈來愈熾熱了，這說明新的革命事變的條件日趨成熟了。

資本家能够把革命爆發的第一個浪濤推到岸邊，——這個事實絲毫不能夠使資本主義得到寬慰。反資本主義的革命不會是只湧來一次的巨浪。它始終是以來潮和退潮的方式發展的。在俄國曾經這樣，在歐洲也將這樣。我們面臨着新的革命事變。

第八個問題：俄國黨內的反對派強大嗎？他們依靠哪些階層？

答：我以為他們非常弱。不僅如此，他們在我們黨內的力量幾乎是微不足道的。我手頭有一份今天的報紙，上面登載着幾天來爭論的總結。數字說明：擁護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及其提綱的有十三萬五千多名黨員，擁護反對派的只有一千二百名黨員，甚至不到百分之一。

我想以後表決的結果定會使反對派更加丟醜。我們的爭論將繼續到代表大會開幕。在這期間，我們要盡可能向全黨徵求意見。

我不知道在你們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內是怎樣進行爭論的。我不知道在社會民主黨內一般是不是進行爭論。我們對待爭論是很認真的。我們將向全黨徵求意見，你們可以看到反對派在我們黨內的比重會比剛才宣讀的數字更加微不足道。很可能反對派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連一個人連

一個代表都不會有。

就拿列寧格勒的「三角」工廠或「普梯洛夫」工廠這樣規模宏大的企業來說吧。「三角」工廠的工人達一萬五千名。其中黨員二千一百二十二名。擁護反對派的只有三十九人。「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約一萬一千名，黨員一千七百一十八名。擁護反對派的只有二十九人。

反對派依靠哪些階層呢？我以為反對派主要依靠非無產階級階層。如果問一問那些不滿意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非無產階級階層居民，他們同情誰，那末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們同情反對派。爲什麼呢？因爲反對派的鬥爭實質上是反黨鬥爭，是反對那個不能不引起某些非無產階級階層不滿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鬥爭。反對派就是居民中的非無產階級階層對無產階級專政不滿的反映，對無產階級專政抗拒的反映。

**第九個問題：**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在德國散佈一種武斷的說法，說共產國際和俄國黨現在的領導把工人出賣給反革命，這種說法對不對？

答：應該認爲是對的。應該認爲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把蘇聯工人階級完全出賣給世界各國反革命分子。

此外，我還可以告訴你們，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決定在最近把所有被趕出我國的地主和資本家招回蘇聯，並把工廠歸還他們。

不僅如此，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甚至認爲布爾什維克吃肉的時候也到了。

最後，我們還決定把所有婦女都收歸國有，並對自己的親姊妹實行強姦。（大笑。有些人大聲說：「誰能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看到你們在笑，可能你們有人會認爲我對待問題不嚴肅。是的，同志們：回答這類問題是不能嚴肅的。我以爲只能用嘲笑來回答這類問題。（熱烈鼓掌）

**第十個問題：**你對反對派和德國的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的態度是怎樣的？

**答：**我對反對派及其在德國的代理人的態度，就像法國的著名小說家阿爾豐斯·都德對達拉斯貢的達達蘭的態度一樣。（代表們活躍起來）

你們想必讀過阿爾豐斯·都德那部描寫達拉斯貢的達達蘭的著名小說吧。那部小說的主人公達達蘭實際上是一個平凡的「善良的」小資產者。但是他的幻想竟如此強烈，而「善意的撒謊」的才能又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他終於成了這種非凡的才能的犧牲品。

達達蘭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阿特拉斯山中打死了無數獅子和老虎。達達蘭的輕信的朋友因此就稱他爲世界第一名獵獅家。然而阿爾豐斯·都德確實知道，同樣達達蘭本人也確實知道，達達蘭從來沒有親眼看見過獅子，也沒有看見過老虎。

達達蘭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登過勃朗峯。他的輕信的朋友因此就稱他爲世界第一名登山家。然而阿爾豐斯·都德確實知道達達蘭從來沒有看見過什麼勃朗峯，因爲他至多只到過勃朗峯山麓。

達達蘭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離法國很遠的地方開闢了一大塊移民地。輕信的朋友因此就稱

他爲世界第一名移民家。然而阿爾豐斯·都德確實知道，同樣達達蘭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達達蘭這樣荒誕的想頭，除了自討沒趣以外，什麼也得不到。

你們知道達達蘭荒誕無稽的吹牛使達達蘭之流落到多麼狼狽和丟醜的地步。

我以爲反對派首領們在莫斯科和柏林大吹大擂，其結局必定使反對派落到同樣狼狽和丟醜的地步。（大笑）

第一張表上的問題到這裏我們就談完了。

現在談談法國代表團所提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蘇聯政府想怎樣和外國石油公司作鬥爭？

答：我以爲問題提得不正確。這樣提問題就會使人以爲蘇聯的石油工業已經開始向其他國家的石油公司進攻，並且竭力設法打倒和消滅它們。

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不，不是這樣的。其實問題在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石油公司力圖扼殺蘇聯的石油工業，而蘇聯的石油工業爲了生存和繼續發展，就不得不實行自衛。

問題在於蘇聯的石油工業無論在開採量方面（我們比他們開採得少）還是在和市場的聯系方面（他們和世界市場的聯系比我們多得多）都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石油工業薄弱。

蘇聯的石油工業怎樣實行自衛呢？它是靠改進產品質量來自衛的，它首先是靠減低石油價格的辦法即採用在市場上比資本主義公司更便宜地出售石油的辦法來實行自衛的。

有人會問：難道蘇聯如此富裕，竟有可能比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公司更便宜地出售石油嗎？當然，蘇聯工業並不比資本主義公司富裕。不但如此，資本主義公司倒是比蘇聯工業富裕很多倍。但是，這裏問題不在於富裕，問題在於蘇聯的石油工業不是資本主義工業，因此，它不需要驚人的超額利潤，而資本主義石油公司却非有巨大的超額利潤不可。正因為蘇聯的石油工業不需要超額利潤，所以它有可能比資本主義公司更便宜地出售自己的產品。

說到蘇聯的糧食，蘇聯的木材等等，情形也是這樣。

一般應當說，蘇聯的商品，特別是蘇聯的石油，在國際市場上是作為一種減低價格從而改善消費者的生活狀況的要素而出現的。蘇聯石油工業的力量和它用以防禦資本主義石油公司侵害的手段就在這裏。世界各國的石油業主，尤其是德特丁，他們所以放開嗓門叫囂反對蘇聯和反對蘇聯的石油工業，用所謂『共產主義宣傳』的時髦詞句來掩飾他們的抬高石油價格和掠奪消費者的政策，其秘密也就在這裏。

**第二個問題：在農民問題上你們想怎樣實行集體制？**

答：我們想採取經濟、財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辦法，逐步地在農業中實行集體制。

我想，關於經濟方面的辦法問題是最引人注意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的措施共有三種：

一種是組織個體農戶加入合作社；

一種是組織農戶，主要是組織貧農加入生產合作社；

一種是通過國家的計劃機關和調節機關，從銷售農產品方面和供應農民以工業必需品方面來掌握農戶。

幾年以前的情況是這樣：在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存在着大批中介人（即私人企業主），他們把城市產品供應農民，把農民的糧食賣給工人。顯然，這些中介人不是白白地「工作」的，他們從農民和城市居民身上榨取了數千萬盧布。這是城市和鄉村，社會主義工業和個體農戶還沒有很好結合起來的時期。那時合作社和國家分配機關的作用還比較小。

從那時到現在，情況根本改變了。現在，在城鄉之間、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商品流轉中，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機關可以說不僅起主要作用，而且起統治作用，甚至是壟斷作用。在供應農村布疋方面，合作社和國營機關所佔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而在供應農業機器方面，合作社和國營機關所佔比例幾乎是百分之百。在收購農民的糧食方面，合作社和國營機關所佔比例超過百分之八十。而在收購棉花、甜菜等工業原料方面，合作社和國營機關所佔比例幾乎是百分之百。

這說明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說，資本家正被排擠出商品流轉的範圍，工業正和農民經濟直接結合起來，投機的中介人再不能從工業和農業中攫取利潤，農民有可能買到比較便宜的城市商品，工人也有可能買到比較便宜的農產品。

第二、這就是說，由於把中介人資本家從商品流轉中趕出去，工業就有可能領導農民經濟，影響

它並提高它的發展水平，使它合理化和工業化。

第三、這就是說，由於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國家就可能着手有計劃地發展農業，供給農業以優良的種子和肥料，規定農業的生產規模，從價格政策方面影響農業等等。

最後，這就是說，在農村中正在爲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爲進一步限制和排擠富農，爲組織勞動農戶加入生產合作社，爲國家在可能範圍內撥款幫助這些合作社創造有利的條件。

例如拿製糖工業用的甜菜的生產和紡織工業用的棉花的生產來說吧。這兩種原料的生產規模以及它們的價格和質量，現在在我們這裏不是自發地，由無組織的市場上的角逐，通過投機的中介人，通過交易所和各種資本主義營業所等等來決定的，而是有計劃地，由製糖辛迪加、紡織辛迪加的一方和以甜菜種植合作社、植棉合作社爲代表的數萬農戶的另一方訂立一定的預購合同來決定的。

這裏已經沒有交易所、營業所、價格操縱情形等等。在這方面，所有這些資本主義經濟的工具在我國都不存在了。這裏出現的只是國營辛迪加和加入合作社的農民兩方，沒有任何交易所和中介人參加。國營辛迪加和有關的合作社組織簽訂合同，規定一方生產一定數量的甜菜、棉花，一方供給農民種子、貸款等等。在經濟年度終結時，全部產品交給辛迪加，而農民因此可以按照預訂的合同取得相當的款項。我們把這叫做預購合同制。

這個制度的好處是它對雙方有利，不用中介人，直接把農民經濟和工業結合起來。這個制度是走向農民經濟集體化的最正確的道路。



不能說農業的其他部門也已經發展到了這種程度。但是可以確信地說，農業的一切部門，連糧食生產也不例外，都將逐步過渡到這條發展道路上去。這條道路是到達農業集體化的捷徑。

只有當農民經濟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即通過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時候，只有當多數勞動農民加入合作社組織的時候，只有當多數農村滿佈集體形式的農業合作社的時候，全盤集體化才會到來。

現在正朝着這個目標前進，但是還沒有達到，而且也不會很快地就達到。爲什麼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一大筆錢，現在我們國家還沒有這一大筆錢，但是以後一定會積累起來。馬克思說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如果不加以大力資助，不爲它花上幾億幾億的經費，它是不會鞏固起來的。我以爲我們已經進到這樣的農業發展階段即國家開始有可能大力資助新的集體主義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工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取得領導地位並領導着農業，——這個事實就是農民經濟一定能沿着進一步集體化的道路去發展的最可靠的保證。

**第三個問題：**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曾經打算廢除貨幣，當時有哪些主要困難？

答：當時無論在國內發展方面還是在對外關係方面都有很多困難。

如果就國內經濟方面來說，可以指出三個主要困難。

第一、困難在於我們的工業遭到破壞並陷於癱瘓狀態（如果武裝干涉期間供給我們內戰前綫以彈藥的軍事工業不算在內）。我們的工廠有三分之二停工，運輸癱瘓，貨物沒有或幾乎沒有。

第二、農業凋敝，農戶的勞動力被徵調到前綫。原料缺乏，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的麪包供應不足。當時我們每天每個工人發給半磅麪包，有時只發給八分之一磅。

第三、沒有或幾乎沒有正常的溝通城鄉的蘇維埃貿易機構可以把城市產品供應農村，把農產品供應城市。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機關還處在萌芽狀態。

可是在國內戰爭結束和「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後，國家的經濟狀況根本改變了。

工業發展和強大起來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了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最近兩年來，我們沒有外援，沒有借任何外債而從自己的積累中拿出了二十多億盧布投入工業。現在已經不能說農民根本得不到商品了。

農業提高了，產量達到了戰前水平。現在已經不能說工人根本得不到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了。

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機關已經發展到在全國商品流轉中佔領導地位。現在已經不能說我國沒有溝通城鄉、溝通工農業的分配機構了。

當然，要馬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這一切還是不夠的。但是要沿着順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這却是完全够的。

現在我們需要重新裝備我國的工業，並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建立新工廠。

我們需要提高農業發展水平，最大限度地供給農民以農業機器，使大多數勞動農民合作化，把個體農戶組織到廣大的農業集體合作社網中。

我們需要組織一種能够像每個人估計自己的收支預算一樣來估計並滿足全國城鄉需求的溝通城鄉的分配機構。

一旦我們把這一切都做到了，我們就可以認為不需要貨幣的時候到來了。

但是距離這個時候還很遠。

第四個問題：『剪刀差』問題怎樣？

答：如果把『剪刀差』了解為從成本方面來看的農產品價格和工業品價格之間的差異，那末『剪刀差』的情形如下：

毫無疑問，我們的工業品出售的價格比在其他條件下所出售的價格還是貴一些。這是因為我們的工業還很年輕，必須保護它，使它免受外來競爭的侵襲，必須給它創造能够使它迅速發展的條件。它的迅速發展無論對於城市還是對於鄉村都是必要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及時供給農民經濟以數量充足的布疋和農業機器。這種情況造成了工業品價格和農產品價格之間的差異而使農民經濟吃一些虧。

爲了消除這種對農民經濟不利的情况，政府和黨立意實行逐步地而不是不斷地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能不能說這個政策是切實可行的呢？我認爲它是絕對切實可行的。例如大家知道，最近一年來我們已經把工業品的零售價格減低了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其次，大家知道，我們的工業組織不斷地減低工業品的成本和出廠價格。毫無疑問，這個政策今後還要繼續貫徹。此外，我必須指出，不斷

地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是我國經濟政策的主要基石，沒有它，無論是我們工業經濟的改進和合理化還是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的鞏固，都是不可能的。

資產階級國家在方面執行的是另外一種政策。那裏通常把各企業組成托拉斯和辛迪加，以便在國內抬高工業品價格，把這些價格變為壟斷價格，藉此榨取更多的利潤並為商品輸出國外準備基金，使資本家可以在國外按低價出售同樣的商品來達到奪取新市場的目的。

我們俄國在資產階級制度時期也實行過這樣的政策。就拿糖來說吧，當時糖在國內賣得極貴，可是在國外，例如在英國，同樣的糖却賣得非常便宜，以致人們拿它來餵豬。

蘇聯政府實行完全相反的政策。它認為工業應當為居民服務，而不是相反。它認為不斷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是一種主要手段，沒有它，工業就不能得到正常發展。至於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能使居民的需求增長，擴大國內（城鄉）市場的容量，從而創造進一步擴大工業所必需的不斷增大的來源，那就更不必說了。

**第五個問題：**蘇聯政府在債務方面向法國的小債權人提出了哪些條件？怎樣使法國的食利者知道這些條件？

答：我們在戰前債務方面的條件，已經在拉柯夫斯基的那次衆所周知的談話裏發表了。我想這些條件你們必定都知道了。這些條件是以蘇聯同時得到貸款為先決條件的。我們在這方面堅持人所共知的原則：你給我，我就給你。你貸款給我們，你就能從我們這裏得到一些戰前的債款；你不給，

你就得不到。

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是在原則上承認了戰前債務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只是說我們一方面保留關於取消沙皇債務的著名法令〔七〕的效力，同時也同意根據實際協議償付一些戰前借款，只要他們因此而能夠給我們所必需的而且也對法國工業有利的貸款。我們把償付借款當做我們因取得發展我國工業的貸款而付出一筆附加利息。

有人談到沙皇俄國的軍事債務。有人談到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帝國主義者向蘇聯提出的各種苛刻要求。但是，他們忘記了我國革命就是對帝國主義戰爭和與此有關的沙皇債務在原則上的否定。他們忘記了蘇聯不能償付也不償付軍事借款。

此外，他們還忘記了蘇聯不會把國家幾年來在外國武裝干涉時期橫遭掠奪和蹂躪這筆賬勾銷，蘇聯所提的人所共知的反要求就是與這種掠奪和蹂躪有關的。

誰對這種掠奪和蹂躪負責呢？誰應當對這種行為負責呢？誰應當償還這筆掠奪和蹂躪的賬呢？帝國主義頭子們總愛把這些不愉快的事情置諸腦後。但是，他們應當知道這樣的事情是忘記不了的。

**第六個問題：燒酒專賣和反對酗酒這兩件事怎樣協調？**

答：我以為這兩件事一般很難協調。這裏有一個明顯的矛盾。黨知道這個矛盾，而且是有意思這樣做的，因為黨知道現時容許這樣的矛盾存在是為害較小的。

我們實行燒酒專賣的時候，面前只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

或者是把許多最重要的工廠租給資本家，受他們盤剝，以取得必需的、一定的資金來周轉，或者是實行燒酒專賣，以使用本身的力量取得發展我國工業所必需的流通資金，從而免受外國的盤剝。

中央委員們，包括我在內，當時和列寧談過這個問題，列寧認為在借不到所必需的外債的情況下，只好直截了當地實行燒酒專賣這個臨時的特殊辦法。

我們實行燒酒專賣的時候，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面前的。

一般說來，當然最好是不要燒酒，因為燒酒是一種禍害。但是，那時就不得不暫時受資本家的盤剝，而為害就更大了。因此，我們寧願少受些害。現在燒酒能提供五億多盧布的收入。現在放棄燒酒專賣就等於放棄這筆收入，同時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斷言酗酒現象會減少，因為農民一定會開始釀造私酒並以它來毒害自己。

顯然，農村文化發展方面的嚴重缺點在這裏有一定的影響。至於立即放棄燒酒專賣會使我們的工業失掉一筆無從補償的五億多盧布的資金，那就更不必說了。

這是不是說將來我國仍然應該實行燒酒專賣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是把燒酒專賣作為一種臨時辦法實行的。因此，只要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找到為進一步發展我們工業的新收入的新來源，燒酒專賣就必定被取消。毫無疑問，這樣的來源是一定會找到的。

我們把燒酒釀造事業交給國家掌握，這樣做對不對呢？我認為是對的。如果把燒酒交給私人掌

握，那結果就會：

第一、加強私人資本；

第二、使政府對燒酒的生產和消費無法進行應有的調節；

第三、使政府將來廢除燒酒的生產和消費發生困難。

現在，我們的政策是逐漸縮減燒酒的生產。我認爲我們將來能夠完全廢除燒酒專賣，把酒精的生產減少到只够技術方面需要的最低限度，然後完全取消燒酒的銷售。

我想，如果西歐無產者取得了政權，並給我們必要的幫助，那末，我們大概就不致於跟燒酒和他許多令人不愉快的東西打交道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西歐的弟兄們暫時還不想奪取政權，因此，我們也就不得不靠自己的資金來周轉。但是這並不是我們的過錯。這是命運。

可見對於實行燒酒專賣，我們西歐的朋友們也要分担一部分責任。（笑聲，鼓掌。）

**第七個問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審判權，沒有見證人，沒有辯護人的審訊，秘密的逮捕。因爲這些辦法是法國的社會輿論所難贊同的，所以很想知道實行這些辦法的理由。是否打算修改或取消這些辦法？

**答：**國家政治保衛局或肅反委員會是蘇維埃政權的懲罰機關。這個機關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成立的社會保安委員會多少有些相似。它主要是懲辦奸細、陰謀分子、恐怖分子、土匪、投機奸商、僞幣製造者。它是一種爲保護革命利益使之免受反革命資產者及其走狗的侵害而成立的軍事政治法庭之

類的組織。

這個機關是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天即在各種受俄國和外國資本家資助的陰謀分子、恐怖分子和奸細的組織暴露以後成立的。

這個機關是在一連串謀害蘇維埃政權活動家的恐怖事件發生以後，即在彼得格勒革命委員會委員烏利茨基同志被殺害（他是被社會革命黨人殺害的）以後，在彼得格勒革命委員會委員沃洛達爾斯基同志被殺害（他也是被社會革命黨人殺害的）以後，在列寧被刺（他是被社會革命黨人刺傷的）以後發展並鞏固起來的。

應當承認國家政治保衛局當時百發百中地打擊了革命的敵人；而且這個優點一直保持到現在。從那時起，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成爲對資產階級的一種威脅，就成爲警覺的革命衛士，就成爲無產階級手中一把出鞘的寶劍。

因此，難怪世界各國的資產者切齒痛恨國家政治保衛局。對國家政治保衛局什麼神話都編造出來了。對國家政治保衛局什麼誹謗都散佈出來了。而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國家政治保衛局正確地捍衛着革命的利益。革命的死敵咒罵國家政治保衛局，——可見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行動是正確的。

工人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態度就不是這樣。請到工人區走一走，問一問工人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看法。你們會知道他們是很尊敬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都把它看做革命專業的忠實衛士。

我了解資產者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憎恨和懷疑。我了解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旅行家，他們一到



蘇聯首先就打聽國家政治保衛局是不是還存在，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是不是到了。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足為奇的。

但是我不能了解某些工人代表，他們一到蘇聯就不安地問：國家政治保衛局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多不多，是不是還要懲辦各種反對無產階級政權的恐怖分子和陰謀分子？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是不是到了？

某些工人代表爲什麼這樣關心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呢？原因在哪裏呢？理由是什麼呢？

有人鼓吹採取最溫和的態度，建議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可是，不能担保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以後世界各國的資本家就不再組織和資助陰謀分子、恐怖分子、破壞分子、縱火分子、爆炸分子的反革命集團呢？沒有任何保障可以解除革命的敵人的武裝，却要解除革命的武裝，——這豈不是愚蠢行爲，這豈不是對工人階級犯罪！

不，同志們，我們不願意重犯巴黎公社社員的錯誤。巴黎公社社員對待凡爾賽派太溫和了，因此，馬克思當時有充分理由責備他們。他們因爲自己態度溫和而付出的代價是：當梯也爾攻進巴黎的時候，數萬工人被凡爾賽派槍殺了。

同志們是不是認爲俄國的資產者和地主不如法國的凡爾賽派殘暴呢？無論如何，我們知道他們在法國、英國、日本、美國的武裝干涉者勾結起來佔領了西伯利亞、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時是怎樣蹂躪工人的。

我決不想用這點來說明是國內形勢使我們必須保存這個革命的懲罰機關。從國內情況看來，革

命的局勢已十分穩固和不可動搖，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也是可以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國內敵人並不是孤立無援的，問題在於他們還和那些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支持他們的世界各國資本家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是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着的國家。我國革命的國內敵人是世界各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資本主義國家是我國革命的國內敵人的基地和後方。我們同國內敵人作戰，也就是同世界各國的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這樣的懲罰機關可以不可以。

不，同志們；我們不願意重犯巴黎公社社員的錯誤。革命需要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我們這裏還要繼續存在下去，使無產階級的敵人心驚胆寒。（熱烈鼓掌）

有一個代表說：斯大林同志，請讓我代表在座的代表們向你道謝，感謝你為我們解釋並澄清了國外流傳的關於蘇聯的謠言。你可以相信，我們一定會把蘇聯的真實情況告訴我們本國的工人。

斯大林說：同志們，用不着感謝。我認為回答你們的問題和向你們做報告是我的責任。我們蘇維埃工作人員認為向自己的階級弟兄報告他們希望了解的一切問題是應盡的義務。我們的國家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產兒。我們國家的活動家向世界無產階級的代表做報告，只不過是對世界無產階級履行自己的義務罷了。（鼓掌）

錄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五日

「真理報」第二六〇號和第三二六一號

# 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

(爲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十月革命不能認爲只是「一國範圍內的」革命。它首先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爲它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中從資本主義舊世界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

過去的革命，結局通常都是由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執掌政權。剝削者更換了，剝削仍然存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農奴起義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三國有名的「大」革命時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提巴黎公社，因爲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爲反對資本主義而扭轉歷史的第一次光榮的英勇的然而沒有成功的嘗試。

十月革命根本不同於那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不是由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而是消滅人對人的任何剝削，消滅所有一切剝削集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過的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的階級的政權，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正因爲如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

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的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生活習慣和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所以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革命，根據就在這裏。

世界各國被壓迫階級所以對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做自己獲得解放的保障，根源也就在這裏。

可以指出幾個基本問題來說明十月革命對全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影響。

(一)十月革命卓越的地方，首先是它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綫，在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

被僱傭階級、被奴役階級、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統治階級的地位，並以自己的榜樣來鼓舞世界各國無產者。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各帝國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剝奪了地主、資本家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把這些東西變成公有財產，因而把社會主義所有制同資產階級所有制對立起來。這樣，十月革命就揭穿了資本家的所謂資產階級所有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永恆不變的那一套騙人鬼話。

十月革命奪得了資產階級手裏的政權，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摧毀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因而把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這一無產階級民主制同資產階級國會制度

這一資本主義民主制對立起來。拉法格還在一八八七年就正確地說過，在革命後的第一天，『所有從前的資本家都將被剝奪選舉權』<sup>(五)</sup>。

這樣，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所謂現在有可能通過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和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套騙人鬼話。

可是，十月革命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十月革命摧毀了資產階級舊制度以後，就着手建設社會主義新制度。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也就是黨、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的建設的十周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顯著的成就清楚地說明：無產階級能够在不要資產階級並且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順利地管理國家，能够在不要資產階級並且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順利地建設工業，能够在不要資產階級並且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順利地領導整個國民經濟，能够不願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

那種認為被剝削者離不開剝削者正如頭部和軀體的其他各部離不開胃部一樣的陳舊『理論』，並不是古代史上著名羅馬元老梅涅尼·阿格利巴一個人所獨有的東西。這種『理論』現在是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政治『哲學』基礎，特別是社會民主黨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結成聯盟這一政策的基礎。這種帶偏見性的『理論』現在是妨害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最大障礙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這種騙人的『理論』以致命的打擊。

十月革命的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對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發生

重大的影響，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不斷發展，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的同情日益增長，以及許多工人代表團絡繹不絕地到蘇維埃國家參觀，——所有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都毫無疑義地說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開始結果了。

(二)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在「宗主國」內動搖了帝國主義，而且還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外圍，震撼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統治。

十月革命既然打倒了地主和資本家，也就粉碎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鎖鍊，把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內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毫無例外地從壓迫下解放出來。無產階級不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點就是它在蘇聯進行的這種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視和各民族衝突爲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民族工人農民互相信任和親密團結爲旗幟，不是爲了民族主義，而是爲了國際主義。

正因爲我國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的，所以向來被蔑視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並以自己的榜樣來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中、在和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從前，『照例總是』認爲：世界自古以來就分成低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種人和白種人，前者沒有達到文明境地的能力，註定成爲剝削的對象，後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現在應該認爲這種奇談被打破了，被拋棄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那些獲得解放而被引上蘇維埃發展軌道的非歐洲民族，他們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分離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隔開的方法，使各民族勞動羣衆間的民族敵視加深的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現在應該認爲這種奇談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用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方法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是可能的而且是適當的；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根據自願原則並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結成兄弟般的聯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適當的。蘇維埃社會共和國聯盟（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之內聯合的榜樣）的存在不能不是這一點的直接證明。

不用說，十月革命的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革命運動發生重大的影響。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和其他各國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日益發展以及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長，——所有這些事實都毫無疑義地說明了這一點。

安然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解放革命的時代，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覺醒的時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三) 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種子散播到帝國主義的中心和後方，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勢力，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因而也就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本身的生存發生了問題。

既然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由於糾紛和軍事衝突不可避免，以及由於空前未有的帝國主義大屠殺，資本主義的自發展已繚變成資本主義腐朽和衰亡的過程，那末，十月革命和一個大國因此而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事實，就不能不加速這一過程，一步一步地破壞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

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震撼了帝國主義，同時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強大的公開的基地，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革命運動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基地，現在它可以把這個基地作為靠山了。十月革命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公開的中心，世界革命運動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中心，現在它能團結在這個中心的周圍，組織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綫了。

首先，這就是說，十月革命使世界資本主義受了一個永遠治不好的致命傷。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永遠不能恢復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過的那種『均勢』和『穩固』了。

資本主義可以得到局部穩定，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可以把國家管理權交給法西斯主義，可



以暫時壓制工人階級，但是它永遠不能恢復它從前所炫耀的那種『安寧』和『信心』，那種『均勢』和『穩固』了，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革命烈火必然時而在帝國主義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外圍燃燒起來，使資本主義的補綴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的死期日近一日。這正像有名的寓言中所說的：『尾巴拔出來，鼻子陷進去；鼻子拔出來，尾巴陷進去。』

其次，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已經把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力量和比重、英勇精神和戰鬥決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迫使統治階級重視它們，把它們看做一個新的重要因素。現在已經不能再把世界勞動羣衆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人羣』了，因為十月革命給他們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並指出前途的燈塔。從前沒有一個全世界性的公開的會場可以從那裏表明並陳述被壓迫階級的希望和意願，可是現在已經有這種會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

未必用得着懷疑，如果這個會場被消滅，那末肆無忌憚的黑暗的反動勢力就會長期籠罩着『各先進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不能否認，甚至單是『布爾什維克國家』存在這一事實就牽制着黑暗的反動勢力而便利於被壓迫階級爲自己的解放而鬥爭。其實就是這個緣故，世界各國剝削者才像野獸一樣地仇恨布爾什維克。

歷史在重演，不過是在新的基礎上重演。正像從前在封建制度滅亡時期，『雅各賓黨人』這一名詞曾經使世界各國貴族胆顫心驚、深惡痛絕一樣，現今在資本主義滅亡時期，『布爾什維克』這一名詞也使世界各國資產階級胆顫心驚、深惡痛絕。另一方面，正像從前巴黎是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代表

的基地和學校一樣；現在莫斯科是新興無產階級的革命代表的基地和學校。對雅各賓黨人的仇恨並沒有挽救封建制度免於崩潰。對布爾什維克的仇恨也不能挽救資本主義免於必然的滅亡，——這還用懷疑嗎？

資本主義『穩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謂資產階級制度不可動搖的奇談也一同過去了。  
資本主義滅亡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四)十月革命不能認為只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是意識上的革命，是工人階級思想上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旗幟下，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旗幟下誕生並鞏固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對改良主義的勝利，列寧主義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第三國際對第二國際的勝利。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在列寧主義政策和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之間掘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從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炫耀，雖然不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但是也絲毫不設法，絕對不設法使這個思想早日實現，——很明顯，社會民主黨的這種做法對於資本主義是沒有任何危險的。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表面上是和馬克思主義合在一起的，或者幾乎是合在一起的。

現在，無產階級專政勝利以後，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出馬克思主義會導致什麼結果，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會意味着什麼，社會民主黨再也不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炫耀，再也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獻媚，不然就會給資本主義造成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既然早已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結果也就不得不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公然不諱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了。

現在社會民主黨必然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而且確實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了，因為在目前的條件下，誰不全心全意地公開支持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誰不對本國資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誰不為本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創造條件，誰就不能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已經橫着一道鴻溝。從此以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壘了。

可是問題並不只限於這些。十月革命不僅使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而且更進一步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而公開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的陣營中去了。阿德勒之流、鮑威爾之流、維爾斯之流、列維之流、龍格之流、勃魯姆之流這些先生咒罵『蘇維埃制度』而讚揚國會制度的『民主』，就是想以此說明，爲了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爲了在各『文明』國家保存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他們現在進行鬥爭，而且將來依然要進行鬥爭。

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思想支柱。列寧說得非常對：現在的社會民主黨的政客是『資

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他們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是必然要站『在「凡爾賽派」方面來反對「巴黎公社社員」的』的〔五〕。

不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就無法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衰亡的時代，同時就是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衰亡的時代。

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之一就在於它表明了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統治的時代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載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七日

「真理報」第二五五號

署名：約·斯大林

# 致聯共（布）莫斯科軍區代表會議

（二〇）

同志們，向你們致以兄弟般的敬禮！祝你們在工作中一切順利。我們光榮的紅軍萬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紅星報」第二六三號

# 黨和反對派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請允許我把最近三四個星期以來在黨內和黨外（這應當直言不諱）展開的黨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爭論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 一 爭論的簡短總結

根據統計數字：現在擁護黨、擁護黨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萬二千多人，擁護反對派的只有三千多人。

反對派平常喜歡用數字用百分比來炫耀自己，說什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擁護他們等等。現在大家都看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是反對反對派、擁護黨中央委員會的。

這「怪」誰呢？「怪」反對派自己！反對派時常逼迫我們進行爭論。整整兩年來，他們沒有一天不

提出進行爭論的新要求。我們遏止了這種逼迫，我們中央委員遏止了這種逼迫，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黨，正像列寧完全正確地指出的那樣，不是爭論的俱樂部，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黨是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四面受着敵人包圍，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並担負着很多創造性的實踐任務的政黨，因此，它不能老是把自已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黨內意見分歧上。

但是，爭論的時候到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前一個月，甚至前一個多月，黨就按照黨章說：好吧，你們願意爭論，你們要求鬥爭，那末就鬥爭吧！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擁護黨，擁護黨中央，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擁護反對派，這就是總結。

反對派的吹噓可以說是百分之百地被揭穿了。

有人會說，這個總結不能算是決定性的。有人會說，除了黨，還有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有人會說，在這裏，在這一方面，還沒有做出總結。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在這一方面也做出總結了。

十一月七日我們廣大國土上的所有城鎮舉行的遊行示威是什麼呢？難道這不是工人階級、勞動農民階層、紅軍、紅海軍擁護我們黨，擁護政府，反對反對派，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一次最大的遊行示威嗎？

反對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日那一天自己落得可恥的下場，黨和政府在同一天受到千百萬勞動人民一致的歡呼，難道這不都是證明不僅黨，而且工人階級，不僅工人階級，而且勞動農民階層，不僅勞動農民階層，而且全部陸海軍都全力擁護黨，擁護政府，反對反對派，反對瓦解分子嗎？（鼓

掌多時)

究竟你們還需要什麼樣的總結呢？

同志們，這就是這一次黨和反對派即布爾什維克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的簡短總結。這一次鬥爭起先是在黨內展開的，後來由於反對派自己的過錯才越出了黨的範圍。

爲什麼反對派遭到如此可恥的失敗呢？要知道，自從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來，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反對派曾經遭到如此可恥的破產。

我們知道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對派。當時他們得到將近四分之一的黨員的支持。

我們知道一九二一年工會問題爭論期間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對派。當時他們得到將近八分之一的黨員的支持。

我們知道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反對派，即所謂「新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當時他們得到整個列寧格勒代表團的支持。

可是現在呢？現在反對派空前地孤立了。現在他們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恐怕連一個代表也不會有了。(鼓掌多時)

反對派所以破產，是因爲他們完全脫離了黨，脫離了工人階級，脫離了革命。反對派原是一小撮脫離現實生活、脫離革命的知識分子，——反對派遭到可恥的破產的根源就在這裏。



我們現在從那些使反對派和黨分離的問題中舉出兩個問題來考查一下。

## 二 工人階級和農民

關於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列寧說過，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問題，是我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他說：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着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況下）。』<sup>(26)</sup>

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是什麼意思呢？列寧認為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是依靠貧農而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

可是，反對派怎樣看這個問題呢？他們不僅不重視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他們不僅不了解這種聯盟對於我國革命發展的全部重要性，而且走得『更遠』，提出一個必然會使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破裂、使工人階級同農民的結合遭到破壞的政策。

爲了不扯得太遠，我可以引用反對派的主要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看法。他把農民看做我國工業的『殖民地』，看做應當盡量加以剝削的對象。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反對派的許多主張提高工業品價格的文件，而提高工業品價格必然會使我們的工業萎縮，使富農加強，使中農破產，使貧農受富農的奴役。

反對派的諸如此類的文件是他們打算同農民決裂、同中農羣衆決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這一點在反對派的『政綱』或反提綱中有沒有直接而公開地談到一些呢？沒有，沒有談到。在反對派的『政綱』和反提綱中，所有這一切都曾被周密地隱藏和掩蔽起來了。相反地，在反對派的『政綱』和反提綱中，你們倒可以找到幾十處恭維中農、恭維貧農的地方。此外，那裏面還攻擊了黨，說黨有富農傾向。但是那裏面沒有，絲毫也沒有直接而公開地談到反對派的那條會使工人階級同農民決裂而且不能不使工人階級同農民決裂的非常有害的路綫。

但是，我現在要盡力把反對派首領們周密地瞞着工農的那些東西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擺到桌面上來，使反對派今後不敢再欺騙黨。我指的是伊萬·尼基梯奇·斯米爾諾夫不久以前在黨的羅果日—西蒙區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反對派的領導者之一斯米爾諾夫是少數有勇氣吐露反對派路綫真情的誠實的反對派分子中的一個。你們想知道反對派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這一問題上的真正『政綱』是怎樣的嗎？那就請讀一讀斯米爾諾夫的演說，研究一下這個演說，因為斯米爾諾夫的演說是反對派少有的道出我們的反對派的真正立場的全部真情的文件之一。

請看斯米爾諾夫在演說中說些什麼：

『我們說，必須修改我們的國家預算，使我們的五十億預算大部分用在工業方面，因為同中

農·閩·翻·總·比·走·向·必·不·可·免·的·滅·亡·要·好·些。」

這就是反對派的首領們在其『政綱』和反提綱中隱藏起來而爲反對派的另一個首領斯米爾諾夫老老實實地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全部東西中的一個主要東西。

由此可見，『挽救』革命的手段原來不是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而是同中農閩翻。

列寧說：『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37)

可是反對派不同意這一點，硬說對無產階級專政來說，重要的不是同農民、同基本農民羣衆結成聯盟而是同他們閩翻。

列寧說過，不只是說過，而且從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以來反覆地說過，不『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38)

可是反對派不同意這一點，硬說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政策可以用同中農閩翻的政策來代替。列寧說，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同基本農民羣衆一道前進。

可是反對派不同意這一點，硬說我們不應該同農民一道向前邁進，而應該同他們閩翻。黨和反對派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基本分歧就在這裏。

反對派企圖在自己的『政綱』中隱藏自己的真面目，於是就用恭維農民的話來掩人耳目，僞善地攻擊黨，說黨有富農傾向。可是，斯米爾諾夫對反對派的『政綱』提出了根本的修正，扯下了反對派

首領們的假面具，向黨透露了反對派的真情，即反對派的真正政綱的真情。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反對派的「政綱」和反提綱是旨在欺騙黨和工人階級的一紙空文。

同中農鬧翻的政策是什麼政策呢？同中農鬧翻的政策就是同多數農民鬧翻的政策，因為中農至少佔全體農民的百分之六十。正因為如此，同中農鬧翻的政策就會把多數農民推入富農的懷抱。而把多數農民推入富農懷抱的政策就是加強富農，孤立貧農，削弱農村的蘇維埃政權，使富農便於扼殺貧農。

但是問題還不止於此。實行同多數農民鬧翻的政策也就是在農村中掀起內戰，阻礙我們以農民生產的原料（棉花、甜菜、亞麻、皮革、羊毛等等）供應我國工業，打亂工人階級的農產品供應，摧毀我國輕工業的基礎，破壞我國的整個建設工作，破壞我們整個國家工業化的計劃。

同志們，如果不看反對派在其「政綱」和反提綱中的那些空洞的聲明，而看斯米爾諾夫對我們做了權威性的解釋的反對派的真正政策，那末問題就是這樣。

我決不是責備反對派有意造成這一切災禍。但是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反對派的願望和意圖，而在於反對派主張同中農鬧翻的政策所必然引起的後果。

反對派在這方面的遭遇和克雷洛夫的寓言「隱士和熊」裏面熊的遭遇是一模一樣的。（笑聲）不用說，熊用一塊大石頭砸碎它的隱士朋友的腦袋，原來是想把隱士臉上那隻討厭的蒼蠅趕走。它的願

望是再友善不過了。然而熊的友善的願望產生出來的遠不是友善的行動，結果隱士一命嗚呼。當然，反對派希望革命一帆風順。但是，反對派爲此而提出的方法却必然使革命遭到毀滅，使工人階級和農民遭到毀滅，使我國的整個建設工作遭到破壞。

反對派的『政綱』是破壞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的政綱，是破壞我們整個建設工作的政綱，是破壞工業化事業的政綱。

### 三 黨和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黨的問題。

列寧說，黨的統一和鐵的紀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反對派實際上却持着相反的观点。他們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所需要的不是黨的統一和鐵的紀律，而是破壞黨的統一和紀律，分裂黨，成立第二黨。固然，關於黨的統一，反對派說了又寫，寫了又說，甚至不是在說而是在喊叫。但是，反對派關於黨的統一的言論是一種旨在欺騙黨的僞善的空話。（鼓掌）

因爲反對派一方面談論和喊叫統一，另一方面却在建立新的反列寧的黨。他們不僅在建立，而且已經建成了這個黨。過去曾是反對派分子的庫佐夫尼柯夫、佐夫和烈諾的演說之類的真憑實據證明了一這一點。

現在，我們有充分的憑據可以證明反對派成立擁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和省委員會等等的反列寧的黨已經一年多了。反對派除了虛偽地空談統一以外，還能用什麼來反駁這些事實呢？反對派大喊大叫，說黨中央委員會要把他們推到第二黨的立場上去是辦不到的。真是怪事！難道中央什麼時候把反對派往這樣的立場推過嗎？中央一直在制止反對派滾到組織第二黨的路綫上去，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這兩年來我們意見分歧的全部歷史就是我們黨中央設法制止反對派的分裂行為並使反對派分子留在黨內的歷史。

就拿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對派的人所共知的「聲明」的發表經過來說吧。難道這不是中央委員會想要使反對派留在黨內嗎？

再拿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反對派的第二次「聲明」來說吧。如果這不是說明黨中央委員會一直關懷着如何使反對派留在統一的黨內，那又說明什麼呢？

結果怎樣呢？結果反對派發表了關於統一的聲明，提出了關於統一的諾言，提出了關於取消派別活動的保證，實際上却繼續在建立第二黨。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說明決不能憑幾句話就相信反對派。說明不應根據反對派的「政綱」和反提綱而應根據反對派的行動來考查反對派。

列寧說，要學會不根據諾言和「政綱」，而根據行動來考查一切集團、派別和政黨。我們認為我們

必須照列寧那樣做，不根據反對派編造的文件和『政綱』而根據反對派的行動來考查反對派。

反對派寫出『政綱』和反提綱，喊叫黨的統一，這是欺騙黨，這是虛偽，這是空洞的言論。反對派建立新黨，成立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等等，破壞我們黨的統一和無產階級的紀律，這是反對派的行動，他們的卑鄙醜惡的行動。

當然，這並不是說反對派已經建立了一個什麼真正的黨。不，這一點他們沒有做到，而且是永遠做不到的。他們做不到，是因為工人階級反對他們。反對派企圖建立新黨，建立第二黨，其實是拿建黨當兒戲，拿成立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等等當兒戲。被打垮的和醜態畢露的反對派現在是拿建黨，拿成立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等等當遊戲來安慰自己。（笑聲，鼓掌。）

但是，同志們，遊戲是有各種各樣的。反對派的建黨遊戲只能博人一笑。因為對黨來說，這種遊戲不過是一種滑稽可笑的計謀罷了。

然而，這不僅和黨有關係，我國還有階級，還有反蘇維埃分子。而這些反蘇維埃分子注視着反對派的遊戲，向他們學習如何反對黨，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我國革命。在這些分子看來，反對派的建黨遊戲、反對派對黨的攻擊、反對派的反蘇維埃勾當是一種學校，是一種向蘇維埃政權作鬥爭、發動反革命力量的預備學校。

無怪乎各種反蘇維埃分子都麇集在反對派的周圍。反對派的建黨遊戲的危險性就在這裏。正因為這裏存在着嚴重的危險性，黨對反對派的反蘇維埃把戲就不能坐視不理，黨就必須把它連根

剷除。

工人階級不能不看到反對派這種反黨遊戲的全部危險性。在反對派看來，黨是棋盤。反對派進行反黨的鬥爭就像下棋一樣。他們今天提出取消派別活動的聲明，明天就唾棄自己這個聲明，後天他們又提出新的聲明，以便過幾天再唾棄自己這個聲明。這就是反對派走的棋步。他們是棋手，只不過是棋手。

工人階級就不是這樣看自己的黨。在工人階級看來，黨不是棋盤，而是解放自己的工具。在工人階級看來，黨不是棋盤，而是戰勝敵人，爭取新的勝利，爭取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一種極其重要的工具。因此，工人階級不能不鄙視那些把他們的黨，把他們最神聖的東西變成反對派棋手用來玩弄騙人把戲的棋盤的人。因為工人階級不能不知道，反對派破壞我們黨的鐵的紀律，分裂我們黨，實質上就是破壞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反對派的『政綱』是破壞我們黨的政綱，是解除工人階級武裝的政綱，是發動反蘇維埃力量的政綱，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綱。

#### 四 我國革命的前途

我們現在來談第二個問題，即我國革命的前途問題。



反對派整個方針的特徵是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力量，不相信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不相信工人階級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力量和本領。

我已經引證斯米爾諾夫的演說中大家都知道的一段話，這段話是說如果我們不同中農鬧翻，我國革命必不可免地要遭到『滅亡』。我們不是第一次聽到反對派分子高唱革命的『滅亡』的濫調。我們不是第一次在反對派分子的聲明中看到他們在困難面前叫苦連天，張皇失措，預言我國革命日暮途窮，勢必破產。反對派自從自己的派別政策遭到接二連三的破產以後，就沒有停止過關於我國革命的『滅亡』的叫喊，他們硬把自己集團的滅亡說成革命的『滅亡』。反對派只要處於少數地位，只要受到黨的痛擊，他們就跑到大街上叫喊革命的『滅亡』，利用各種各樣的困難來反對黨。

還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時期，革命處在相當困難的時期，托洛茨基因為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被黨擊敗，於是叫喊起我國革命的『滅亡』來了。但是革命沒有滅亡，托洛茨基的預言終究不過是無謂的預言而已。

一九二一年，在工會問題爭論時期，由於取消餘糧收集制，我們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難，當時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又遭到一次失敗，於是他又開始叫喊革命的『滅亡』。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在政治局（當時列寧同志在場），托洛茨基斷言『布穀鳥已經叫過了』，蘇維埃政權毀滅已經為期不遠了。（笑聲）但是革命沒有滅亡，困難被克服了，關於革命的『滅亡』的歇斯底里叫囂終究不過是叫囂而已。

我不知道當時布穀鳥叫過還是沒有叫過。（笑聲）如果布穀鳥叫過，那就應當承認：布穀鳥叫錯了。（鼓掌，笑聲）

一九二三年，因施行新經濟政策而產生新困難的時期；即發生銷售危機的時期，托洛茨基又像布穀鳥一樣啼叫革命的『滅亡』，硬把自己的集團在我們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的失敗說成革命的失敗。但是革命不顧這些啼叫，克服了當時面臨的一切困難。

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即隨着我國工業的增長而產生新困難的時期，托洛茨基（這一次已和加米涅夫及季諾維也夫一道）又啼叫革命的『滅亡』，硬把自己的集團在第十四次大會上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的失敗說成革命的失敗。但是革命並不算滅亡，自封的預言家倒被擯棄在一邊了，而困難也像過去每次一樣被克服了，因為對布爾什維克說來，困難的存在並不是要人們叫苦和哭泣，而是要人們去克服它。（熱烈鼓掌）

現在，在一九二七年末，因為在用新技術改造我國全部經濟的時期中遇到一些新的困難，他們又開始啼叫革命的『滅亡』，藉以掩飾他們集團本身的真正滅亡。但是，同志們，你們都看到，革命還活着而且很健康，在滅亡的是另外一些人。

他們叫來叫去，一直叫到自己完蛋。（笑聲）

反對派的『政綱』是我國革命的『滅亡』的政綱。

## 五 今後怎樣？

在引起我們意見分歧的三個基本問題上，即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我國革命前途等問題上，反對派的真正政綱就是如此。

你們可以看出，這個奇怪的政綱證明反對派完全脫離了黨，脫離了工人階級，脫離了我國革命。這是那些違背了列寧主義和脫離了現實生活的知識分子的政綱。

既然這樣，黨和工人階級完全擯棄了反對派，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就是反對派在最近爭論期間的反黨鬥爭中遭到可恥的破產的原因。

有人問我們：今後怎樣？

反對派抱怨說，他們近幾天提出了一個由三十一個托洛茨基分子簽名的關於統一的聲明，可是還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老實說，既然反對派的虛偽聲明一再被他們的分裂行動所推翻，對於三十一個托洛茨基分子的偽善聲明，又能怎樣答覆呢？大家知道，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好像是在一九〇七年，有過三十一個孟什維克的類似的聲明。（聽衆喊道：『對！』）當時列寧把這個聲明叫做『三十一個孟什維克的偽善行爲』<sup>(25)</sup>。（笑聲）我認爲三十一個托洛茨基分子的偽善行爲和三十一個孟什維克的偽善行爲是毫無二致的。（聽衆喊道：『完全對！』）反對派兩次欺騙了黨。現在他們又想第三次欺騙

黨。同志們，這是辦不到的；因為他們的欺騙我們受够了，他們的遊戲我們看够了。（鼓掌）

今後怎樣？

同志們，今後沒有地方可去了，因為他們已經越出黨所容許的一切範圍了。決不能再同時在兩個黨內搖來擺去了，決不能既在原来的列寧的黨（這是統一的和唯一的黨）內又在新的托洛茨基的黨內搖來擺去了。必須在這兩個黨中間選擇一個。

或者是反對派自己取消這個第二黨即托洛茨基黨，放棄自己的反列寧的觀點，並在全黨面前公開痛斥自己的錯誤；

或者是反對派不這樣做，那我們就自己來把托洛茨基黨消滅乾淨。（鼓掌）

或者是這樣，或者是那樣。

或者是反對派分子採取這個必要的步驟，或者是反對派分子不這樣做，那末他們就得從黨內滾出去。（熱烈鼓掌多時，全場歡呼，高唱『國際歌』。）

截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二六九號

#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卷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載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和九日  
『真理報』第二七九號和第三八二號



# 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十二月三日)

## 一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增長和蘇聯的外部狀況

同志們，我國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我國的外部狀況不僅以我國內部力量為轉移，而且以這種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以包圍着我國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為轉移，以這些國家力量的強弱，以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力量的強弱，以這些階級的革命運動力量的強弱為轉移。至於我國革命是被壓迫階級國際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那我就不講了。

因此，我認為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應當從說明我國所處的國際形勢、從說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和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狀況講起。

### 一、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爭奪國外市場鬥爭的尖銳化

(甲) 第一個問題就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和貿易情況。

同志們，這方面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近兩年來，即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已經超過戰前水平，比戰前水平提高了一步。

下面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一些材料。

世界生鐵產量指數：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七點六，一九二六年已經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點五，一九二七年還沒有完全的材料，只有上半年的材料，這些材料說明生鐵產量還在繼續增加。

世界鋼產量指數：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八點五，一九二六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二點六。

世界煤產量指數：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七點九，一九二六年略為下降，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六點八。這顯然是受了英國罷工的影響。

世界棉花消費量：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八點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點五。

世界五種穀物（麥、收穫量）：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二，一九二六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點五，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點三。

由此可見，世界生產的總指數是在慢慢地小步地前進，漸漸超過了戰前水平。

但是同時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却不是慢步前進，而是向前躍進，越過了戰前水平，例如美國和日本



(在某些方面)就是如此。下面是關於美國的材料：加工工業的增長，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一九二六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二；採掘工業的增長，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一九二六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四。

世界貿易的增長。世界貿易不像生產增長那麼快，它常常是落後於生產的，但是終究已經接近戰前水平了。全世界的和各主要國家的對外貿易指數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八點一；一九二六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七點一。就個別國家來說：美國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四點三，一九二六年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法國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和百分之九十九點二；德國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七十四點八和百分之七十三點六；日本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六點九和百分之一百七十點一。

整個說來，世界貿易已經接近戰前水平，而在某些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已經超過了戰前水平。最後，還有第三類事實，這些事實說明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工業的合理化，新工業部門的建立，托拉斯化的加強，工業卡特爾化在國際範圍內的加強。我想這些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關於這方面我就不多講了。我只指出一點，就是資本不僅在增加產量方面和貿易方面都有成績，而且在改進生產技術方面，在技術進步方面，在生產合理化方面也都有成績，而這一切又使大托拉斯進一步加強，並使勢力雄厚的新的壟斷性卡特爾相繼成立。

同志們，這就是應該指出並且必須用以作為根據的一些事實。

這一切是不是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因此就是持久的、鞏固的呢？當然不是！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sup>(2)</sup>就已經指出，資本主義能達到戰前水平，能超過戰前水平，能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但這還不是說——還遠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穩定因此能夠持久，資本主義能夠恢復它在戰前的那種穩固性。恰恰相反，正是從這種穩定中，從生產增長，貿易擴大，技術進步，生產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範圍和各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勢力範圍仍舊相當固定的情況中，——正是從這種情況中產生着最深刻最尖銳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這種危機孕育着新戰爭和威脅着任何穩定的存在。

從局部穩定中產生出資本主義危機的劇烈化，日益增長的危機又破壞着穩定，——這就是現今歷史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

(乙) 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和貿易的這種增長中，一個最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發展不平衡。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中並不是彼此不相妨礙，不相傾軋，一個跟着一個地平穩均衡地前進，而是相反，各洲、各國間彼此進行着爭奪市場霸權的殊死鬥爭，其中一些國家被排擠並衰落下去，另一些國家前進並興盛起來。

經濟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洲，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於是美亞兩洲在世界貿易額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而歐洲的比重却日益減小。

現在列舉一些數字：歐洲在一九一三年世界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為百分之五十八點五，美洲的比重為百分之二十一點二，亞洲的比重為百分之十二點三，而在一九二五年歐洲的比重已降到百

分之五十，美洲的比重却增到百分之二十六點六，亞洲的比重却增到百分之十六。一方面有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國家（美國以及日本在某些方面），同時又有經濟衰落的國家（英國）。一方面有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德國和最近幾年興起的一些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中國和印度），同時又有資本主義處於穩定狀態的國家（法國、意大利）。銷售市場觀測者的數量在增多，生產能力在增長，商品供給量在增加，而市場的規模和勢力範圍仍舊相當固定。

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日益增長的種種不可調和的矛盾的基礎。

（丙）生產能力不斷增長與市場相對固定之間的這種矛盾是市場問題成爲目前資本主義主要問題這一事實的根源。一般銷售市場問題的尖銳化，特別是國外市場問題的尖銳化，尤其是資本輸出市場問題的尖銳化，——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現狀。

正因爲如此，工廠開工不足就成爲通常的現象。加強關稅壁壘只不過是火上加油。資本主義已經感到現在的市場範圍和勢力範圍太狹窄了。用和平手段解決市場問題的企圖，沒有而且不能有什麼結果。大家知道，銀行家們在一九二六年發表的關於貿易自由的著名宣言<sup>(2)</sup>，結果遭到了破產。國際聯盟在一九二七年爲達到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利益統一」而召開的經濟會議，結果也遭到了破產。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市場問題，對資本主義已經行不通了。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武力、軍事衝突、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來重新瓜分殖民地 and 劃分勢力範圍。

從穩定中產生着資本主義危機的增長。

## 二、資本主義的國際政治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

(甲)由於上述原因，重新瓜分世界和劃分作爲國外市場基礎的勢力範圍的問題就成爲目前世界資本主義政治中的主要問題。我已經說過，由於上次帝國主義戰爭而確立的目前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的分配情況已經過時了。這種分配現在不能使美國滿意，因爲美國不以南美洲爲滿足而力圖侵入亞洲（首先是侵入中國）；也不能使英國滿意，因爲英國正在喪失它的自治領和東方許多極重要的市場；也不能使日本滿意，因爲英美兩國在中國時常『妨礙』日本的行動；也不能使意大利和法國滿意，因爲這兩個國家在多瑙河沿岸各國和地中海一帶有着許許多多的『爭端』；尤其是不能使德國滿意，因爲德國到現在還沒有殖民地。

由此就產生了一種力求重新瓜分市場和原料產地的『共同』趨向。用不着證明，亞洲市場和通往亞洲市場的道路成了主要的鬥爭場所。由此就產生了許多成爲新衝突的根源的關鍵問題。由此就產生了成爲爭奪亞洲和通往亞洲的道路的霸權的根源的所謂太平洋問題（美、日、英三國的對抗）。由此就產生了成爲爭奪地中海沿岸優勢，爭奪通往東方的捷徑的根源的地中海問題（英、法、意三國的對抗）。由此就產生了石油問題（英、美兩國的對抗）的尖銳化，因爲沒有石油就不能作戰，誰在石油方面佔優勢，誰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戰爭中獲得勝利。

不久以前英國報刊上發表了張伯倫關於『調處』地中海問題的『最後』計劃。我不能担保這個計

劃的確實性。但張伯倫計劃在報刊上出現是一種徵兆，這却是不容懷疑的。這個計劃規定把對敘利亞的「委任統治權」從法國手中轉到意大利手中，把丹吉爾交給法國而由法國付給西班牙一筆補償費，把喀麥隆歸還德國，意大利必須在巴爾幹停止「胡鬧」等等。

這一切都是在反蘇的旗幟下進行的。大家知道，現在每進行一種卑鄙勾當都是要把蘇聯扯上的。可是這個計劃的真正用意究竟在哪裏呢？這個計劃的用意就在於把法國資產階級從敘利亞排擠出去。敘利亞歷來就是通往東方、通往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地的門戶。從敘利亞可以損害英國在蘇彝士運河一帶和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的利益。所以張伯倫顯然是想消除這種不愉快的情形。不用說，這個計劃在報刊上出現的事實決不能認為是偶然的。這個事實的價值就在於它清楚地說明了所謂「列強」間目前關係中所包藏着的那種爭端、糾紛和軍事衝突的特徵。

至於石油問題和圍繞這一問題而進行的鬥爭的現狀，那末美國著名雜誌「世界事業」(1936)十月號上關於這一點是說得相當清楚的：

「這裏存在着一個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間的和平與相互諒解的非常實際的威脅……美國政府對本國實業家的支持必將隨着這方面需要的增長而加強。倘若英國政府把自己和英國石油工業視為一體，那末美國政府遲早也會把自己和美國石油工業視為一體。鬥爭一旦轉到兩國政府方面，就不能不使戰爭危險性極度增大。」

毫無疑問，列強之間正着手組織各種新的聯盟，以便準備新的戰爭來爭奪國外市場，爭奪原料產

地，爭奪通往國外市場和原料產地的道路。

(乙) 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對日益成熟的軍事衝突是否有過「和平調處」的企圖呢？是的，是有過的。這些企圖比預料的還要多。但這些企圖沒有，根本沒有得到任何結果。不僅如此，這些企圖只不過是一種用來掩飾「列強」準備新戰爭的幌子，一種用來欺騙人民、欺騙「輿論」的幌子。

就拿國際聯盟來說吧，根據慣於說謊的資產階級刊物和說謊本領也並不遜色的社會民主黨刊物的意見，它是和平的工具。國際聯盟關於和平、關於廢除軍備和裁減軍備的空談究竟有什麼結果呢？除了欺騙羣衆，除了使軍備競爭更形加劇，除了使日益成熟的衝突更形尖銳之外，並沒有什麼良好的結果。國際聯盟空談和平與廢除軍備已經三年之久，所謂第二國際支持這種虛偽的空談也已經三年之久，而「各國」仍然繼續加緊武裝，擴大「列強」間舊有的衝突，增加新的衝突，因而破壞和平事業，——這種事實難道可以認為是偶然的嗎？

三國海軍裁軍會議（英、美、日三國會談）<sup>(2)</sup>的失敗不是說明太平洋問題是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不是說明「列強」既不願意廢除軍備也不願意裁減軍備，又是說明什麼呢？國際聯盟對於防止這種危險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或者拿蘇聯代表團不久以前在日內瓦關於真正（而不是裝模作樣）廢除軍備問題的發言<sup>(3)</sup>來說吧。李維諾夫同志提出關於完全廢除軍備的爽直而誠懇的宣言竟使國際聯盟目瞪口呆，竟使國際聯盟感到是「完全出乎意料」，——這個事實說明什麼呢？這個事實不正說明國際聯盟不是和平與廢除

軍備的工具，而是掩飾新的軍備競爭和新戰爭準備的工具嗎？

從日本到英國，從法國到美國，所有各國被收買的資產階級報刊都力竭聲嘶地叫喊蘇聯關於廢除軍備的建議是『不誠懇』的。既然如此，爲什麼不來檢驗一下蘇聯建議的誠懇性，不立刻切實地着手廢除軍備或至少是大量地裁減軍備呢？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或者拿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現在的『友好條約』體系即法國和南斯拉夫的條約，意大利和阿爾巴尼亞的條約，由皮爾蘇茨基準備的波蘭和立陶宛的『友好條約』、『羅迦諾體系』、『羅迦諾精神』等等來說吧，這不是準備新戰爭和爲未來的軍事衝突部署力量的體系，又是什麼呢？

或者拿下面幾件事實來說吧：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法、英、意、美、日等國的軍隊員額由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人增加到二百二十六萬二千人；在同一時期，上述各國的軍事預算由二十三億四千五百萬金盧布增加到三十九億四千八百萬金盧布；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這五個國家的軍用飛機數量，由二千六百五十五架增加到四千三百四十架；這五個國家的巡洋艦噸數由一九二二年的七十二萬四千噸增加到一九二六年的八十六萬四千噸；據美國軍用化學處處長福萊斯將軍所發表的人所共知的聲明所說，軍用化學方面的情况如下：『一個重四百五十公斤的裝有路易氏毒氣的空投毒氣彈，能把紐約十個街區變成無人地區，而五十架飛機投下一百噸路易氏毒氣彈就能把整個紐約變成至少在一星期內是無人地區。』

這些事實不是說明新戰爭的準備工作正在全力進行，又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一般資產階級國家特別是國際聯盟的「和平政策」和「廢除軍備」政策的結果，以及社會民主黨效忠資本的行爲的結果。

從前擴張軍備是以從頭到腳都武裝起來的德國的存在爲理由的。現在這種「理由」已因德國被解除武裝而消失了。

擴張軍備是由「列強」間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所引起的；「羅迦諾精神」的基本內容就是「戰爭精神」，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我以爲現在的「和平關係」就好像一件用細線把一些破布片縫成的破舊的襯衫。只要稍微用力把這根細線一扯，在某個地方把它扯斷，這整件襯衫就會東一塊，西一塊，變成一些破布片。只要在阿爾巴尼亞或立陶宛、在中國或北非的某個地方把現在的「和平關係」搖動一下，這整個「和平關係的大廈」就會土崩瓦解。

上次帝國主義大戰前的情形就是這樣，當時在薩拉也沃發生的刺殺案<sup>(甲)</sup>就引起了戰爭。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

從穩定中成長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性。

### 三、世界革命運動的狀況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徵兆

(甲)爲了進行戰爭，單是擴張軍備還不够，單是組織新的聯盟還不够。爲了進行戰爭，資本主



義國家還必須鞏固後方。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預先鞏固自己的後方，不預先制服『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就不能進行嚴重的戰爭。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政治逐漸法西斯化的原因就在這裏。

現在統治法國的是右派集團，統治英國的是希克斯——德特丁——厄卡特集團，統治德國的是資產階級集團，統治日本的是軍閥政黨，統治意大利和波蘭的是法西斯政府，——這個事實不能認爲是偶然的。

因此，工人階級遭到壓制，英國頒佈工會法〔三〕，法國頒佈『民族武裝』法〔三〕，許多國家取消八小時工作制，資產階級到處向無產階級進攻。

因此，殖民地和附屬國遭到更厲害的壓制，帝國主義軍隊在這些國家內日益增加，人數已經達到一百萬，其中有七十多萬兵士駐紮在英國的『勢力範圍』和『屬地』內。

(乙)不難了解，各國法西斯化的政府所施行的這種殘暴壓制不能不引起各殖民地國家被壓迫人民和宗主國工人階級的反抗運動。中國、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等國革命運動增長的事實，對世界帝國主義的命運不能沒有決定的意義。

你們自己判斷吧。整個地球上十九億零五百萬人口中，有十一億三四百萬住在殖民地和附屬國，有一億四千三百萬住在蘇聯，有二億六千四百萬住在中間國家裏，只有三億六千三百萬是住在那些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大帝國主義國家裏。

很明顯，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革命覺醒預示着世界帝國主義的末日。中國革命還沒有導致直接戰勝帝國主義這一事實對於革命的前途不會有什麼決定的意義。偉大的人民革命總是不會在它的發動的第一回合就取得徹底勝利的。這樣的革命總是經過來潮和退潮而成長和加強起來的。各國情形都是如此，包括俄國在內。中國情形也將是如此。

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它已經把幾億被剝削被壓迫者從長期的沉眠中喚醒並使他們行動起來，它已經徹底揭穿了各系軍閥的反革命性，撕破了那幫效忠反革命的國民黨分子的假面具，鞏固了共產黨在下層民衆中間的威信，把整個運動推上了更高的階段，並在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被壓迫階級千百萬人民中間引起了新的希望。只有瞎子和懦夫才會懷疑中國工人和農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至於歐洲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那末在這裏，在這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下層工人羣衆日益左傾和革命趨於活躍的明顯徵象。英國總罷工和煤礦工人罷工，維也納工人的革命發動，法國和德國因薩柯和萬澤第被殺害而舉行的革命遊行示威，德國共產黨和波蘭共產黨在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成就，英國工人運動中發生的那種工人向左走而領袖却向右投入公開的社會帝國主義懷抱的明顯分化，第二國際的蛻化爲帝國主義國際聯盟的直接附屬品，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階級廣大羣衆中間威信的日益降低，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在世界各國無產者中間影響和威信的普遍增高，蘇聯在全世界被壓迫階級中間威信的增高，『蘇聯之女世界代表大會』<sup>(27)</sup>的召開等等，——所有這些事實毫無疑問地都說

明歐洲正進入革命高潮的新時期。

既然像薩柯和萬澤第被殺害這樣的事件能够成爲工人階級遊行示威的原因，那末，這無疑地說明工人階級內部已積聚了革命力量，這種力量正在尋找並且將來還要尋找原因；尋找機會，尋找有時看起來是最不重要的機會，以便衝出來打擊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正處在殖民地和宗主國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

從穩定中產生着新的革命高潮。

#### 四、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

(甲) 由此可見，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危機和日益加劇的不穩定狀態的一切徵象已經出現了。

如果可以認爲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引起內部紊亂和外部關係破裂的暫時的戰後經濟危機已經過去，並接着來了一個局部穩定時期，那末，由於十月革命勝利和蘇聯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的總的和根本的危機不僅沒有過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資本主義生存的基本本身發生動搖。

穩定不僅沒有阻止這個總的和根本的危機的發展，反而成爲這個危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根源。奪取市場鬥爭的加劇，重新瓜分世界和劃分勢力範圍的必要，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和國際聯盟的破產，由於可能發生新戰爭而狂熱地建立新聯盟和部署力量，軍備的瘋狂擴張，對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國家

的殘暴壓制，殖民地和歐洲革命運動的發展，共產國際在全世界威信的增高，蘇聯實力的加強和它在歐洲工人及殖民地勞動羣衆中威信的增高，——這一切就是不能不使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本身發生動搖的事實。

資本主義的穩定日益動搖和不穩固了。

如果大約兩年前可以說並且應該說歐洲革命浪潮是在退落，那末現在我們却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肯定說歐洲顯然正在進入新的革命高潮時期。殖民地和附屬國更不必說了，因為帝國主義者在那裏的處境已經愈來愈不可收拾了。

(乙) 資本家希望蘇聯俯首就範，希望蘇聯蛻化爲資本主義國家，希望蘇聯在歐洲工人和殖民地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降低，他們的這種希望已經破滅了。蘇聯正是作爲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成長和發展。它在全世界工農羣衆中間的影響日益增強和鞏固。蘇聯作爲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而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是瓦解世界帝國主義勢力，破壞它在歐洲和殖民地各國的穩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蘇聯顯然日益成爲歐洲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各國被壓迫人民的旗幟。

所以爲了給未來的帝國主義戰爭掃清道路，爲了加緊壓迫『自己的』工人階級和制服『自己的』殖民地以鞏固資本主義的後方，據資產階級頭子們看來，首先就必須制服蘇聯，制服這個革命的策源地和苗圃；這個同時又是一個可供資本主義國家銷售商品的巨大市場。因此，帝國主義者中間的武裝干涉趨向活躍起來，因此，就產生了孤立蘇聯的政策，包圍蘇聯的政策，準備條件來對蘇聯進行戰爭

的政策。

帝·國·主·義·陣·營·中·武·裝·干·涉·趨·向·的·加·強·和·戰·爭·的·威·脅·（對·蘇·聯·的·威·脅·）·就·是·目·前·形·勢·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資本主義危機增長的環境中最「受威脅」和最「受苦」的要算是英國資產階級了，因此，它在加強武裝干涉的趨向方面也就擔負着發起的作用。很明顯，蘇聯工人對英國煤礦工人的幫助和蘇聯工人階級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同情不能不是火上加油。這一切情況就決定了英國同蘇聯的絕交以及其他某些國家同蘇聯關係的惡化。

（丙）因此，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方面兩種趨向的鬥爭，即軍事侵略的趨向（首先是英國）和維持和平關係的趨向（其他若干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是目前我國對外關係方面的一個基本事實。

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表明和平關係的趨向的事實是：和土耳其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和德國締結了保證條約，和希臘締結了關稅協定，和德國締結了貸款協定，和阿富汗締結了保證條約，和立陶宛締結了保證條約，和拉脫維亞商定了締結保證條約，和土耳其締結了通商條約，調解了和瑞士的糾紛，和波斯締結了中立條約，改善了和日本的關係，增進了和美意兩國的經濟關係。

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表明軍事侵略的趨向的事實是：英國就資助罷工的煤礦工人一事提出照會；蘇聯駐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外交代表遭到襲擊，阿爾柯斯遭到襲擊，英國同蘇聯絕交，沃依柯夫

被殺害，英國僱傭走狗在蘇聯境內進行恐怖活動；蘇法關係因召回拉柯夫斯基問題而趨於尖銳化。

如果大約兩年前可以說並且應該說當時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存在某種均勢而『和平共居』的時期，那末現在我們却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肯定說『和平共居』的時期正在過去，而讓位於帝國主義對蘇聯進行襲擊和準備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的時期。

固然，英國建立反蘇統一戰綫的企圖暫時還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帝國主義陣營中存在着利益矛盾，某些國家願意和蘇聯維持經濟關係，蘇聯奉行和平政策，歐洲工人階級表示反對，帝國主義者害怕一旦對蘇聯開戰會在自己家裏爆發革命。但這並不等於英國會放棄組織反蘇統一戰綫的工作，並不等於它組織不成這樣的戰綫。雖然英國暫時還沒有成功，但是戰爭威脅仍然存在。

因此，任務就是要估計到帝國主義陣營中的矛盾，推遲戰爭，向資本家『贖買』，並採取一切辦法來保持和平關係。

我們不能忘記列寧的話，他說我國的建設事業多半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推遲我們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戰爭，這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把它推遲到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時候，或是推遲到殖民地革命充分成熟的時候，或是推遲到資本家因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廝殺的時候。

因此，和各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關係是我們必須擔負的任務。

我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基礎就在於兩種對立的體系可以並存。實踐完全證實了這一點。有時債務和貸款問題成爲一種障礙。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是很明確的。這政策是根據『你給我，

我就給你』這個公式。你貸款給我們振興工業，你就能得到一部分戰前的債款，我們把這部分債款當做貸款的附加利息。你不給，你就得不到。事實說明，我們在取得工業貸款方面有了一些成績。這裏我不僅是指德國，而且是指美國、英國。其秘密在哪裏呢？就在於我國是一個輸入機器裝備的最大市場，而資本主義國家正需要出售這種產品。

## 五、結 論

總括起來說：

第一、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內部矛盾日益增長；資本主義必然通過戰爭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中以英國為首的一部分國家趨向於武裝干涉；資本主義世界中另一部分國家不願意捲入對蘇戰爭而寧願調整同蘇聯的經濟關係；這兩種趨向之間進行着鬥爭，使蘇聯有一定的可能注意到這種矛盾來保持和平。

第二、穩定趨於瓦解；殖民地革命運動增長；歐洲出現新的革命高潮的徵象；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在全世界的威信日益提高；歐洲工人階級對蘇聯的同情顯著增長；蘇聯的實力日益增長，我國工人階級在全世界被壓迫階級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因此，黨的任务是：

(一) 在國際革命運動方面：

- (甲) 爲發展世界各國共產黨而鬥爭；
  - (乙) 爲鞏固革命工會和鞏固工人反對資本進攻的統一戰綫而鬥爭；
  - (丙) 爲鞏固蘇聯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間的友誼而鬥爭；
  - (丁) 爲加強蘇聯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附屬國解放運動的結合而鬥爭。
- (二) 在蘇聯對外政策方面：
- (甲) 爲反對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而鬥爭；
  - (乙) 反對英國的武裝干涉趨向，加強蘇聯國防力量；
  - (丙) 奉行和平政策，與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關係；
  - (丁) 在鞏固對外貿易壟斷制的基礎上擴大我國與外國間的貿易；
  - (戊) 同那些受帝國主義統治國壓迫和剝削的所謂「弱小的」和「主權不完整的」國家建立密切聯系。

## 二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內部狀況

同志們，現在讓我談談我國的內部狀況，談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談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發展和鞏固等問題。



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曾經委託中央委員會從下列基本任務着眼來進行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事業：

第一、使我們的政策能使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蒸蒸日上；

第二、使黨的政策能加快工業的發展速度並保證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作用；

第三、在國民經濟發展進程中保證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即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比重日益增大，而使私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比重日益減小；

第四、使我國整個經濟的發展、新工業部門的建立和某些原料生產部門的發展等都按照這樣的方針進行；使總的發展能保障我國的經濟獨立，能保障我國不致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附屬品；

第五、使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的聯盟以及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鞏固起來；

第六、使工人階級和貧農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斷提高。

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我們黨，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執行這些任務方面做了些什麼呢？

## 一、整個國民經濟

第一個問題就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問題。這裏我要舉出一些主要的數字來說明報告所涉及的

時期內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情形，特別是工業和農業的增長情形。這些數字是從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一些統計中引來的。我指的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控制數字和五年計劃草案。

(甲)兩年來蘇聯全部國民經濟生產的增長情形：根據國家計劃委員會新的統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農業總產值等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全部工業產值等於戰前的百分之六十三點七，而現在，經過了兩年之後，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農業產值已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八點三，工業產值已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點九。根據國家計劃委員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控制數字，預計農業產值將進一步增加到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八，工業產值將增加到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四點四。

兩年來國內中介貿易額的增長情形：如果以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流轉額為一百（一百四十六億一千三百萬切爾文盧布），那末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就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二百八十七億七千五百萬盧布），預計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進一步增加到上年度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強（三百二十四億四千萬盧布）。

兩年來我國信貸系統的發展情形：如果以我國所有信貸機關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綜合平衡表上的數額為一百（五十三億四千三百萬切爾文盧布），那末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八十一億七千五百萬盧布）。毫無疑問，我們國有化的信貸系統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一定

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兩年來鐵路運輸業的發展情形：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我國全部鐵路貨運量等於戰前的百分之六十三點一，而現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經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六。更不必說，最近兩年來我國鐵路網長度已經由七萬四千四百公里增加到七萬六千二百公里，比戰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點三，比一九一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點九。

兩年來國家預算的增長情形：我國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總預算（統一的國家預算加上地方預算）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二點四（五十億零二千四百萬盧布），而現在，即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總預算應等於戰前的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二（七十億盧布以上）。兩年來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點五。

兩年來對外貿易的增長情形：我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對外貿易總額為十二億八千二百萬盧布，即約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二十七，而現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經達到十四億八千三百萬盧布，即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六，預計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增加到十六億二千六百萬盧布，即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九。

對外貿易發展速度緩慢的原因：

第一、資產階級國家時常阻礙我國對外貿易，有時甚至實行暗中封鎖，

第二，我們不能按照資產階級『自己吃不飽，也得要輸出』的公式去進行貿易。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有五千七百萬盧布的出超，這是一個好現象。這是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以後對外貿易達到出超的頭一年。

總括起來說，兩年來我國全部國民收入總的增長情形如下：蘇聯國民收入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一百五十五億八千九百萬切爾文盧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已經達到二百零二億五千二百萬盧布，就是說，一年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點九，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就達到二百二十五億六千萬盧布，就是說，一年內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一點四。根據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控制數字，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達到二百四十二億零八百萬盧布，就是說，再增加百分之七點三。

如果注意到美國國民收入平均每年至多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美國國民收入只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一次增加了大約百分之七），而其他各國，例如英國和德國，國民收入每年至多增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那就應當承認，和歐美資本主義大國相比，蘇聯國民收入近幾年來的增加速度是打破紀錄的。

結論：我國國民經濟正以很快的速度發展着。

黨的任務：繼續在一切生產部門推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乙）在我國，國民經濟不是盲目地按照單純增加產量的方式發展的，而是遵循一定的嚴格規定的方向發展的。下面兩個基本情況是近兩年來國民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

第一、我國國民經濟是在國家工業化的標誌下，在工業對農業的作用不斷增大的標誌下發展的。  
第二、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所遵循的方向是：使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在生產方面和商品流轉方面的比重和領導作用增大，而使私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減小。

工業在國民經濟體系（運輸業和電氣化除外）中的比重增大的數字如下：按戰前價格計算，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國民經濟全部產值中佔百分之三十二點四，農業的比重佔百分之六十七點六，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工業的比重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農業的比重已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業的比重將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點二，農業的比重將要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九點八。

兩年來作為工業基本核心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在全部工業中的比重增大的數字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生產資料的生產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一，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為百分之三十七點六，預計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點六。

兩年來生產資料的生產在國營大工業中的比重增大的數字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為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為百分之四十四，預計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點九。

至於工業的商品產值和它在全國商品總值中的比重，那末，兩年來工業品的比重已經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三點一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五，一九

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點七，而農業的商品產值的比重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百分之四十六點九，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降低到百分之四十點五，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要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九點三。

結論：我國正在變成工業國。

黨的任務：用一切辦法繼續推進我國的工業化。

兩年來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比重和領導作用增大而私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減小的數字如下：國民經濟中公營部分（國營工業、合作社工業、運輸業、電氣化等等）的投資已經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二億三千一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二十六億八千三百萬盧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要增加到三十四億五千六百萬盧布，這就是說，公營部分的投資將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八增加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六十五點三。另一方面國民經濟中非公營部分的投資却一直相對地減少，只在絕對數字上略有增加，即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五億七千七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十七億一千七百萬盧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要增加到十八億三千六百萬盧布，這就是說，非公營部分的投資比重將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二降低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公營工業總產值在全部工業中的比重已經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一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六點九。另一方面非公營工業的比重却逐年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佔全部工業產值中的百分之十九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十四，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要降低到百分之十三點一。

至於私人資本在大工業（即標準工業）中的比重，那末，它不僅在相對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三點九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二點四），而且在絕對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一億六千九百萬戰前盧布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一億六千五百萬戰前盧布）。

在國內商品流轉方面，私人資本主義成分也同樣受到排擠。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公營部分在全部中介貿易額方面的比重爲百分之七十二點六，在批發方面爲百分之九十點六，在零售方面爲百分之五十七點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公營部分在全部流轉方面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一點九，在批發方面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四點九，在零售方面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點四；而私營部分同一時期內在全部分介貿易額方面的比重由百分之二十七點四減少到百分之十八點一，在批發方面由百分之九點四減少到百分之五點一，在零售方面由百分之四十二點七減少到百分之三十二點六；而且預計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私營部分在所有各種商業方面的比重還要繼續降低。

結論：我國正滿懷信心地迅速地向社會主義邁進，正把資本主義成分排擠到次要地位並逐步把

它從國民經濟中排擠出去。

這個事實向我們揭示出『誰戰勝誰』這個問題的基礎。這個問題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即在施行新經濟政策後提出的。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或者我們能夠排除私商，排除私人資本家並學會經商，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化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起來，或者私人資本竟能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製造分裂而戰勝我們。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在這方面基本上已經獲得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成就。只有瞎子或瘋子才會否認這一點。

但是『誰戰勝誰』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具有另一種性質。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從商業方面轉移到生產方面，轉移到手工業生產方面和農業生產方面，在這些方面私人資本還佔有相當的比重，所以必須有系統地把它從這裏排擠出去。

黨的任務：擴大和鞏固我們城鄉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命脈，採取消滅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

## 二、我國社會主義大工業的發展速度

(甲) 估我國全部工業百分之七十七以上的國有化大工業產值的增加如下：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國有化大工業產值(按戰前盧布計算)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點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點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增加百分之十五點八，而按照國家計劃



委員會的那個大大低於實際可能性的五年計劃草案，五年內產值將增加百分之七十六點七，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工業產值將比戰前增加一倍。

如果拿包括大工業（國營工業和私營工業）和小工業在內的我國全部工業總產值來說，那末按照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五年計劃草案，產值平均每年約增加百分之十二，這樣，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全部工業產值比戰前水平差不多將增加百分之七十。

美國全部工業產值每年增長的數字，在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五年內為百分之八點二，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的五年內為百分之五點二，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的五年內為百分之二點六，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〇年的五年內為百分之三點六。俄國平均每年增長的數字，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的十年內為百分之十點七，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八年內為百分之八點一。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產值和全部工業產值每年增長的百分數是打破紀錄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

並且應該指出，美國工業，尤其是俄國戰前工業，幾乎都是靠外資的大量流入來發育滋長的，而我們的國有化工業却不得不依靠本身的積累。

並且應該指出，我們的國有化工業已經進入改造時期，這時重新裝備舊工廠和建立新工廠對於工業產值的增加有決定的意義。

按發展速度來說，我國全部工業，特別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工

業的發展。

(乙) 爲什麼我國大工業能有這種空前的發展速度呢？

第一、因爲它是國有化的工業，它不必去追求私人資本主義集團的那種自私的、反社會的利益，它有可能按照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發展。

第二、因爲它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工業中最大最集中的工業，它有可能打敗私人資本主義工業。

第三、因爲國家掌握着國有化運輸業、國有化信貸業、國有化對外貿易和國家的總預算，國家有的一切可能按照計劃領導國有化工業，使它成爲統一的工業經濟，這就使國有化工業和其他工業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優越性並使它的發展速度加快許多倍。

第四、因爲國有化工業是最大最強的工業，它有一切可能實行不斷降低成本、減低出廠價格和減低產品價格的政策，從而擴大自己的產品銷售市場，擴大國內市場的容量並爲進一步擴大生產提供不斷增長的泉源。

第五、因爲國有化工業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由於它一貫執行減低價格的政策）能够在城市和鄉村、無產階級和農民彼此逐漸接近的情況下發展；它和資本主義工業截然不同，因爲資本主義工業是在榨取農民脂膏的資產階級城市和陷於破產的農村間的敵對日益加劇的條件下發展的。

最後，因爲國有化工業依靠領導我國全部發展的工人階級，得到廣大工人階級羣衆的支持，它有

可能很容易地提高技術，特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行生產和管理的合理化，而這在資本主義工業制度下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最近兩年來我國技術的迅速提高和新的工業部門（如機器製造業、機床製造業、渦輪製造業、汽車製造業、飛機製造業、化學工業等等）的迅速發展無可懷疑地說明了這一切。

我們在縮短工作日（實行七小時工作制）同時，又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條件。下所實行的生產合理化也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空前未有的發展速度直接地和無可懷疑地證明了蘇維埃生產制度優於資本主義生產制度。

早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以前，列寧就正確指出，我們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就能够而且應當『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各先進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頁）。

黨的任務：鞏固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達到的發展速度，並在最近的將來加快這種速度，以便創造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必需的有利條件。

### 三、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

（甲）農村中的情形却與此相反，產值的增加比較緩慢。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總產值（按戰

前盧布計算）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四點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增加百分之三點二，而按照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那個大大低於實際可能性的五年計劃草案，五年內產值將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點八，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農業產值將比戰前產值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三十。

這是勉強過得去的農業增產速度。但無論如何不能認為這種增長和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是打破紀錄的，也不能認為這種增長足以使農業和我們的國有化工業之間將來保持必要的平衡。

美國農業總產值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內每年增加百分之九點三，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的十年內每年增加百分之三點一，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十年內每年增加百分之一點四。戰前俄國農業產值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的十年內每年增加百分之三點二到百分之三點五。

固然，我國農業產值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的五年內每年將增加百分之四點八，而且蘇維埃時期農業產值增長的百分數和資本主義俄國時期的增長相比顯然是增大了。但是不應當忘記，國有化工業的總產值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將比戰前工業產值增加一倍，全部工業產值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將超過戰前水平約百分之七十，而農業產值到那時候將僅僅超過戰前農業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說不到三分之一。

因此，決不能認為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滿意的。

(乙) 爲什麼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比國有化工業的發展速度緩慢？

這一方面是因爲我國農業技術過分落後和農村文化水平太低，另一方面特別是因爲我們的分散的農業生產沒有我們國有化的聯合經營的大工業所具有的那種優越性。首先，農業生產不是國有化的，不是聯合經營的，而是分散的，分成許多零星小塊的。它不按照計劃經營，大部分暫時還受着生產自發勢力的支配。它還沒有按照集體化路線聯合起來和合併起來，所以它還是一個便於富農分子進行剝削的場所。這些情況就使分散的農業不可能具有我們國有化工業所具有的那種聯合起來的按計劃經營的大生產的巨大優越性。

農業的出路在哪裏呢？也許在於放慢我國一般工業特別是我們國有化工業的發展速度吧？決不能這樣做！這是一種極反動的、反無產階級的空想。（喊聲：『對！』）國有化工業應當而且一定要加速發展。這是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保證。這是最後使農業本身工業化的保證。

出路究竟在哪裏呢？出路就在於把分散的小農戶轉變爲以公共耕種制爲基礎的聯合起來的大農莊，就在於轉變到以高度的新技術爲基礎的集體耕種制。

出路就在於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強迫手段而用示範和說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農戶聯合爲以公共的互助的集體的耕種制爲基礎、利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集約耕作的科學方法的大農莊。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不這樣，我國的農業就不能趕上更不能超過那些農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等國）。在限制農業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發展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成分、把農戶引上合作發展的軌道、使國家有計劃地循着從供銷上和生產上掌握農民經濟的路綫去影響農村等方面，我們所採取的一切措施固然都是有決定意義的措施，但畢竟只是使農業轉上集體制軌道的一些準備措施。

（丙）兩年來黨在這方面做了些什麼呢？做得不少。但是還遠沒有做到可能做到的一切。

就所謂從外部即從供應農業以各種必需品和銷售農產品方面掌握農業來說，我們獲得了以下的成績：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農戶現在已經佔全體農戶三分之一左右；消費合作社所掌握的對農村的供應量已經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二十五點六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之百分之五十點八；合作社和國家機關所掌握的農產品銷售量已經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五點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之百分之六十三。

但是，就所謂從內部即從農業生產方面掌握農業來說，我們是做得太少了。只要指出下面一點就夠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現在的產值在全部農業產值中總共只佔百分之二強，在農業商品產值中只佔百分之七強。

這當然有不少原因，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例如我們的工作人員不善於處理這件工作，不夠重視這件工作，農民保守落後，使農民轉上公共耕種制軌道所必需的資金不夠等等。而這方面需要的資金是很不少的。

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說過，我們還沒有那種使農業服從國家經營或集體經營原則所必需的基金。我想，現在我們就要有這種基金了，並且這種基金一定會日益增多。而現在的問題就是：如果不把分散的農戶聯合起來，如果不使它們轉上公共耕種制的軌道，就不能真正推進黨約耕作和農業機械化，就不能使我國農業在發展速度上趕上加拿大之類的資本主義國家。

所以任務就是要使我們農村工作人員把注意力集中到這個重要事業上面。

我想，農業人民委員部和農業合作社機關所屬的農具租賃站應當在這個事業上起極大的作用。

這裏有一個例子說明國營農場有時幫助農民轉上集體耕種制的軌道，使農民獲得很大的利益。我指的是烏克蘭國營農場管理局用拖拉機幫助敖德薩區的農民，以及這些農民寫信對它的幫助表示感謝。這封信不久以前刊載在『消息報』上。讓我把這封信念一下：（喊聲：『請吧！』）

『我們，舍夫琴柯村、克拉辛村、加里寧村、「紅霞」村和「旭日」村的移民，謹向蘇維埃政權致最深切的謝意，感謝它在恢復經濟方面給我們很大幫助。原先我們多半是貧農，沒有馬匹，也沒有農具，無法耕種我們所分得的土地，因此，不得不把它租給當地老居民富農去耕種，而只取得一部分收成。收成很壞，因為大家都知道，租戶是決不會好好耕種別人的土地的。國家所發給我們的少量貸款都被我們吃光了，我們一年比一年窮了。』

今年烏克蘭國營農場管理局的一位代表來到我們這裏，建議用拖拉機幫我們種地來代替現金貸款。所有的移民，除了個別富農之外，都表示同意，雖然當時大家都不大相信工作會搞好。

使我們非常高興而使富農難過的是拖拉機翻耕了全部生荒地 and 休耕地一連翻耕了五六遍，清除  
了地裏的雜草，並且把所有的地全種上了良種小麥。現在富農已經不再譏笑拖拉機隊的工作了。  
今年因為缺乏雨水，我們區裏的農民差不多都沒有種上冬麥，而在那些種上冬麥的地裏到現在  
也還沒有出苗。但是在我們這些移民的地裏，幾百俄畝休耕地生長着一片綠油油的很美麗的小  
麥，這在那些最高饒的日耳曼移民區也是看不到的。

除了播種冬麥之外，拖拉機還翻耕了預備種春麥的全部秋翻地。現在我們這裏已經沒有一畝  
土地是荒蕪的或者租給別人的了。我們這裏沒有一個貧農不是在幾俄畝休耕地上種有冬麥的。

我們自從看見拖拉機耕作之後，就再也不願意繼續貧農的小經營了，我們決定組織用拖拉  
機耕作的公共農莊。在農莊裏不會再有單獨的農民的小塊莊稼了。我們已經和塔拉斯·舍夫琴  
柯國營農場訂立了合同，由它負責幫我們組織用拖拉機耕作的農莊。」（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消息報」第二六七號）  
農民就是這樣寫的。

同志們，要是這樣的例子再多一些，那就可以大大推進農村集體化的事業了。

黨的任務：通過合作社和國家機關在供銷方面擴大對農民經濟的掌握，規定我們在農村建設中  
當前的實際的任務，即逐漸使分散的農戶轉上聯合的大農莊的軌道，轉上以集約耕作和農業機械化  
為基礎的公共集體耕種制的軌道，因為這條發展道路是加快農業發展速度和克服農村中資本主義成



分·的·最·重·要·的·手·段·。

整個說來，經濟建設方面的總結和成績就是這樣。

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不，同志們，我們在這方面還遠不是一切都很好。

例如我們這裏存在着商品荒的因素。這是我國經濟中的一個負數。但可惜這個負數暫時還不能避免。因為我們用比發展輕工業更快的速度來發展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這個事實本身就預先決定了我國在最近幾年內還會有商品荒的因素。但是，假如我們願意全力推進國家工業化的話，我們就不能不這樣做。

有些人，例如我們的反對派，他們從投機分子在商店門口排成的長隊裏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喊叫商品荒，同時要求實行『超工業化』政策。同志們，這當然是蠢話。只有無知的人才會這樣說。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收縮重工業而去全力發展輕工業。況且不加速發展重工業，要充分發展輕工業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用增加商品輸入的辦法來緩和商品荒，有一個時候反對派曾經堅持這一點。但這是很愚蠢的，後來連反對派自己也不得不放棄了。減少商品荒的因素，在我國條件下是完全可能辦到並且是黨所一向堅持的，至於這一工作我們做到怎樣的程度，那是另一個問題。我想，正是在這方面，我們並不是一切都很好的。

其次，無論在我國工業或商業方面都還有相當多的資本家。這些分子所佔的比重並不像我們某些同志有時所形容的那樣小。這也是我國經濟平衡表上的一個負數。

不久以前我看過拉林同志所著的『蘇聯的私人資本』這本在各方面都很有趣的書。我建議同志們也看看這本書。你們從這本書上可以看到，資本家是多麼狡猾和巧妙地拿工藝合作社的旗幟，拿農業合作社的旗幟，拿某些國營商業機關的旗幟來做護身符。我們是否在採取一切辦法來限制、縮小並從國民經濟範圍內排除資本主義成分呢？我想，並不是一切辦法都採取了。據我所知，例如在一般手工工業方面，特別是皮革工業和紡織工業方面，就有不少新的百萬富翁在盤剝着手工業者和一般小生產者。我們是否在採取一切辦法從經濟上圍攻並排除這些剝削分子，使手工業者同合作社或國家機關聯系起來呢？未必用得着懷疑，這方面還遠不是一切辦法都採取了。可是這個問題對我們却有極重大的意義。

其次，在農村中富農有一定程度的增長。這是我國經濟平衡表上的一個負數。我們是否在採取一切辦法從經濟上限制並孤立富農呢？我認為並不是一切辦法都採取了。有些同志認為可以並且必須採取行政手段，通過國家政治保衛局去消滅富農，認為下道命令，蓋個印，就完事了。這是不對的。這種手段是輕而易舉的，但決不會是有效的。我們應當根據蘇維埃法制採取經濟上的辦法去戰勝富農。而蘇維埃法制並不是一句空話。這當然不是說不能採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對付富農。但是行政手段不應當代替經濟措施。必須嚴重注意我們合作社機關的實踐中在和富農進行鬥爭方面，特

別是在農業貸款方面歪曲黨的路綫的情形。

再其次，工業品成本、工業品出廠價格，特別是城市商品零售價格，減低的速度非常緩慢。這也是我們經濟建設不平衡上的一個負數。不能不指出，我們在這方面碰到了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和黨機關的很大的反抗。我們的同志們大概不了解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是改進我國工業、擴大市場並增強我國工業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泉源的基本槓桿之一。未必用得着懷疑，只有對這些機關在實行減低價格政策方面所表現的這種惰性和反抗進行無情的鬥爭才能消滅這個負數。

最後，還有這樣一些負數，如預算中的燒酒項目、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非常緩慢、後備資源不足。我認爲可以開始逐漸減少燒酒的釀造，開闢無綫電和電影這樣的收入泉源來代替燒酒的收入。真的，爲什麼不去掌握這些極重要的工具，爲什麼不從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中間選派幹練人才去做這件事，以便順利開展工作，使燒酒的釀造終能縮減下去呢？

至於說到對外貿易，我覺得我們經濟方面現有的許多困難得不到解決是和輸出不夠有關的。我們是否能夠增加輸出呢？我認爲是能夠的。我們是否在採取一切辦法去大大增加輸出呢？我認爲並不是一切辦法都採取了。

關於後備資源方面的情形也是這樣。有些同志有時由於欠考慮，有時由於不熟悉情況，說我們沒有什麼後備資源，這是不對的。不，同志們，我們是有些後備資源的。我們國家的一切機關，從縣和省，直到區域和中央機關，都在盡力儲存一些東西以備不時之需。但這種後備資源還很少。這是應當

承認的。所以任務就是要盡可能地增加後備資源；有時甚至要縮減某些日常的需要。

同志們，這就是我國經濟建設中的一些陰暗面，這些陰暗面我們必須予以注意，無論如何必須加以消除，以便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前進。

#### 四、階級。國家機關。我國文化的發展

國內經濟狀況的問題談完了，現在談談政治狀況的問題。

(甲)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和一般僱傭勞動者數量增加的數字如下：僱傭勞動者（失業者除外）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八百二十一萬五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一千零三十四萬六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體力勞動者，包括農業工人和季節工人在內，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五百四十四萬八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七百零六萬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點六。其中大工業的工人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一百七十九萬四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二百三十八萬八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僱傭勞動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百分之二十四點一，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則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九點四，比戰前僱傭勞動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在同一時期內，其他社會集團（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却減少了（例如資產階級的比重從百分之五點五減到百分之四點八）。全

部國營工業中工人的實際工資（附加工資除外）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每月爲二十五點一八莫斯科折實盧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每月爲二十二點一四盧布，即兩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點六；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五點四。包括附加工資（社會保險費、文化經費、公用事業費等）在內的工資，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五，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到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八點四。社會保險基金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四億六千一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八億五千二百萬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因而使五十一萬三千人有可能住休養所和療養院，保證四十六萬失業者 and 七十萬領撫卹金者（勞動殘廢者和內戰殘廢者）領到補助金，並使患病工人在病假期間領到全部工資。

用於工人住宅建築的費用，兩年前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一億三千二百多萬盧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爲二億三千多萬盧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二億八千二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將達三億九千一百多萬盧布，其中包括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文中所規定的五千萬盧布。在過去三年中，工業、運輸業、各級執行委員會和合作社方面用於工人住宅建築的費用（個人建築的住宅費用不算）爲六億四千四百七十萬盧布。連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撥款共爲十億零三千六百萬盧布。這筆經費使我們在三年內建築了面積四百五十九萬四千平方公尺的住宅，使二十五萬七千工人（如果把工人家屬計算在內就約有九十萬人）得到了住房。

失業問題。我必須指出，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勞動人民委員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是有出入

的。所以我引用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數字，是因為這些數字包括了在勞動介紹所登記過的真正失業者。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材料：失業人數在兩年內已由九十五萬增加到一百零四萬八千。其中產業工人佔百分之十六點五，而腦力勞動者和非熟練勞動者則佔百分之七十四。由此可見，我國失業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農村人口過剩，至於我國工業在某種程度上不能充分吸收一定數量的產業工人，那只是一個次要的原因。

總結：整個工人階級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黨的任務：繼續貫徹進一步改善工人階級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生活狀況、進一步提高工人階級工資的方針。

(乙)農民。我想，關於農民的分化問題用不着引用數字，因為我的報告已經拖得這樣長，而這些數字又是大家都知道的。毫無疑問，決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分化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分化混為一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增長的是兩極，即貧農和富農，而中農則被沖刷。我國的情形恰恰相反，中農的數目因有一部分貧農上升為中農而增加起來，富農也正在增多，而貧農却日益減少。這個事實說明，無論過去和現在，中農都是農業方面的中心人物。依靠貧農，聯合中農，這對我國整個建設的命運，對無產階級專政有決定的意義。

農村物質生活狀況的普遍改善。農民收入增加的數字如下：農民的收入在兩年前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為三十五億四千八百萬盧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經增加到四十七億九千二百

萬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點一，而農村人口在這個時期內總共只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三八。這毫無疑問地證明農村的物質生活狀況是在改善。

這並不是說全國一切地區的農民都改善了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大家都知道，這兩年來某些地方的收成好壞是很不一致的，而一九二四年歉收的惡果也還沒有完全消除。因此，國家還要救濟一般的勞動農民，特別是貧農。國家用來救濟勞動農民的款項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爲三億七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四億二千七百萬盧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給貧農的特別救濟如下：發給貧苦農戶的款項共三千八百萬盧布，減免貧苦農戶的稅款共四千四百萬盧布，減免貧苦農戶的保險費共九百萬盧布，——總共九千一百萬盧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在上述幾個方面給貧農的特別救濟約爲：三千九百萬盧布，五千二百萬盧布，九百萬盧布，——總共約一億盧布。

總結：基本農民羣衆的物質生活狀況改善了。

黨的任務：繼續貫徹進一步改善基本農民羣衆首先是貧農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生活狀況的方针，鞏固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提高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在農村中的威信。

(丙)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新資產階級的特點就是他們與工農相反，沒有根據滿意蘇維埃政權。他們的不滿情緒並不是偶然的。這種不滿情緒是有其生活根源的。

上面我已經講過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我已經講過我國工業的增長，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私人工商業者所佔比重的降低，小商人的被排擠。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既然我們的工業和

我們的商業機關在日益增長，成千上萬的中小資本家也就在日益破產。這幾年來有多少中小店舖倒閉了呢？有好幾千個。有多少小工業主無產階級化了呢？有好幾千個。有多少職員在我們國家機關實行裁員時被解職了呢？有幾百幾千個。

我們工業的進展，我們商業機關和合作社機關的進展以及我們國家機關的改善有利於工人階級，有利於基本農民羣衆，而不利於新資產階級，不利於一般中等階層特別是城市中中等階層。所以這些階層對蘇維埃政權不滿的情緒日益增長，那又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因此在這種人中間就產生出反革命情緒。因此就產生出路標轉換派的思想，這種思想成了新資產階級政治市場上的時髦貨色。

但如果以為所有的職員，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對蘇維埃政權懷有不滿情緒，懷有埋怨和憤懣的情緒，那就錯了。雖然新資產階級中間的不滿情緒在日益增長，但是同時知識分子却在分化，數百數千的勞動知識分子離開路標轉換派而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同志們，這顯然是一個應該指出的好現象。

在這方面帶頭的是技術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既然和生產過程密切相連，也就不能不看到布爾什維克是在引導我國向前邁進，使我國情況日益改善。像沃爾霍夫水電站建築工程、德涅泊爾水電站建築工程、斯維爾水電站建築工程、土爾克斯坦鐵路建築工程、伏爾加—頓河運河建築工程以及許多新建的大工廠這類巨大的企業，不能不對技術知識分子中的許多階層發生一定的良好的影響，因為這些階層的命運是和它們的命運相聯系的。這對他們說來不僅是飯碗問題，同時也是光榮的事業，創造



的事業，這自然使他們和工人階級接近起來，和蘇維埃政權接近起來。

農村的勞動知識分子，特別是農村教師就更不必說了，他們早已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他們不能不歡迎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

所以，雖然某些知識階層中的不滿情緒在日益增長，但是同時勞動知識分子却正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

黨的任務就是要繼續貫徹孤立新資產階級的方針，鞏固工人階級和城鄉蘇維埃勞動知識分子的結合。

(丁) 國家機關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關於官僚主義大家都談得很多，因此沒有必要再來多談這個問題了。無論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還是黨的機關裏都有官僚主義分子，這是沒有疑問的。必須和官僚主義分子作鬥爭，只要我們這裏還有國家政權存在，還有國家存在，這個任務就會始終擺在我們面前，這也是事實。

但是總要有個分寸。如果把反對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的鬥爭弄到毀滅國家機關的地步，弄到使國家機關威信掃地的地步，弄到企圖把它搞垮的地步，那就是違背列寧主義，那就是忘記我們的機關是蘇維埃機關，是世界上現有一切國家機關中最高類型的國家機關。

我們國家機關的力量在哪裏呢？就在於它通過蘇維埃把政權和千百萬工農羣衆聯系起來。就在於蘇維埃是供數十萬工人和農民學習管理的學校。就在於國家機關不是和千百萬人民羣衆隔絕，而

是通過許許多多環繞着蘇維埃並因而支持着政權機關的羣衆組織、各種委員會、各種團體、各種會議和代表大會等等來與人民羣衆打成一片。

我們國家機關的弱點在哪裏呢？就在於它裏面有破壞和歪曲國家機關工作的官僚主義分子。爲了從國家機關中清除官僚主義——而官僚主義在一兩年內是清除不了的——就必須有系統地改善國家機關，使它和羣衆接近，依靠新的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人材來革新它，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改造它，而不是把它搞垮，不是使它威信掃地。列寧說得非常對，他說：『如果沒有「國家機關」，那我們早就滅亡了。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就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七)

我不再多談我們國家機關中的缺點了，這些缺點本來就是很明顯的。我指的首先是『婆婆媽媽的拖拉作風』。我手頭有一大堆說明拖拉作風的材料，這些材料揭露出某些司法機關、行政機關、保險機關、合作社機關和其他機關的玩忽職守的罪行。

例如有一個農民爲了求得公允地解決一件事情，一連到一個保險機關去了二十一次，可是始終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還有一個農民，一個六十六歲的老頭子，他步行了六百俄里，想要在縣社會救濟局那裏弄清一件事情，可是始終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還有一個老太婆，一個五十六歲的農婦，她應人民法庭的傳喚，步行了五百俄里，又坐馬車走了

六百多俄里，可是她始終沒有得到公允的解決。

這一類的事實多得很，用不着一列舉了。同志們，這是我們的恥辱！怎麼能夠容忍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呢？

最後，我要談談關於「被打下去的人」的一些事實。原來除了從工人中間被提拔起來的人之外，還有一些「被打下去的人」，他們被自己的同志排擠下去，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或者不會工作，而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中忠誠老實。

例如有一個工人，一個工具鉗工，因為很有才幹，為人正直而被提拔擔任工廠中的某種職務。他一年又一年地工作，很忠實地工作，整頓了秩序，消除了不善經營和浪費的現象。但他這樣工作却觸犯了一夥打得火熱的「共產黨員」的利益，擾亂了他們的安寧。結果怎樣呢？結果這一夥打得火熱的「共產黨員」就多方和他為難，因而他不得不「閃開了」。「老兄，你想顯得比我們聰明些，不讓我們安安穩穩過活和享受，那你就閃開吧」。

還有一個工人，也是一個工具鉗工，一個螺絲車床的調整工，被提拔擔任工廠中的某種職務。他拚命地和忠實地工作，但是他這樣工作却擾亂了某些人的安寧。結果怎樣呢？結果那些人找到機會把這個「不安分的」同志攆走了。這個被提拔的同志是懷着什麼樣的心情離開的呢？他的心情是這樣：「無論派我到什麼地方工作，我總是努力不辜負對我的信任。可是像這種惡作劇的提拔，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受了極大的侮辱。我希望弄個水落石出，但是始終只是一個希望。無論工廠委員會、工

廠管理處還是黨支部連我說話都不肯聽。對於提拔，我是死心了，即使給我一大堆金子，我也決不會去幹了。」（見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勞動報』第七二八號）

同志們，這真是我們的恥辱！怎麼能够容忍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呢？

黨的任務就是對官僚主義作鬥爭，改善國家機關，無情地消滅我剛才說過的我們實踐中的那種亂七八糟的現象。

（戊）關於列寧的文化革命的口號。消除官僚主義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提高工農文化水平。儘可以責罵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儘可以羞辱我們實際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可是，如果廣大的工人羣衆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他們可能、願意並善於從下面用工人羣衆自己的力量來監督國家機關，那末官僚主義無論如何還是會繼續存在的。所以提高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的文化——不僅僅在開展識字運動方面（雖然識字是一切文化的基礎），而首先是在獲得管理國家的技能和本領方面來提高他們的文化——是改善國家機關和任何其他機關的主要槓桿。列寧關於文化革命的口號的意義和作用就在這裏。

一九二二年三月，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開幕之前，列寧在致中央的一封信由莫洛托夫同志收的信裏講過這個問題。他說：

『我們所缺少的主要的東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

化力量。』(20)

同志們，列寧的這段話是決不能忘記的。(喊聲：「對！」)  
因此，黨的任務就是加緊爲提高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階層的文化而鬥爭。

我國內政治狀況的總結是怎樣的呢？

總結就是：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最鞏固的政權。(熱烈鼓掌)

然而，蘇維埃政權雖然是世界上現存一切政權中最鞏固的、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府都會羨慕的政權，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這方面已經是一切都很好了。不，同志們，我們在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我們布爾什維克不能而且不應當掩飾這些缺陷。

第一、我們還有失業現象。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陷，我們應當加以克服，無論如何至少也要使它縮小到最低限度。

第二、我們在工人住宅的建築方面有嚴重的缺點，我們發生了房荒，這一點我們也應當加以克服，或者至少在最近幾年內使它減少到最低限度。

我們這裏不僅在一部分中等階層中，而且在一部分工人中，甚至在我們黨的某些環節中，都存在

◎ 蕭蕭就是我加的。——斯大林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二七七

着某種反猶太主義的萌芽。同志們，我們必須十分無情地和這種惡劣現象作鬥爭。

我們還有放鬆反宗教鬥爭這樣的缺陷。

最後，我們還存在着文化極其落後的情形，不僅從廣義上來說是這樣，而且從狹義上來說，即從起碼識字的意義上來說，也是這樣，因為蘇聯文盲所佔的百分數還是不小的。

同志們，如果我們想以較快的速度前進，我們就必須消滅諸如此類的缺陷。

在結束我的報告的這一節的時候，請讓我略為談談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的幾項最值得注意的任命。我不談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的任命問題。我也不談蘇聯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貿易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人民委員的任命問題。我只想談談最典型的三項任命。你們知道，洛波夫被任命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他是一個五金工人。你們知道，五金工人烏哈諾夫當選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代替了加米涅夫。你們也知道，還有一個五金工人柯馬羅夫當選為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代替了季諾維也夫。所以我們兩個京城的『市長』都是五金工人。（鼓掌）固然他們不是貴族出身，但他們管理京城的事務比任何一個貴族都管理得好。（鼓掌）你們會說這是一種五金化的趨向。我認為這並沒有什麼壞處。（喊聲：『正好相反，好得很！』）

但願資本主義國家，但願倫敦，但願巴黎終於能趕上我們，並選出自己的五金工人來擔任『市長』。（鼓掌）

### 三 黨和反對派

#### 一、黨內狀況

同志們，我不想多談我們黨在數量上的增長和思想上的提高，也不想列舉各種數字，因為柯秀爾會把這一切向你們詳細報告。

我也不想談我們黨的社會成分以及與此有關的數字，因為柯秀爾在自己的報告中會向你們提供這方面的詳細材料。

我想簡單談談我們黨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領導工作的提高以及這些方面的領導工作質量改進的情形。同志們，有一個時候，大約兩三年前，有一部分同志，好像是以托洛茨基爲首，（笑聲，喊聲：『好像是？』）曾經責備我們省委會、區域委員會以及中央委員會，硬說各級黨組織不內行，不該干涉我國的經濟事務。是的，有過這樣一個時候，但現在未必有人再敢這樣責備黨組織了。省委會和區域委員會已經熟悉經濟的領導工作，黨組織已經站在經濟建設的前列，而不是做它的尾巴，——這已經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只有瞎子或瘋子才會否認。我們決定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國民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的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已經說明我們黨在有計劃地領導我國經濟建設方面，無論在地方或在中央，都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

有些人以為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同志們，這是一件必須指出的特殊的重要的事情。人們有時援引美國和德國的經濟機關，彷彿那些機關也是有計劃地領導國民經濟的。不，同志們，它們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並且只要那裏的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它們就不能做到這一點。要做到有計劃地領導，必須具備另一種工業體系，即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至少必須具備國有化的工業、國有化的信貸系統、國有化的土地、同農村的社會主義的結合、工人階級掌握的國家政權等等。

固然，它們那裏也有某種類似計劃的東西。但這是一種臆測的計劃，想當然的計劃，這種計劃誰也不必執行，根據這種計劃是不能領導全國經濟的。我們這裏就不同了。我們的計劃不是臆測的計劃，不是想當然的計劃，而是指令性的計劃，這種計劃各領導機關必須執行，這種計劃能決定我國經濟在全國範圍內將來發展的方向。

你們可以看出這裏是有原則性的差別的。

所以我說，單從我們在代表大會上提出國民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問題這一簡單事實，也可以看出我們計劃領導工作的質量的提高。

我也不想多談我們黨的黨內民主的發揚。只有瞎子才看不見，在我們這裏，黨內民主——真正的黨內民主，黨員羣衆積極性的真正高漲——正在日益增長和發展。有些人在空談民主，但是，究竟什麼是黨內民主呢？究竟是誰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了解為寥寥無幾的脫離革命的知識分子有漫無止境地誇誇其談和擁有自己的機關刊物等等的自由，那末這種「民主」我們是不需要的，因為這是破



境絕大多數人的意志的區區少數人的民主。如果把民主了解爲黨員羣衆有解決我們建設方面各種問題的自由；了解爲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並吸引他們來參加黨的領導；了解爲發揮他們在黨內的主人翁的感覺；那末這種民主我們是有的，這種民主我們是需要的，並且我們會不顧一切地來不斷發揚它。（鼓掌）

同志們，我也不想多談我們的集體領導隨着黨內民主的發揚而逐步增強的情形。就拿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來說吧。它們共同組成一個包括二百到二百五十個同志的領導中心，定期集會並解決我國建設中的最重要的問題。這是我們黨未曾有過的一個最民主的和集體行動的中心。結果怎樣呢？結果是：解決我們工作中各項最重要問題的責任日益從狹小的上層手裏轉到這個和一切建設部門以及我們遼闊國土上的所有地區保持着極密切聯系的廣大的中心手裏，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也不想多談我們黨員幹部增加的情形。毫無疑問，最近幾年來，我們黨內除了老幹部，又不斷增添了許多主要是工人出身的新幹部。從前我們的幹部以數百數千計算，可是現在他們却以數萬計算了。我想，如果從最下層組織即從車間和工作小組算起，直到最高機關爲止，那末現在我們全國的黨員幹部已經不下十萬人了，他們絕大多數是工人出身的。這是我們黨的極大的發展。這是我們幹部數量的極大的增長，是他們的思想和組織方面的經驗的增加，是他們的共產主義文化的提高。

最後，還有一個雖然不必多談但是應該指出的問題。這就是關於黨在我國非黨工人和一般勞動

羣衆中、在全世界工人和一般被壓迫階級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的問題。未必用得着懷疑，我們黨已成爲全世界勞動羣衆爭取解放的旗幟，而布爾什維克這一稱號已成爲工人階級中優秀人物的光榮稱號。

同志們，我們在黨的建設方面所獲得的成績總的說來就是如此。

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內沒有什麼缺點。不，缺點是有的，並且是嚴重的。讓我來略爲談談這些缺點吧。

例如拿黨組織對經濟機關和其他機關的領導工作來說。我們在這方面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不，並不是一切都很好。我們這裏不僅在地方，甚至在中央，往往有人可以說是用私人情面、用家庭方式來處理問題。比如說，某個組織的上層領導者伊萬·伊萬諾維奇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搞壞了工作。但伊萬·費多羅維奇却不願意批評他，不願意揭露他的錯誤，不願意糾正他的錯誤。他不願意這樣做，是因爲不願意『樹敵』。犯了錯誤，搞壞了工作，這有什麼要緊！我們中間誰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原諒他伊萬·費多羅維奇，明天他就會原諒我伊萬·伊萬諾維奇。因爲怎麼能担保我自己也不犯錯誤呢？客客氣氣，舒舒服服。既和氣，又友好。人家不是說放任錯誤就是敗壞我們的偉大事業嗎？不要緊！也許僥倖能湊合過去。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某些負責工作人員的通常論調。

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如果我們爲了某些同志的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末除了使我們的偉大事業遭到毀滅是不會

有別的結果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喊聲：『對！』鼓掌。）

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個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自己批評自己並靠批評自己而壯大起來（）。這是馬克思的一個很重要的指示。如果我們這些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者不正視我們自己的缺點，而用私人情面來處理問題，互相包庇錯誤，讓膿瘡在我們黨的機體內部蔓延滋長，那末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缺點呢？

如果不肅清我們當中在處理我國建設事業各種極重要問題時的這種庸俗習氣，這種講私人情面的作風，那我們就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就一定會滅亡，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如果拒絕誠懇坦白地進行自我批評，拒絕誠懇公開地改正自己的錯誤，那我們就是堵塞自己前進的道路，堵塞改進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保證我們事業獲得新成就的道路，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樣樣向上的。不，同志們，我們還有階級，我們國內還有矛盾，我們有過去的東西，我們也有現在的東西和將來的東西，這種種東西之間存在着矛盾，因此，我們不能在生活的波浪上一帆風順地前進。我們是在鬥爭中、在各種矛盾的發展中、在克服這些矛盾中、在發現和消除這些矛盾中前進的。

只要還有階級，我們就永遠不能說：好，謝天謝地，現在算是萬事大吉了。同志們，這種情形我們是永遠不會有的。

在我們生活中總是有某種東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東西不願意輕易地死去，它們要爲自己的生

存而掙扎，堅持自己腐朽的事業。

在我們生活中也總是有新的東西在生長。但生長着的東西也不是輕易地生長起來的，它們叫着，喊着，堅持自己生存的權利。（喊聲：『對！』鼓掌。）

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之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生長着的東西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的發展的基础。我們如果不以布爾什維克所應有的態度坦白地誠懇地指出和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那我們就會堵塞自己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要前進的。正因為我們要前進，所以我們應當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當做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不然就不能前進，不然就不能發展。

但正是在這方面我們做得還很差。而且只要有一點成績，就忘記缺點，心滿意足，自高自大起來。有了兩三次大的成績，就自以為爲了不起。再有兩三次大的成績，就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錯誤依然如故，缺點也還照樣存在，讓膿瘡在我們黨的機體內部蔓延滋長，於是黨就害起病來了。

第二個缺點就是把行政方法搬到黨內來，用行政方法代替黨內有決定意義的說服方法。這個缺點的危險性並不亞於第一個缺點。爲什麼呢？因爲它會造成一種危險，使我們那些具有自動精神的黨組織變成空洞無謂的文牘主義的機關。既然我們有不下於六萬個最積極的工作人員分佈在各種經濟機關、合作社和國家機關裏，並在那裏同官僚主義作鬥爭，那就應當承認，其中一部分人在同這些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時有時自己也傳染上官僚主義，並且把它帶到黨組織裏來。同志們，這不是我們的過錯，而是我們的不幸，因爲只要還有國家，這種現象總會在不同程度上繼續存在。正因爲這

種現象在生活中有一定的根源，所以我們必須武裝起來同這種缺點進行鬥爭，必須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吸收他們參加解決我們黨的領導方面的種種問題，不斷地發揚黨內民主，不容許在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中用行政方法代替說服方法。

第三個缺點就是我們一些同志總是希望順水行舟，平安無事，不問前途，不顧將來，只求周圍一片節慶氣氛，只求我們每天都舉行慶祝大會，到處都聽到掌聲，使我們每個人都能輪流選入各種名譽主席團。（笑聲，鼓掌。）

這種只希望到處看到節日氣氛的心理，這種只醉心於裝飾門面，醉心於慶祝各色各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紀念節日的心理，這種只願意隨波逐流，不管我們會被沖到哪裏去的心理，（笑聲，鼓掌。）——這一切就構成我們黨的實踐中的第三個缺點的實質，構成我們黨的生活中我們各種缺點的基礎。

你們看見過這樣的船夫嗎？他們老老實實地划船，划得汗流滿面，但是不知道流水會把他們沖到哪裏去。我在葉尼塞河上看見過這樣的船夫。這是一些誠實的、不知疲倦的人。但是他們的不幸，就在於他們不知道而且不願意知道波浪會把他們沖到使他們遭到滅亡的危險的礁石上去。

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他們老老實實地雙手不停地划船，隨波逐流，至於流水會把他們沖到哪裏去，他們不僅不知道，甚至不願意知道。沒有前途的工作，沒有舵沒有帆的工作，——這就是只想隨波逐流的心理所造成的後果。

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很清楚的：起初他們身上漸漸發霉，接着他們就變得暮氣沉沉，隨後他們就陷入庸俗的泥潭，末了他們就變成十足的庸人。這就是真正蛻化的道路。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黨的實踐和我們黨的生活中的一些缺點，關於這些缺點，我向你們說了一些不大中聽的話。

現在讓我來談談關於爭論和關於我們的所謂反對派的問題。

## 二、爭論的總結

黨內的爭論有沒有什麼意義，有沒有什麼價值呢？

人們有時說：你們幹嗎大肆爭論，誰需要這種爭論呢？家醜不可外揚，爭論問題在內部解決不是更好嗎？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爭論有時是絕對必要而且是非常有益的。全部問題在於什麼樣的爭論。如果爭論是在同志範圍內進行的，是在黨的範圍內進行的，如果它的目的是進行誠懇的自我批評，是批評黨內的缺點，因而能夠改進我們的事業並武裝工人階級，那末這樣的爭論是必需而且是有益的。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爭論，這種爭論的目的不是要改進我們的共同事業而是要敗壞它，不是要鞏固黨而是要瓦解它並破壞它的威信。這樣的爭論通常不會使無產階級武裝起來，而會使它解除自己的武裝。這樣的爭論我們是不需要的。（喊聲：「對！」鼓掌。）

在代表大會開幕前大約三個月，即在中央還沒有制定提綱，還沒有公佈提綱時，反對派要求展開全國範圍的爭論，企圖強迫我們進行一種必然有利於我們的敵人、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敵人、有利於我們黨的敵人的爭論。正因為如此，中央才打破了反對派的這種計謀。正因為中央打破了反對派的這種計謀，我們才能把爭論引上正軌，使爭論能夠以中央提交代表大會的提綱作為基礎。現在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整個爭論是有好處的。

同志們，至於說家醜外揚，那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從來沒有害怕過而且將來也不會害怕在全黨面前公開批評自己和自己的錯誤。其實，布爾什維主義的力量也正在於它不怕批評，並通過批評自己的缺點來汲取繼續前進的力量。因此，這次爭論是我們黨強大有力的標誌。

不應當忘記，在任何一个一個大的政黨內，特別是在像我們黨這樣一個執掌政權而又包含着一部分農民和職員的政黨內，在一定時期內必然會出現一些對黨的實踐問題袖手旁觀、漠不關心的分子，他們慣於閉着眼睛進行表決，慣於隨波逐流。這類分子的大量存在是一種禍害，我們必須和這種禍害進行鬥爭。這類分子是我們黨內的泥潭。

爭論就是向這個泥潭申訴。反對派分子向它申訴是要從它中間拉出一部分人。而反對派分子確實從它中間拉出了最壞的一部分人。黨向它申訴是要從它中間拉出最好的一部分人，吸引這一部分人來積極參加黨的生活。結果，這泥潭雖然本身惰性很大，也不得不自行抉擇。並且它在這些申訴之後確實自行抉擇了，它的隊伍中的一部分人投向反對派，另一部分人投向黨，於是泥潭也就不成其為

泥濘了。這在我們黨的發展的總平衡表上是一個正數。這次爭論的結果，我們黨內的泥濘縮小了，它不是已經完全不存在就是快要不存在了。這就是爭論的好處。

爭論的總結怎樣呢？總結是大家都知道的。到昨天為止，擁護黨的同志有七十二萬四千人；而擁護反對派的只有四千多人。你們看，這就是總結。我們的反對派曾經大肆叫囂，說中央委員會脫離了黨，黨脫離了階級，說什麼美哉，妙哉，要是嘴裏長出蘑菇來，那末一定會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擁護反對派。但是，既然嘴裏長不出蘑菇來，於是擁護反對派的人甚至連百分之一也不到。總結就是這樣。

爲什麼全黨以及跟它一起的工人階級能這樣急遽地把反對派孤立起來呢？要知道，領導反對派的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善於給自己作廣告的人物，（喊聲：『對！』）不謙遜的人物，（鼓掌）善於自吹自擂的人物。

其所以這樣，是因爲反對派的領導集團原是一些脫離實際生活、脫離革命、脫離黨、脫離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組成的集團。（喊聲：『對！』鼓掌。）

剛才我談到我們工作上的一些成績，談到我們在工業方面、商業方面、整個經濟方面以及對外政策方面的一些成績。但是反對派對這些成績不感興趣。他們不是看不見這些成績，就是不願意看見這些成績。他們所以不願意看見這些成績，一方面是由於自己愚昧無知，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這幫脫離實際生活的知識分子相當頑固。



### 三、黨和反對派之間的基本分歧

你們要問，黨和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究竟在什麼地方？這些分歧發生在哪些問題上？

同志們，分歧發生在一切問題上。（喊聲：『對！』）

不久以前，我看到莫斯科一位非黨工人（他就要入黨，也許已經入黨了）的申請書。請看他是一樣說明黨和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的：

『從前我們尋找黨和反對派意見分歧的地方，但是現在已經找不到反對派和黨意見相同的地方了。（笑聲，鼓掌。）反對派在一切問題上都是反對黨的，所以我要是一個擁護反對派的人，那我就不會申請入黨了。』（笑聲，鼓掌。）（見『消息報』第二六四號）

你們看，工人有時是多麼善於中肯而簡潔地說明問題呵。我認爲這一段話最中肯最正確地說明了反對派對黨、對黨的思想、對黨的綱領和黨的策略的態度。

正因為反對派在一切問題上都和黨發生分歧，所以反對派是一個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綱領、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組織原則的集團。

凡是成立新黨所必需的一切，反對派都已經具備了。只是缺乏一件『小小的東西』，缺乏搞這一手的那麼一點力量。（笑聲，鼓掌。）

我可以舉出黨和反對派之間發生分歧的七個基本問題：

第一、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可能性的問題。我不再援引反對派關於這個問題的文件和聲明了。這些東西大家都知道，沒有必要重複。大家都很清楚，反對派是否認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可能性的。反對派既然否認這種可能性，也就直接和公開地滾到孟什維克的立場上去了。

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的這種方針對他們現在的領導者來說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拒絕參加十月起義，就是從這種方針出發的。當時他們公開說，我們舉行起義就是自取滅亡，必須等待立憲會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並且不會很快成熟。

托洛茨基參加起義也是從這種方針出發的。因為他當時曾經公開說，如果在最近的將來沒有西方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及時援助，而以爲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那是愚蠢的。

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列寧和黨，——這三方面當時是怎樣去參加起義的呢？同志們，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值得談幾句的。

你們知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是在棍子的威脅下參加起義的。當時列寧用棍子趕着他們，用開除黨籍威嚇他們。（笑聲，鼓掌。）他們才不得不拖着腿走去參加起義。（笑聲，鼓掌。）

托洛茨基是自願參加起義的。但他不是簡簡單單地參加的，而是有小小的附帶條件的，這個小小的附帶條件當時就已經使他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接近了。有意思的是托洛茨基恰巧在十月革命前夜即一九一七年六月居然在彼得格勒再版他的舊作『和平綱領』，好像故意要藉此說明他是在自己

的旗幟下參加起義的。他在這本小冊子裏究竟說些什麼呢？他在這本小冊子裏和列寧爭論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問題，他認為列寧的見解是不正確的，並且斷言政權固然必須奪取，但是，假如沒有勝利的西歐工人的及時援助，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而誰要是不相信托洛茨基的批評，誰就是犯了民族狹隘性的毛病。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那本小冊子裏的一段話：

『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領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在一國範圍內觀察社會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變為構成社會愛國主義實質的民族狹隘性的犧牲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

第九十頁）

同志們，這就是托洛茨基的小小的附帶條件，這個小小的附帶條件在許多方面向我們說明托洛茨基現在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結成聯盟的根源和基礎。

而列寧是怎樣參加起義的呢？黨是怎樣參加起義的呢？也是有小小的附帶條件的嗎？不，列寧和他的黨參加起義是沒有附帶條件的。下面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在國外發表的一篇有名的文章『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中的一段話：

『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了的社會主義決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戰爭。相反地，它預計到戰

爭。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在一個相當時期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這就不僅會引起摩擦，而且會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公開企圖撲滅社會主義國家中勝利的無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戰爭，就我們方面說來是合理的和正義的戰爭。這是爭取社會主義，爭取把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戰爭。」（見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〇三五頁（三））

你們可以看到這完全是另一種方針。托洛茨基參加起義是有一種使他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接近的小小的附帶條件的，他斷言如果外來的援助不及時，無產階級政權本身也就沒有什麼意義，列寧却相反，他參加起義是沒有附帶條件的，他肯定說我國無產階級政權應當成爲幫助其他各國無產者掙脫資產階級枷鎖的基地。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參加十月起義的情形。這就是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後的第十年一個鼻孔出氣的原因。

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對話方式來說明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雙方在成立反對派聯盟時的會談情形。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對托洛茨基說：「親愛的同志，你看，我們歸根到底還是對的，我們曾經

說過不應當舉行十月起義，應當等待立憲會議，如此等等。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國家在蛻化，政權在蛻化，我們在走向滅亡，我們這裏不會有什麼社會主義。本來是不應當舉行起義的。你却自願地參加了起義。你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托洛茨基回答他們說：「不，親愛的同事，你們這樣說我是不公道的。起義我是參加了的，但我究竟是怎樣參加的，你們却忘記說了。要知道我參加起義並不是乾脆的，而是有附帶條件的。（大笑）既然現在已經很清楚，外來的援助已經無從期待，那末我們顯然是在走向滅亡，這一點我當時在「和平綱領」中就已經預先說過了。」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說：「想必是這樣。我們忘記了小小的附帶條件。現在清楚了，我們的聯盟是有思想基礎的。」（大笑，鼓掌。）

反對派否認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可能性的方針就是這樣形成的。

這種方針是什麼呢？這就是投降主義。向誰投降呢？顯然是向我國的資本主義分子投降。此外還向誰投降呢？向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投降。而那些左的詞句和革命的姿態又到哪裏去了呢？全都烟消雲散了。只要把我們的反對派好好抖一抖，把他們的那些革命辭藻抖掉，你們就可以看出他們骨子裏充滿着投降主義。（鼓掌）

**第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我國有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呢？這個問題是有點奇怪的。（笑聲）然而反對派在他們每次的聲明中都要提出這個問題。反對派說現在我們這裏發生了特米多爾式的蛻

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國的經濟和政治正在破產和倒退，我們不是在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在走向資本主義。這種說法當然是奇怪的、愚蠢的。但是反對派却堅持自己的說法。

同志們，你們看，這又是一個分歧。托洛茨基那個蠢人皆知的關於克列孟梭的論點就是以此為根據的。既然政權已經蛻化或正在蛻化，那它還值得愛惜、值得保護、值得捍衛嗎？顯然是不值得的。如果便於『取消』這種政權的有利形勢到來，比方說，如果敵人已經進到離莫斯科只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那顯然就應當利用形勢來掃除這種政權，建立起克列孟梭式的即托洛茨基式的新政權。

顯然，這種『方針』絲毫沒有列寧主義的氣息。這是十足的孟什維主義。反對派已經滾到孟什維主義方面去了。

第三、關於工人階級同中農聯盟的問題。反對派一直隱藏着自己對這種聯盟思想的反對態度。他們的政綱，他們的反提綱所以值得注意，主要還不在於其中已經談到的東西，而在於他們力圖對工人階級隱瞞的東西。但是畢竟出來一位伊·尼·斯米爾諾夫（他也是反對派的首領之一），他鼓起勇氣道出反對派的真情，把反對派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我們是在『走向滅亡』，如果要想『得救』，就必須同中農鬧翻。這話雖然不夠聰明，但是說得很明白。

在這裏，反對派終於在大家面前露出了他們的孟什維克馬脚。

第四、關於我國革命的性質的問題。既然否認在我國勝利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既然否認無

產階級專政的存在，既然否認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的必要，那末我國革命所剩下的還有什麼呢？我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所剩下的還有什麼呢？顯然什麼也沒有了，簡直什麼也沒有了。無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無產階級已經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農民現在再不需要幹什麼革命了，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了土地，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已經可以離開，可以讓位給其他階級了。

你們看，如果把反對派的觀點追究到底，那末反對派的方針就是這樣。

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反對派的投降主義的全部根源。無怪乎崩得派投降主義者阿布拉莫維奇要誇獎反對派。

**第五、關於領導殖民地革命的列寧方針的問題。**列寧的出發點是：帝國主義國家和被壓迫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裏共產主義的政策和殖民地國家裏共產主義的政策之間存在着區別。從這種區別出發，列寧早在大戰時期就已經說過，保衛祖國的思想對於帝國主義國家裏的共產主義來說是不能接受的，是反革命的，但是對於那些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的被壓迫國家來說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正義的。

正因為如此，列寧認為在一定階段和在一定期間可以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甚至結成聯盟，只要它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只要它不妨礙共產黨人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工人和貧農。

反對派在這方面的罪過就在於他們徹底背離了列寧的這個方針，而滾到第二國際的立場上去，

第二國際認為不應當援助殖民地國家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我們的反對派在中國革命問題上遭到的一切不幸，原因也就在這裏。

你們看，這又是一個分歧。

**第六、關於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統一戰綫策略的問題。**反對派在這方面的罪過就在於他們在逐步爭取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問題上背離了列寧的策略。要把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不能僅僅靠黨的政策正確。黨的政策正確是一件大事情，但是這還遠不是一切。爲了使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就必須使羣衆根據本身的經驗確信共產主義的政策正確。而爲了使羣衆確信這一點，就需要時間，就需要黨善於進行靈活巧妙的工作把羣衆引導到自己的立場上；善於進行靈活巧妙的工作使千百萬羣衆確信黨的政策正確。

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我們知道當時的問題是要推翻資產階級並建立蘇維埃政權。然而我們當時並沒有號召廣大工人階級羣衆去舉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起義。爲什麼？因爲當時羣衆還不可能確信我們的絕對正確的政策是正確的。只有當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在革命的基本問題上丟盡臉皮的時候，只有當羣衆開始確信我們的政策正確的時候，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引導羣衆舉行了起義。正因爲我們適時地引導羣衆舉行了起義，我們那時才獲得了勝利。

這就是統一戰綫思想的根源。列寧所以運用統一戰綫的策略，其實就是爲了使資本主義國家裏



感染了社會民主黨妥協主義偏見的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的經驗認識共產黨人的政策正確，並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

反對派的罪過就在於他們完全否定這個策略。有一個時候反對派曾經愚昧無知地醉心於統一戰綫的策略，非常歡迎和英國總委員會達成協議，認爲這種協議是『和平的極重要的保障之一』，是『防止武裝干涉的極重要的保障之一』，是『防止歐洲改良主義爲害』的極重要手段之一（季諾維也夫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但是，反對派在依靠柏塞爾之流和希克斯之流『防止』改良主義『爲害』的希望徹底破滅以後就走到另一個極端，完全否定統一戰綫策略的思想了。

同志們，你們看，這又是一個分歧，它表明反對派完全離開了列寧的統一戰綫策略。

**第七、關於列寧式的黨性、關於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內部列寧式的統一的問題。**反對派在這方面完全背離列寧的組織方針，而走上新建立第二黨的道路，走上建立新國際的道路。

你們看，這就是說明反對派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滾到了孟什維主義方面去的七個基本問題。

能不能認爲反對派的這些孟什維主義觀點可以和我們黨的思想、和我們黨的綱領、和我們黨的**策略、和共產國際的策略、和列寧主義的組織方針**相容呢？

絕對不能，一分鐘也不能！

你們會說：在我們這裏怎麼會產生出這樣的反對派呢？他們的社會根源在哪裏呢？我想，反對派的社會根源就在於城市小資產者階層在我們發展的情況下日益破產，在於這些階層對無產階級專政

的制度表示不滿，在於這些階層力圖改變這個制度，力圖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精神來「改善」這個制度。

前面我已經講過，由於我們的前進，由於我國工業的發展，由於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比重的增大，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城市資產階級就日益破產和沒落。反對派反映了這些階層對無產階級革命制度的怨恨和不滿。

這就是反對派的社會根源。

#### 四、今後怎樣？

今後怎樣對待反對派呢？

在講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先向你們談談加米涅夫在一九一〇年和托洛茨基進行合作的一次嘗試的經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而且它能給我們一種線索來正確處理所提出的問題。一九一〇年，我們中央在國外舉行了一次全會。全會討論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特別是和托洛茨基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當時我們和孟什維克處在同一個黨內，自稱爲一個派別）。全會違背列寧的意見，反對列寧的意見而主張和孟什維克調和，也就是主張和托洛茨基調和。列寧當時處於少數地位。可是加米涅夫怎樣呢？他却去和托洛茨基實行合作。不過他進行這種合作，列寧是知道的並且也是同意的，因爲列寧想用實際經驗向加米涅夫證明，和托洛茨基合作來反對布爾什維主義是有害的和不能

容許的。

請聽加米涅夫關於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一九一〇年我們一派中的多數人曾經試圖和托洛茨基同志妥協並取得協議。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激烈地反對這種企圖，好像是爲了我堅持試圖和托洛茨基取得協議而「處罰」我，他堅持由中央委員會派我做代表去參加托洛茨基同志那個報紙的編輯部。到一九一〇年秋，即在這個編輯部裏工作了幾個月之後，我已經確信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反對我那種「調和」路線的態度是正確的，因此，經他同意我就退出了托洛茨基同志那個機關報的編輯部。關於我們當時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分裂，黨中央機關報發表了幾篇尖銳的文章加以說明。就在那個時候，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建議我寫一本小冊子來總結一下我們同孟什維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間的意見分歧。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對我說：「你已經嘗試過和各種反布爾什維主義集團中的最左翼（托洛茨基派）取得協議，你已經確信不可能取得協議，所以你應當寫一本總結性的小冊子。」自然，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特別堅持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和當時被我們稱爲托洛茨基主義的那種東西之間的關係方面……全部說清楚。」（加米涅夫爲他的小冊子『兩個黨』所寫的序言）

從這裏得出了什麼結果呢？請聽下去吧：

『和托洛茨基進行合作的嘗試（我敢說我是誠心誠意做這次嘗試的，單是我那些現在被托洛茨基利用的書信和私人談話就可以證明這一點）證明，採取調和態度勢必滾到擁護取消派的立

場上去，堅決站到取消派方面去。』（加米涅夫「兩個黨」）  
再往下聽吧：

「呵，如果「托洛茨基主義」作爲黨內一種情緒而獲得了勝利，那對取消派、召回派以及一切反黨派別來說，該多麼稱心如意。」（同上）

同志們，你們看：這就是和托洛茨基進行合作的一次嘗試。（喊聲：『可以引爲教訓的嘗試！』）關於這次嘗試的結果，加米涅夫已經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那本名叫『兩個黨』的專門小冊子裏敘述過了。我不懷疑這本小冊子當時對所有還幻想和托洛茨基合作的同志們是有很大益處的。

可是現在我有這樣一個問題：加米涅夫是否會再寫一本也叫做『兩個黨』的小冊子來談談他現在和托洛茨基合作的嘗試呢？（哈哈大笑，鼓掌。）這也許不是沒有益處的。當然我不能向加米涅夫担保，托洛茨基現在就不會再像先前那樣利用他的書信和親密的談話來反對他了。（大笑）但是這也用不着怕。無論如何，這裏必須有所選擇：或者是懼怕托洛茨基利用加米涅夫的信件並洩露他和托洛茨基的秘密談話，那末就有出黨的危險，或者是拋棄任何懼怕心理而留在黨內。

同志們，現在問題就是這樣擺着：不這樣，就得那樣。

據說反對派打算向大會提出一個聲明，表明他們現在服從並且將來也會服從黨的一切決定，（喊聲：『又想來一九二六年十月的那一套嗎？』）解散自己的派別組織，（喊聲：『這種話我們已經聽過兩次了！』）並且要堅持他們不肯放棄的觀點，（喊聲：『呵！』）『不行，最好還是由我們親自動

手來解散他們吧！」（在黨章範圍內堅持，（喊聲：『又有小小的附帶條件。』）我們的黨章範圍不是橡皮做的。）」

同志們，我想這一套是行不通的。（喊聲：『對！』鼓掌多時）同志們：我們以前也遇到過某種聲明的嘗試，（鼓掌）這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和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那兩次聲明的嘗試。（喊聲：『對！』）這種嘗試的結果如何呢？我雖然不打算寫『兩個黨』這樣的小冊子，可是我敢說這種嘗試的結果是非常糟糕的。（喊聲：『對！』）結果是使黨受了兩次騙，結果是使黨的紀律削弱了。試問反對派現在還有什麼理由來要求我們，要求偉大的黨的代表大會，要求列寧黨的代表大會經過這種嘗試之後還相信他們的話呢？（喊聲：『那太愚蠢了。』）誰相信，誰就倒霉！」

據說他們還要提出恢復被開除的人的黨籍問題。（喊聲：『不行！』）讓他們滾到孟什維克的泥潭裏去吧！」（同志們，我想，這一套也是行不通的。（鼓掌多時）

爲什麼黨開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呢？因爲他們是反黨的反對派的全部活動的組織者，（喊聲：『對！』）因爲他們的目的在於破壞黨的法律，因爲他們妄自尊大，以爲誰也不敢觸犯他們，因爲他們想在黨內給自己造成一種貴族地位。

可是，難道我們願意黨內存在享受特權的貴族和沒有這種特權的農民嗎？難道我們布爾什維克把貴族等級根本剷除之後，現在又要在我們黨內恢復這種等級嗎？（鼓掌）

你們要問：爲什麼我們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開列出黨呢？因爲我們不願意黨內有貴族存在。

因爲我們黨內只有一種法律，並且全體黨員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呼喊聲：『對！』鼓掌多時。）

如果反對派希望留在黨內，那他們就必須無附帶條件地毫不含糊地服從黨的意志、黨的法律、黨的指示。如果他們不願意這樣做，那就讓他們到他們認爲比較自由的地方去吧。（喊聲：『對！』鼓掌。）我們不願意而且決不會爲反對派制定一些優待他們的新法律。（鼓掌）

有人問到條件。我們的條件只有一個：反對派無論在思想上或組織上都必須完完全全解除武裝。（呼喊聲：『對！』鼓掌多時。）

他們必須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老老實實地放棄自己的反布爾什維主義的觀點。（呼喊聲：『對！』鼓掌多時。）

他們必須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老老實實地痛斥他們自己所犯的那些已經成爲反黨罪行的錯誤。

他們必須把自己的支部交出來，使黨能够把它們全部解散。（呼喊聲：『對！』鼓掌多時。）

或者是這樣做，或者是叫他們出黨。如果他們不肯出去，就把他們趕出去。（呼喊聲：『對！』鼓掌多時。）

同志們，關於反對派的問題就是這樣。

#### 四 總 結

同志們：現在我要結束我的報告了。

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的總結是怎樣的呢？總結如下：

(一) 雖然有極大的困難，雖然有「列強」資產階級的挑釁性的攻擊，我們還是和周圍各國維持了和平關係；

(二) 雖然障礙重重，雖然被收買的銷路很廣的資產階級報刊百般譏諷，我們還是鞏固了蘇聯工人階級同帝國主義國家的以及殖民地的工人羣衆的聯系；

(三) 我們提高了無產階級專政在世界各洲千百萬勞動羣衆中的威信；

(四) 我們黨幫助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加強了它們在世界各國的影響；

(五) 我們盡力做到了一個黨所能做到的一切來發展和加速世界革命運動；

(六) 我們提高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使它的發展達到了打破紀錄的速度，並且確立了它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七) 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

(八) 我們依靠貧農鞏固了工人階級和中農的聯盟；

(九) 雖然存在着敵對的國際包圍，我們還是鞏固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向世界各國的工人表明了無產階級不僅善於破壞資本主義而且善於建設社會主義；

(十) 我們鞏固了黨，捍衛了列寧主義，徹底粉碎了反對派。

總結就是這樣。

結論怎樣呢？結論只有一個：我們是在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我們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喊聲：『對！』鼓掌。）

由此可見，我們沿着這條道路前進一定能達到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能達到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勝利。（鼓掌多時）

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道路上不會有什麼困難了。困難還是會有的。但是我們不怕困難，因為我們是布爾什維克，我們是從革命的烈火中鍛鍊出來的。

困難還是會有的。但是我們一定會像過去一樣地克服困難，因為我們是布爾什維克，鋼鐵般的列寧的黨把我們鍛鍊出來為的是要和困難作鬥爭，克服困難，而不是叫苦和哭泣。

正因為我們是布爾什維克，我們一定會勝利。

同志們！向着我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前進，向着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勝利前進！（熱烈鼓掌多時。全體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高唱『國際歌』。）



##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

(十二月七日)

同志們！在許多代表發言之後，我要說的話已經不多了。關於葉甫多基莫夫和穆拉洛夫兩人的發言，我沒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講，因為他們的發言沒有提供可講的材料。關於他們的發言只能說一句話：願上天寬恕他們的罪過，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胡說些什麼。(笑聲，鼓掌。)我想談談拉柯夫斯基的發言，特別是要談談加米涅夫的發言，因為加米涅夫的發言是反對派分子所有一切發言中最虛偽最荒謬的。(喊聲：「對！」)

### 一 關於拉柯夫斯基的發言

(甲)關於對外政策。我認為拉柯夫斯基在這裏提到戰爭和對外政策問題是徒勞無益的。大家知道，拉柯夫斯基在莫斯科代表會議上關於戰爭問題說過許多蠢話。他來這裏發言，大概是想糾正自己那番蠢話。但是結果却顯得更蠢。(笑聲)我認為拉柯夫斯基還是不談對外政策為妙。

(乙)關於左和右。拉柯夫斯基斷言反對派是我們黨的左派。同志們，這真是可笑之至。這種說

法顯然只是爲了使政治破產分子聊以自慰。事實證明反對派是我們黨內的孟什維克派，反對派已經滾到孟什維主義方面去，反對派客觀上已經變成資產階級分子的工具，這一切都是已經證明並且一再證明了的。試問怎麼能說反對派是左派呢？在什麼地方聽說過，一個在客觀上已經成爲『第三種勢力』的工具即資產階級分子的工具的孟什維克集團會比布爾什維克還左呢？反對派是聯共（布）黨內的右派即孟什維克派，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拉柯夫斯基顯然已經糊塗透頂，甚至左右都分不清了。你們大概記得果戈里小說中那個綏里方的話：『阿哈，你這泥腿……連左右也分不清！』

（丙）關於反對派的援助。拉柯夫斯基聲稱，要是帝國主義者侵犯我國的話，反對派是決心援助黨的。你看多麼慈悲呵！他們這個勉強只佔我們黨內人數千分之五的小小集團竟大發慈悲地許諾在帝國主義者侵犯我國的時候來援助我們。我們不相信你們的援助，我們也不需要你們的援助！我們請求於你們的只有一件事：不要妨礙我們，不要再妨礙我們！其餘的一切，我們自己都會辦到，你們儘管放心好了。（喊聲：『對！』鼓掌。）

（丁）關於『信號員』。其次，拉柯夫斯基聲稱，反對派是在向我們發出信號，預告危險，預告困難，預告我國的『滅亡』。這真是些『信號員』，他們在自己面臨滅亡、真正需要人家救命的時候，還要把黨從『滅亡』中救出來！自己幾乎都站不住腳，還頭要去救別人！同志們，這豈不可笑嗎？（笑聲）

假定有一隻小船在海面上飄搖不定，眼看就要沉下去，同時又有一艘雄偉的大輪船在那裏乘風

波浪，穩穩地向前行駛。如果這隻小船竟要去救那艘大輪船：那你們會說什麼呢？（笑聲）這不是太可笑了嗎？我們的反對派『信號員』現在的情形正是這樣。他們向我們發出信號，預告危險、困難、『滅亡』，以及什麼什麼等等，自己却一直往下沉，並且沒有覺察出自己已經要沉到底了。

反對派分子把自己說成『信號員』，是妄想藉此取得對黨、對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試問他們有什麼理由呢？暫且不談領導黨、工人階級和國家，反對派分子難道用事實證明過他們一般地能領導什麼嗎？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幫人爲首的反對派領導自己那個集團已有兩年之久，並且反對派首領們把這個集團領導到了徹底破產的地步，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反對派在這兩年中引導自己的集團從失敗走向失敗，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不是說明反對派首領庸碌無能，不是說明他們的領導只會招致失敗而不會導向勝利，又是說明什麼呢？既然反對派首領們在小事情上也庸碌無能，那還有什麼理由設想他們在大事情上有本領呢？對於那些領導一個小集團也遭到破產的人物，誰都不敢委託他們去做像領導黨、工人階級和國家這樣的大事情，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這就是我們的『信號員』所不願意了解的道理。

## 二 關於加米涅夫的發言

現在我來談談加米涅夫的發言。這個發言是反對派分子在這裏，在這個講台上所做的一切發言

中最荒謬、最虛偽、最狡詐和最騙人的發言。(喊聲：『對！』鼓掌。)

(甲)一種本性，兩面而孔。加米涅夫在自己的發言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掩蓋痕跡。黨的代表們在這裏說明了我們黨的成就、我國建設的成績和我們工作的改進情形等等。其次，他們說明了反對派分子的孟什維主義罪惡，說明了反對派分子由於否認我國有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由於否認蘇聯有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由於否認工人階級和中農結成聯盟的政策適當性，由於散佈關於特米多爾的誣毀謠言等等而滾到孟什維主義方面去了的事實。最後，他們說明了反對派的這種觀點是和黨籍不相容的，反對派如果想留在黨內就必須放棄這種孟什維主義的觀點。

結果怎樣呢？結果加米涅夫找不到任何更好的辦法，只好避開這些問題，掩蓋痕跡，混過關去。人家問他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政策以及我國建設等極重要的問題，他却避開這些問題，好像這和他無關。能不能認為加米涅夫的這種行爲是嚴肅地對待問題呢？如何解釋反對派的這種行爲呢？只能有一種解釋：想欺騙黨，麻痹黨的警惕性，叫我們黨再上一次當。

反對派有兩面而孔：一副是假仁假義的和善面孔，另一副是孟什維克的反革命面孔。當黨逼迫他們要他們放棄派別活動和分裂政策時，他們就對黨擺出自己那副假仁假義的和善面孔；而當他們向非無產階級勢力、向『街頭』控訴黨和蘇維埃政權時，他們就擺出自己那副孟什維克的反革命面孔。你們可以看到，現在他們是在用自己那副假仁假義的和善面孔對待我們，想再一次欺騙黨。正因為如此，加米涅夫也就竭力掩蓋痕跡，避開那些我們有意見分歧的極重要的問題。難道我們能夠再容忍這

種兩重性，這種兩面性嗎？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對派願意認真地和黨談話，那他們就必須拋棄假面具；或者是他們打算仍然保留兩面面孔，那他們就只好到黨外去。（喊聲：『對！』）

（乙）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加米涅夫斷言，我們黨的傳統，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並不會要求黨員放棄某些與我們黨의思想和我們的綱領不能相容的觀點。這話對嗎？當然不對。同志們，這不但對，而且是在撒謊！

我們大家，包括加米涅夫在內，曾經把米雅斯尼柯夫和米雅斯尼柯夫分子開除出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們爲什麼開除他們呢？就因爲他們的孟什維主義觀點和黨的觀點不能相容。

我們大家，包括加米涅夫在內，曾經把一部分『工人反對派』開除出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們究竟爲什麼開除他們呢？就因爲他們的孟什維主義觀點和我們黨的觀點不能相容。

爲什麼把奧索夫斯基和達什柯夫斯基開除出黨呢？爲什麼把馬斯洛夫、路特、費舍、卡茨等開除出共產國際呢？就因爲他們的觀點和共產國際的思想、和聯共（布）的思想不能相容。

如果我們黨認爲在我們組織內可以容許反列寧主義的分子存在，那末它就不成其爲列寧黨了。不然的話，爲什麼不把孟什維克也領到我們黨裏來呢？對於那些雖然在我們黨內但已滾到孟什維主義方面去並且宣傳自己的反列寧主義觀點的人又該如何呢？列寧的黨和這些人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點呢？加米涅夫誣蔑我們黨，背棄我們黨的傳統，背棄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硬說可以容忍那些信奉

和鼓吹孟什維主義觀點的人留在我們黨內。正因為加米涅夫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全體反對派糟蹋我們黨的革命傳統，黨才提出要反對派放棄他們的反列寧主義觀點的問題。

(丙)反對派的假原則性。加米涅夫硬說他本人和其他反對派分子難於放棄自己的觀點，因為他們已經慣於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來維護自己的觀點。他說，如果反對派放棄了自己的觀點，那末反對派就失掉原則性了。這樣說來，好像反對派的首領們倒是些有高度原則性的人了。同志們，這話對嗎？他們，反對派的首領們，真是這樣重視自己的原則、自己的觀點、自己的信念嗎？同志們，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吧。只要看看反對派聯盟形成的歷史，就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笑聲)實際情形完全相反。歷史說明，事實說明，誰也沒有像我們的反對派首領們那樣輕易地從一種原則跳到另一種原則，那樣輕易地隨便地改變自己的觀點。爲什麼現在當黨的利益要求他們放棄自己的觀點時，他們却不肯這樣做呢？

讓我從托洛茨基主義的歷史中舉幾個例子吧。

大家知道，列寧爲了集合黨的力量，曾經於一九一二年布拉克格召集了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大家知道，這次代表會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極大的意義，因爲它劃清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界限，把全國各地的布爾什維克組織聯合成了統一的布爾什維克黨。

大家知道，也是在一九一二年，以托洛茨基爲首的八月聯盟舉行了孟什維克會議。其次，大家知道，這次會議曾經向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會議宣戰，並號召工人組織去消滅列寧的黨。托洛茨基八月聯

盟的會議當時給布爾什維克布拉格代表會議加了些什麼罪名呢？它把一切滔天大罪都加在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頭上。它給代表會議加了篡奪權力、鬧宗派、在黨內策動『政變』以及其他許多鬼才知道的什麼罪名。

請看當時八月聯盟會議在它向第二國際提出的聲明中是怎樣評論布爾什維克布拉格代表會議的：

『本會議認為這次代表會議（指一九二二年在布拉格召開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斯大林註）是一些完全有意把黨引向分裂的分子公然企圖篡奪黨的旗幟，本會議對於某些黨組織和某些同志做了這種騙局的犧牲品並因而幫助了列寧宗派的分裂和篡奪政策這一點，深表惋惜。本會議確信俄國國內和國外的一切黨組織必將抗議所舉行的政變，不會承認代表會議所選出的中央機關，並且會竭力通過召集真正的全黨代表會議來促進黨內統一的恢復。』（摘自載於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前進報』上的八月聯盟向第二國際提出的聲明）

你們可以看到這裏什麼罪名都有：又是列寧宗派，又是篡奪，又是黨內『政變』。

可是後來怎樣呢？過了幾年，托洛茨基却放棄了自己對布爾什維克黨的這種觀點。不僅放棄，而且匍匐着爬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加入黨而成爲黨的積極的一員了。（笑聲）

既然如此，那末，有什麼根據可以斷定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不會再一次放棄自己那些關於我們黨內的特米多爾傾向以及篡奪等等的觀點呢？

再舉這方面的另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底出版了一本名叫「十月革命的教訓」的小冊子。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裏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算做我們黨內的右派即半孟什維克派。大家知道，托洛茨基的這本小冊子在我們黨內曾引起一場爭論。可是後來怎樣呢？總共不到一年光景，托洛茨基就放棄了自己的觀點，宣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我們黨內的右派，而是我們黨內的左派即革命派。

再舉一個例子，從季諾維也夫集團的歷史中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經寫過一大堆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小冊子。大家知道，還在一九二五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與全黨一起宣佈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不能相容。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與全黨一起，在我們黨的代表大會上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可是後來怎樣呢？此後不到一年，他們就拋棄了自己的觀點，放棄了自己的觀點，並宣稱托洛茨基集團是我們黨內的真正列寧主義的和革命的集團。（喊聲：「這是彼此大赦！」）

同志們！事實就是如此，這樣的事實如果要舉，還可以舉出很多。

可見加米涅夫在這裏向我們宣揚的反對派首領們的高度原則性只是一種和實際情形完全不符的鬼話，這還不明顯嗎？

我們黨內誰也沒有本領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樣輕易地隨便地拋棄自己的原



則，這還不明顯嗎？（笑聲）

試問：有什麼根據可以斷定曾經多次放棄自己的原則和觀點的反對派首領們不會再放棄一次呢？

我們要求反對派放棄他們那種孟什維主義觀點，這對反對派首領們來說，並不像加米涅夫所竭力形容的那樣難於接受，這還不明顯嗎？（笑聲）既然他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放棄自己的觀點，那末他們為什麼不能再放棄一次呢？（笑聲）

（丁）或者是黨，或者是反對派。加米涅夫斷言，不能要求反對派分子放棄他們某些已經和黨的思想相綱領不能相容的觀點。我已經說過，只要看看反對派聯盟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加米涅夫的這種斷言多麼不嚴肅。就暫且假定加米涅夫的話是對的吧，那末又怎樣呢？難道我們的黨能放棄自己的觀點、信念和原則嗎？能要求我們黨放棄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原則嗎？黨已經抱定一種確定不移的信念，認為反對派必須放棄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否則他們就得滾出黨去。如果不能要求反對派放棄自己的信念，那末，為什麼能要求黨放棄自己關於反對派的觀點和信念呢？照加米涅夫的說法，反對派不能放棄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而黨應當放棄自己如下的觀點：反對派如果不放棄他們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就不能留在我們黨內。這是什麼邏輯呢？（笑聲、鼓掌）

加米涅夫硬說反對派分子是能始終堅持自己信念的剛毅人物。我却不大相信反對派首領們的剛毅和堅持原則的精神。我尤其不大相信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這種人的剛毅精神。（笑聲）他們昨天

還大罵托洛茨基，而今天就和他接起吻來了。（喊聲：「他們已經玩慣了跳背戲！」）就暫且假定我們的反對派首領們還有幾分剛毅和堅持原則的精神吧。那末，又有什麼根據可以斷定黨的剛毅和堅持原則的精神比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或托洛茨基這種人差呢？有什麼根據可以斷定黨放棄自己關於反對派、關於反對派的孟什維主義觀點與黨的理想和綱領不能相容的信念，竟會比那些經常更換自己的觀點像更換手套一樣的反對派首領們放棄自己的觀點更容易呢？（笑聲）

可見加米涅夫是在要求黨放棄自己的關於反對派及其孟什維主義錯誤的觀點：這還不明顯嗎？加米涅夫不是做得太過分嗎？他不願意承認這樣過分是危險的嗎？

問題是這樣：或者是黨，或者是反對派。或者是反對派放棄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或者是他們不這樣做，那末他們在黨內就連影子也不會留下。（喊聲：「對！」鼓掌。）

（戊）反對派放棄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加米涅夫硬說，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並不要求黨員放棄他們的觀點。各位發言人已經完全證明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事實證明加米涅夫完全是在撒謊。

這裏有一個問題：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是否容許反對派為所欲為並繼續為所欲為呢？反對派成立了派別組織，並把它變成了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黨。可是在什麼地方聽說過，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竟容許什麼人幹這種不成體統的事情呢？既然在黨內製造分裂和在黨內成立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新黨，那麼還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呢？

其次，反對派建立了非法印刷所，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結成聯盟，而這些知識分子又是和露骨的

白衛分子相勾結的。試問：既然幹了這種近於公然背叛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不成體統的事情，那怎麼還能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呢？

最後，反對派組織了反黨反蘇維埃政權的遊行示威，向『街頭』控訴，向非無產階級分子控訴。既然向『街頭』控訴自己的黨和自己的蘇維埃政權，那怎麼還能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呢？在什麼地方聽說過，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容許這種近於公然反革命的不成體統的事情呢？

加米涅夫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是要掩飾他自己爲了他那個反布爾什維主義集團的利益而背棄這種傳統的事實，這還不明顯嗎？

反對派向『街頭』控訴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因爲反對派是一個人數極少的集團。但這不是他們的罪過，而是他們的不幸。如果反對派的力量稍微大一些，那又會怎樣呢？那時向『街頭』控訴就會變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叛亂，這還不明顯嗎？反對派的這種企圖實質上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九一八年的那種盡人皆知的企圖毫無區別，這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喊聲：『對！』）照理說，爲了對付這種企圖，我們本來應當在十一月七日那天把反對派的積極分子全都逮捕起來。（喊聲：『對！』，鼓掌多時。）我們所以沒有這樣做，只是因爲我們可憐他們，對他們表示寬大，想給他們一個悔悟的機會。可是他們把我們的寬大看成軟弱。

加米涅夫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傳統的議論只是一種騙人的空話，目的無非是要掩飾反對派背棄布爾什維主義傳統的事實，這還不明顯嗎？

(己)關於假統一和真統一。加米涅夫在這裏高唱統一。他簡直婉轉動聽地唱着，請求黨幫忙，『無論如何』要促成統一。你們知道嗎，他們這幫反對派首領是反對兩黨並存的政策的。你們知道嗎，他們『無論如何』是擁護黨的統一的，可是我們却非常清楚，正當加米涅夫在這裏高唱黨的統一的時，他的那些同夥却在自己的秘密會議上通過決議，說反對派關於統一的聲明只是一種手腕，目的是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和繼續實行自己的分裂政策。一方面反對派分子在列寧黨的代表大會上高唱黨的統一。另一方面反對派分子又在秘密從事分裂黨，成立第二黨和破壞黨的統一的勾當。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無論如何』要統一。難道現在還不是拋棄這種罪惡的騙人把戲的時候嗎？

加米涅夫談統一。究竟是同誰統一呢？是同黨統一呢，還是同舍爾巴柯夫統一？難道現在還不了解決不能把列寧主義者同舍爾巴柯夫先生們聯合在一個統一的黨內嗎？

加米涅夫談統一。究竟是同誰統一呢？是同馬斯洛夫和蘇瓦林統一呢，還是同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統一？難道現在還不了解既然同馬斯洛夫之流和蘇瓦林之流統一，就談不上同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統一嗎？難道現在還不了解不可能把列寧主義的觀點同反對派孟什維主義的觀點統一起來嗎？要把列寧同阿布拉莫維奇統一起來嗎？同志們，不行！現在是拋棄這種騙人把戲的時候了。

所以我認為加米涅夫關於『無論如何』要統一的議論是一種企圖欺騙黨的虛偽把戲。

我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統一，而不是玩統一的把戲。我們黨內有沒有真正的列寧式的統一呢？是有的。既然我們的黨員有百分之九十九擁護黨而反對反對派，那末這就是我們黨內前所未有的真

正的無產階級的統一。你們看，這就是沒有一個反對派代表參加的黨的代表大會。（鼓掌）這不是我們列寧黨的統一又是什麼呢？這在我們這裏就叫做布爾什維克黨的列寧式的統一。

（庚）『反對派的末日到了！』黨爲了使反對派走上列寧的道路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黨爲了使反對派悔悟並改正自己的錯誤已經做得仁至義盡。黨曾經向反對派建議；要他們公開地老老實實地在全黨面前放棄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黨曾經向反對派建議，要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並痛斥這些錯誤，以便永遠擺脫這些錯誤。黨曾經向反對派建議，要他們無論在思想上或組織上都完全自行解除武裝。

黨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黨的目的是肅清反對派以便轉入建設性的工作。黨的目的是最終地消滅反對派以便有可能集中精力從事我國偉大的建設事業。

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說過：『現在不應當有反對派存在……現在反對派該完蛋了，反對派的末日到了，現在我們再不能容忍反對派了！』（又）

黨希望列寧的這個口號終於能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實現。（鼓掌多時）

反對派如果自己解除武裝，那很好。他們如果不願意自己解除武裝，那我們就自己來解除他們的武裝。（喊聲：『對！』鼓掌。）

### 三 總 結

從加米涅夫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反對派是不打算完全自己解除武裝的。反對派十二月三日的聲明也說明了這一點。看來反對派是寧可到黨外去的。好吧，那就讓他們到黨外去吧。他們寧可到黨外去，他們自絕於黨，這沒有什麼可怕，沒有什麼特別，也沒有什麼奇怪。如果看看我們黨的歷史，那就明白，在我們黨的每次嚴重轉折關頭，總有一部分老的首領從布爾什維克黨的車子上摔下去而讓位給新起的人物。同志們，轉折是一種嚴重的事情。轉折對於那些在黨的車子上坐得不穩的人是很危險的。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在轉折時保持平衡的。每當車子轉彎的時候，你總會看見有些人從車子上摔下去的。（鼓掌）

就拿一九〇三年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期來說吧。這是黨從同自由派成立協定轉到對自由資產階級作殊死鬥爭的時期，是從準備對沙皇制度作鬥爭轉到對它進行公開鬥爭以求完全粉碎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時期。當時領導我們黨的有六個人：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馬爾托夫、列寧、阿克雪里羅得和波特列索夫。這次轉折決定了這六個人中間的五個人的命運。他們都從車子上摔下去了。剩下的只有列寧一個人。（鼓掌）結果，黨的幾位老的首領、黨的幾位創始人（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加上兩個年輕的首領（馬爾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都是反對一個也是年輕的首領列寧

的。你們很難設想，當時人們如何痛哭流涕，叫喊什麼黨一定要滅亡，黨一定站不住腳，說什麼沒有這些老的首領就什麼也辦不成了。可是哭泣和抱怨終於化爲烏有，事實仍然是事實。事實是這樣：正因爲這五個人離開了黨，黨才走上了大道。現在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很明白，如果不是列寧對這五個人進行堅決鬥爭，如果沒有把這五個人清除出去，那我們黨就不能團結成爲能够引導無產者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喊聲：『對！』）

再拿後一個時期即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這個時期來說吧。這是我們黨從對沙皇制度進行公開的革命鬥爭轉到採取迂迴的鬥爭方法，轉到利用從保險基金會起到杜馬講壇止的所有一切合法機會的時期。這是我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遭到失敗後實行退却的時期。這個轉折要求我們善於運用新的鬥爭方法，以便聚集力量再去對沙皇制度進行公開的革命鬥爭。這個轉折決定了許多老布爾什維克的命運。阿列克辛斯基從車子上摔下去了，他有一個時候曾經是個很不壞的布爾什維克。波格丹諾夫也摔下去了，他曾經是我們黨內最重要的首領之一。羅日柯夫也摔下去了，他曾經是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人。當時關於黨一定要滅亡的哭泣和嚎叫，大概也不比一九〇三年少。可是哭泣終於化爲烏有，事實仍然是事實。事實說明，如果我們黨當時不把動搖分子和妨礙革命事業的分子清除出去，那末它就不能在新的鬥爭條件下走上大道。當時列寧所力求的是什麼呢？只有一點，就是使黨儘快地擺脫那些不堅定的和叫苦的分，免得他們妨礙黨。（鼓掌）

同志們，我們黨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我們黨是一個活的機體。和其他任何機體一樣，黨內也在新陳代謝：舊的、腐朽着的東西衰亡下去，（鼓掌）新的、成長着的東西生長和發展起來。（鼓掌）上上下下都有人衰亡下去，上上下下都有新的人成長起來，把事業向前推進。我們黨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今後它也將這樣發展。

我國革命的目前時期也是這樣。我們現在正處於從恢復工業和農業轉到改造全部國民經濟、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時期，現在社會主義建設已經不只是一種遠景，而是一種活生生的實踐的事業，一種需要克服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最嚴重困難的事業。

你們知道，這個轉折決定了我們那些被新的困難嚇倒並企圖把黨拉到投降主義的道路上的反對派首領們的命運。如果現在某些不願意穩穩地坐在車子上的首領從車子上摔下去，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只會使黨擺脫那些妨害和阻礙黨前進的分子。看來他們是真正想離開我們黨的車子的。好吧，既然老首領中有些變成廢物的人要從車子上摔下去，那末就讓他們下去吧！（熱烈鼓掌多時。全體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



# 就偽造『斯大林論文』事向外國報刊 代表發表的聲明

爲了答覆外國報刊（美聯社、沃爾弗通訊社、『新自由報』<sup>(1)</sup>等）駐莫斯科代表就偽造『斯大林論文』事提出的詢問，我認爲必須發表如下的聲明：

『紐約美國人報』<sup>(2)</sup>、寰球通訊社或英美新聞社的偽造家散佈各種謠言，例如他們偽造了關於蘇聯『空軍』、關於蘇維埃政權同『正教教會』和『解』、關於『歸還』資本家在蘇聯的『石油佔有權』等純屬虛構的『斯大林論文』；對這些偽造家現在未必有駁斥的必要，其所以沒有必要，是因爲這些先生在報刊上自己就揭露自己是專靠賣假貨爲生的職業偽造家。只要看看這些先生最近幾天在報刊上登載的企圖替自己的騙局『辯護』的那種『解釋』，就會明白我們在這裏不是和報刊代表打交道，而是要筆桿的強盜打交道。

雖然如此，對於報刊代表所提出的詢問，我還是準備發表如下的聲明：

（甲）我從來沒有見過所謂訪問我的什麼『赫爾曼·戈特弗萊』或外國報刊的其他什麼代表；

(乙) 最近一年來，我既沒有和這些先生也沒有和外國報刊的其他任何代表進行過任何談話；

(丙) 我既沒有在「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團」內也沒有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上發表過任何關於「歸還」資本家在蘇聯的「石油佔有權」、關於「正教教會」或關於蘇聯「空軍」的演說；

(丁) 我沒有在報刊上發表過任何這類的「論文」或「短文」。

「紐約美國人報」、寰球通訊社和英美新聞社的先生們欺騙讀者，硬說當時莫斯科方面對這些偽造的「斯大林論文」並沒有否認。關於蘇聯「空軍」和關於同「正教教會」「和解」這兩篇偽造的「論文」，莫斯科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才知道的。外交人民委員部立即揭穿這兩篇論文是偽造的，並把這件事通知美聯社駐莫斯科代表烈茲韋克先生。烈茲韋克先生立刻根據這個通知在十二月一日給美聯社發出如下的電報：

『今天，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人向我聲明，說此間正嚴重考慮在紐約控告「紐約美國人報」和整個赫斯特系報紙以制止散佈署名斯大林的論文這一問題。當局對十一月六日「紐約美國人報」上登載的題為「利用教會來支持蘇維埃」的，似乎是斯大林在莫斯科主席團會議上的秘密報告的那篇短文提出特別強硬的抗議。外交人民委員部指出這些論文純屬偽造。烈茲韋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這封電報在美國發表了沒有呢？如果沒有，那是爲什麼呢？是不是因爲公佈了烈茲韋克先生的電報就會使美國籍的匈牙利人或匈牙利血統的美國人柯爾德先生的收入來源斷絕呢？

「紐約美國人報」已不是第一次企圖靠無中生有地編造斯大林的「談話」和「論文」來賺錢了。據我所知，例如一九二七年六月「紐約美國人報」就公佈過偽造的「斯大林的談話」，說斯大林和一個什麼謝西爾·溫徹斯特談了關於「和英國絕交」、放棄「世界革命」和搜查阿爾柯斯<sup>①</sup>等問題。當時阿爾古斯剪報社爲這件事寫信請我證實這個「談話」，並要我做他們的顧客。我當時毫不懷疑這是一個騙局，於是我馬上給紐約「工人日報」發出了如下的闢謠聲明：

「敬愛的同志們！阿爾古斯剪報社把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紐約美國人報」登載的所謂我和一個什麼謝西爾·溫徹斯特的談話的剪報寄給我。茲特聲明，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謝西爾·溫徹斯特，我既沒有和他也沒有和其他任何人進行過任何談話，並且我和「紐約美國人報」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如果阿爾古斯剪報社不是騙子的組織，那末應當認爲它上了那些同「紐約美國人報」有關係的騙子和詭詐者的當了。約·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雖然如此，柯爾德先生的組織裏的偽造家們還在繼續玩弄他們的騙局……

這種騙局的用意在哪裏呢？柯爾德及其同夥想用這種騙局達到什麼目的呢？也許是爲了聳人聽聞吧？不，不僅是爲了聳人聽聞，他們的目的在於破壞蘇聯代表團在日內瓦提出完全廢除軍備的宣言所獲得的效果。

他們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嗎？當然達不到！騙局終歸是要被揭穿的（它已經被揭穿了），而事實仍舊是事實。事實就是：蘇聯是世界上唯一奉行真正和平政策的國家，蘇聯是世界上唯一誠意地提出

真正廢除軍備問題的國家。

資本的代理人在反對蘇聯的和平政策時不得不求助於各種可疑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耍筆桿的強盜。這個事實再好不過地表明了蘇聯代表團在日內瓦對廢除軍備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具有怎樣的道義威力和原則力量。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載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九〇號

① 見本卷註釋(五二)。——譯者註

## 註 釋

(一)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舉行。全會討論了關於國際形勢、關於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年度經濟方面的指示、關於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廠檢查院的工作、關於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違反黨紀等問題。斯大林在八月一日全會會議上發表了「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的演說。八月二日全會選舉斯大林為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案起草委員會委員。全會指出了對蘇聯的新的軍事進攻威脅日益加劇，斥責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失敗主義立場，提出了全力加強蘇聯國防的任務。全會做出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年度經濟方面的指示，肯定了反對派在經濟政策方面的投降路線的完全破產。在關於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廠檢查院的工作決議中，全會擬定了進一步改進國家機關工作的計劃。在討論奧爾忠尼啓澤的關於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違反黨紀的報告時，斯大林在八月五日全會會議上發表了演說。八月六日全會選舉斯大林為關於奧爾忠尼啓澤報告的決議草案起草委員會委員。全會揭發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首領們的罪惡活動，提出了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聯共(布)中央委員資格的問題。只是在這以後，反對派的首領們在八月八日才向全會提出「聲明」，在這個「聲明」中他們口是心非地譴責了自己的行為，表示放棄派別活動。斯大林在八月九日全會會議上就反對派的「聲明」發表了演說。全會給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責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首領們立即解散派別組織，號召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維護黨的統一和黨紀。《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三九頁至第三七四頁——(正文第三頁)

(二) 指一九二六年五月波蘭皮爾蘇茨基的武裝政變。政變的結果，建立了使國家法西斯化的皮爾蘇茨基及其集團的專政制度。(關於皮爾蘇茨基政變，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五〇頁至第一五三頁)——(正文第六頁)

(三)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維也納無產階級的革命動亂。發動的原因是維也納資產階級法西斯把屠殺數名工人的一幫法西斯分子宣判無罪。自發的發動後來轉變為與軍警進行巷戰的起義。由於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背叛行為起義被鎮壓下去。——(正文第七頁)

(四) 指一九二六年產生的以弗·阿德勒和奧·鮑威爾為首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左翼」。在革命詞句掩飾下的社會民主黨「左派」實際上是反對工人利益的。因此，是社會民主黨中最危險的一部分。——(正文第七頁)

(五) 英國總罷工和礦工罷工是由於企業主降低工人等級的生活水平而引起的。為了回咨礦主因礦工不同意減低工資和延長工作日而宣佈的同意歇業，礦工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宣佈罷工。為了表示聲援礦工，五月三日開始了總罷工，參加這次總罷工的有最重要的工業和運輸業部門的幾百萬有組織的工人。五月十二日在工人鬥爭達到高潮的時候，英國工聯總委員會的首領們出賣了罷工的工人，宣佈總罷工結束。但礦工的鬥爭仍然繼續下去。只是由於政府和企業主使用高壓手段，由於物質生活狀況極端困難，礦工才不得不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停止罷工並同意礦主的條件。(關於英國的總罷工，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四〇頁至第一四九頁)——(正文第七頁)

(六) 總委員會是英國工聯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屆於一九二一年選出。——(正文第八頁)

(七) 「共產國際」雜誌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刊物。該雜誌從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以俄文、法文、德文、英文及其他文字出版。因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該雜誌隨即停刊。——(正文第九頁)

(八) 布爾德勒派是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派別。這個派別是以布爾德勒得名的。布爾德勒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曾參與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是有派集團的首領。布爾德勒派的投筆政策以及他們同社會民主黨上層的合作使德國工人階級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中遭到失敗。一九二九年，布爾德勒因進行反黨的派別活動而被開除出共產黨。——(正文第九頁)

(九) 見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頁至第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十七頁至第二十二頁)。——(正文第十四頁)

(一〇) 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三三二頁、第三三三頁。——(正文第十九頁)

(二) 見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二頁至第一二八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九〇頁至第七九五頁)。——(正文第二十一頁)

(三)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東方委員會所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在全會會議上通過(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編輯和決議。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第一三一頁至第一三六頁)。——(正文第二十一頁)

(四) 馬爾丁諾夫(從前是孟什維克，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被接收入黨)在他論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發展問題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國革命可以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過渡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論點。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反蘇維埃聯盟企圖把馬爾丁諾夫提出這個錯誤論點的責任推到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領導身上。——(正文第二十一頁)

(五) 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三二二頁。——(正文第二十八頁)

(六)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十五頁至第十八頁。——(正文第二十九頁)

(七)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六四頁至第一七〇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十六頁至第八十二頁。——(正文第三十二頁)

(八) 英蘇統一委員會或英俄統一委員會(大不列顛和蘇聯工會運動的聯合協商委員會)是根據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至八日於倫敦召開的英俄工會代表會議上的倡議而成立的。參加委員會的有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英國工聯代表大會總委員會的代表。一九二七年秋，由於英國工聯反對首領的背叛政策，這個委員會就不再存在了。(關於英俄委員會，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六五頁至第一七二頁，第一七五頁至第一八二頁)——(正文第三十四頁)

(九)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頁至第九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六八九頁至第七七八頁。——(正文第三十六頁)

(十) 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二四九頁至第二五〇頁。——(正文第四十一頁)

(十一) 指根據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的判決槍斃「外國特務機關派到蘇聯進行恐怖、破壞和間諜活動的二十個保身派高橋分子」一事。被槍決的罪犯中有過去的俄國公爵和貴族、大地主、大工業家、大商人和沙皇近衛

軍軍官。——（正文第四十三頁）

(二) 克遜最後通牒是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英國外交大臣克遜向蘇聯提出的以新的武裝干涉威脅為內容的照會。——（正文第四十五頁）

(三) 社會主義通報是白俄孟什維克的雜誌，於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德國出版，後來在法國和美國出版。『社會主義通報』是反動的白俄的喉舌。——（正文第五十三頁）

(四) 舵報是白俄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柏林出版。——（正文第五十三頁）

(五) 見斯大林『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頁至第一五二頁）。——（正文第六十四頁）

(六) 見列寧『論歐洲聯邦口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九〇四頁）。——（正文第六十五頁）

(七) 指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舉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其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一、第四十三頁至第五十二頁）。——（正文第六十五頁）

(八) 指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舉行的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頁至第八十二頁）。——（正文第六十五頁）

(九) 指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舉行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二〇九頁至第二二〇頁）。——（正文第六十五頁）

(十) 指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所通過的關於俄國問題之決議（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提綱和決議』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第六十頁至第七十頁）。——（正文第六十六頁）



(一) 指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俄國問題的決議（見「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提綱、決議和決定」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一七五頁至第一八六頁）。——（正文第六十八頁）

(二)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七頁至第四三五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一〇〇四頁至第一〇一〇頁。——（正文第七十二頁）

(三) 「奧索夫斯基主義」是一種企圖論證蘇聯應建立托洛茨基主義政黨的反革命「理論」。這個「理論」的創造者托洛茨基分子奧索夫斯基於一九二六年八月被開除出聯共（布）。——（正文第七十五頁）

(四) 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舉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五二七頁至第五三〇頁）。——（正文第七十七頁）

(五) 「工人真理派」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秘密的反革命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被開除出俄共（布）。——（正文第八十三頁）

(六) 熱那亞會議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及五月十九日在熱那亞（意大利）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參加會議的一方是英、法、意、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是蘇俄。在會議開幕時，蘇俄代表團提出了一個廣泛的復興歐洲的計劃，並提出了普遍裁減軍備的提案。但蘇俄代表團的提案被否決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向蘇俄代表團提出幾項要求（償還戰時和戰前的一切債款，把收歸國有的財產歸還外國壟斷人等等）；實行這些要求，就等於把蘇俄國家變成西歐資本的殖民地。蘇俄代表團拒絕了外國資本家的這些無理要求。——（正文第一〇九頁）

(七) 指一九一九年七月在阿姆斯特丹（荷蘭）代表大會上成立的改良主義工會國際聯合組織。阿姆斯特丹國際奉行改良主義政策，公開和資產階級合作，反對革命的工人運動，敵視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阿姆斯特丹國際實際上已經停止活動，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於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成立，才被正式取消。——（正文第一一三頁）

(八) 美國勞工聯合會是一部分工人的聯合會，於一八八一年成立。聯合會內領導人是美帝國主義在美國工會運動中的走狗；他們在世界工人運動中進行分裂活動。——（正文第一一四頁）

(九)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田納西州（美國）發生了一件十分有名的審判案。教員約翰·斯柯普斯因為在專科學校裏講授達爾文的進化論而受審判，美國的極端反動主義者判決他違犯州法並科以罰金。——（正文第一一六頁）

〔三〇〕 見斯大林「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九頁)。——(正文第一二九頁)

〔三一〕 見斯大林「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八頁)。——(正文第一二九頁)

〔三二〕 見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五頁)。——(正文第一三〇頁)

〔三三〕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舉行。全會討論並批准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議程上的兩個問題(關於制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和關於農村工作)的提綱草案，全會批准了報告人名單，通過了關於爭論的決定，並決定公佈將向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的提綱以便在黨的會議上和報刊上進行討論。由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首領們攻擊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周年宣言，特別是攻擊其中關於改行七小時工作制一項，全會討論了這個問題，並做出專門決定，認為中央政治局提議發表宣言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宣言本身都是正確的。全會聽取了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所做的關於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八月(一九二七年)聯席全會之後進行派別活動的報告。在十月二十三日全會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時，斯大林發表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的演說。全會因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欺騙黨並進行反黨的派別鬥爭，決定取消他們的中央委員資格，並決定把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首領的分裂活動的全部材料提交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審理。(全會的決議和決定，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二二七頁至第三二二頁)——(正文第一四八頁)

〔三四〕 見列寧「給布爾什維克黨黨員的信」(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八五頁至第一八八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一五六頁至第一五九頁)和「給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信」(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九二頁至第一九六頁)。——(正文第一五二頁)

〔三五〕 見列寧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所做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活動的總結報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五二頁)。——(正文第一五八頁)

〔三六〕 見列寧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所做的關於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的結論(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七〇頁，第一七七頁)。——(正文第一五八頁)

〔三七〕 「新生活報」是孟什維克的報紙，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創刊，一九一八年七月停刊。——(正文第一六四頁)

(四) 米雅斯尼柯夫集團是秘密的反革命集團，自稱為「工人集團」。該集團是被開除出俄共(布)的米雅斯尼柯夫等人於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組成的，參加的人數不多。同年該集團即被消滅。——(正文第一六四頁)

(四) 「前進報」(Vorwärts) 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於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三三年出版。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前進報」是反蘇宣傳的中心之一。——(正文第一六九頁)

(四) 指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格魯吉亞發生的反革命暴動，這次暴動是被擊潰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的殘餘分子和德爾丹尼亞的孟什維克流亡政府，在帝國主義國家和國際首領的指示和資助下組織的。在格魯吉亞工人和勞動農民的積極協助下，暴動於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就被平息。——(正文第一六九頁)

(五)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中國軍警對北京蘇聯大使館的武裝襲擊，這次武裝襲擊是在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策動下進行的，目的在於造成中國和蘇聯之間的軍事衝突。——(正文第一七一頁)

(五) 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英國警察對倫敦蘇聯商務代表處和阿爾柯斯(蘇聯對美貿易公司)的襲擊，這次襲擊是英國保守黨政府組織的。——(正文第一七二頁)

(五) 指一九二七年秋法國的反蘇運動。策動這次反蘇運動的法國政府贊助各種反蘇活動，攻擊駐巴黎的蘇聯官方代表和機關，並對英國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表示同情。——(正文第一七二頁)

(五) 路標轉換派分子是一九二一年在流亡境外的俄國白衛軍分子中間產生的資產階級政派的代表。路標轉換派是由出版「路標轉換」雜誌的尼·烏斯特里雅洛夫、尤·克柳奇尼柯夫等人的集團領導的。路標轉換派分子反映了那些希望蘇維埃制度由於實行新經濟政策而逐漸變化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蘇俄新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觀點。(關於路標轉換派分子，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五六頁至第二五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九五二頁至第九五三頁和「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四一至第三四二頁，中文版第九卷第六十四頁至第六十八頁)——(正文第一七四頁)

(五)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八五頁至第三九二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四七頁至第五五六頁。——(正文第一七六頁)

(註) 「佛斯報」(Vossische Zeitung) 是德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於一七〇四年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在柏林出版。——(正文

文第一八四頁)

(六) 薩柯和曠澤第是移居美國的意大利工人。薩柯和曠澤第被誣告殺人搶劫。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在布羅克查(馬薩諸塞州)被捕。一九二二年被美國反動法庭判處死刑。爲了表示抗議這種判決，全世界千百萬勞動者舉行了聲援遊行示威。羣衆大會和罷工。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薩柯和曠澤第被處死刑。——(正文第一八五頁)

(七) 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取消沙皇政府的外債的法令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通過。——(正文第一九七頁)

(八) 見波爾·拉法格「革命後的第一天」(見「拉法格文集」一九二五年版第一卷第三一九頁至第三三〇頁)。——(正文第二〇五頁)

(九) 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一八二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九二五頁。——(正文第二一二頁)

(十) 聯共(布)莫斯科軍區第七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舉行。斯大林的賀電是在代表會議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會議上宣讀的。——(正文第二二三頁)

(十一) 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舉行。代表會議聽取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報告，討論了根據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的總計劃而制定的關於莫斯科省經濟建設計劃、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以及其他問題。斯大林在代表會議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代表會議在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的決議中表示贊同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及其關於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定。代表會議選舉斯大林爲出席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正文第二一四頁)

(十二) 見列寧「論糧食稅」一書綱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頁至第三〇三頁)。——(正文第二一七頁)

(十三) 見列寧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共(布)策略的報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頁)。——(正文第二一九頁)

〔六三〕見列寧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五頁)。——(正文第二一九頁)

〔六四〕見列寧「彼得堡的選舉和三十一個孟什維克的偽善行為」(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二卷第十七頁至第二十七頁)。——(正文第二二七頁)

〔六五〕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廠檢查院的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報告，關於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聽取了代表大會處理反對派問題委員會的報告，選出了黨的中央機關。斯大林於十二月三日做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十二月七日做了關於這一報告的結論。十二月十二日，代表大會選舉斯大林為關於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起草委員會委員，代表大會批准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並委託黨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鞏固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繼續用同樣速度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並加強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採取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法，擬定用同樣速度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並加強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採取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繼續用同樣速度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擬定了擴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計劃，並做出了關於爭取農業集體化的方法的指示。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作為農業集體化代表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的。代表大會擬定了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代表大會在旨在消滅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關於反對派的決議中確定，黨與反對派間的意見分歧已經變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並宣佈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行為與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不能相容。代表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關於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中所有的積極分子開除出黨。(關於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二頁至第三八四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和決定，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二頁至第三七一頁)——(正文第二一九頁)

〔六七〕指小麥、燕麥、大麥、燕麥和玉蜀黍五種穀物。——(正文第二三二頁)

〔六八〕見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斯大林全

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六一頁至第三五二頁）。——（正文第三三四頁）

(六) 指美英及其他國家的銀行家、工業家和商業家於一九二六年十月發表的宣言。該宣言要求廢除歐洲各國所施行的關稅限制，實質上這是英美財政資本企圖在歐洲確立自己的霸權。——（正文第三三五頁）

(五) 「世界事業」（World's Works）是代表美國大資產階級幫權集團的觀點的雜誌，於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在加爾頓城（紐約州）出版。——（正文第三三七頁）

(四) 三國海軍裁軍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在日內瓦（瑞士）舉行。——（正文第三三八頁）

(三) 國際聯盟廢除軍備會議籌備委員會的第四次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日內瓦開幕。蘇聯代表團在委員會會議上發表宣言，建議實現普遍的完全廢除軍備的綱領。蘇聯所提的廢除軍備的方案被否決。——（正文第三三八頁）

(二) 「羅迦諾體系」是各帝國主義國家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在羅迦諾（瑞士）會議上所締結的條約和協定的體系，其目的是要鞏固凡爾賽和約所建立的歐洲戰後秩序，並利用德國來反對蘇聯。（關於羅迦諾會議，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七一頁、第二七三頁至第二七四頁）。——（正文第三三九頁）

(一) 指奧國皇太子弗蘭茨·斐迪南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薩拉也沃（波斯尼亞）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而言，這次刺殺案成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爆發的導火綫。——（正文第二四〇頁）

(七) 一九二七年英國保守黨政府通過的工會法波勵工賊行為，限制工會為政治目的進行募捐，禁止公務人員加入屬於工聯代表大會和擁護工黨的各工會組織。該工會法規定政府有權宣佈任何罷工為非法。——（正文第二四一頁）

(六) 一九二七年三月法國下院通過的「民族武裝」法是改組法國帝國主義軍事機構和準備新戰爭的總計劃的一部分。該法令規定：使全國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軍事化，在戰爭爆發時動員宗主國和殖民地的全體居民，使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軍事化，取消罷工權，擴充禁菸部隊並利用它去鎮壓法國無產階級及殖民地被壓迫人民的革命發動。——（正文第二四一頁）

(五) 蘇聯之友世界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在莫斯科舉行。這次大會是由來蘇聯參加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周年慶祝典禮的許多外國工人代表團發起召開的。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來自四十三個國家的九百四十七名代表。大會參加者聽取了關於蘇聯十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總結的報告以及關於保衛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使之免於戰爭危險的報告。大會所通過的宣言在末尾向全世界勞動者號召：「用一切手段，用一切方式來進行鬥爭，保衛並維護勞動者的祖國、和

平的史料，解放的策源地，社會主義的堡壘，——（正文第二四二頁）

（七）見列寧「論糧食稅」一書提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頁）。——（正文第二七四頁）

（七）「勞動報」是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機關報（日刊），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創刊。——（正文第二七六頁）

（八）見列寧給維·米·莫洛托夫的信，信中談到將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做的政治報告綱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三頁至第二四三頁）。——（正文第二七七頁）

（八）見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卷上第二二五頁）。——（正文第二八三頁）

（九）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六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三三頁。——（正文第二九二頁）

（九）見列寧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的結論（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七七頁）。——（正文第二九七頁）

（十）「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報紙，於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在維也納出版。——（正文第三二二頁）

（十）「紐約美國人報」（New York American）是美國反動分子赫斯特系的報紙，於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在新約出版。該報在最後幾年的立場是護法西斯的。——（正文第三二二頁）

（十一）「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是美國工人黨（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該報從一九二二年起以「工人報」為名在芝加哥每周出版一次，從一九二四年起改為「工人日報」。從一九二七年起該報在紐約出版。——（正文第三二三頁）





年 表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八月一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發表『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的演說。

八月二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被選為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案起草委員會委員。

八月五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就奧爾忠尼啓澤關於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違反黨紀的報告發表演說。

八月六日至九日

斯大林參加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關於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違反黨紀的決議草案起草委員會的工作。

八月九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發表『關於反對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聲明」』的演說。

八月十一日

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討論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八月聯席

全會的決議的報告時，斯大林出席會議。

九月四日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慶祝國際青年節十三周年青年遊行示威大會。

九月九日 斯大林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

九月十六日 斯大林寫信給瑪·依·烏里揚諾娃。

斯大林和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談話。

九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發表『俄國反對派的政治面貌』的演說。

政治面貌』的演說。

九月三十日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一部分委員及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台爾曼談話。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十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發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的演說。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批准斯大林為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做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報告人。

十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國營航空工業工廠工人代表團談話。

十月 斯大林寫『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綱要。

十一月三日 斯大林被聯共（布）紅色勃列斯尼亞區第八次代表會議選為出席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

代表會議的代表。

十一月五日

斯大林和來蘇聯參加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周年慶祝典禮的外國工人代表團談話。

十一月六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蘇維埃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致賀詞。

十一月六日至七日

斯大林的『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爲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一文在『真理報』第二五五號上發表。

十一月七日

斯大林參加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周年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在蘇聯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協會中央理事會爲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周年和總結蘇聯航空建設成就而在莫斯科大戲院舉行的慶祝大會上致賀詞。

十一月十日

斯大林出席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舉行的蘇聯之友世界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一部分軍事工作者——聯共（布）莫斯科軍區第七次代表會議的代表談話。

十一月十八日

斯大林致聯共（布）莫斯科軍區第七次代表會議的賀電在『紅星報』第二六三號上發表。

十一月十九日

斯大林被聯共（布）列寧格勒區域第一次代表會議選爲聯共（布）列寧格勒區域委員會。

十一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上發表『黨和反對派』的演說。

十一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被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選爲出席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十二月三日

斯大林向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做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十二月七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

十二月十二日

斯大林被選爲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起草委員會委員。

十二月十六日

斯大林書面答覆外國報刊駐莫斯科代表就偽造「斯大林論文」事提出的詢問。

十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參加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起草委員會的會議。

十二月十九日

斯大林被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選爲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斯大林參加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選出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工作。

有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選斯大林爲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並批准斯大林爲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